民國叢書

第三編

·70·

歷史·地理類

中國的西北角

長江著

塞上行

長江著

上海書店

中國的西北角

長江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再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四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五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六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七版



中國的西北角　全一冊

定價一元　外埠掛號郵費一角三分

著作者　長江

編輯者　孟可權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總發行處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出版部

分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大公報分館

分售處　各地大公報分館分銷處國聞週報分發行所及各大書局

記者此次旅行的完成，和本書的出版，此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各地朋友們的力量，其餘百分之五才是機會和我自己的微力。為了顧及讀者讀書時的興趣起見，恕我在書中不能一一舉出名來，表達我的謝忱。

長江 謹啓

三版代序

——周飛：評中國的西北角——

一個不善爲文的人，却因環境關係，逼得到各地去視察。視察之後，不得不有報告。而這種報告，竟引起許多讀者注意，「中國的西北角」一書，竟在兩月之內繼續印到三版，實在使人不勝惶恐！

因爲中國一部份社會現象之坦白的記述，已能引起如此衆多的讀者之關懷，這可以表現一般讀者對於實際社會事實熱心研究之發展。假如有一個更普遍的範圍，更銳利的觀察，和更成熟的文字技巧，我想對於懸心於艱危國運的人們，當能有更大的供獻。

但是記者深知自己所知道的範圍有限，觀察多所不週，表達能力亦多遺忿。而且本書所載，多集合各地朋友之見聞，即此亦尚未能盡詳正之能事。途中亦全賴各地朋友的扶助，今使記者一人獨享其成，愈不能安。

惟關於本書之內容，記者很佩服不相識的批評者周飛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三卷三十九期上的批評。他能非常扼要的把握着記者的觀點，他對記者個人的批評，只有使記者慚愧，而他對於本書的分析，却可以供給本書讀者以若干參考，下面特轉載他的原文。

長江謹誌

我以最大的愉快，在大公報上陸續看過了長江君的遊紀以後，又得重讀他結集起來

的這本「中國的西北角」。在讀着的時候，我隨着作者的筆尖從成都而蘭州而西安，從繁華的都市到偏僻的野山，從古老的廢城到景色如畫的賀蘭山旁，它隨處給我以新鮮活潑的刺激，隨時給我以深思猛省的機會，數年來我沒有讀過這樣一本充實的書籍，沒有領略過比讀這本書時更大的快慰。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五年中中國的上上下下無不在苦悶中，在徬徨中，他們要在苦悶中來解脫，要在徬徨中尋出路。他們堅定的相信：中國民族當前雖遭逢到空前的危機，但這危機並不能就制它的死命，以它內在的力量，以它豪邁的氣魄，在不久的將來，它必能掙脫鎖枷，穩健地立足於新世界之中。由于這種信念，故他們雖苦悶徬徨，然而並沒有一個人失望，他們時時在尋求，在尋求中華民族的出路。在這尋求的過程中，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轉向了西北——漢民族發祥地的西北。

然而西北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單純，它有着複雜的民族關係，有着不同的地理環境，有着特異的風俗習慣。要想開發它，要想利用它，要想把那片中華民族的鮮血

所灌溉過的沃土拿來作復興民族的基礎，那首先得要有對它的正確的了解，過度的悲觀看法固應掃除，過度樂觀的觀察亦非應有，只有從仔仔細細的調查中發覺出它的缺點，優點，然後把欠缺的地方改正好，把優美的地方儘量利用，那才是真正的謀國之道。

長江君因「被中國變亂的環境激動出來」（見原書頁三〇八），懷着滿腔熱血遍遊西北，翻越重山峻嶺，通過複雜的民族，完成他的志願，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實在值我們衷心的敬仰。

尤其可寶貴的是，作者並沒有像守財奴一樣把他觀察所得的經驗留給自己，他每到一處地方，必以他那生動的筆把那兒的地理環境，經濟狀況，風俗習慣詳細刻畫出來，他使我們在積極方面對西北有個明確的認識，知道它的偉大處與燦爛處，在消極方面並看出了在這個偉大燦爛的地方所活動着的各民族因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壓榨，風俗的固陋，有的尙停留在原始狀態，有的則又墮落到難以自拔的地步。

他使我們首先注意的是西北的政治的黑暗，如頁六九上說：「班頭下鄉，鄉人必設

香案迎接，……城內街市住宅，凡較爲寬敞壯麗者，皆爲班上人所有，故有「大門皆班」之諺。』然而所謂「班上人」者並非什麼了不得的大官，乃縣府之政警也。以小小的政警竟敢如此作福作威，其他大一點的官吏更可想見了。這還不算，我們再看那兒的縣政府所作的事情：『縣政府所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記者將近縣府的中堂，……突然，「王大！」的叫呼聲，發自科長口中，人叢中應聲出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面前，……「你的款子怎麼樣？」科長問。「沒有法子想！老爺開恩！」這是回答。「不行！打！」……於是衙役把那人右手上了刑橙，那人的左手往衙役的手上一放，有極輕的多數金屬塊相互壓擊的聲音，……』（頁二六二）縣長的情形又怎樣呢？那就更有趣了，如頁二四九所載：『玉門縣長在新年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廢歷正月十五日，縣長突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轎」的形式。由八個人抬起，請了四十名駐軍前後擁護着，在街上來回走了一趟，回頭縣政府叫玉門城廂居民每家出洋一角，……說這是「迎春費！」』諸如此類的記載隨處皆是。

在中國，與官吏朋比為惡，魚肉鄉民的，便是所謂「紳士」。官吏所想不到的剝削老百姓的法子，紳士會想出來，官吏對老百姓使不出的手段，紳士也會使出來，他們一上一下，彼此結託起來，把老百姓的汗毛都給拔的一根不剩，如：

「當地的村甲長看見汽車到了，赶快派人過來伺候，問我們如果要什麼東西，儘管吩咐，他們立刻就辦。並且對我們長一個「大人」，短一個「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幾個，我們知道他們一方面誤會了我們是「官吏」，一方面他們又可藉此機會，攤老百姓一些不應當的負担，自己從中漁利。」（頁二四八）

官吏與紳士剝削的結果，使老百姓走入下面的幾條道路：

第一是死亡，如四二頁所載：「沿途餓孚載道，臭不可聞。在紅橋關南，有一垂死男子，屈腹臥道旁，口唇時動，記者乃以饅頭一枚與之，其手已失知覺，眼亦不能張合自如。屢觸其手，並以饅頭置其唇間，久之，彼始移手接饅頭，又久之始以饅頭納口中。經其咬一口後，但見其全身突然顫動，口眼大開，直視記者等，嗚嗚作聲。」

第二是借高利貸。這類的例子很多，我不能一一舉出來。高利貸的利率最輕者爲年利百分之百，重者甚至有至百分之二百五者！

第三是種獲利較多的鴉片。西北各省中，不種鴉片之縣份簡直是絕無僅有，其最著者如武威，張掖，敦煌，上好土地，幾遍植此毒害中國人民，斲喪民族復興之命脈的阿芙蓉。飲鴆止渴，勢必逼得一般人民弱者走向逃亡，强者走向反抗的道路。

除社會問題外，作者並注意到歷史事件，凡在歷史上有價值的地方，不論其價值是在民族鬥爭的方面，或者是在中國內戰的方面，他都把它源源本本的講出來，于必要時並給以正確的批判。而在講到紅軍流竄所經過的地方時，尤其說得明白，他把他們在那兒的舉動以及各民族對紅軍與中央軍的態度都絲毫不隱瞞地叙述出來，他使我們在日常報紙上的片斷消息外，對那數萬人馬在堅苦中奮鬥着的情形，以及他們在流竄中的遭遇，有個整個的認識。從這里我們看出來，紅軍的發生及其成長都有必然性，農村的破產，政治的黑暗，在在都給他們以發展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是單用軍事的力量

所能澈底解決的。

與歷史事件有深切關係的便是地理環境，歷史事件不能離開地面而活動，任何歷史事件都或多或少的被它活動所根據的地理環境所決定。而且只要我們想利用某個地方，或開發某個地方，對它的地理環境如無確切的認識是決辦不到的。長江君在這本遊記中特別看重了這一點，他對所到的每處地方，除用文字說明那兒的地理狀況以外，並附以簡明的插圖，此外並對普通圖中所犯的錯誤有糾正。

西北又是個五族雜處的地方，要想對那個地方有澈底的認識，就非把各民族的生活情形，風俗習慣及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弄清楚不可，作者於這種地方又盡了他最大的責任。這里讓我從中引一段記述西藏男女關係的文章：

「……惟女子地位，至爲特殊，其在少女時代，春情發動以後，可以與任何男子戀愛，家庭中毫無問題，如將情人帶至家中共宿，其家人亦樂于招待，其戀愛方法，大半係在山野溪邊，放出嬌嫩歌喉，唱思慕英勇男子之情調。在另一方面之男子，如自覺尚

過意得去，亦高歌相應答，深致傾誠渴念美人之私衷，如情意相合，兩方便愈唱愈近，而佳偶遂「天」成」（頁四七）

然而這只是輕鬆的一面，在沉痛方面，如記述到過去民族互相仇殺，漢民族對待別族的失策時，那使我們看了簡直不寒而慄！作者對於解決西北民族問題的意見是這樣：「眞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眞義，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民族間壓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爲必要，經濟之自然溝通，文化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育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

除民族問題外，作者又注意到宗教問題，他記述到蒙藏民族對喇嘛教之迷信之深，回教「阿衡」權力之大，以及天主教教士在西北活動的情形，與一旦中外有事時他們必然要負起的使命，這一切一切，都是留意西北邊疆問題者所應努力研究，而急謀解決之道的。

此外，作者在行文中不時加上些確有其事的笑話，而對於地方當局的施政又每每有所論列，字裏行間，到處流露出他置身度外，冀或在民族復興運動中有所供獻的熱忱，故這本書非同一本普通的遊記可比，它有它的獨特的價值。我們對長江君「此種實際作艱難創作工作八士」（引頁三四二作者加于在風沙中測量黃河水道的工作員的話），尤當致其無上的敬意！

予北平

四版自序

本報出版部朋友，來信告訴記者，本書正趕印第四版。記者在綏遠前線工作，深覺有許多朋友，對於我們西北一角在當前解放戰爭中的戰略情形，缺乏正確了解。往往中了對方虛僞理由的毒害。所以藉此四版的機會，提出鄙見和讀者諸君商酌。

察綏寧甘青新六省，除新疆而外，其餘五省，就目前現狀而論，經濟價值甚微，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帶，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計。然而日本關東軍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不斷由東北以伸入西北，不惜重大的犧牲，在蒙古草原與沙漠中，作凶猛的經營。東北之後，繼以熱河，熱河之後，繼以察北，近更不惜作武裝奪取綏遠的冒險行動。

日方對外宣傳，其所以企圖佔領西北一線，爲「防止赤化之南侵，」換言之，即爲「圍困蘇聯，」以救中國於厄運。自表面言之，日本之侵略西北，乃「防共」之手段，

而並非目的。似爲尙可原諒之動機！最近某地學生救國聯合會擬就宣言一通，其中認識深受此種不眞實宣傳之影響，認爲日本之攻綏，目的在包圍外蒙，進攻蘇聯。

記者以爲中國人必須根本認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們中國。其「防蘇」只是達到這一目的地手段。因爲蘇聯在亞洲的領土，深深威脅着日本在大陸上進攻中國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的進攻中國，不得不對東部西比利亞和外蒙古加以武裝控制，甚至想掠爲己有，此其一；其次，日本無已止的進迫中國，勢必迫中國以求國際援助，英美受地理條件限制，所能給予中國之助力有限，但萬一中國自西北以聯合蘇聯，則軍事上立刻可起非常變化，故日本必先在陸路上截斷中蘇聯合的紐帶。即所謂大陸封鎖政策。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簡單的領土擴張，而是一種非常狠辣的對華軍事大策略的實施！

記者希望大家用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的西北角！

長江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於綏遠

七版代序

——評中國的西北角——

墨卿

「此文轉載自文化建設二十六年一月號，編者」

中國的西北角的作者長江君之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他離津南下的時候，那時的大公報上登載着一篇煙台通信，是他過煙台時寫的，裏面敘述着當地警察調戲女學生，甚至將女學生開槍擊斃的事情。他那種記述的手腕，與我以一個相當深刻的印象。以後我就留意他的行蹤，似乎他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杭州的通信以後，就西行入川，再從四川越大雪山以至甘肅陝西寧夏綏遠。當我陸續在大公報上讀着他那種動人的報告的時候，我除憧憬於他那種堅苦的生活之外，對於他的淵博的學術修養，以及成熟的文字技巧，更是非常的佩服。

寫旅行通信的人，在新聞記者當中也不止一個長江君。但是有許多人寫的通信，不是硬得乏味，便是軟得無力，要如長江君之寫得恰到好處的，在我是還沒有發現過。我覺得，長江君的通信有兩個特點爲他人所不及，一個是他的筆尖上帶着豐富的煙士披里純，一個是他對於所見的社會現象，並不是單純的作直率的紀述，而且還隨時加以相當深刻的剖析。

在這一本題名中國的西北角的書中，包含着五篇通信。他的行程是南起成都，東至西安，西經西寧止於敦煌，北由甯夏而終於包頭。在這包括五個省分的區域中，他曾經翻越高達五千公尺的大雪山，也曾橫渡『平沙萬里絕人烟』的戈壁。足跡所經，除描述政治黑暗、經濟破產、民間疾苦之外，對於歷史、地理、宗教亦均有確當的論列，而對於漢蒙回藏諸民族的生活常態及相互間之糾紛的如何解決，尤有發人深省的描寫與批判。

他告訴我們：玉門縣縣長在廢曆正月十五，坐『八人大轎』出門到街上來回走了一

趙，要每家居民出洋一角，叫做迎春費；（頁一四九）沙河集只能保險一二年的村長區長，會化二百元三百元去運動；（頁二〇四）深溝的『世襲』的甲長，向人民每月要一千文，每年報効保長百元，保長則每年以百五十元報効鄉長；（頁二二五）武威縣政府所能做的工作，是用板子與木棍來『逼款』，有一個叫做王大興的，繳了五角錢，只獲得少打十記屁股；（頁一六二）這種種都表示那一塊區域的政治，是上下都只曉得伸手要錢。他又指出，遍地的鴉片，不但把那一帶的男女，變成烟鬼，並且弄得食粮缺乏，共產黨人的流竄，又把他們僅有的食粮都吃了去；新疆之被蘇聯勢力所侵入，重要物產均被吸收以去，遂致金張掖，銀武威之昔日的繁榮，都成夢影，高利貸的利息是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二百五。在這種政治經濟的狀態下，於是人民便消沈、逃荒、饑寒、死亡：鴉片烟抽得皮包骨頭的男子，開口一笑，有如僵尸復活一樣猙獰可怕；（頁五七）光腿的孩子，小脚的女人，帶着不能行走的嬰兒、爛棉絮、破蔴袋、水壺和柳框，沒有次序的馱在小毛驢背上，男子身披着或反提着破羊皮襖，一步一歪，無精打彩的在戈壁上走着；（頁一四

九）黃泥垴的人民只吃黃米糠，連馬兒吃的麥麩子和豌豆之類的『料』，都吃不到；（頁二二〇）水泉子的少年吃了一塊送給他的燒餅，便說，『這東西好吃，我還沒有吃過；』（頁二五五）張掖酒泉一帶，不但是十四五歲的男女孩子，光着屁股，甚至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也沒有褲子穿者；川北一帶則兵燹之餘，餓莩載道，臭不可聞。大雪山麓的小房子裏，三具尸首橫陳一榻無人過理，（頁一一九）章臘的採金工人，烟飯兩缺，死亡逃散到半數以上。（頁四三）

此外，作者有豐富的史地常識，差不多每到一處，總有一番時間的與空間的敍述，把那地方的自然環境先給人以一個明確的概念。而對於宗教，他在班禪駐節的搭爾寺看出蒙藏民族的偉大，但一方面又覺得此種精神，用到如此地方，太無價值。他有兩種悲痛的感想：『第一是滿清的宗教政策太過毒辣，第二是我們現在所採取的民族政策，前途仍甚渺茫。』（頁一六〇）他以爲滿清對於蒙藏民族所採的宗教愚民政策，把他們的全部精神與精力，盡消耗於『希望來生』『超脫凡塵』的工作上，不再過問今世的軍事、

政治問題，使蒙藏民族人口、文化，受了難於計算的損失；因此，他覺得，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今日我們的民族政策似乎應該科學些，確確實實的來解除彼此的痛苦，以謀共同的團結，不要再用宗教的愚民政策，以自欺而害人。（頁一六二）

我覺得，作者在這本書裏除上述種種外，特別注重的是關於民族間的問題。他指出自稱爲『中原人』的漢族，現在雖還把握着臯蘭以東的政治勢力，但是一般民衆則衰弱得不得了，讓鴉片把一綫生機斵喪殆盡；而被稱爲『韃子』『番子』的蒙藏青年男女以及掌握青海政權的回族人民，則具有强健的身體，勇敢的精神，只有那些被漢族同化了的人，纔沒有生氣。他大聲的嚷着『此種趨勢，如果沒有糾正的方法，則西北之將來，漢人只有漸歸於天然淘汰之途。』（頁一七〇）

漢族人民是這樣的沒有出息，而各民族相互間的仇視則又很深。他說：

『松潘境內，藏人佔百分之八九十，而政權却在此少數漢人之手，……漢人稱藏人爲「番子」，民國所謂五族共和者，實空有其名耳。』（頁三七）

『所謂「屯墾，」乃侵佔藏人之土地山林，以供漢人之墾殖耳。』(頁三八)

『藏人本多糧，然而他們卻坐視漢人成千成百的餓死而不救。即柴草等燃料，松潘城中漢人無現金付予時，亦不再來販賣。喇嘛本講慈悲施捨，而卻不施捨予漢人。』(頁四〇)

『漢回人在此(陌務寺)有種種之義務，而卻無權利可言。平川中草地，絕不許漢回人牧畜，然而寺中喇嘛夜間聞山中鳥噪，不能成眠，則盡驅漢回人起身，至山中爲之趕鳥』(頁八四)

『青海的漢人和回人，都是自稱爲「中原人」的，他們鄙視藏人和蒙古人，叫他們做「番子」和「韃子」，」因爲蒙藏同胞的生活比較落後，頭腦比較簡單，在商業往來上，最易被人欺騙。他們和蒙藏同胞做交易，很少有公平的打算，他們十九用欺騙手段，叫做「抓番子」和「抓韃子。」』(頁二八〇)

『記者至臨潭時，回民因得某種政治的憑藉，活動甚力，他們以難民的資格，要求「武裝上莊，」漢藏人民皆羣相驚懼，謀所以自衛之方。』(頁七四)

他以爲這種民族仇恨的造因是由於「中國傳統的民族政策，都是建築在相互壓迫的關係上。」(頁一五四)這種不合理的關係，且正有與人以可乘之機的危險，他沈痛地指出：

『……姑不論事之內容如何，滿族已不在中國範圍之中，外蒙古之獨立，西藏之附英，已爲不可

諱言之事實，所餘者僅內蒙一帶之蒙族，寧夏青海甘肅一部之回族，及西康青海四川邊境之藏族 而已。以目前情形觀之，此等部份，如加以外力之煽動及相當之强力引誘，是否能再維持如今日之關係，恐難得樂觀之答復。』（頁三八）

因為『人皆為自己生存而努力，乃為不易之原則，無論民族文化如何低下，其生活上所受之實際利害，則皆能明瞭。如其所感受者，盡為壓迫與剝削，則此被壓迫民族對壓迫民族，必無好感，可為定論』也。（頁三七）

所以他以為『以漢族為中心，而統治滿蒙回藏四族，以漢族文化同化四族人民，在今日之國際情勢下，決不可通』（頁三七）

他的主張是：

『眞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眞義，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族間壓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為必要，經濟之自然溶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育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非然者，記者竊恐中國今後民族之大分裂，為期不遠也。』（頁三八）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記者以爲應該以平等基礎整理民族關係，以大公無私，不偏不袒的方法，整飭軍事政治關係。』（頁一五七）

這種見地，作者所辛勤獲得的活的資料，實無處不證實其有獨特的價值。

『西北，』這個名詞，最初是見於元史；元史的地理志，有一篇西北地附錄。關於牠所包括的範圍，自來各人有各人的說法，有的偏重於西，連西藏也包括在內，有的偏重於北，連黑龍江也稱爲西北，但在今日合理地說起來，所謂西北的範圍，應該是包括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及綏遠六省區，殆無疑義。長江君足跡止於敦煌，沒有機會到眞正位在西北角上的新疆去，把那裏的實際情形，做些動人的報告，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但是他對於新疆和內地的關係，却也有扼要的敍述足資我們猛省。他說：

『新疆和內地的關係，本來已經不絕如縷。我們在這地方負責的人們，似乎還惟恐其不早日打斷這一縷情絲。新疆到內地的商人，現在比從前少得多，而且輸入的也沒有重要的貨物，只限於消費用的葡萄杏瓜之類，因爲新疆重要出產，盡歸蘇聯，到中國內地的是蘇聯不要的東西。……怎樣用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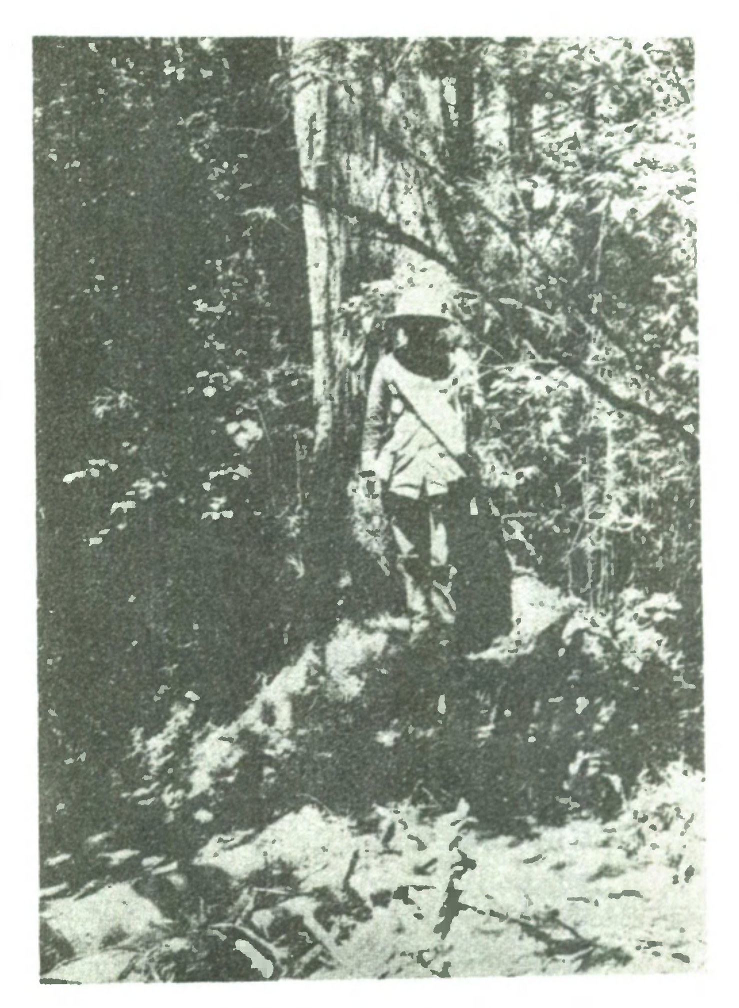
聯絡新疆商人使其內向，當爲目前西北的急務，然而我們的稅收機關對於新疆來的商人，除正稅之外，還要多方留難，多方厭迫，甚至死人棺材經過，也非出賄賂不能通行，一定要用鐵鈎伸進棺材去，把死尸鈎得亂七八糟，才算順意。』（頁二二七）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的唐人詩句，經他這一註釋，是含有現代味的沈痛之感的了。

此外，他告訴我們，西北一帶，並不如想像中的荒凉，那裏是『沃野千里，宜於人類生活之地區甚廣，』（頁七〇）只緣政治黑暗，經濟破產，民族關係沒有妥善的處置，纔造成許多悲慘的事實。對峙着的『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的兩種政治勢力，誰要是對實際問題，即他書中所列舉的悽慘的社會現象，有解決的辦法，誰便是最後的勝利者。

這樣一部內容豐富切實的書，我覺得，我們不能視之爲普通的遊記，凡是留心西北角的人是都應該一讀的。

（完）



岷山原始森林中之記者



成蘭紀行寫真

▲涪江上之單索橋



▲松潘城

▲嘉陵江上之鐵索橋

▶洮河上游河中之孤島

◀臨潭民族仇殺後之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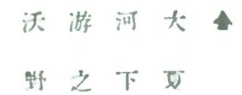


洮河南岸土司楊積慶

(有×者爲楊氏)

拉卜楞全景





護途記者之藏兵o中爲巧遇之另一通司

大夏河下游之沃野

臨潭之牦牛市



陷務藏官楊布雲



第一篇　成蘭紀行

中國的西北角　目錄

一、記者在岷山原始森林中留影

二、記者所經路線全圖

第一篇　成蘭紀行

寫　真：

涪江上之單索橋　松潘城　嘉陵江上之鐵索橋　洮河上游河中之孤島　臨潭民族仇殺後之荒涼　洮河南岸土司楊積慶　拉卜楞全景　護送記者之藏兵　大夏河下游之沃野　臨潭之犛牛市　所務藏官楊布雲

成蘭紀行所經路線圖

第二篇　陝甘形勢片斷

寫眞：

長安城外鄉村風景　長安鄉間之水井　長安大雁塔之仰視　平凉回教主藍秀齋　隴東黃土高原中之谷道　甘肅平凉六盤山　蘭州經火藥庫炸後之人家　蘭州五泉山上之獵者　炸後蘭州之城樓　蘭州黃河邊　平凉回民小學生，因窮，寫字於牛骨上讀之　甘肅涇川王母山　其下為西蘭路汭河斷橋

第三篇　祁連山南的旅行

寫眞：

大通河渡船之鐵索與滑車　祁連山下的羊群　青海大通河之冰流　祁連山中之博望城　青海勢力派

祁連山南的旅行所經路線圖

第四篇 祁連山北的旅行

寫眞：

第五篇 賀蘭山的四邊

寫真：

青銅峽中炸山工程　靈武城中唐肅宗即位宮殿之遺壁　賀蘭山三關口之蒙古卡兵與記者（有〇者）　磴口附近的蒙古人家　大峽中之焦牛把子　青銅峽絕壁上鑿石之寧夏兵工　金積板橋回教教主馬通西　黃河大峽峽勢之一般　阿拉善旗政府全體，有×者爲達王　將離岸的牛皮筏

賀蘭山的四邊所經路線圖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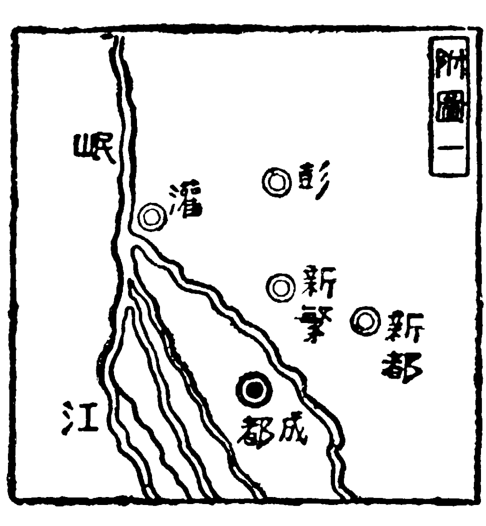
成蘭紀行

(一)成都出發之前

人事的變化，往往非始料所及。記者入川以後，本來打算先作環川旅行，然後入西康。但是到了成都以後，因爲朋友的方便，得了一個由成都經松潘北上蘭州的旅行機會，這條路在平時亦是不易通行的去處，尤其在目前軍事緊張時期。有人說：機會是一個美麗姑娘，只是她的頭髮披在前面，如果不趁她對面來時，當面把她抓着，她一過去，事後苦苦想思，也無濟於事了。記者因爲愛惜這個機會，所以放棄了過去準備，決定和朋友們先行到蘭州。

到蘭州的同伴，一時還動不了身，而成都的社會，又叫人難於應酬，所以趁一個空，先到成都外面去看看。

七月初旬，正是成都平原的熱季。記者一個人帶上非常簡單的行李，出了北門，向新都出發。這條路是川北大路的起點，而且又密邇省會，觀瞻所在，自然是「飭沿途居民，勤加培修」。所以雖然是一條小溝一條小溝的，在路面上交錯着，織成各種的花紋，然而遠遠看去，總是還像一條公路。黃包車走在上面，儘管如酸秀才哼「古文觀止」一樣，左右擺頭，只要小心謹慎的坐着，頭碰車篷的次數總可以少些。成都到新都四十里，兩旁碉堡林立，主碉大體皆用磚和洋灰築成，雄據山頭，頗爲壯觀，任何軍隊如果要想通過這條碉堡線，殊非易事。記者曾親與熱河戰爭和長城戰爭，如果當時也築了這樣嚴密的工事，則敵人當然不能長驅直入，我們的軍隊也可以從容應付，不至一敗塗地，造成那樣可恥而奇重的犧牲了。



在北方鄉村旅行，所見是一片黃土，只有一叢叢的柳樹，才點綴着相當的綠色。雖

而成都平原上是無邊的靑翠，只有農家村落的土墻才能看出稀零的黃土。鮮紅的太陽斜掛在東方，三三五五的莊稼男女，背荷着他們幾月辛苦得來米穀和菜蔬，滙集到大路上，向城裏進發。看他們勞苦和與奮的面龐上，似乎他們的農產品賣去以後，所得的代價，就可以償還他們的債務，付淸了稅捐，乃至開支了日常的家庭用度，過他們的淸閒日子。他們那裏知道，在現在中國經濟情勢下面，他們的生活，只有一天一天的低落下去，絕無改善之可能！照通常情形來說，都市工業是剝削農村的。第一，都市工業破壞了農村手工業，使農民減少附業收入。第二，工業以自然的低價收買原料和糧食，而以較高價格出賣工業品，這是農村與都市剪刀形的發展。特別在中國，國民經濟以殖民地爲基本性質。工業的中心，不在國內，而在國外。外國工業品所換得之代價，直接流在外國，而無再回復至中國農村之可能。所以中國農村比外國農村破產更爲急速。日本絲製業破壞了成都的絲綢工業，因而使成都平原上的農民蠶桑方面的收入根本取消。而農民的生活支出方面，依賴於都市製成品的程度，逐漸增加。工業品價格的增長，又遠比農

產品之增加爲大。所以農民經濟生活，縱沒有天災人禍的降臨，已經處於不利的地位。如果再計算上隨中國一般生活窘迫而日益加重的政治剝削和經濟剝削，則中國農民生活之惡化，絕不能倖免。那裏能希望賣點農產品就可以解決生活的困難呢？

成都中上層的人，沒有不知道「新都」的。因爲新都有一個有名的「桂湖」，這裏是夏季最好消暑的地方。湖大雖尙不及揚州瘦西湖之一半，而却濃蔭蓋道，曲港含情，小橋桂徑，畫樹波欄。遊人如初遊其地，頓覺進入淸幽境界。成都的青年男女學生講戀愛者，少不了要到桂湖來遊遊，而「桂湖之夜」這一類的新詩和小品，又正是熱戀的情人們回到成都以後，相互贈答的題目。至於上層社會的人物，特別是軍人，他們是乾脆帶上姨太太，在自己建造的別墅，或佔據一定的公共場所，大「消」其「夏」。月明之夜，他們是「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女人的嬉笑聲，老爺的哈叱聲，與夫役們的急步聲相應和。益以遊人的談話聲•蚊聲•拍扇聲•小孩哭的聲•勞働者的怨語聲，使人感想萬端。

新都城裏，此時駐了一團新由江油敗退下來的四川軍隊，因爲好久沒有發餉，士兵不服管束，相率逃亡，後始以「不下操」，和「自由出入」爲條件，暫維殘局。出了新都城即是一片豐腴的農田，禾苗正崢嶸的長着。看形勢，今年又是豐收。但是奇怪得很，城根附近和大道兩旁，却有許多被餓得半死的農民。看他們的皮膚顏色，他們確是非常健康的勞動者。以肥沃的土地，豐收的年成，勤勞的農夫，而終不免於成爲道旁之餓莩，實令人大惑不解。

在新都住了一天，又轉向新繁。兩城相距三十五里，順河小道，風景頗佳。然而一看人事社會，隨處予人以悲痛之感。成都平原如此富庶，而道旁農村大多破敗不堪。苦力多嗜鴉片。因窮，其吸烟方法，大半僅張破蓆於地，即躺身爲之。農民中有此嗜好者不少。途中來往之行人，其面目充盈，身體壯實者，難得其半。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四川民衆終有明白之日也。

新繁西北行三十里即彭縣，爲四川過去都督尹昌衡故里。彭縣是四川有名的鑛產地

方。成都平原，到彭縣爲止，再往北就是山地。彭縣的關口以北，山勢雄峻，人情也大不相同。這裏面有幾位「土皇帝」非常利害，有所謂「七大王」，「八老子」，「九千歲」者，他們利用特殊的地形，和對外交通閉塞的關係，包辦了山裏的一切。他們大半是大地主，自己有很多的槍，養了許多爪牙，對鄉民爲所欲爲的剝削，凡是反對他們的，輕則重刑，重則處死，縣政府不能過問。

關口山裏，出產很好的煤和銅，鐵和瓷土之藏量甚豐。成都過去的造幣廠和兵工廠的銅，就是這裏供給，煤是供給成都和附近各縣的消費。裏面有一家瓷器廠，出品銷川北一帶。惟以交通不便，未能發展，殊爲可惜。

(二)成都江油間

記者等一行於七月十四日正式離開成都，乘汽車向江油出發。天下小雨。這條路是川西北大道，過去是田頌堯的防區，由成都到廣漢，到還勉强可以通行。廣漢以後，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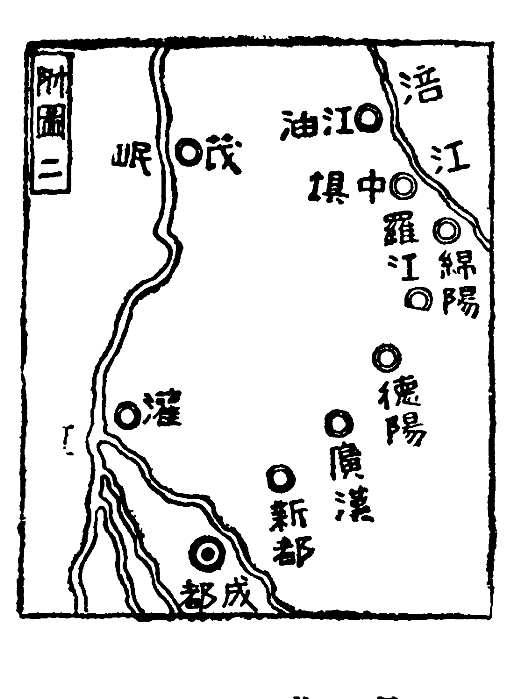
直就不能叫「路」。平坦地方，車輪往往陷入軟泥一尺以上，無法開行，要乘客大家下來推車，有時還要雇鄉農來推，才能開動。如果上坡，因爲沒有固結的路基和路面，天稍下雨，泥土發鬆，車子就無法上去。如果上了大泥路，車子總是向兩面滑來滑去，無時不有傾覆的危險。坐在車裏，簡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樣，沒一時敢於鬆懈。幾個重要渡河地方都沒有橋梁，由近百數的人拖着汽車在水裏游泳式的通過。將近綿陽，才有一個渡船，但是汽車上下渡船。如同過鬼門關一樣危險可怕。汽車上了渡船以後，是否還能安全下去，就是管渡船的人也不能擔保！名義上我們包了一個車，實際上走路的機會，非常的多。在一段最難走的路上，我們已經走得發汗，汽車還在後面爛泥路上擺尾搖頭，似乎還在希望我們去扶持牠。這裏道旁却立着幾塊大石碑，歌頌「田公頌堯軍長」的德政，說他如何發展交通，如何便利民行。稱頌他的是所謂「民衆」！立碑的目的，是要「流芳千古」！記者看看脚上的爛泥，摸摸頭上的熱汗，回頭看那可憐的汽車，再瞻仰那巍峨的德政碑，總覺「田公」實在是功德無量！

綿陽爲蜀漢時代之涪城。劉備和龐統攻取西川，就是由三峽溯長江而上至巴縣，然後再由嘉陵江以入涪江，到綿陽告一段落。其後進取成都，即以綿陽爲起點。龐統被射死的落鳳坡，就在綿陽到城都中間德陽縣縣境內。那時似乎還沒有發現沱江和岷江的道路。到諸葛入川，他自己本人仍然走劉備的舊路，而使趙雲率兵由岷江（外江）以迫成都。鄧艾入川，也只是在劍閣大道之外，另闢一條涪江小道。仍然通過綿陽，以達成都。由松潘經茂縣灌縣到成都這條岷江大道，他當時亦不知道。所以三國時的綿陽，是成都平原的總門戶，地位異常重要。田頌堯統治川西北，亦以綿陽爲根據。綿陽經田頌堯十餘年來的經營，除城內仍有「壯觀瞻」的馬路外，城外麕集着數百家破陋的蓬戶，茅屋不蔽風雨，衣不蔽體，雜糧亦不足以充飢。但烟館林立，鳩形鵠面之士，所見皆是。田頌堯治下首府，尚且如此，其餘各縣，當難比此地更有進步。

從綿陽沿涪江西岸北上，一直到江油，一百一十里之間，是一條很好的汽車路。雖然許多地方沒有橋梁，雖然路基是無代價佔用民地，雖然修路是完全義務徵用民工，雖

然用了幾十萬的公欵，究竟這個還像一條馬路，讓旅客們看了也高興。

涪江沿河西岸，皆築有「自欺欺人」的防禦工事。所以徐向前於突破嘉陵江之後，很容易渡過涪江，進入江油中壩。我們十五日過的中壩。這是比江油縣城還大的市鎮。發達的原因，是因爲川西北藥材水陸轉運的口岸。平日有三萬左右的人口，百貨雲集，貿易甚爲興盛。徐向前今年過中壩時，將中壩所有的貨物，囊括一空。記者至時，只有極少數新近逃回的商人，經營簡單生意。荒涼景象，窒人氣息。據本地未曾逃走之老漢語記者：徐向前到中壩時，每日皆開大會，講演各種事情，故民衆皆忙於開會。徐走後，在中壩北門外立了一塊大石碑，兩面共鐫了八個大字，一面是「平分土地」，一面是「赤化全川」，記者過中壩時，此碑尚未拔去。徐向前當過涪江向岷江推進的時候，還是希望與朱毛會合後，進圖



四川，從「赤化全川」的石鐫大標語上，也可以得到若干的佐證。

中壩至江油三十里，沿途戰痕斑斑。大道西面山地，無處無工事，鄉間農民，一部壯丁被徐向前帶去，其餘大都逃亡，囘家者絕少。故村中多靜寂無聲，炊烟難見。隔江油十餘里處東山上，即發現徐向前圍江油時所築之環山大堡寨。要路口層層障礙，隨山路之曲折，於射擊點上節節作成土壘。環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幹，交叉編成籬垣。環山三十餘里，無一處有空隙可入。同行有通曉軍事之某君，覩此佈置，亦嘆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於川軍之非其敵手。

江油爲一小城，東以七八里之遙臨涪江，西北皆憑大山，主要者爲光霧山。徐向前圍江油時，川軍楊晒軒一旅被困城中，相持月餘未下，以地形觀之，守城頗非易事。當時徐之大本營即在光霧山，縣府某君，曾引記者至城樓觀光霧山之形勢，則見城西一帶山地，從山脚至山頂，密布十數道壕塹，現雖已由川軍拆除大部，而痕跡猶在，使仰攻者輒生望山不前之心。城外民房，大都已被焚燬，敗瓦頹垣，殘樑斷柱，比中壩之僅靜

寂肅索者，又加一層慘象。

小小的江油，經戰爭破壞之後，住民已無多。城內來往的人們，除正式軍人而外，其餘表面穿便衣，從事各種小商業者，全為川軍被裁編下來的副官參謀和下級軍官士兵等。他們一旦脫離了軍隊，生活無着，所以逼得來經營小本生意。他們因為特殊關係，可以不納稅，不出捐，而且可以強借民物，強佔民房，所以大半都有利可圖。川西北一帶之被裁官兵，改作商業，已成風氣。

這般人，縣政府絕對管不了。現在要修碉堡，要派民夫，全在剩餘的幾個農民身上想辦法。農村已經破壞了，家庭裏衣食全無着落，然而又要盡義務去修碉堡，甚至被派去當民夫，送米上平武松潘，一去就十天半月不能回來。其死於路途者，尤比比皆是。這時岷江之路不通，由成都至松潘，只有走江油平武一道。平武松潘方面軍隊所需要之民夫，多仰給於江油，每師勳索夫數百，以致江油全縣，壯丁幾盡，老弱亦以之充數。因「為政」不能得罪「巨室」，一切差役，皆課之於中下之家。記者親見盲眼老者，與

跛脚木匠，皆被派當夫。道路上呻吟嘆息之聲，不絕於耳。

（三）「蘇先生」和「古江油」

我們預定十五日住宿的地方，是白石舖，這裏離江油還有二十五里。離江油北行五里，即進入山地，其形勢與彭縣之關口，河北省昌平縣之南口相似。形勢雄壯，關隘天成。涪江即自此山隙危崖中流出，以入於平原。入山口沿涪江西岸行，路即變爲險窄，天晚始達白石舖。此地本有三百餘戶之人家，大都經商，今則門穿壁破，僅有二三老嫗，點綴其間。

徐向前部在白石舖住過一兩個月，街上遺留下許多的宣傳品和標語，最大的標語，是：「武裝擁護蘇聯！」大大的紅字寫在白牆的上面，差不多的民房集鎮都有如此一個標語。

白石舖過夜後，十六日過江，沿江東岸行。有渡船一隻可渡。天雨路濘，滑溜難行

。因便，先東去猪頭埡，上山計行十五里始達山埡，然後再由山埡回至河岸。溯岸北行，路盡在懸壁上，馬不能行，步行亦須小心，始可得過。愈走愈高，僅行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東接連危崖萬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組成，週十數里，高聳雲際，四面皆絕壁，除二小徑外，決無路可登。望之，如上海國際大飯店，惟規模更大，懸崖更高。相傳唐玄奘取經，曾駐足於此。又云：蜀漢劉備曾在寨上留住，惟皆無可信證據。寨上亦有居民，亦務農，並有極美之泉水，野產黨參甚多，運銷江油中壩。惟寨中人與外間少來往，賦稅捐役，所負亦少。陶淵明所理想之「桃花源」，此或足以當之！

大石堡僅三五家居民，徐向前部佔白石舖時，此間居民亦曾被召集開會，組織「蘇維埃」。據一壯年男子與記者談：伊曾任「土地」，但不知所司何事，官職大小。記者

再三研究，始知「土地」，乃「土地委員」之畧。農民頭腦簡單，不能了解複雜名詞，故只記得「土地」二字，令人發笑。再叩以歸何人管轄，答以「蘇先生」，問「蘇先生」之名號籍貫，他又茫然無以對。問其見過面否，答以「未」。繼而曰：「凡是紅軍區域，皆歸蘇先生管轄」。記者始恍然所謂「蘇先生」者，乃「蘇維埃」之誤。

十七日由大石堡下山，路行崖際，俯視涪江如帶，對岸山下大道行人，皆如幼童，路由泥石夾雜混成，雨後濘滑不堪，記者滑倒數次，滿身泥污，行半日始得下山。問之土人，此辛苦之半日，僅行十五里！用竹筏再渡涪江後，即爲平論舖。舖之大小，與白石舖相當，而破爛荒涼，亦大致相等。徐向前部亦曾據此地，所留宣傳文字較白石舖尤多。至此以上，經煽鐵溝以至响岩壩三十里地方，民房舖店所貼宣傳品，大多完整。其中最普遍的一種，就是向農民解釋「蘇維埃」。上面說「蘇維埃是工農士兵自己的委員會，不是人的名字」。我不懂得，中國共產黨的政府組織，爲什麽要把俄國名詞硬搬過來？"Soviet" 在俄文表示的意思，是「農工兵委員會」俄國人習慣了俄國文，一看見

"Soviet"，就知道是什麼意思。把它譯音成「蘇維埃」後，中國一般民衆就不容易懂了。

過平諡舖煽鐵溝等處，時疫流行，蒼蠅遍地。居民傳染一種軟體病，得病後，體軟膚黃，不進飲食，最多七日即死。煽鐵溝本有居民七八十戶，多已全家死去，此地亦無人治療，聽其輾轉傳染，恐將成險疫。

愈向山裏走，交通愈不便，則愈容易出土豪。十七日夜記者等一行在响岩壩所住之人家，即為一有名之土豪。他家裏有一人在川軍中當團長，於是家人恃勢橫行鄉里。自己造了一所樓房大住宅，所用木材，盡以廉價或不給價向附近人家山林上强迫取來。木工泥工石工等亦皆不給足額工資，以强力使其工作。十八日宿南壩，行四五十里，此地亦有一大土棍。他當一個地方上小小的保安隊長，剝削鄉民血汗，積貲至三十餘萬元之富！南壩鎮上近二百家的市房中，有一半為他所有，鄉人對他，簡直無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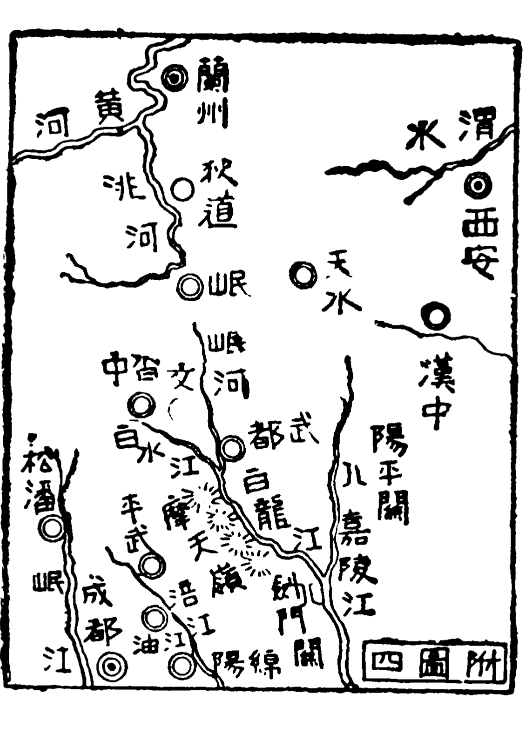
南壩本地人都說「古江油關」就在這裏，鄧艾過了摩天嶺後，首先攻取的「江油」，即是這個地方。立在高崗上寫着「古江油關」四個大字的大碉樓，引起了每一個旅行

者的注意。但是人言各殊，記者亦感到衆說紛紜，特加以粗略研究，以就正於專精蜀漢史地的學者。

蜀漢時代，由成都北出，通陝甘的大道，是有一條總路。即是由岷江流域的成都東北行，經涪江流域的綿陽，再東北行至嘉陵江正流的劍閣昭化。這裏有一個總口子是劍門關。從劍門關出去偏東北溯嘉陵江直上，過陽平關即爲漢中。從劍門關出去，偏西北走，溯白龍江而上，即達武都，昔爲階州。由陽平關以出祁山，先據渭水上游，然後奪取長安，此爲諸葛孔明的根本戰略。到姜維繼孔明主持蜀漢軍政的時候，蜀漢大勢已衰，而姜維亦無直奪長安之氣勢，其爭奪主要區域，改爲洮河流域甘肅西南諸地。蓋其意圖在先得隴西南諸地，即今甘肅西南洮夏兩河地區。一面結合藏人（即羌人），以爲久計。然其總交通口仍爲陽平關。到姜維最後一次北伐，纔改了方向，他從白龍江上去，到「沓中」屯田種麥。所謂「沓中」，照僻源解释，是在甘肅臨潭縣西南，那就是今白龍江上源疊部地方，即今西固以上楊土司所轄的藏人地區。另外溯白龍江支流白水江上去，經

文縣南坪到松潘之東北，現在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叫做「沓中」，或曰「踏藏」（沓藏文譯音，音相通。）姜維種麥的沓中，即今白水江的沓中，亦未可知。

那時四川對陝甘的交通路，總不出嘉陵江本流的範圍。涪江和岷江兩條大道，還未曾發現。



和姜維對峙的是鄧艾。鄧艾指揮的是「隴西諸軍」，所謂隴西諸軍，即現在天水，隴西，狄道，蘭州這一帶的隊伍。鄧艾受了攻南的命令以後，他是先對付姜維。蜀漢時的「隴西」，其城池在今甘肅之臨洮縣，即狄道城，鄧艾當時即駐於此。他在狄道還留有一個遺跡，就是狄道的「點將台」。他當時是分三路對付姜維：一路斷文縣之陰平橋，粑姜維歸路，一路從甘松襲姜維之後，一路再直攻沓中。陰平橋在白水江上，甘松在松

潘西南，則「沓中」在白水江上游，較爲合理。後姜維突破陰平橋守備，始得歸還劍閣。鄧艾本人係由狄道經今之岷縣，順岷河而下，以至白龍江。至今岷河上尙有「鄧鄧橋」一座，傳爲鄧艾父子所建，故名「鄧鄧」以紀念之。如果順白龍江下去，又歸到劍閣大路。但是那條路已被鄧艾的競爭者鍾會佔了。鄧艾乃另闢途徑，從白龍江翻摩天嶺，取道涪江流域，直搗綿陽，（當時所謂涪城）。這是當時初闢的道路，當然走起困難些。不過鄧艾過了摩天嶺後，曾否經現在之平武，或靑川，記者無所知。但據若干地圖上之記載，鄧曾走左担山、左担山在平武東一百餘里，其未過平武，似可成爲定案。但過左担山後，係過今之「南壩鎭」，抑係直入今江油縣東蜀漢所置之「江油戍」，則記者目下尙無可信之參考資料，未敢臆定。

惟就上述之材料觀之，世界輿地學社發行，上虞屠思聰先生著之中華最新形勢圖，第二十圖及第十四圖上所示之古陰平道，係經康縣武都文縣平武以至於今之江油，恐有相當可疑地方。

（四）平武谷地中

江油至平武共二百四十里，南壩適居其半。江油至南壩係在河西岸行，南壩至平武，則須由南壩過河，改至河東北岸行。南壩水急，過江甚險，軍人往往搶渡，每覆舟，溺斃者以數十計。過江後即爲何家壩，由此東北通青川，西北通平武。平日街市甚爲繁盛。自徐向前部退至涪江西岸後，此地被其付之一炬。記者至時，只存一片瓦礫，居民已不復見，僅河岸有土碉一座，若干渡河軍人往來於瓦礫場邊，稍減寂寞氣象。

何家壩上行三里爲舊州，地雖不比南壩何家壩爲大，然而過去曾盛極一時，商業之盛，聞名川西北數縣，今則與何家壩同其命運，人烟絕跡，鷄犬不聞。由此順江西北行九十里至古城。除古城外，沿途向日繁盛之鎮市甚多，今皆蕩然無存。旅行者至此，飲食住宿皆無法解決。間或有老嫗携粗惡之餅團至路旁販賣，嗅之令人發嘔，然而爭相購食者頗不乏人。路旁單間民房，間或有未被焚燒者，有鍋有刀有水缸，在旅行者視之，

直不啻上海人入國際大飯店，極盡滿意之能事矣。惟此等居民經數度兵燹之後，糧食衣物，被掠一空，現雖幸保茅屋，可蔽風雨，而饑腸轆轆，果腹無方。此種山岳地帶，惟涪江兩岸平地，略有農作，餘盡大山大嶺，可耕者少。且壯丁被徵發殆盡，遺留鄉間者全爲可憐之婦女，面目黧黑，衣服襤褸，少婦處女之衣不蔽體者，隨處有之。

途中行人，以軍人及搬運軍糧之士兵與民夫爲主，普通商販，百不得一二。天氣正炎熱，中暑病倒之兵夫，絡繹於途。生於亂離之世，不死於槍砲，亦喪於徭役，哀我農民，奈何無自救之方也。

古城何家壩間之九十里，實有一百二十里，記者等十九日深夜始達古城。古城附近，獨有一大片平地，利用河水灌溉，產米甚豐。街市長二三里，房屋亦整齊完好，惟壯丁稀少，物資徵取殆盡，僅老弱及婦女留家看守。此地駐軍爲十九路軍舊部，頗有建設力，對於街道整潔，道路培修，及建造簡單公園等，成績斐然可觀。據某軍官爲記者言，閩變後，十九路軍之下級幹部與士兵退伍回粵者甚衆，經調河南訓練改編後，今所存

原有官兵，已十不過二三。回憶「一二八」上海戰爭，至今不過四年，在當時閘北虹口江灣吳淞狂熱抗戰之官兵，孰知有上海停戰協定，有福建事變，有河南改編，更誰知有在四川西北叢山峻嶺中作戰之事哉？人事變化，幾令人不可捉摸，然而如從每一事件之環境上加以分析，則因果關係，仍有線可尋，在某種環境之下，必將發生某種結果，雖非毫釐不爽，要不至失其大概。

二十二日由古城赴平武，計程三十里。中經一山埡，有小市鎮名桂香樓，地甚險要，風景亦佳。有士兵賣稀粥，每碗一角，暑中得此解渴，直等瓊漿。午後抵平武，平武城內精華在南街，現已焚燒一空，惟三合土馬路尙在，寬敞平直，醒人沉悶心情不少。

附圖五

平武亦曾陷徐向前部之手，土著某君爲記者道平武失守之經過甚詳，可笑者甚多。

綠平武人口稀少，所轄地方遼闊，沿江平地，盡屬漢人，山林草地大都藏族（俗稱「番子」，視之如蠻夷，頗不合民族平等之原則。）政權盡在漢人手中。漢人中有二大土豪，皆把持地方團隊，各養衆多爪牙。一爲某甲，其勢力在平武以西，涪江上游。一爲某乙，其勢力在平武以東青川一帶。某甲資格較老，管握地方政權有年。某乙出其部下，曾藉故將某甲推倒，自代其職。某甲乃遁走松潘，聯合松潘哥老會及流氓等，收集涪江上游沿途民團槍械，合千餘人反攻平武，某乙不敵，逃青川。某甲再得政權後，將帮助其反攻平武之哥老會等一律繳械遣散。自是甲乙兩方相持不下。此次徐向前部由嘉陵江突過昭・廣・劍防線後，一股趨青川以迫平武。某乙在青川，知事不可爲，乃連次急電平武某甲，請其防備，青川之富有者亦多電告某甲，請其注意，某甲皆認爲是某乙乘機圖回平武，謀加報復，斥爲虛妄。迨青川已失，民間已得消息，平武已危在旦夕，而某甲仍美酒嬌妻，享樂自在，直至徐部隔城十餘里，某甲始着慌。一面令城中商民籌數千元「剿匪費」，一面令其平日豢養之團隊出城抵禦，同時以武力禁止民衆逃亡，而自將

私人銀錢細軟妻妾兒女之類用四五十匹騾馬載負，渡過涪江，經北川安縣，欲逃成都。此等團隊平時教他們去剝削農民，倒頗威風凜凜，眞正要他們作戰，要去拚命，他們就不服從指揮，他們要問某甲要餉，要錢安家。正在紛纏不淸之際，徐向前的部隊，已經由土人帶路從平武城北山上爾城墻缺口進城來了！拍拍拍五槍，平武城即完全被佔領。某甲急逃過河，率隊保護家眷財產，向北川前進。在將近北川處，土匪知某甲鉅萬過此，遂將其財產全部奪去，槍殺其子，並將某甲本人拘留，至今生死不明。這眞所謂剝削一世總成空，惡名永留在，任他幾度夕陽紅了。

在平武休息了一天，二十二日啓程赴松潘。說起去松潘，平武的土人，都替我們有點爲難。平松相去三百六十里，路並不能算遠。只是這條路溯着涪江的上源走，山險路小，平日已經人家稀少，食宿困難，兵亂期中，通行尤非易事。最令土人害怕的是過「大雪山」，似乎過這一架山有賭生命的危險。

我們顧計不了這許多，只好走來試試。離開平武三四里路，道路即變了常態。這裏

的道路，是在壁立水中的石崖半腰上，用人工鑿成，其形如「コ」。對上行者言，上右下三方爲頑石，左臨急流，二人絕不能並行。河中時發現浮屍，或有爲亂石所阻，狀至猙獰可畏，臭亦難當。如此行十餘里，山勢益峻拔，鑿路工程愈大。二十里至火溪，溪由北來，流入涪江，兩岸石壁對立如巫峽，有鐵索橋以通溪之西岸，名鐵龍橋。橋長數十丈，其造法，係立鐵樁於兩岸石岩中，然後以五三鐵索相聯，橫舖木板於平行之鐵索上，再以釘繩等固結木板，如是人馬即可通行。人行橋上，前後波動，如同時過橋者在十數人以上，則橋之動蕩益烈，初過此橋之東南人士，未有不心驚膽戰者。

過橋，上急坡爲鐵龍舖。人家七八戶，門窗多敗壞。胡宗南部初復平武時，欲由沿江大道，以入松潘，部隊通過此段路程時，被對河紅軍射斃甚多，後始改由平武西北而出，經火溪上源之高原草地渡過火溪．更順火溪西岸，直下鐵龍舖，平松大道，始得通行。

鐵龍舖以西，路稍平易，沿途滿佈碉堡，槍孔相望。蓋涪江上源，河幅漸狹，渡河

較易，故河防不能不稍嚴耳。但據當地土人談，涪江之水來自雪山，其水性與普通河水不同，寒度甚大，其自身雖未結冰，但如人畜入其中，能使人畜之血凝結，肢體僵硬，倒入水中而死。某軍官亦言，當徐向前部尙盤據涪江南岸時，第二師曾派最善泅水之官兵游泳過河攻擊。以僅三四丈寬之河面，五六尺深之河水，在江南一帶，泅涉當非難事，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凍僵下肢，沒水而死。記者亦曾以足部試之，下水數分鐘，即失足部知覺，急提出水，必經五六分鐘，始能回復原狀。

是日行九十里宿水晶站。有居民七十餘家，房屋未受重大損害。惟此間糧食，素賴平武以下江油一帶運來，今交通梗阻，糧無來源，居民多向山居藏人購買豌豆等雜糧爲食，油鹽亦缺乏，食之頗難下咽。

（五）過大雪山

二十三日繼續西行，三十里至水晶堡，見有索橋一座，橫跨涪江，其建造方法與鐵

索橋相同，惟以竹索代替鐵索而已。同伴某君試行其上，全橋擺動，比鐵索橋更為危險。過水晶堡，又有一種單索橋，此橋僅一單竹索繫於兩岸，索上穿有長約尺許之空木筒一個，筒外再束以小繩，垂其兩端各約四五尺許。過橋者，即將此筒上小繩，緊縛於腿腰部份，如有荷物，亦束於胸背之上，然後手抱木筒，足離地面，藉重力作用，此筒一滑即至河心。河岸高者達二三十丈，此孤懸河心之過客，見者皆為之揑一把冷汗。最奇怪者，記者所見三四架單索橋，過橋者，皆女人，甚有懷抱嬰兒者。往往因滑行急速，飄動過烈，此勇敢母親懷中之嬰兒常呱呱啼哭，益令人為之驚懼。過單索橋者，滑至河心以後，大半要休息相當時間，然後以手攀橋索漸次上升，直達對岸，此時手力不强者，即無法可登彼岸。內地男子敢過此橋者，百難得二三，內地女子可謂絕難得其人。蓋生活環境習於平易，此種初民生活之技術，早已無使用之必要也。然而生於今日之中國，不作强硬之鬥爭，决不足以自存，而鬥爭之兩大工具為頭腦與身體，頭腦方面，固當求其發達，如身體方面亦能練至如此程度，當有可觀也。

午後天大雨，行裝盡濕，乃宿葉塘。共行六十里。葉塘氣候漸冷，盛夏夜間亦無蚊虫，對旅行者頗為便利。此地亦有近百戶人家，不吸鴉片者至少。各家大半住有病兵，缺衣，缺食，缺醫藥，無床板，無墊草，睡泥地上者甚多，便溺縱橫，穢濁不堪。病兵多直魯豫人，如不設法轉地療治，恐斷難有生望，北國家人得此消息，不知作何感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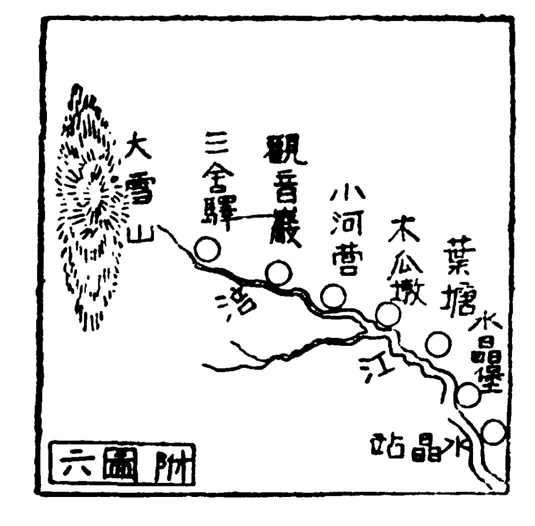
葉塘西行十里過木瓜墩鐵索橋，即入松潘縣境，此時涪江正流以近似瀑布之斜度，由亂石中流出。氣候如江南之深秋，山高坡陡，谷窄而曲，路亦凸凹於亂石之間，所能見天空之面積亦縮小，大雨新晴，轎夫行泥濘道上，穩足不易，道旁坡地，盡種包穀（即玉蜀黍），十里難見茅屋一間，偶爾有之，亦係空無所有，僅流落病兵夫役寄足其中。更行四十里至小河營，此地有小小城垣，立於山谷平川中，為過去漢軍統領所駐地，用以鎮懾藏人者，城門上所立某某漢軍統領德政之石碑，尚存留甚多。城內有居民百餘家，由此以上，路更荒涼，漢人夫販之肩挑背負者，多至此為止。由此至松潘，多改用

藏人之牦牛，力大負重，並能露宿，亦可供人騎乘。惟藏人管牛無方，上路後任其亂擠亂闖，並隨地吃水草，所費時間甚大，故牛行每日只三四十里，如管理得法，日行八九十里，當非難事。

小河營以上，有十餘里平地，山勢又轉危急，道路沒入叢林中，時行圮上，時行崖下，過某石崖時，上爲老林與岩石所蔽，不能見天日，崖窟不高，且有泉水潺潺流出，道亦不寬，左面崖脚，長古老之苔蘚雜草，左面江水受亂石激蕩，水花時飛濺上岸，記者身入其中，儼然如入森羅地獄。陰寒澈骨，不敢久停。此段山林密懋，道路曲折，同行者相隔二三丈，即不易相見。天已將昏黑，尙未達宿處，記者乃拔手槍在手，實彈前進，以防野獸之來襲，傍晚見一木房，趨視之，闃無一人，惟覩其有長木榻及破甕數件，知爲曾作宿店者，方欲勉强過宿，忽於地上發現一死尸，已有臭味，同伴皆驚走。不得已再前進，行四五里，又發現一小木房，記者逕入屋中，尋主人，無應者。屋前河岸上有自松潘下來之難民七八人，正在燒火，架毡帳，準備露宿。記者疑其不住屋而露宿

，必有別情，乃細審屋內，覺有臭味發自榻上，臨近視之，則三尸橫陳一榻，且似皆爲軍人，不知已死若干日矣。同伴續到，得此消息，皆悵然不知所從。蓋天已黑，腹已枵，前去不知尚有若干路始有山村也。有主露營者，終以無露營設備，仍於無可如何中向前再進。同伴手槍皆出殼，提防野獸與土匪。黑夜行此高山古林亂石小道中，每人皆無聲息，呼吸緊促，健步急進，日間足痛者，至此亦捷疾如常人。山廻水轉路崎嶇，只有水聲風聲與樹梢聲相伴送，至十時左右，始見叢林中透出之如豆燈光。比達山村，僅一間破屋，門壁皆無，但有鍋灶，有主人，有草墊，有水，遂就此住宿。地名觀音巖，二十四日一日約行九十里。

據觀音巖店主人談，此去大雪山，地更荒涼。故二十五日天明即行，路上問道亦無人，行五十里，至一平川地，名三舍驛。農地漸少，草地增多，木房十餘家，多爲藏人，服裝異式，言語不通



附圖六

，心情極度緊張，稍息即行，聞過雪山尙有四十里也，此四十里中無店可宿，且爲虎獚成羣出沒地帶，如不能過山，頗不易渡夜。

三舍以上，涪江已成溪流，水勢轉平，山亦不如前此之險惡，時遇藏人驅牦牛成羣而過，隨地拾草果納入口中，每視記者等而笑。由三舍行二十餘里，至黃龍寺，已至大雪山頂之脚，有數間破屋皆無人，亦無可覓食宿者，欲再進，同伴落伍者尙多，且據松潘來客談，午後過雪山陰風甚大，人至難當。無法，只好在黃龍寺附近尋宿處。黃龍寺爲松潘一帶之大寺，漢藏民族每年來朝拜者甚衆。寺在一原始大松林中，林中時有虎豹成羣行於寺外，但不易傷人，現寺中無一僧人，想亦因避兵亂他去。寺離大道約半里，須過一小橋，名「涪源橋」即涪江發源處。時黃昏將近，晚風吹來，冷不可支。同伴皆到，多以氈子裹身，如過嚴冬。後幸於黃龍寺上二三里處，尋得木蓬屋一家，四面皆無壁，無椅桌等任何設備，但有破土坑半節，已睡滿軍人，最可珍貴者，爲有一半節煤油桶，可以作鍋煮飯也。主人爲二女孩，年皆在十歲左右，衣不蔽體，問其父母，答皆死於

軍役，其吃飯問題，則全賴此半節煤油桶之助。蓋過往行人，多借此煤油桶作飯，此二可憐女孩，遂得沾其餘惠也。

到此虎豹區，夜間當有警戒，記者與同伴決定輪班值夜，記者所值，爲午夜後二至三時。九時左右，同伴剛解行李席地就寢，警戒者即以虎警聞，幸即他去。記者當值時，身披棉被，手提手槍，仰觀滿天星斗，耳聽嗚嗚風聲，極目向四面黑暗中偵察。此時心境曠逸，忽東忽西，深覺人生之平淡，所以終身奔勞不休者，特爲生存之必要所驅使，並無特別之意義，故本於生存之必要而活動，此即爲人生之眞諦。

二十六日俟日出始登雪山，但前進四五里，仍不見大山峯，路寬而不，山皆草地，亦無森林。再前進，亦僅平斜之山坡，絕無險峯，問之東來者，謂前面能見之小坡即爲大雪山頂，記者因疑一般傳說所謂可怕之大雪山者，並不見其眞可怕也。適路左草叢中，躍出黃色野物二，初以爲山羊，迨俟其走近視之，爲大小二鹿，記者急拔左輪槍射之，同伴亦出駁壳快發擊之，皆未中，任其逸去。迨接近山頂，忽然呼吸困難，行三五步

或十餘步即覺喘氣不通，必須休息，同伴皆如此，衆始驚異。夫役一名，竟自倒地且死，急施以藥，强扶之始能行。愈近山頂，呼吸愈難，大家至此始悟大雪山之所以可怕者，特因其地勢過高，空氣稀薄，心臟衰弱者，必因空氣之不足而危及生命。蓋大雪山離海平面五千公尺以上，合中國營造尺一萬五千尺以上，其東南有一水成岩高峰，終年積雪不化，名「雪寶頂」，過雪山者，皆能望見。記者到山頂後，因等後面同伴，停留甚久，此時正午前十一時左右，日光直射，然而風寒刺骨，必須運動或在避風處，始能久持。舉目四望，羣山皆低，所謂「只有天在上，嶙嶙萬山低」者，凡曾過雪山頂者皆能領略此中眞義矣。

大雪山爲鹿頭山脈之一段，山以東爲涪江流域，山以西爲岷江流域，分水處，不過十數丈，而兩河愈去愈遠，涪江東南入嘉陵江以出重慶，岷江南行至灌縣分岷沱二江各出瀘縣宜賓，誠所謂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人事分野，亦往往如此。

涪江僅爲嘉陵江之一支。四川省名，乃因於嘉•沱•岷•烏四江，而涪江不與焉。

由涪江自江油以上，本已非大江之規模，而猶溯源至六百里，可見欲成大河者，必長其源，欲成大事者，必固其基，源愈長，則此河之前途愈有浩蕩奔騰之日。基愈固，則人生事業愈不敢限其將來。但世俗之見，長江必出三峽，始驚其浩瀚。人必至事已成功，始佩其英雄。長江上源，在重山峻嶺中與頑岩怪石衝激之時，誰亦不加重視。人在艱難困苦荊棘榛狉裏苦鬥之日，何嘗有人願加以援手？此種成敗論英雄之俗見，最易喪失青年奮鬥之勇氣。惟自奮鬥者本身言之，大可「閉耳不聞俗人話，專心一志奔前程」！

山頂有古代城堡遺跡，惜無字跡可考。路側有碎石堆甚多。皆埋過往旅客之死於山頂者。日中日光蒸發，略放尸臭氣，不知何家男女，喪命此間？使死人而有知覺，藉此清靜山頭，回憶生前奔勞，追究一生忙碌之目的，恐亦當不覺失笑。俗人皆謂在此社會中，所忙者爲一金錢」，有錢者可以美衣，豐食，華屋，擁嬌妻，誇耀鄉朋，進而支配他人，蔭及子孫。無錢者如是追求，有錢者亦如是追求，以求更多，更好，更美滿，更優裕之生活。日常流行的一些道德上的好聽名詞，都是欺騙普通民衆的說法，並不足以

說明人生之眞詮，不能解決和解答上述這個事實。人究竟爲什麽要這樣追求？果使生活美滿以後，又有何意義？設使死於此山頂上之路客，皆在松潘開金鑛，成百萬豪富，榮歸成都，於是第平連雲，日用所費，皆紐約倫敦出品，果又有何意義？今雖不幸死於山頭，與裝水晶棺，葬名山者，果又有何實質的區別？死者有知，當亦無詞以答記者之問也。但人皆爲生存之維持，繼續與擴張而努力，此爲一平淡而堅定之事實，只此平淡之事實，即爲人生之本質。人何以如此？人自然如此，人不得不如此！生存爲人生之本質，以全力以維持生存，繼續生存，擴張生存，即爲人生之光明正道。爲自己生存之存續，所採取之任何手段，自其本身言之，皆爲道德之行爲。故不論貧富，其終身碌碌不休者，自其本身言之，皆合於人生之本質，亦即皆爲合於道德之行爲。今窮病死於雪山者，麥與於東陵西陵者，在人生意義上，皆無絲毫之軒輊。請死者不必自以爲歉也。

（六）松潘與漢藏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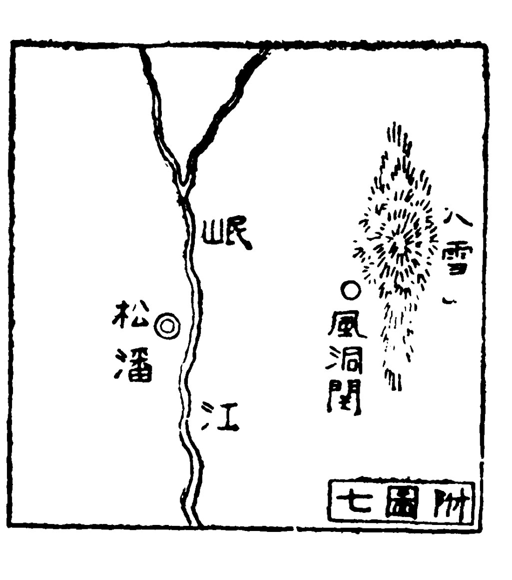
在大雪山上，已經可以望見松潘附近的山嶺了。同伴趕到後，相牽下山，坡陡幾過六十度，有泉水處，下步爲艱。然因已過此駭人聽聞之高山，前途平易，且今日可到松潘，精神倍增。十里至風洞關，有漢人獵戶一家，相見頗親熱，聞記者打鹿事，重爲惋惜。蓋如此大鹿一隻，在松潘亦可值三百元，如運至東方都市，恐將近千元之價也。

風洞關以下，所見盡藏人村莊，莊之四週，立無數之藏文長旗，隨風飄蕩，且有繫有銅鈴者，釘鐺作聲，近山小莊，多爲木製，墻壁乃挾整松木爲排列，房頂則爲樹板所蓋成，板上再遍壓以石塊，用鐵器處至少。進入平川後，村莊形式大變，每家皆有樹枝編成之籬院，房皆爲兩層，上層供人住宿，下層爲牛馬羊羣寄居之所。建築材料，仍以木料爲主，墻壁已多用鋸成之厚木板，惟房頂及第一層露台，多用泥土蓋成，門窗皆甚完全，與漢人村莊相去無幾，平川地多已耕種，山坡中始見牧畜之牛羊羣。

藏人身體强壯，胸常佩劍，男女皆善騎，記者途中相遇甚多，時同伴皆已前行，獨記者一人因攝影等事留後。言語不通，習慣不明，口渴欲尋一碗水，亦不可得。且藏犬

大而猛，見生人近村，即狂吠。藏人多向記者笑，偶有以藏語相問者，記者不解，惟亦笑以應之。

藏人農耕方法，尚甚簡單，然其進入農業以後，原有之遊牧民族的服裝，（長皮袍長靴）即不適用，故在田中工作者已有局部的改為漢裝。經三十餘里長之如此地區，再至一小山頂，始見山下之岷江與松潘縣城。



附圖七

松潘原為藏族地，明代始置松潘衛，漢人來此者漸多。清代改為直隸廳，民國改為松潘縣。至今仍只城內及大道兩旁為漢人，其餘皆為藏族。城跨岷江，其主要部份在西岸，東岸為寶塔山，乃松潘軍事要地。胡宗南部初至松潘時，此山已為徐向前主力前部所佔，且入縣城，胡部以一團人奪山，死亡相繼，中下級官長存者無幾，後官兵皆憤怒，拚力爭山，終至如願以償，並生擒三百餘人，胡部士

兵於盛氣之下，架機槍盡殺之，後事聞於胡宗南，該團官兵被大罵一頓。松潘之末人徐向前手，即此一戰之功。

松潘境內，藏人佔百分之八九十，而政權却在此少數漢人之手，藏民雖有土官，而土官亦受縣官管轄，可以說完全爲被征服之民族狀態。漢人稱藏人爲「番子」，番子乃視之爲蠻夷之稱，自民族平等之眼光觀之，此種稱呼，至不合理。但若干藏人，亦只自知其爲番子，不知爲藏族。此等藏人，在漢人統治之下，已經千百年漢族文化之陶溶，經濟方面，不及漢人，文化方面不及漢人，政治與軍事方面，皆在漢人掌握中，壓迫，侵略，同化之結果，過去曾盛極一時之『藏族』，今已成爲等視蠻夷之「番子！」民國所謂五族共和者，實空有其名耳！

記者以爲以漢族爲中心，而統治滿蒙回藏四族，以漢族文化同化四族人民，在今日之國際形勢下，决不可通！蓋人皆爲自己生存而努力，乃爲不易之原則。無論民族文化如何低下，其生活上所受之實際利害，則皆能明瞭。如其所感受者，盡爲壓迫與剝削，

則此被壓迫者對壓迫民族，必無好感，可爲定論。松潘原爲川軍二十八軍鄧錫侯防地，他定松潘，理播，茂縣，懋功，汶川，等數縣爲屯墾區，自爲屯墾督辦。所謂「屯墾」者，乃侵佔藏人之土地山林，以供漢人之墾殖耳。而事實上，亦未認眞使「漢民」墾殖，徒位置自己親信的幾個官僚與軍閥，用各種名目以剝削敲搾藏民，故作官者每視「辦番案」爲優差。藏民無援，任憑壓搾，亦無人反對，故往往一件無關宏旨之案件，可逼使若干藏民傾家蕩產。如此而言「共和」，而言「平等」，幾何不遺重大之危機也。

東亞國際爭奪之重心，已集中於中國，中國各民族的不合理關係，正與人以可乘之機。姑不論事之內容如何，滿族已不在中國範圍中，外蒙古之獨立，西藏之附英，已爲不可諱言之事實，所餘者，僅內蒙一帶之蒙族，寧夏青海甘肅一部之回族，及西康青海四川邊境之藏族而已，以目前情形觀之，此等部份，如加以外力之煽動，及相當之强力引誘，是否能再維持如今日之關係，恐難得樂觀之答覆。

眞正團結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聯合，所謂民族平等的眞義，是政治上「比

例的平等」，文化經濟上，「發展機會之平等」。誠如是在各族間壓迫旣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爲必要，經濟之自然溶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鞏固之團結，育釀出充實而嶄新的文明。非然者，記者竊恐中國今後民族之大分裂，爲期不遠也。

記者剛到松潘的那一天，第一個酸心的印象，即是隨處倒斃的死人太多。城內外大路大街上，到處有死屍。有些在城外的死屍，已經腐爛到腸肚畢露，或四肢不全，蒼蠅成羣附在其上，遇有人過，輒嗡然飛起，甚有轉向行人頭面各部飛來者，可厭可憎可怕，而又無如之何。據地方整理委員會友人談，此種死人，皆爲松潘一帶作苦力的漢人，及貧寒之家。在軍事未興時代，漢人多從事商業，或專任搬運脚夫，以其所得之報酬，買米布以維持日常生活。故來往者日不絕於途。軍與以後，松潘對外交通，岷江大路，完全斷絕，涪江，白水江，及草地通臨潭夏河道路，除軍事運輸外，商運已完全停整。故此輩無事可作。且松潘糧食，來自外方，現糧道旣斷，糧價飛漲，而民間糧食日益耗盡，縱出高價，亦無處購買。故此輩苦力遂無以爲生，相繼成爲餓莩。中等人家，亦感

不能維持。胡宗南氏乃與政府商議，統籌若干糧食及現欵，遣散此輩至各方逃難。然「從手到口」之苦力，當不能餓待如許之時光，勢不得不早放棄其可憐之生命！松潘每日死人以數十計，地方整理委員會所掘之幾個大土坑，皆已滿載，死者不但無棺材，即蔴布口袋亦已用盡，誠爲浩刦。

藏人本多糧，然而他們却坐視漢人成千成百的餓死而不救。即柴草等燃料，松潘城中漢人無現金付予時，亦不再來販賣。喇嘛本來講慈悲施捨，而却不施捨予漢人。由此可以了然於民族關係之重大，凛然於藏人對漢人之敵意，而痛澈反省我們過去民族政策之錯誤，亟應有以改弦更張。

胡宗南部在松潘，軍食至爲困難，兵士每日僅吃一頓，且所食者爲青稞（最粗之麥子）。爲節省消耗計，青稞亦不能磨成麵粉。只是煮整青稞爲粥而食之。故因此得病之官兵，各連皆至普遍。朱毛徐向前方面之軍食比胡師尤難，但是他們用直接徵發的手段，暫時解決，藏人亦無如之何。然而胡師却不敢實行徵發，因徵發之結果，藏人勢必起

而反抗，擾亂後方交通，影響整個之軍事形勢。與紅軍之不守一定地盤者，不同其意味。

我們在松潘住了兩天，所看到的松潘完全是一座死城。幾條大街絕對沒有賣吃食的店鋪。有一次看到一個士兵，帶了十幾個非常粗劣的青稞麥餅經過街上，餅且極小，後面一羣人追上去，向他强買。每個餅出價到五角，他還不肯賣，只是後面跟的人越來越多，後來擠到我們看不見的街巷去了，還不知結果如何！

（七）金礦餓莩與藏人社會

二十八日離開松潘，沿岷江西岸大道向北前進。目的在進入甘肅。本來由松潘入甘肅有三條路可走。有兩條是走草地，一條是過大山林。一條路是由松潘正北出至紅橋關，然後西北出至黃勝關，再由黃勝關西北出，經郎木寺可到甘肅夏河，及臨潭縣。第二條是由黃勝關東北行經包座，以達甘肅之臨潭，岷縣，西固。第三條是由紅橋關正北至

章腊，然後東越弓杠嶺，順白水江而下，至南坪文縣。亦可由南坪至西固。我們因爲沒有走草地的設備，所以走的第三條。這三條路都是藏人的區域。如果照我們傳統的偏見，認藏人爲「番子」，則我們可謂「來到番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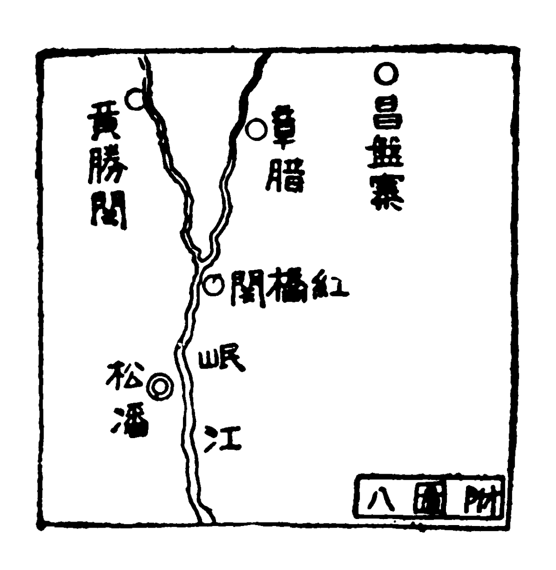
行二十里至紅橋關，有橋跨岷江，過橋改沿河東岸行，再二十里即爲章腊。沿途饑莩載道，臭不可聞。在紅橋關南，有一垂死之男子，屈腹臥道旁，口唇時動，記者乃以饅頭一枚予之，其手已失知覺，眼亦不能張合自如。屢觸其手，並以饅頭置其唇鼻間，久之，彼始移手接饅頭，又久之始以饅頭納口中。經其咬一口後，但見其全身忽然顫動，口眼大開，直視記者等，嗚嗚作聲。饑之於食，非身歷其境者，不知此中滋味也。

又行二十里平川大路，即至章腊。將至章腊城時，記者乘馬行麥田小徑中，馬忽驚躍狂奔，幾掀記者於地。勒馬視之，則麥田中有三五腐屍，蛆虫累累，已不成人形。

世人皆謂松潘產金，其產金處，乃在章腊。章腊在岷江北源東岸，有土城一座，江西岸爲金鑛區，江上有一橋相連。金鑛俗稱「金廠」。平日有採金工人一萬三四千人，

各路來此之商賈雲集。其平日金價爲四五十換，現漲至五十換，惟用中央紙幣則爲一百零五換。軍興以後，交通斷絕，糧食無來路，金貨無出路，於是各廠皆相繼停工。工人平日皆無存蓄，今一旦失業，生活毫無辦法。且此地工人，大半吃鴉片，烟飯兩缺，逃難他鄉，亦不可能。其身體弱者，多死於章臘附近，身體稍能行動者，亦多死於數十里外之道途中。其有家眷者，亦皆同爲餓莩，據土著某君統計，章臘金廠工人，已死亡逃散七八千人，因死人太多，即欲埋亦來不及，故章臘附近之死屍，遠比松潘城附近爲多。

普通所謂「財富」，是指金銀等貨幣及有貨幣價值之金銀貨及珠寶等而言，然而在此種情形之下，金銀毫無用處。食之不能充饑，御之不能敵寒，儘管有千萬金條，如果根本無糧食，亦將成餓死鬼。故貨幣必在「生活資料」不缺乏情形下，始有其作用，眞正



之財富，乃解決民生之衣食住行上消費的貨物。故實際增加社會生存上所需必的物質資料，乃爲政治的根本急務，開發金銀礦，並不一定是解決民生問題之道。

二十八日，我們宿在藏莊「昌盤寨」。這是從金廠順岷江西岸走的。計約行二十里。所過盡藏人村莊，岷江兩岸肥沃，故多已開墾，種植青稞。藏人仇漢情緒甚高，一二漢人由此通過，未有不被其刼奪者。某次某師辦給養之士兵四人，至藏莊購糧，藏人不但不允賣予，且將此四人赤身縛於柱上，取小刀欲行剝皮，幸有其他士兵在村外過路，聞「救命」聲，始鳴槍相應，藏人畏逃，因此得免於難。

藏人不用紙幣，非有現銀不售貨。（其已完全漢化之藏人，已加入漢人社會生活關係者例外）記者在各地所遇漢人朋友，多認此係因藏人「不開通」所致，此誠有相當理由，然而根本原因，却另有所在。蓋藏人之社會經濟，尚在畜牧初入農業經濟的階級。商業經濟，藏人中異常不發達，仍在貨物交易時代中。其衣，其食，其住，皆完全由其自己社會中自己供給。其所缺者爲茶，爲烟，爲鹽，及一部零星用品，此等須向漢商購

買。然而其所生產者，有皮毛，麝香，野物，牲畜，等大宗貨物，故其對外貿易形勢爲出超。即其向漢人換茶烟鹽等物時，亦多以物易物，對外使用貨幣之機會甚少。反之，漢人向其購物時，則多以貨幣爲交付之媒介。因此藏人在收入貨幣之後，不再能在市面上流通，作爲交易之媒介之機會，而只存儲於地窟中，與珠寶等同其性質，只作爲富裕之表徵。因此藏人所接受之貨幣，必須有確實性，耐久性，稀少性，不變性，美麗性。只有金銀才合此條件，受其歡迎。簡單的貨幣交易，在他們社會中沒有普遍。這種近代工商經濟時代進步的貨幣制度——紙幣，當然不合他們的需求。

朱毛徐向前，這一次跑到藏人的社會裏，眞算有味。本來共產主義的革命，是以近代無產階級爲基礎。近代無產階級之所以可貴，乃因爲他們是社會小產組織的基礎，近代大工商業城市和近代交通，爲近代社會的生存所繫，如果他們起來破壞了城市，控制了交通，這個社會立刻就要換上一個新的時代。然而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礎事實上建築到農民上，這已經是一個大變化。而這般漢族的農民現在又跑到藏族的社會裏去。第一

層，藏人根本不歡迎漢人，已使他們受到一層障碍。第二層，藏族還在絕對的神權政治時代，社會還在未脫母系時代。到這裏面來講共產主義，這等於同三歲孩子談戀愛，時代相差太遠！如果漢族的共產革命實現以後，以强力來帮助藏族革命，當然也可以「迎頭趕上」。只是把漢族革命的主力放到藏族裏去，這頗難於發展罷了。

我們進了昌盤寨，使我們一籌莫展。這裏是三四十家藏人的村莊。經濟是農業兼牧畜。一色的兩層樓房。沒有城堡。村口裏來來往往的藏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注視我們，有的和顏悅色，有的怒目相加。問他們話不懂，他向我們說話，我們也不明白。僥倖我們還有七八匹馬，七八支手槍，他們還莫奈何我們。後來輾轉找到了關係人，才到一家藏莊住脚。不過這家藏主人，非常的不願意，很寬的地方，通通把門鎖起來，只留過道給我們開鋪，不許我們買他的柴，不許用他的水，就是給他現洋，也不賣麵給我們吃。不停止的向我們咕嚕咕嚕，發洩他們不樂意的情緒，這眞叫人難於對付。川甘邊漢人都知道的一句諺語，是：「番子認話不認人！」只要你能通藏語，這些困難

可以減少些。晚間，我們找來一位藏人通司，大家十分高興，請他爲我們買一隻羊，殺來大家犒勞。他對我們非常恭敬，但是他說一隻羊要大洋五元，我們還不要皮子。後來打聽，那隻羊最多兩塊錢，而那位通司實際付給賣羊人的，只是一元五角！

藏人在途中相遇或平日相召呼時，互相呼「阿囉！」聲如英文之"Hello"！狀至親熱。男女皆善騎馬。男子出外多騎馬揹槍，威風十足。女子亦能疾馳如飛。惟女子地位，至爲特殊，其在少女時代，春情發動以後，可以與任何男子戀愛，家庭中毫無問題，如將情人帶至家中共宿，其家人亦樂於招待。其戀愛方法，大半係在山野溪邊，放出嬌嫩歌喉，唱思慕英勇男子之情調。在另一方面之男子，如自覺尙過意得去，亦高歌相應答，深致傾誠渴念美人之私衷，如歌情相合，兩方遂愈唱愈近，而佳偶遂「天」成。（「天」露天也）亦可帶至家中。此可謂絕對自由時代。結婚以後，稍有限制，必在男子默認情形下，始可另尋情人。然而藏人結婚，多係招男上門。不是女子出嫁，而是男子出嫁。家庭系統是母系，不是父系。婦女終身不穿褲子，只是外面一件大長皮衣，天氣

熱的時候，或勞動的時候，婦女們上身全袒露出來。這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現在，所謂文明民族，辦到這個程度，還不是短時間的事情。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是藏人中最勞働的份子，是女子，不是男子。女子操持家務，兼作耕種牧畜。男子只是作小部份的工作，平日只是享受，只是消費，他們就某種程度說，是女子的玩物！所以「勞動」和「地位」是有直接因果的關聯。

（八）白水江上源

松潘到章臘，是向北行，章臘以上，我們旅行的方向是由東北而轉向正東了。由昌盤寨東行十餘里過一喇嘛廟後，即無人烟。必再行一百餘里始有宿處。故今日情緒，較往日緊張。二十九日別昌盤寨首途後，途中遇藏人跨馬持槍趕毛牛羣者四五隊。多係爲胡師運軍糧者。道路盡在草地中，平坦寬暢，馳馬最宜。兩旁草叢樹下，往往有四五具，五六具，甚至十餘具一堆中死尸。臭達數十丈外，皆半途餓死之難民。甚有腐爛路中

，亦無人過問！此種草路約有四十里，馬行僅二小時即到。惟途中有一種爛泥地，往往陷死人馬，不知者異常危險。蓋此平平之草地，乃一高四千餘公尺之山梁，名弓杠嶺，為嘉陵江正幹之支流白龍江的支流白水江與岷江北源的分水嶺。地高泉大，地中往往溢出泉水，透浸軟化地上泥土至一二丈之寬，五六尺之深。然而地面甚少溢出之水泉，不知者，誤踏其上，即被陷入，難以自拔。惟毛牛過此，可無問題，同伴某君曾被陷入，馬幾不起。

出弓杠嶺山口，下山道路突轉急峻。從山口展目東望，但見一片無邊林海，一層層向東低下。松潘是一塊高地，除了西北方面而外，任何方面向松潘來，都是愈走愈高，從松潘向各地去，除了西北方外，也是愈走愈低。好了！我們的旅行從此以後算是走向易走的方向了。

弓杠嶺東坡下一百五十餘里，完全是原始森林，筆直的松杉，無間隙的長着。在林中的旅客，很難找到從樹梢上透漏下來的大塊日光。這個森林不知道已有若干年了。，我

們只看見在森林裏自己倒下來的木材，好像疊牀架屋一般的積纍着。普通的木材，都有二三尺的直徑，因爲沒有人採伐，倒下來的木材，在下面的已經朽敗不成原形了。記者不知道，這個森林的面積有多大，這裏面的松杉有多少株，我一面爲在地面腐朽的木材可惜，一面望着正在長着的大松巨杉出神。我想如果這個森林長在天津上海，不知有多大的價值！同時以記者年來旅行經驗所見，中國社會各方面廢置的人才，也不知有多少，有眼光，有魄力，有才幹者，頗不乏人，然而因不得志，因而自我消沉者，不知凡幾。其有勉强苦鬥，暫維飯碗者，因政治無通達之途，終亦將同現正生長之森林一般，只有歸於任其自倒自朽的厄運。

林谷低處，匯水爲溪，白水江即發源於此，道路即在江之南北岸行。林樹陰茂，盛暑旅行其中，氣候如仲春。勒馬溪邊，引吭高歌，高山迴

附圖九

弓杠嶺
吊壩
旗水壩
踏藏
隆康
黑河塘
南坪

應，曾不知跋涉之勞矣。

途中爛泥亦多，東來之馬，曾陷死二匹，同行幸皆無事。穿林海行三四十里，遇楊土司（積慶）所派爲胡師送糧之藏民甚多，有用毛牛載糧，有用背負者。背負者比牛載者爲多。送糧伕子中，男女皆有，少女亦負與男子同樣重量之糧食。行走亦如男子之急速。女子裝束甚簡，赤足，短圍裙（粗土布爲之），粗土布單衣，袒胸，髮束爲十餘條小辮，披於頸後，表現十足之天然美！蓋女人美的條件，以近代觀點言之，爲黑髮，大眼，黑膚，挺胸，大臀，健腿，天足，且須姿態自然。藏女因生長蠻荒，終日爬山越嶺，受充分日光，水，空氣之陶養，加以長期之勞動，故體力充實，舉動捷活，十足的具備近代美之要件。如只以外觀美而言，若干藏女，其美麗遠在沿海都市上所謂「名星」「皇后」之上。凡自沿江沿海都市來此之朋友，幾無不爲藏女之純美所驚倒。

此輩運糧藏人，來自白龍江上游疊部一帶，俗呼爲「生番」，即爲與漢人少有接觸，不通漢語，不習漢俗之比較純粹的藏民。爲楊土司所管轄。其與漢人接觸甚久，受漢

人同化甚深之藏人，則又無此美態矣。

整整下山走了一天，沒有看到一家人家，只有吃了一點自帶的乾糧，開水都沒有地方喝。我們眞羨慕那些藏人，他們自備小銅鍋，帶上乾糧，要到那裏休息或宿營，就在河邊平地上停下，把小石砌成臨時竈台，把銅鍋裝滿河水，拾枯木枝作柴，只要片刻，就可以茶開吃飯。夜間完全露宿，只要羊毛衣一件，狗皮一張，後者墊地上，前者蓋頭脚，不管你大森林也好，大草原也好，他們一樣的「那裏黑，就在那裏憩。」女子也是如此。

這條路眞正寂寞，眞正長。一直走到黑，才找到一間房子，雖然非常的穢濁，也只好就此住下。地名戎洞，離呂盤寨一百三十里。馬皆走壞，記者等亦疲憊不堪。馬行一百三十里，本爲平易之事，但此時弓杠嶺至戎洞之間，因白水江水發，大路多被淹沒，且隨處有泉水，有爛泥，道多繞行森林中，馬行困難，廢去時間甚多。

戎洞只一家漢人，主人共父子兩人，嗜鴉片，枯瘦如柴，以種附近二三畝平地爲生

。室內烟塵滿壁，如死人窟。比之藏人之生氣橫溢者，相去又不啻天壤！

戎洞再東行七十里爲隆康，亦爲藏人地。在近隆康處，森林始漸稀少，途中村落漸多，惟藏人仍居多數。白水江江流漸大，谷面亦較寬，山勢則轉高峻。三十日宿隆康一漢人團總家，戎洞以後之藏人，可謂完全漢化，不但習學多少漢語，且多着漢服，他們漸漸放棄了畜牧生活，全恃一小片土地種些青稞來維持家庭，收入異常微薄，與弓杠嶺以西之藏人大不相同。他們已經沒有了「土官」，政治權直接操在漢人手中，十足的成了被征服的民族，漢人最壞嗜好——吸鴉片，他們也普遍的染上了。這一帶的漢人幾乎無人不吸鴉片，而此帶的藏人也接受漢族「文化」，同陷於難拔的深淵。這帶的藏人有馬者已不多，體魄魁梧者，已非一般的現象。女子亦濁陋不堪。對於漢人，絕對聽其支配，如至馴之馴羊。記者雖爲漢人，並不敢以此現象爲可賀。第一，藏族固有文明，因同化而犧牲，不能使之充分發揚，以構成將來新中國文化之一部。第二，此帶漢人無有力民族與之競爭，即不能勵精圖治的促進其體力，智力，政治與經濟上的發展。

隆康之上三六里爲踏藏。依記者意見，「踏藏」即「沓中」，爲蜀漢姜維最末一次伐中原時種麥的地方。這裏有一條路北通包座，既可出臨潭，又可出西固，地勢險要，而又可以屯田，現在藏人種植仍極發達，隆康下行二十里至黑河塘，有水曰黑河，自北來會白水江。黑河亦爲軍事上要道，其重要不在踏藏下。然而山勢之陡絕，遠非踏藏所能比擬。記者等一行，乃過白水江溯黑河北上，在絕壁下行四十里至旗水壩。路無民居。我們的目的，欲由此再上至吊壩，然後東越靑山梁以至甘肅之西固縣。抵旗水壩後；遍尋嚮導，皆無曾行此路者。某漢人保長云，伊在二十年曾經此路，今已被藏民挖去道路，根本不能通。三十一日遂宿旗水壩。

次日仍回黑河塘，向南坪前進，途中漢人漸多，購買飲食亦較易。將到南坪處，山勢緊抱，白水江迂廻折曲於頑固之石峽中。大路則鑿石崖而過，若干處已成棧道，過一關口即見南坪。南坪雖不平，然而自久行山林之旅行者視之，已算非常開曠之平野矣。

（九）野猪關和茶崗嶺

八月二日在南坪休息一日，更換馬匹，路爲補充行李等事。南坪爲松潘分縣，無城垣，僅有土堡。街市亦具馬路略形，蓋亦受四川「觀瞻馬路」之風氣所影響。東順白水江至甘肅文縣，須過陰平寨，爲鄧艾入蜀時，以兵斷姜維歸路處。南坪往西北及繞東北，皆有路可通西固。惟皆須過大山嶺。南坪對外交通，主要者爲甘肅地方，風俗習慣語言等，皆近甘肅，故有「南坪不像四川，碧口不像文縣」之諺。碧口雖屬文縣管轄，其經濟權盡在川商之手，住民亦大半爲川人。

三日向甘肅之西固進發。同伴某君雇轎夫六名，皆係由縣當局選拔而來。六人皆吸大烟，皮膚長滿瘡痞，瘦如骷髏。三里一休息，五里一抽烟，狀至可憎。然而南坪附地欲尋不抽大烟之力夫，根本無之，即如此者，亦已經相當選擇而來，尙非易得者。離南坪東北行十餘里即入山，又幾里至一村曰野猪關，已至山脚，再上即登山。山曰「野猪

闘梁」，上下山計有三十里。野猪闘梁產野猪甚多，大者重五六百斤，常結隊五六十為羣，出山吃農作物，農民莫可如之何。因此等野猪過大，獠牙伸出口外尺餘，較小之樹，被其一撞即倒。如以槍擊之，中二三槍亦無關係，但獵者如被其發現且被追到，則斷難幸免。離野猪闘莊上山，山路崎嶇，馬行艱難，至山中，有歧路，因無嚮導，任擇一路走去。愈前進，路愈不明，惟在叢林深草中試探前進，輾轉迂迴，繞過幾重崖峽地，竟達一絕壁處。前左右三面皆數十丈之石壁，草木亦不能生存其上，人決無法可登。但絕壁下却有人跡，記者初疑為盜匪聚會之處，後細審之，前面石壁有石縫一條，乃探身覘之，竟有洞可通石崖上，單人可以爬行，徒步同伴乃相率由洞中上山，記者與騎馬同伴不得已下山，改道再上。下山時，大雨如注，山路滑濕，記者跌倒數次，全身皆染泥汚，如此一上一下，已費三四小時。至換路再上時，人馬皆已疲勞，而此山上下三十里內無人烟，又不得不前進，行行重行行，腿酸脚軟，馬亦喘喘不願續進。及過半山以上，只見雨在山下落，實從脚底生。再上經十里長之森林泥滑小道，始達山頂。時已午後

二時，回首望南坪白水江，仍歷歷如在目下。過山後，路尤陡急，記者蜀人，尙慣行山路，北國同伴，遇此爛石陡急山路，其痛苦有不能形容者。黃昏始達山麓，約夜十時抵董上莊，遂投宿。



董上已爲甘肅境，語言及生活習慣，皆不同四川。但鴉片之毒，其深與四川相伯仲。由此有一小河東流至陰平寨會白水江，再至文縣。亦蜀漢時征戰之塲也。

甘肅境內的民衆，比四川要柔馴得多。看到一個外面來的旅客，恭敬得了不得。開口「大人」閉口「大人」。最大的原因，是他們自己本身沒有武力，只要一把馬刀，就可以叫他們屈服，一部份的男子被鴉片烟抽得皮包着骨頭，開口一笑，就好像僵尸復活一樣猙獰可怕。村莊裏的房屋，很少見到充實的住滿了人

口，各個房子，也沒有看到有整刷的氣象。一般是沒落蕭條，因循苟且的過活。村莊的人口日益減少，房舍日益破壞，生活日益艱難。某君自文縣來相遇，曾痛謂！中國再如此過活十年，這些地方的人口恐將至絕種了！

四日，迷途同伴尙無消息，乃順江東行二十里至中寨，打聽消息，中寨再東四十里爲陰平寨。市集甚大。東北四省未失以前，甘省黨參銷路甚好，其出產地區爲岷縣，西固，武都，文縣一帶。文縣之碧口爲收貨總口，中寨以上之「番地」—即藏人所居之山地，出參亦不少。碧口商人多在中寨有分莊，收買藥材，九一八以前，中寨市鎭至爲熱鬧，今則黨參之大銷塲已失，且軍事繁興，運貨爲難，中寨原有之商號，相繼撤銷，所餘數家，亦僅勉强維持，無交易可作。中寨市面亦因此一落不起。市上無一家賣食貨的商店，公開零賣熟鴉片烟土的，到有好幾家，一角錢可以賣好幾大口烟土，眞物美而價廉！

午後知迷途同伴，已仍由大路過山。一行日昨爬過洞口後，繼續向山峯爬去，穿過

大森林，至全無人跡之大石峯下，始折回原路下山，住野猪關一宵，第二日始過野猪關梁。枉受一日辛苦，走的却是樵夫們砍柴的不通小路。是日夜宿董上西北五里黑格寨。

五日溯小溪北行，路中漢回藏人雜處，藏人見馬隊至，盡携糧食衣物等避山上。這一天風雨交加，未帶雨衣的同伴全身濡濕，苦不自勝。行八十里宿地爾坎，此爲一大藏莊，藏人已逃盡，糧食馬料皆無處購買。這樣的消極抵抗，已給我們無限的苦惱，假如他們再進一步用武力和我們爲難，我們雖然可以勉强通過，總得受相當的損失，甚至造成重大的犧牲，亦未可知。這個經驗，我們被壓迫的朋友，却可以牢牢記着。等到國際戰爭時，試驗試驗，看所謂兵强馬壯的「兄弟之邦」到底有多大之威風？

地而坎後，即爲馳名川甘的茶崗嶺。此嶺上下七十里，七十里中亦無人家。此山看去不如野猪關梁之雄奇，至山麓時所見，不過一中等高度之草山，以盤道上升，並無若何之艱險，待到山頂後，每個旅客始皆頓改常態，望山興嘆，蓋尙有一架更高山頭横阻其前，「之」字形盤梁道，不知盤過多少次，始達山頂也。一盤，二盤，三盤，盤來盤

去，盤去盤來，空馬上山，有幾匹馬已盤得全身出汗，力疲不前了。好容易，僥倖已到剛才所見的山頂。但是眞正的山頂，還在上面！我們最後終於走到了。每一個到了的人，只是搖頭，沒有什麽話說，剛才輕視茶岡嶺的，至此連它的名字也不提了。

下山盡在老大森林中進行，樹類比弓杠嶺複雜，朽木特多，老藤蜿蜒巨木上，遠視之如巨蟒。山産細竹，竹幹粗大如箸頭，大雪山東坡亦産此，頗美觀，適作編篋器用。六日晚宿牛山藏莊茶岡寨。藏人亦逃盡，食糧幾不能解決，所能僥倖解決者，不過山芋雜糧麵而已。

七日續進，過一大藏人集鎭爲哈兒河鎭，再行，略上坡，即下二三十餘之甘乍梁，人馬皆困，乃宿梁下毛兒坪。此地爲漢人村莊，語言可通，有菜蔬食糧可買，如入天堂，同伴愁容皆解。約行七十里。

自毛兒坪東出，行數里，出一峭壁組成之峻峽，地勢漸平，十里至南子寨，地突見平川。蓋此爲白龍江之正幹，兩岸有若干冲積地，故農地較多，青綠宜人也。

南于寨有木橋（如鄧鄧橋然）跨白龍江，過橋逆行二十里爲西固縣城，城雖甚小，但記者離松潘以後，此爲第一城。剛抵城，適某君自吊壩過青山梁來。記者驚之問。據云，伊係在草壩（吊壩北）尋得一漢人樵夫作嚮導，此樵夫此生亦只走過兩次青山梁，除他之外，漢藏人皆在近十年中無有走過此路者。山之西面，多藏人，皆所謂「生番」，専刼殺路人，青山梁以森林密樾而得名，山中無明顯道路，只沿水溪行，水發蒸氣，不易辨路，須以手電燭之。且歧路最多，不知者誤入藏莊，即難得安全。最難者，即上極頂之後，須爬行二三十里之絕壁嶄崖，舊有人行路已被藏人破壞，今全須攀木附籐而過，山下亦無路，全係吊墜而下。他們天剛明入山，天黑盡，始行出山。山中時聞怪獸狂鳴，常發巨聲。記者本欲與之談茶岡嶺，今聞青山梁情形，不啻小巫之見大巫矣！

（十）岷河沿岸

西固縣設自明朝，原係藏人地。現在縣境內，仍以藏人爲最多。縣府命令，難通行

全境。此間布告，係漢藏回三種文字並列。惟藏回民族能認識其原有文字者絕少，除口頭命令外，頗難生效。

白龍江源出夏河正南之郎木寺，自疊山與羊膊嶺中流出，西固以下，河幅較寬，水流亦較平。兩岸沖積地異常肥美，除耕作外，菓木叢生，桃柿梨蘋果花椒之產量極豐，價廉驚人。鄉農自離城二三十里之路程揹一大捆木柴至西固城中，只能得價銅元三百文。而銀價爲一元合銅元五千餘文，是一大捆柴，尙不值一角也！農民每年之貨幣收入，數量漸減，但其支出，如購賣布匹，油，鹽，及納稅捐等，則其貨幣數量年有增加。

松潘以上岷江沿岸，及西固之白龍江沿岸，皆有煤苗爆露於外，惜皆無人開採，其藏量如何，及其煤質如何，皆不得而知，西固順白龍江上行八十里有地曰落大，以產金聞名，爲楊土司所有，藏人開採不得法，成效不著。

由西固到岷縣，從落大東北去，有小路，須翻幾架大山，如果順白龍江而下，過南子寨，至岷河與白龍江合流處之銀河口，然後溯岷河西北行，路較平坦，可騎馬乘轎

我們從大道到了兩河口。轉北沿河西岸行。對岸即爲岷縣至武都大道，爲鄧艾入川時所經之路。兩岸道路。雖皆名爲「大道」，然皆在極不牢固之脆片岩壁上，鑿道而行。遇雨後，路即多被冲去，又須重修。自西岸看東岸，因不能見路面，但見路線起伏，上無堅壁，下有鬆岩，危殆之狀，不敢正視。

岷河兩岸，絕岸甚多，開路不易，乃以棧道繼之。每段長數丈至十數丈不等。其建造方法，係於絕石壁上鑿上下兩排洞孔，每孔相去一二尺左右，每排相間三五尺不等。各孔皆以長短相若之木條插入，然後再於下排木條上立支柱，以接上排木條，使不下墜，上排再鋪以木板，板上再鋪以泥沙石塊，棧道遂告成功。初行此道者，無不有懼戒之心。岷河源出鋪縣東南之分水嶺，至兩河口合白龍江處，計長二百三十里，本爲白龍江之支流，但「辭源」誤岷河爲白龍江，不知眞正之白龍江，其源在四五百里以外，若干地圖上亦載之甚詳。最有趣者，岷縣南六十里之「哈達鋪」，因在岷河上源，距分水嶺三十里。此地本爲藏人地方，「哈達鋪」即藏文地名。此地文人因哈達鋪今已入「文物

之邦」，「番」名不能任其長存，乃根據辭源，認岷河爲白龍江，哈達鋪在白龍江源上，因改名爲「白龍鎮」，並立煌煌大匾以記之。此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也。

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三先生編纂之中國分省新圖（二十三年本），關於岷縣武都間之「大道線」，亦有錯誤。岷縣至武都乃順岷河而下，至兩河口，又順白龍江直下，並不經過西固。經西固者乃小道，繞路遠而難行，如再南下欲入四川，則大道必經碧口，陰平寨却非大路所必經。

九日行八十里宿接官亭。所過兩岸山高崖嶄，易守難攻，昔姜維屢出白龍江以圖洮河，不知若干英雄好漢，曾喪命此河中矣。

附圖十二

接官亭上十里爲鄧鄧橋，橋接於兩岸斷崖上，水流甚急，修築不易，土人故名「鄧鄧」以紀念之。（言鄧艾鄧忠父子二鄧也）。有市鎮亦名鄧鄧橋。記者佇馬橋頭，回憶

一千七百餘年前蜀魏戰爭之形勢。不禁發生今昔之感。

甘肅人中上級的人家，以麥麫爲主要食糧，而一般的農民，只能吃洋芋。（內蒙一帶所謂「山藥彈」）。他們吃麵條，叫做「吃飯」。我們初入甘境，聽到老板娘說爲我們「作飯」，好吃大米的南方同伴，以爲有米飯可吃，歡喜欲狂，但是到吃的時候，才是一條條的麵食，始驚詫失望。

甘肅漢人社會，封建積習很深，家庭中的中年婦人，很不輕易和外面男子說話，少婦和閨女，根本就不能隨便進入他人的眼簾，東南一帶來的軍人，過慣了比較開通的男女交際生活，到了這邊也是和在東南一樣，看了女人稱姑道嫂，借東耍西，這便甘肅人最爲頭痛。然而甘肅人對軍人和官吏之恭順，乃爲沿江沿海一帶所萬萬不能者。隨便一個稍爲有一點「公事氣」的人，都可以向地方要馬來代步。大小一個官，都可以受地方當局的招待。只要揹了一把刀，在鄉村也可以橫行幾時，這般漢人太馴良了！

記者所過岷河沿岸之鎭集，隨處見有歡迎××委員，××長之標語，新舊重疊，似

被歡迎者，已不知曾有若干人矣，標語多不通，且沿途所見標語，總不出下面幾條內容：「××委員（或×長）是爲開發西北而來！」「××委員（或×長）是西北民衆的救星！」「××委員學識高超！」「××委員是軍事俊良！」「××委員是不辭辛苦，」「歡迎××委員保護西北民衆！」，……

鄉下人打聽紅軍的消息，非常引人注意。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問他們（指紅軍）除我們還有好遠？你如果問他們怕不怕，他們差不多共同的答覆，是怕來吃他們的糧食，因爲他們每年所得糧食，自己餬口，尙感困難，而紅軍來時，對這般鄉下農民的生命，當不會有危險，然而紅軍都是來了要吃，糧食吃光，這般農民就無以爲生了。四川北部的農民叫紅軍做「覊老二」，就是「倒覊的東西」的意思。他們不管你紅軍政治部的宣傳如何說法，你首先吃了他們的糧食，叫他們無法生存，在他們暫時看起來，眞是碰上紅軍就算大倒其覊了。

十日宿宕昌。鎭長爲一完全漢化之藏人土司。他現已不自認爲藏人，雖知其歷史者

，與之談其過去統轄藏人情形，他亦作不樂意之回答，蓋恥爲「番子」也。

甘肅苛捐雜稅之多，駭人聽聞。四川以前所謂「百貨厘金」，甘肅名爲「特稅」，各縣各村鎮皆有，百貨皆有稅，而稅又必苛細。重重苛徵之結果，商業自然停頓，岷河爲川甘交通大道，所過二三百家之大集鎮甚多，除宕昌外，難尋得一較爲完備之飯店，且現在尙非軍事期中，來往商賈，寥若晨星。特稅之功，當在不小！

宕昌以上，地較平坦，農作面積加多，然肥美之田野中，以鴉片最爲主要！此時正收穫期中，煙菓林立，阡陌相連，農家婦女與兒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採此毒汁。

六十里宿哈達舖。十一日僅行六十里。十二日向岷縣進發，但見曠野無邊，山有脉而平平，綠草青山，平川漫水，未墾之地尙多，行三十里有小山坳，即所謂分水嶺。但是這個分水嶺的形勢，可不單純了！這裏是所謂岷山山脉的正幹，是所謂北嶺山脉的脊梁，嶺以北的水流入黃河，嶺以南的水流入長江，我們雖然入了甘肅境，走了將近千里

的路程，然而還是在長江流域中。過了這裏才是黃河流域。這裏離海平面在三千公尺左右，合華尺約一萬尺，比大雪山矮兩千公尺，本是平凡的地方，沒有奇峯，沒有異嶺，然而它却是南北兩大河流的分脊。

(十一)洮河上游

記者十二日到岷縣，朋友們留住盤旋了四天，直到十七日，才動身赴洮州。

岷縣爲昔之岷州，地當岷山山脈北麓，城位洮河曲折處南岸。爲川甘大道必經之處，現爲新編十四師魯大昌部駐防地。魯及鄧寶珊二部爲現僅存之甘肅漢人軍隊。魯部純爲甘肅西南狄道，岷，洮，武都，文縣一帶之子弟兵。魯之興起，乃在十九年中原大戰之際，馮玉祥軍隊盡撤至隴海路上作戰，甘肅後方空虛，盜賊蜂起，魯得南京委任，隻身由四川成都經松潘，過草地，來至洮河上游，改編民團，收束土匪而成，魯在成都時，曾求與鄧錫侯合作，鄧以其無勢力，未加重視，不知魯終組師成立，並曾擊敗鄧部於

川甘邊境。惟曾於初起時，頗收納青年知識份子，及其得勢後，遂不復如前此之虛心邁進。現其所處環境甚為困難，軍餉不充，槍械彈藥不足，而其內部又缺發揚之氣象。滿召損，謙受益，人在善於自謀而已。

岷縣風氣最淫，婦女皆講究裝飾。婦有外遇，並不受社會道德之制裁，羣認為當然，無足為怪。俗說岷縣境有金童玉女二山，風水所關，故人事不得不如此，此當為無稽之論。

此間縣政府之「班頭」，聞名各縣。一切縣政，非得班頭同意，決辦不通。班頭下鄉，鄉人必設香案迎接，縣長亦無此威風。城內街市住宅，凡較為寬敞壯麗者，皆為班上人所有，故有「大門皆班」之諺。然而所謂「班上」者，不過縣府之行政警察，何以有如此大勢力，此則中國縣政制度若干年來已養成如此變態形勢。至今日益形厲害。中國各縣縣政，素無完善之表冊，規程，及記錄等。一切縣政，全在經手之胥吏心中，世代相傳，班頭等形成一種「肉表冊」，關於縣政情形，除彼等外，即難有人知曉。故作

縣長者，多仰其協力，因而權勢益重，搜括日多，浸成中上之家。「錢」「勢」相互影響，其魔力愈大。現在之縣長隨時更換，而班上人員，則永無調易，故鄉人不重視縣長，而重視班頭；得罪縣長，充其量受幾個月的罪，得罪班頭，則恐終身均不能安寧也。

東南人士，每謂西北荒涼，意識中似乎認西北都是沙漠一樣，想起都可怕。其實，西北沃野正多，宜於人類生活之地區甚廣，只因地位不同，氣候有別，牠的外形表現與生活方式，和東南各省區有若干異趣處而已。以甘肅而論，我們普通在地圖上所看見的，伸在蒙古青海間長長的一塊地區，酒泉（肅州）張掖（甘州）武威（涼州）一帶，西面延伸到嘉峪關，玉門關，似乎應該是最不宜人生存的地區，然而事實上這是甘肅省內最肥沃的地區，這裏雨水很少，然而却有雪山溶解下來的雪水，可資灌溉，致成異常宜於種植的地方。甘涼肅的主要出產是米，即南方的大米，這在東南人士聽起來多麼詫異。隴南一帶，因爲有渭水上源及其支流的灌溉，白龍江，西漢水，洮河，大夏河更縱橫其間，農田之利，所在皆是。只有隴東平涼一帶，因無河流之利，農事比較困難。如能鑿井開

渠，隴東之前途，仍未可限量

記者十七日離岷縣。西湖洮河前進，洮河兩岸，好一片沖積平原！此地直可以用機器耕種，洮河之水，如能自上源順山脚開渠下引，則洮河流域能有四川成都平原上「灌縣形式」之水利。開渠成功，則洮河兩岸，可改成水田，南方人士移住此間，再不會有無大米吃的痛苦。

附圖十二

可惜得很，這片平原上，鴉片烟佔了主要的面積！我們中國人似乎大家還嫌死得不快，一齊努力來生產毒品，加緊摧殘我們大家身體的工作。一般農民，自然不知道什麼複雜的問題，他們完全在經濟和命令支配之下活動，我不懂這般負責任的當局，爲什麼這樣發昏，縱令大家去自殺！

這樣肥沃的平原，而在平原上生活的農民，却窮困得驚人！近百戶人家的村莊，幾

乎鷄蛋都買不出！所謂客店，除有空炕而外，什麽都沒有。當晚我們宿的西大寨，已在洮河北岸，行程五十里。所住的旅店，是馮庸先生不久以前，才住過的地方。店東也是兼營農業的。他疲勞而頹喪的對記者談，這個生活眞不容易，從前像洮河兩岸的川地，每畝値洋二百元，現在二十元也沒有人要。糧食一年一年的不値錢，而開銷一年比一年大。做莊稼能賺下自己吃的糧食，就算是上等，大多數是賠了人工，賠了辛苦，賠了肥料，結果還增加了自己的債務。所以洮河平原上的地主有把土地白送給別人種植，不要租金，不要其他任何報酬，但求能代爲支應他那塊土地上應出的「公事」（即捐稅攤派等），即算了事。然亦無人接受。

十八日仍循洮河北岸行，翻越兩架上下二十里左右之山梁，即到臨潭。臨潭爲舊時洮州，有新舊二城，舊城在新城西北六十里，臨潭縣治設新城。因城內有潭水，終年不涸，故名臨潭。

新城爲一週大近二十里之大土城，四出皆漫坡小嶺，水草豐美，宜耕宜牧。南隔洮

河三十里。爲漢藏回三族雜處之地。過去城外商業繁盛，市塲比節。自十七年國民軍與河州（即臨夏縣，爲西北回族大本營）回軍發生衝突，遂擴大爲回漢民族之鬪爭。焚燒殺戮，互爲不鷄犬之留。是年回軍馬廷賢兵敗過洮州，洮州回民暴動，迫走縣長，圍城屠漢民，城內外房屋，被焚一空。十八年馬哈希順率回民再至洮州，焚燒藏民村落，殺戮藏族人民。於是兩族互相仇殺，互相焚掠，藏族在洮河上的第一大寺院卓尼寺，被回軍焚毁，而舊城回教新教（關於新教，詳下）之教堂，本與回軍無關者，亦遭無情之火災，遂至洮河上游北岸所有城池，寺院，教堂，村莊，不論漢藏回三族，皆成焦土！即以洮河區而論，被焚殺人口在十數萬以上。而漢藏之間，又因魯大昌與楊土司之衝突，時發生刺殺事件。經此事變之結果，藏族大本營之卓尼寺，因被焚燒殆盡，楊土司乃遷其政治中心於洮河南岸之潑魚，向北岸築碉堡，以爲警戒，因楊土司所轄之藏民主要部分在洮河上游之南岸，及白龍江上游地區中也。漢族素無堅固之團結，亦無負責統一之指揮，變亂後，惟各別逃還故里，苟且重渡簡陋之生活。惟回族除新教徒外，舊教徒者不敢

回家。因新敎徒未參加暴動，對漢藏感情皆好。舊敎徒爲暴動之主力，回軍退走後，彼等無武力之支持，恐漢藏人對之施行報復，故不敢「上莊」，（即回家可從事耕種之意）。然而回族素來强悍，逃亡在外面之回民，年來皆準備武器，互相團結，他們提出口號是「武裝上莊」，就是又要重演種族間之戰爭。記者至臨潭時，回民因得某種政治的憑藉，活動甚力，他們以難民之資格，要求「武裝上莊」，漢藏人民皆羣相驚懼，謀所以自衛之方，苟任此遷延下去，此間之種族糾紛，將愈弄愈大也。

(十二)楊土司與西道堂

在臨潭休息一日，二十日至洮河南岸訪問楊土司。洮河與白龍河之間，爲終年積雪之疊山，樹林懋盛，山勢重疊，因以得名。楊土司受封於明代，世襲已十餘代，至現在土司，其家族殆已完全漢化。現任土司名積慶，號子瑜，年在四十左右，受甘肅省政府委爲洮岷路保安司令。其司令部及私人住宅，原皆在卓尼，有大喇嘛廟，曰卓尼寺。曾

盛極一時。十七年回亂後，遷潑魚。潑魚在疊山山脈北麓，洮河南岸，爲一幽美恬靜之村莊。離卓尼寺十五里。記者過洮河後，山風襲來，冷不可支，經數重碉堡，始到潑魚。楊氏住宅即爲司令部，司令部門前頗缺乏整作氣象。其所率軍隊，曰「番兵」，皆爲藏民，既無組織，又無訓練，有事調之出，即以烏合之形勢而臨陣，槍械，彈藥，糧食，馬匹，皆爲自備，故難有統一行動。楊氏自練有特務營一營，以爲護衛，完全漢軍照編制，裝束，惟精神不振，司令部大門內放有迫擊砲數門，塵土已滿。相見後，楊氏以極流利之漢語相寒暄，其院內及客室中布置，完全如漢人中上等人家。其用以待客之酒席，完全爲內地大都市之材料，烟茶亦爲近代都市上用品。楊氏衣漢式便服，衣料亦爲舶來品之呢絨等貨。記者頗驚此邊陲蠻荒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也。

楊氏聰敏過人，幼習漢書，漢文漢語皆甚通暢。對於藏語反所知甚少。喜攝影，據云已習照像二十餘年，其攝影之成績，以記者觀之，恐非泛泛者所能望其項背。楊氏足未曾出甘肅境，但因經常讀報，對國內政局，中日關係事件，知之甚詳。

楊之經濟與政治基礎，至爲薄弱。藏民之在洮河一帶者，所謂「熟番」，對楊之賦貢，每年不過以「什一」之比例，提供其牲畜而已。其在白龍江上之藏民，每年僅納現款二百錢，洮州銀價，每元合五千文，是藏民每年對土司之賦貢，尚不到五分大洋也。此外藏民打獵所得，如虎豹之類，亦有貢納之規定，然所得無多。楊氏所處之社會，爲牧畜到初期農業時代，而其生活之消費，則已至近代工商業鼎盛時期。生產與消費相差之時代，當以千年計。楊氏經常來往商店，爲上海先施公司！爲上海柯達公司！貨物通用郵寄。尤以其對柯達公司有二三十年長期交易，信用卓著，即不匯欵亦可以請公司先行寄貨，且已屢試不爽。以如是之收入，作如是之支出，則其入不敷出之差額，必異常鉅大。賴以爲挹注之方者，惟其自己派人直接經營之土產貿易。每年伊必有大批黨參運賣天津北平等地，近年來市場阻滯，此種收入逐漸搖動。

政治思想方面，楊之趨向，傾於接受漢族文化，承認漢族統治，對魯大昌之情感，雖甚惡劣，而對甘肅省政府，與南京中央，則絕對服從，對胡宗南觀念尤佳。對胡宗南

部之接濟，極費氣力。惟其對藏人之統治，則採完全封建的，神權的方法，毫無近代有力的政治機構，更絲毫無民族主義之意識。

但楊與記者談過去一般漢人對彼之態度，輒使之搖頭不已。凡與楊氏及其部下辦理任何交涉之漢人，幾無人不視之為野蠻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騙，恐駭，壓迫等方法取藏人之財貨。正談話中，適有藏兵送報告至，楊氏看畢嘆息，轉以示記者。視之，則其第一團團長姬某所呈報告，姬團現住白龍江南岸之楊布大莊，有某委員至楊布大莊視察碉堡，姬團整隊歡迎，並妥為招待，次日，某委員問姬團長索虎豹狐狸等皮，及鹿茸麝香騾馬等，姬團無以應，乃推該地不出產上述各物。某委員大怒，立命限於一日內築成一百餘座碉堡，否則呈報上峯究辦！

楊土司生於安樂，無發奮有為之雄圖，雖其有為藏族前途努力之機會，亦視其自身是否善於利用之耳。

楊氏晚間更對記者談其處境之困難，請記者為之代辦數事。伊僅有秘書長一人，無

參謀人員，司令部中此外更無助手，當不足以言發展。次日臨去時，楊謂近十年來英美法人之至其轄區內調查者，已有二三十人，甚有在其家中住居一二年者，中國新聞記者之至其境者，尚以記者為第一人，言罷，不禁唏噓。

二十一日冒大雨繞道卓尼回臨潭，馬行甚滑，下山尤難。次日，雨仍不止，二十三日始首途赴舊城。沿途所有村莊，只剩頹垣一片，其回家者，亦寥寥無幾人。下午三時許達舊城，城內外亦只殘敗土牆，家屋全好者無多。可以想見當時種族仇殺之慘烈。

記者在新城時，即聞舊城有回教新教，曰「西道堂」，到舊城後，即往訪教主馬明仁，並有關係人物，對於該教之全貌，略得其概況，而認為在哲學上，宗教上，社會運動上，皆有值得重大注意之必要。

新教之發生，完全為舊教之一種反應。西北回民所奉之回教，其教律極嚴。宗教隱然支配政治，軍事，以及一切社會活動，而宗教上之主持者為「阿弘」（即教主），教堂視所轄區域之大小，其權力有不同；阿弘視其所主教堂如何，而有高下之差別。回民

信仰宗教，其一切行動，皆以回教堂聖經爲準繩。

新教的組織是根據清眞教（即回教）教義，而以中國文化發揚清眞教學理，務使中國同胞了解清眞教義爲宗旨。比較的偏重於文化方面。新教教主，不是世襲，而是由全體教民公推。道堂經濟，係由該道堂內所經營管理之商業農業而來。所有屬於道堂者「概爲公有」，悉用於道堂建設，教育，及一切社會公共事業。教民爲該教堂服務者，各盡所能，分工合作，但生活方面，「一律平等」。其在教堂經營範圍之外，私人經營事業者，要求道堂援助，教堂量力所能爲之。經營結果，如賺錢，則除還本道堂外，利益對分。如賠本，則道堂再給以資助。此行不通，再改行，必安置其適然之生計而後已。賠累時，道堂不再索本利。道堂外之教徒，其不能謀生者，由道堂救濟之。該教堂重視教育，凡該教教民除受回民教育外，並注意國家教育，無論農商各界子弟，幼時均須受小學教育。學校不足之費用，由道堂擔任。畢業後，擇其優良者送中學或大學。他們教民間的婚姻，無財聘，只先徵求兩性之同意，然後父母及介紹人呈明教主，請阿弘照清

眞教古禮，誦經完婚。這是近代的新式婚姻。現在新敎徒還不甚普遍　堂內外合計，不過二三千人。然而他們的勢力，却乎不小。商業勢力，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東至察哈爾等地。操這一帶的經濟大權。新敎徒無業遊民，人人皆有飯吃，而且吃得一樣。

(十三)行純藏人區域中

次日別舊城，西北行，又進入純藏人區域。承楊土司派員護送，沿途由藏兵引導，有通司翻譯，故通行尙不困難。

藏人騎馬技術，實有獨到驚人處，護送記者之一藏族靑年，曾爲記者表演「上下山跑馬」。普通騎馬是上下山都要慢慢的行進，因爲上山時，馬最吃力，故須慢行，下山時，人最吃力，亦須緩進。甚至上下山皆下馬者。然而藏人却有一諺，恰與普通情形相反，「上山不跑非馬，下山不跑非人」，他們的意思是說：上山跑不起，不是能馬，下

山不敢跑，不是能人。那位青年得了通司傳達以後，回頭向記者笑笑。只見他略整鞍，皮鞭擱處，馬蹄風生，馬鬃直立，馬尾平伸，傾刻間，即上山頭，略無喘氣。待我們後面馬隊趕到後，他又揚鞭一揮，怒馬直狂奔下山。他安坐鞍上，到山下平地，始勒馬回頭向記者等招手。其英勇豪邁之姿態，令人神往不置。

在這種生活下面，騎馬打槍，當以年富力强者爲上選，老年人血氣已衰，當然無力和青年人競爭。藏中人「重少輕老」，就是這個原因。老了的藏人，在自己覺得精力已衰的時候，就將自己的財產全部拿來，請喇嘛念經，念完後，盡以施捨，自己則到山林溝壑中等死，往往尙有未確死者，其家人即棄之河中，行水葬，或懸之樹間，行天葬，他們以爲早點葬了老人，是最道德的。「敬老尊長」，是農業社會成功後的道德觀念。農業靠天時者最多，關於天時之認識，非經驗多者不能有把握，故俗有「不聽老人言，一定打破船」之諺。但是到了工商業社會，社會情形複雜，科學與知識，日新月異，今年所知者，到明年往往已有大大變化，只有青年才能眞切了解新環境，應付新環境，老

軍人的地位，又因此不能再維持了。

藏兵好勇，平日即喜佩劍騎馬打槍，槍法最準，其命中點多在要害，與之對陣者，無不有畏懼心。但因其無組織，一切皆自備，故行動乃以個人需要爲轉移。糧食完了，他就回家去再行預備。彈藥完了，他也就個人回去了，自想辦法。如果叫「前進」，他們是蜂擁而上，無計劃的自由放槍。如果被對方打死幾個，大家遂一鬨而逃。他們打仗，如果第一次來衝勝了，那他們的騎兵遂漫山遍野而來，能夠將對方完全消滅。如果第一次失敗了，他們就會一敗塗地，自相踐踏，再也無法收拾。所以有組織的軍隊和他們戰爭，沒有不打勝仗的道理。但是這些藏兵如果以近代方法加以組織，更裝備以近代物資，再貫輸以新軍人精神，則哥薩克騎兵之美譽，恐難專美於歐洲也。

附圖十三

四十里至下彎哥羅，有楊土司部下總管駐此，款記者等以酥油炒麵，西康謂之「糌粑」。酥油即牛油，質料甚好，惜製造不得法，腥臭難聞，入口即欲嘔。炒麵爲青稞麥粉炒成，粗澀不能下咽，其吃法係先盛熱茶於碗中，以刀切酥油六片投於茶中，使之自行溶解，先喝茶數口，然後放入炒麵，以手和之，至油茶麵三者完全混合，成爲乾麵團爲止。即以手揑小麵團而食之。藏人及習慣此種生活之漢人，皆食之津津有味，記者亦能勉爲其難。惟護送記者之某君，聞味即不能耐，强勸之食，食僅少許，其眼淚幾已奪眶而出，亦云苦矣。

又十里至上彎哥羅，有藏民十餘家，再上即爲全無人家之荒野草地，且爲楊土司與拉卜楞黃正清司令轄區之交界處。藏匪與回民之化裝藏匪者，常於此荒原中殺人越貨。因楊土司之關係，故上彎哥羅又有藏兵來會，數十騎藏馬馳騁平川草地中，只有青山綠野相伴送，他們高唱藏歌，時見山坡羊馬羣中，發出少女歌聲與之相答和，歌聲婉轉，清澈柔媚，歌中似有萬般濃情者。

爲避匪計，嚮導引走草地小路，四十里完全爲原始草地，無巨樹，無叢林，山間小溪邊隨處有小野獸，猞猁，崖獺之類，其數直以千百計。近陌務寺處，經一大平野，草深及馬腹，大鳥甚多，不知其名。

傍晚抵陌務寺，有大喇嘛寺。已爲拉卜楞管區。寺院規模甚大，夕陽返照中，金光四射，立使人感到入另一環境。此間可謂爲完全藏人勢力，寺院中喇嘛爲最高階級，漢回兩族另在寺院前劃一地區居住，視爲化外，如清朝初與西洋通商時，對西洋人的態度一樣，漢回人在此有種種之義務，而却無權利可言。平川中草地，絕不許漢回人牧畜，然而寺中喇嘛夜間聞山中鳥噪，不能成眠，則盡驅漢回人起身，至山中爲之趕鳥！

民族關係不能得適當的解決，彼此所受痛苦，其性質正復相同。

陌務漢人，設有小學校一所，有學生二十餘人，有一校長兼教員兼工友之先生，所敎課本，有幼學，有論語，有千字文，有國語敎本，有生物自然，等。古今並列，甚爲可觀。先生爲一客店老板，記者與之談話，覺其不似敎育界人，乃叩以「成都」之所在

，答「不知」！再叩以「西安」，亦不知！乃書以示之，恐口音不懂也，而彼仍不知！叩其待遇，則全年小學校經費，教師薪水在內，共爲二十五元！合學生之貢敬，年可得四五十元！此亦爲甘肅教育界之奇跡。

藏人無姓，多隨其主管官長取姓，楊土司境內之藏民，多姓楊。往往有解漢語之藏人，如叩以姓氏，則多作有滑稽性之答覆：「老爺（指問話者）姓什麼，我姓什麼」，漢人如此，當引爲大怪矣。

在陌務宿一夜，次日續進隆窪，計程六十里。藏人正於田中收穫青稞，及豌豆蠶豆等作物。男女雜沓，紅衫輝映，一雙雙，一對對，情歌繚繞，呼應和答，他們的男女關係，比漢人之受重重禮教束縛者，要美滿得多。

行十餘里，忽見後面山上，數十騎駿馬飛奔而來，並狂呼作聲。記者不知所以，乃勒馬持槍實彈以待。及近，見爲首者滾鞍下馬，經通司介紹，始知爲陌務紅布（紅布爲官名，如漢官中之總管）楊步雲。其家離陌務十餘里，今晨知記者過，特來相送者。並

希望記者下次再至時，下榻其家。盛意可感。

二十五日駐隆窪。路過卡加，兩地皆有喇嘛寺。路行山谷中，不復有大草原。計程六十里。二十六日遄赴拉卜楞。隆窪藏人甚窮，紅布亦不能吃酥油，只有茶和炒麵。寺中喇嘛始有酥油佐麵。經堂課畢，披紅袈裟之喇嘛，成隊出院，老幼不齊，徽步山上，口中猶喃喃作聲，手運佛珠不絕，他們心目中之世界，不知果作何景象也。

藏民有一種運輸制度，名為「烏拉」。凡有公事，運物載人，即由當地紅布派出牛馬，逐站轉送。記者本無公事，惟同行某君之馬，前蹄已壞，不得已請隆窪紅布派馬一匹，送至拉卜楞。紅布不解漢語，全恃通司傳譯，而通司往往自作主張，故雙方眞意，頗難明瞭。幸此君為一青年份子，英武豪俊，與記者相處甚好。二十六日晨，一藏婦牽馬至，面有淚痕，皮衣亦已多破孔，惟其中之紅裏衣尚鮮艷刺目。問之通司，知此婦三日前新喪其夫，其夫在時，兩人甚相歡愛。今死後，頓感孤單，終日痛哭。此間紅布之部下，又强派之作烏拉，故更自悲痛耳。記者因調查烏拉之派法，名雖有輪流之規定，

實即藏人總先使漢回居民負担，萬一不足時，始攤派藏人之貧苦無力者。此種官官相護，扶强削弱之現象，不圖於藏族中，亦有之。

(十四) 大夏河同藏兩要地

過一上下二十餘里之山陵，計行六十里至拉卜楞。拉卜楞寺爲川甘青康邊境最大之喇嘛寺，敎權支配區域甚廣。有活佛曰「嘉木樣」。現任「嘉木樣」係西康理化人。漢姓現其全家皆住拉卜楞，其兄黃正清被任爲拉卜楞保安司令，掌軍政大權，其實，弟數人，亦皆被指爲「活佛」，分掌敎權。

拉卜楞本爲青海循化所管轄，民國十七八年時，青海回軍與拉卜楞藏軍衝突，黃正清敗走，與嘉木樣逃蘭州，寺院幾爲回軍所焚，後始由甘肅省府劃拉卜楞入甘肅境內，另設夏河縣。此爲劉郁芬主甘政時事。

拉卜楞爲寺名，寺院規模甚大，有喇嘛近千人。其寺院建築，遠視之如洋樓，紅牆

金頂，光耀奪目。初至此者，直如身臨十里洋場中。寺院獨成一區，普通人不能居住，東約三四里爲商業地帶，爲漢回藏經濟中心。其貿易之大宗，爲出口之皮毛，入口之糧食雜貨。南番（即在拉卜楞南部一帶之藏人）每年秋季，以大宗皮毛運至此間，交易糧食布匹而歸，每年貿易總額，約二百萬元，商業權十九在河州（即臨夏縣）回人手中。

黃正清與格桑澤仁友善，頗具有相當近代知識，人亦精強有作爲，他曾組織一藏民文化促進會於拉卜楞，幷創辦一藏民子弟學校，惟規模不大。成效無多。蓋藏民多黃教，黃教在事實上使藏族大多數之男子盡作喇嘛，喇嘛不結婚，不事生產，終日念佛，只知消費。故藏族之經濟，無由發達，人口尤只有減少，絕無增加之可能。經濟上，人口上，黃教給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礙。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諸朝，努力獎勵黃教，並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進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邊陲多所顧慮耳。

藏族女多於男，故男子有供不應求之勢。拉卜楞爲藏回漢三族雜集之地。漢回人在此經商者，多爲單身男子，而從拉卜楞四鄉來拉卜楞市交易者，以女子爲最多，因此事

實上形成一種極隨便之男女關係。因與漢回人經常接觸之結果，藏人女子亦漸習于修飾。如洗臉洗澡，施用脂粉等事。藏女對所喜悅之男子，能毫無顧忌的與之交往，家庭社會均不以爲怪。不過，此間尙未形成固定之娼妓制度。黃正清曾下令禁止藏女之絕對自由的性行爲，而因事實所至，功令終無效果。此亦爲黃敎之流弊，從根本上更正，始能望藏族之男女關係，走入正軌。

記者二十八日離開拉卜楞，順大夏河谷地東北行，行一百四十里，出土門關始得開曠地，二十九日更行六十里至河州。河州是中國西北回敎聖地，中國西北回敎中主要的宗敎，軍事和政治人物，以出於河州者爲多。城池並不特大，且在平原地上，亦不險峻。然而河州之名氣，却震動西北各族人之耳鼓。回人聽到河州，非常的高興。這是他們的老家。是他們財產的集中地、是人口的集中地，是各種運動的策源地

附圖十四

。河州雖然是甘肅的地面，因爲宗敎和種族關係，却由青海軍隊佈防。河州人除對甘肅負担各種捐稅之外，又要負擔青海的各種需求。城內漢人較多，城外幾盡回人。十七年國民軍與回軍在河州作戰的痕跡，至今還可以淸楚的看見。

三十日記者在河州休息了一天，三十一日又首途走蘭州，打算終結這一段的旅行。河州所出產的水菓蔬菜，記者在成都平原上所見，亦不見得比之優良。價格也非常便宜。以南方社會的工作收入，到此地來消費，必能使你不勝其舒服。

河州到蘭州有兩條路，一條是東路，一條是北路。北路乃順大夏河至永靖，連過兩次黃河，達到蘭州。東路則須過大夏河和洮河，並須越牛行山，陳家山和尖山子三座大山。北路較遠而平，東路較近而有山。記者聞東路住宿較便，所以走的東路。以東路來說，河蘭間的距離僅二百里，因爲站口關係，分爲三站。第一站走四十里，宿牛行山上的鎖南壩，第二站宿洮河渡口東面的墁坪。第三天就可以到蘭州。

河州東北行十里過大夏河，有橋，過河後，即上黃土質的牛行山，再行三十里至鎖

南端。這個牛行山一直到洮河西岸爲止，計長九十里，只是山上路甚平坦，走起還不甚困難。

河州的鴉片實行公賣，每條街有幾家明掛招牌的「營業處」，旁邊往往配上「清水香烟，貨眞價實，小本生易，欠賬免言。」這幾句坦白的附語。在鄉村裏，也是如此。據記者調查。所謂「清水香烟」，多半是漢人作顧主。漢人善吸鴉片，不能不算特有的本事。

在牛行山上向四面瞭望，山巒起伏，景象萬千，因而引起了記者對於所謂「山脉」，起了問題。普通多認「山」有「脉」，山是從一定的地方發源，也和水一樣，向一定方向進展。這種說法，其實不大合理。第一層，我們要問，山是怎麼成功的？山是否有一個地方發源，和水一樣向四方流出？水勢就下，山勢也就下麼？一般都說亞洲山脉發源於帕米爾高原分爲若干支，向東西南北伸出，我不懂山的「源」是怎樣「發」法。是液體向四方流出，遇冷然後凝結成功的麼？這當然不是的。記者看牛行山及其南北的高地，見此原爲一片黃土層的大平原，經若干年風雨的冲刷，彼冲洗的部份，一年比一年

低下而成爲谷，成爲溪，餘剩下來的，就成所謂「山」。我們看在各河發源的地方，地勢是高的，然而地面却大致平平。越到下游，山往往越高，峯往往越奇。這却不是山長高了而是谷被水冲深了。故反映到山勢峻拔。這是水冲成的山。第二種，完全由地層之突變，如地殼之斷層作用，好好一片平地，忽然一面墜了下去，剩下的一面遂成了山。火山爆烈，也可以成山。總之，山者不過各種形式之高地而已。山並無脉，俗說某某山脈者，其每段地質構造，地質年代往往都相差很大，自無從謂是「一脈相連」。事實上所謂山脉，不過若干高地彼此巧遇相連，結成一線之分水嶺。遂姑以之爲「脈」耳。

九月一日午后過洮河渡口，渡口爲回民所主持。對漢官恭維畢至，隨到隨開船，對回民同胞亦關照週切，取價廉而過渡快。獨對於漢民留擱拖延，敲索重價。漢民過此者，非候兩三小時不能過，而且每人帶牲口過江，須出渡資四五角之多。記者所過全國渡口已不在少數，未見有如此之不合理者。

過江二十里宿堡坪。此地全爲漢人住戶，惟漢人嗜鴉片者過半。精神萎靡，中毒已

深，此種惡果，不知將遺中國前途以如何重大的創傷！負責播毒者，是否曾計算自己應負罪咎之重大。

此間婦女纏足，小不及三寸，走路必沿壁行。可憐，又可惱。

河州境內，道路平坦，牛行山上路亦開鑿寬大，洮河以東，路全藉山澗自然之形勢，毫無修理工夫可言。二日連過陳家山與尖山子，即見黃河在北。河南北兩岸，平疇沃野，綠林村落，精神為之大振。快馬加鞭，興高采烈，蓋五十日之長途旅行，三千餘里之跋涉，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也。

（一九三五年九一八紀念日草完於蘭州）

陝甘形勢片斷

(一)長安剪影

記者於途中，讀杜少陵麗人行，有「三月三日天氣淸，長安水邊多麗人」之句。又讀其曲江三章，見有「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以為長安城中，必定富池沼之勝。有如北平之三海，南京之秦淮河玄武湖者。然而當記者於十月中旬到長安以後，遍遊長安城內，不見有可以供「麗人」遊玩的「水邊」，而所謂「曲江」也者，尙在今長安城南三十餘里之遙，且只乾沙溝一片，既無「菱」，又無「荷」，根本無從「枯折」起。縱有「風」，亦不會有「濤」來。問之長老，始知唐代長安，遠比現在長安為大，中包曲江池，池邊殿榭星羅，池中波濤蕩漾，菱荷叢生，故杜詩常吟此。惟麗人與曲江二詩作於唐天寶至德間，距今不過一千一百餘年，而長安之景象，竟已逸乎少陵意境

之外！一代文章，其所記述者乃當時當地之事物，故單知文章，只算接近知識之初基。必對於實際之事物，加以體察，始能得乎知識之異詮。以現代事實附會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現代事實，皆不明乎時空之關聯，將使客觀事實與記述事實之文章，彼此相去愈遠。

目前長安市面，與國內任何省會以上的都市，有其相異的外觀。一般都市都在經濟沒落中呌苦，獨有長安却呈現急促的繁榮。商店的數目，和各店中的貿易額，皆有極大的增加。建築事業更如雨後春筍，異常活躍。土地價格從每畝十數元，暴漲至數百元，甚至千餘元以上。旅館業尤爲興盛，無論大小旅館，欲求得一席地，亦殊有「長安居，大不易」之觀。

長安繁榮，係以隴海路通車爲主要的原因，而「剿匪」軍事中心，由成都移至長安，亦爲重要的助力。鐵路直達長安以後，外來貨物，不必再由潼關用汽車轉運，這裏省去了一筆汽車運費，和在潼關轉車時的起卸費，減輕了長安市上貨物的成本，因而市價

一般的低落，增加了市民的購買力。鐵路伸入關中，對於關中農產品的收集，既在交通方面增進了便利的程度，同時運費的減少，使渭河流域的農產品在潼關以東的市場有更大的競爭力量。

交通經濟發達的結果，則目前成為交通上起卸點的長安，自然相因而至的，有多量貨棧，旅館，飲食店等建築的需要。建築需要擴張，地價亦因以增大。加以西北剿匪總部之成立，整批西來的軍事政治人員，與乎大量的前方部隊的供給，在衣食住的消費方面，皆給予重大的興奮，形成了長安的「非常景氣」。

從市政上看，一年來長安的進步，直可謂一日千里，主要街道，已一律築成碎石路，小街僻巷，從前大坑小坑鑲成的路面，現在亦通成了通車無阻的坦途。

但是長安繁榮的裏面，却包含着嚴重的事實，這個嚴重事實，決定了長安繁榮是暫時性的發展，預示着若干時間後的衰落。因為目前的長安，是以「單純消費景氣」和「暫時剿匪景氣」為實質。江西南昌曾以「剿匪」而盛極一時，同時在朱毛離去江西以後

，南昌的景氣，亦被他們帶走。而且就一般情形看，隴海路送到長安來的貨物，以日常直接消費的製成品爲多，生產日用品的機器，却非常之少。這是表示關中貨幣，無希望的流出，暗示着社會金融緊迫的前途。誠然，在交通用機器方面，有較大數目的進口，而且特種大規模的工業，如咸陽酒精廠等，亦消納機器不少。不過，交通用機器，只作用於日常生活品之溝通，而不能作用於日常生活品之製造。建設廳創辦，由吳伯藩先生主持之咸陽酒精廠，在某種特殊意義上，爲非常重要之企業，而對於日常生活品之「自我供給」，仍有其有限的範圍。

隨着土地價格的飛漲，長安市內和隴海路西展線的兩側，所有土地，幾盡爲土地投機商所把持。往往有憑藉政治力量操縱土地，轉瞬遂成暴發富翁。更有憑恃政治勢力，以兼營商業者，官廳法令，對此等營業，亦往往無可如何。如某記者在西北飯店中，遺失珍貴照像機一事，不但店方若無其事，毫不置理，即治安當局亦因環境關係，頗感難於下手究辦！

社會的發展，如果脫離以一般社會福利為中心的正軌，讓「錢」與「勢」交相為用的集中於一部份人之手，必生不平之鳴。杜少陵作麗人行以譏唐明皇時代大官貴人之驕淫恣逸，非親嘗此種滋味者，誠難瞭然於其用心之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

（二）蘭州印象

東邊的朋友們對於西北的想像，總犯兩種錯誤。一種人是消極的態度，總覺西北是荒涼與苦寒，難宜人類生活，因此不願到西北來。一種是過火的樂觀態度，受報章雜誌不眞實的宣傳所影響，以為西北已經「開發」「建設」成了一塊嶄新的地區，爭先恐後的想來觀光瞻仰。後者可以說中了報紙雜誌的毒害，到西北以後，沒有不失望回去的。四川某長途汽車公司經理，因為聽說西北公路交通的發展很為迅速，特為到西北來考察，等他走過西蘭公路以後，很喪氣的對朋友說：「四川的公路雖然不好，我現在也不能再說不滿意的話了」。

西北氣候，自然一般的較爲寒冷，然而寒冷之中，也有適應此種環境的生存方法。並且像蘭州這樣地方，在冬季比較平津的氣候，却還要溫和一些。

蘭州高出海面一千五百餘公尺，本入高寒地帶。只因黃河由青海東流，橫斷黃土高原而過，冲刷成爲東西行之大谷道，河之南岸且冲積成南北廣六七里之平野。蘭州城位於平野之北邊。冬季西北風作，皆由黃河北岸高原上直過南原，故蘭州城市區域，不甚感受西北風之襲擊。

在歷史上，漢代以後，漢族對於西北各民族之征伐或抗拒，多以蘭州爲極西之支撑點。即到現在，蘭州仍然成爲漢族在西北上與回蒙藏各族交往之中心，自政治方面言之中國漢族現在政治力量西部之極限，仍以蘭州爲止。北過黃河，西過洮河以後，軍政權力，盡在回族手中。

如果拿中國全國來看，蘭州是中國的中心。說也慚愧，我們現在實際的中心點，已東遷到襄陽。而且依今後的形勢看，我們能否保持以襄陽爲中心這樣一個圖面的領土，

似乎還要看我們今後鬥爭力量的强弱！

西北各省的交通，蘭州是一個總樞紐地方。新疆與內地之交通，必要過蘭州。青海與內地交通，也要過蘭州。從蘭州東北通寧夏，西北經甘涼肅以通新疆，西通青海。直由青海西南，爲入藏大道。南溯洮河轉順白龍江至嘉陵江而達四川。東南出漢水，由漢中以通湖北，東過六盤山或由天水順渭水東下，可入陝西。所以在新疆與內地交通未隔絕以前（現在表面未隔絕，而實際上客貨皆不能自由來往），由四川湖北陝西運往青海新疆及西部外蒙古等地之貨物，絡繹於途。而由青海新疆運至內地之皮羊牧畜等土產，亦異常暢達。故當時之蘭州，客商雲集，客店貨棧盛極一時。

自新疆事變迭起，經濟上，新疆十九已入蘇聯經濟範疇之中。對中國內地之經濟關係，無形停頓。故內地作西北營業之商人，不再來蘭州，新疆土產，亦不再至蘭州交易。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後，海外市場疲滯，青海皮毛出口業，亦受到重大影響。一般社會的購買力，亦相因而大形減退。故青海經蘭州之出入口貿易，皆高速度的低

落。蘭州本以「過站」的關係而繁榮，到了各路交通都停滯的時候，牠自然也無法維持其舊觀了。

蘭州之經濟地位，高度的衰落之後，所剩下來的，在政治上還是西北方面的中心，（至少甘寧青三省）西北本來地廣人稀，工業和農業都還談不到。支持政治軍事的經濟力量已遠不如前，而政治軍事經費的需要，却未曾減少。這一個矛盾的事實，逼迫甘肅財政走到「實際的重稅政策」，甚至不得不依靠鴉片爲首要的進欵來源。重稅的財政形態，當然加速商業的停滯和農工業的不振。而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漸於暗淡。

一般社會經濟的緊迫，逼着知識份子只有向軍政兩界拚命的擠進（敎育包括政界內），因爲這裏才有大家可能的前途。但是在這裏，甘肅的知識份子，遭遇到一個特殊的難關，即是甘肅的軍事政治久已脫離了甘肅本地人的掌握，政治上支配甘肅的，十九是來自六盤山以東的力量。因而第一，第二，乃至第三第四等的位置，亦大半爲東來的朋友們所佔有。甘肅本地的朋友們的環境，可謂窄路中又逢隘道，出路更加困難。

我們在蘭州各機關所遇到的辦事人員，本地籍貫的朋友太少了。本來甘肅因經濟的衰敗，與交通的不便，已少訓練近代人才之機會與力量，更加以參加政治之機會，又因上述之關係，異常不易，則訓練人才之可能，亦日漸其稀微。

客觀的事實，逼着甘肅的朋友走向兩種傾向。在已有相當政治地位的人，只有好好的「應付」各方面，只求圓滑的「無過」，「敷衍」過去就算了事，並不敢大刀闊斧的「創作」，以求事業的成功。在尙毫無地位的朋友，往往採取恭順的態度，希望得一點進身之階。其能堅固團結，以集團力量，正面以爭自身之出路者，似尙未曾多見。

蘭州社會，薪水階級是第一階級，軍政界的職員，尤受一般社會的崇仰。這些「老爺」們，（社會習慣稱呼闊人者）又往往吸收本地女子，配成家室。政局變化一次，「老爺」跑掉一批，遺留積累下來的「太太」，與時間成正比例的增多。以本地男子謀生尙感不易，本地女子生活自然更加艱難。

蘭州是西北一部份的代表，這些事實顯示出我們西北朋友們的前途缺乏光明。如果

我們的社會生活打不出一條生路，我們個人遲早也必陷入破產的深淵。無辦法的等待，或一昧的希望着他人，决不會有美滿時期的到來。（十二月十六日）

（三）對於西蘭公路之觀感

東北事變以後，一般國人的眼光又注意到「西北」上來，從報章雜誌宣傳討論，到要人的視察，專家的設計，以至於實際建設工作的進行。「開發西北」的聲浪震動了一般國人的耳鼓。農林，牧畜，衛生，水利，幾乎應有盡有。尤其令一般國人感到興趣，是西安到蘭州的公路交通之完成。這條公路是溝通陝甘，聯絡西北各省的陸路交通的幹路，在隴海鐵路未完成以前，西蘭公路佔西北交通上最重要的地位。亦爲「開發西北」以來，所表現的最大結果。

因爲這條公路的重要，所以由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西北國營公路局來直接經營，從築路到行車都是經委會的直接管理。而全國經濟委員會的經費，主要的來自美國棉麥借

欵，棉麥借欵對中國農村經濟的衰敗上有其重大的加速作用，故西蘭公路之經費，其來源與普通經費的性質，大不相同。在開發西北高唱入雲聲中，由國家直接經營的西蘭公路，自然大大的影響於西北民衆對中央政府之觀感。

這條公路的建築與開辦，據說曾用一百四十萬的鉅欵。記者兩次通過西蘭公路，承各站的朋友們指示和帮忙的地方不少。但從沿路民間方面所流露出來的輿論，一般旅客們的批評，乃至記者所身受，與乎直接觀察所得，覺西蘭公路之現狀，實在不如東方人士所想像之美滿，尤與西蘭公路自身之宣傳，大相逕庭。記者本愛護西北交通之誠意，敢將見聞所及，忠實的布露於關心西北交通者之前，並以供在此公路中負責的朋友們萬一的參考。

西蘭公路是今年五月一日正式通車，但是西安到蘭州的汽車交通並不是在五月一日以前沒有。商人汽車往來於西安蘭州間者，爲數且相當的充足。所謂「五月一日通車」之西蘭公路，是以下述三種意義而出現：第一，私人營業汽車在五月一日以後不得自由

行駛，第二，西蘭公路另築有較爲合用之路綫，供汽車行駛之用，第三，在國家經營之下，因力量可以較爲充分，發展較爲便利，而從西北國防之觀點言之，主要公路之國家直接經營，尤有其特殊的效用。

防止私人資本之自由競爭，以免大資本之獨佔交通事業，或就國防的理由，而收公路爲「國營」，當無可批評。但吾人所欲研究者，爲「國營」後之西蘭公路，其內容究竟如何？茲僅就築路工程與行車以後之設備，分別論之。

在未有國營西蘭公路以前，商業汽車之行駛路線，大半隨大車路略加修改而成。而大車路之十九部份，皆爲左宗棠征新疆時，所闢大道。西蘭間道路所經地區，有幾個重大的特點：第一，石料缺乏。西蘭路全長七百餘公里，計一千餘華里，惟六盤山附近，有石料可採，其餘皆爲黃土與沙磧地。第二，西安與蘭州相差千餘公尺之高度，其間完全爲一黃土質傾斜盆地面，這塊地面上，大小土溝，隨地皆有。此種土溝，在夏秋雨季，往往山洪暴發，立成巨川。而冬春乾季，則每每隨處可以過車馬，而不須橋渡之勞。

故在此種地區修築公路，有其特殊的狀況：第一，在高原上或溝地（或曰川地）中行車，根本不必如何修理，即可行駛，而所謂修路，亦僅略劃路線，即可竣事。上原與下原之坡路，雖須開修盤道，但開鑿土坡，頗爲容易。（惟平凉以西之六盤山盤道，不在此限）。第二，因黃土鬆軟，路面易壞，而且山洪時發，路基亦常受影響。第三，碎石面之敷設，太感困難，故通暢平達之公路，非有大規模之工程，暫難實現。第四，堅固的橋梁涵洞之工程，需要甚切。因整個路面之碎石化，暫不可能，而橫越大溝之橋梁，與通過小溝之涵洞，則不能不求其堅固。蓋在雨季中，無堅固之橋梁涵洞，汽車通行困難。即在乾季中如橋梁涵洞不備，上溝下溝之間，所費時間，油量，皆不經濟。

西蘭公路通行如此地區，其所遭遇之環境，遠比其他公路爲特殊。以僅百餘萬之經費，自不能期望全部碎石路之出現。但是一般輿論所在有煩言者，在西蘭路以一百餘萬之鉅款，所做出之成績，實在太難令人滿意。因爲西蘭路上最大工程，以涇川縣汭河橋，六盤山盤道，和華家嶺山道爲主要。其餘僅爲平地上整齊黃土道路，與上下土原之

鑿土坡工程，並非重大工作。華家嶺為三百餘里之長土嶺，嶺上開路，工程不小。但是此嶺大道原為國民軍時代所開，並非西蘭公路所新闢。六盤山鑿石所成之盤道，中外皆認為巨石，但完全為華洋義賑會作成，並非西蘭公路之力。涇川縣之汭河橋，工程奇大，但其三分之二，亦已為華洋義賑會所築成，西蘭公路僅補築其未完成之三分之一的部份。尤其予人以口實之處，即在西蘭公路所續築汭河橋之三分之一，完工通車不及一月，即為水所冲倒，而華洋義賑會所修築之三分之二部份，迄今已數年之久，尙屹然未絲毫動搖！

即就土路工程而言，公路所佔用民地，自與各省公路相同，為無代價之徵收，然而對於沿路修路之民工，却非「勞動服務」性質，而有相當之工資。按之實際，此中弊病，尤為人所傳道。如定西段與隆德段之土工，則係由縣府徵工。靜寧段一百餘里，則係由駐軍兵工完成，據當事者談，此段僅得一千餘元之代價。平涼又有包工辦法，議定工價若干，若干日完成，所有工人皆自備糧食，來自數十里外不等，每日必俟監工到達，始

能開工，監工一去，即須休息，故平均每日午前九時始開工，午后三四時即停工。而工價又必須在「收驗土方」之後，始能發給。鄉農根本不知「土方」爲何物，只要幾天糧食吃完之後，就根本不能支持，且各人農事緊急，不能久待，而工程人員方面又堅持「土方」未完，不能自由離開，終於逼成工人逃散現象。於是包工之實惠，盡歸入當事者手中！

一般橋梁，由木板架成者多，涵洞又旣「小」且「少」，决難以當山洪之冲刷，故隨修隨塌者，在所常有。西蘭路五月一日通車以後，正是雨季，新路之路面與橋梁可行者少，故十九仍走舊路。近來冬令地凍，始改走新路，然而新路因未曾用碾壓緊，路面凸凹不平，車行其上，忽高忽低，宛如乘風破浪之勢。

西北旅行，最感困難者爲食住兩項，西蘭公路於主要車站附設有旅館食堂，不能不謂爲旅客設想，週到之至。但是實際上仍大非其然。監軍鎭（即永壽縣）平凉，靜寧，華家嶺，定西各站之旅館食堂，記者皆曾親嘗其滋味。以旅館言之，設備比私家旅館爲

簡陋，呼喚茶役，比請託朋友尤難，而費用則比一般旅舘爲大。食堂只優待司機，旅客買飯比討飯尤不易。而且其物價之昂貴，其招待之馬虎，簡直出人意想之外。

西蘭路之汽車離開車站以後。司機成爲無上之主宰。旅客直等卑弱之臣民，狡黠之司機往往用各種方法，使旅客不得不予以種種之贈送。如上坡，常故意說車力太小，命客人下車推車，待客人下車以後，彼乃一氣開五六里，七八里不等，然後停車休息，使客人狼狽步行而前。或則故意躭誤時間，使旅客着急而莫可如何。甚或故意弄壞機器，藉此休息，置旅客利害於不顧。

就駕駛汽車之技術言之，西蘭路之司機，多爲上選。惟其所得報酬，最多月薪爲四十元。食宿全由自給，每月所餘無幾。故不得不求另外之收入。且每月每人行車次數之多少，絲毫不影響於薪金之所得。故意弄壞機械，反爲自求休息之方。

司機之待遇既薄，不能令其安心工作，而各站對於司機之管理又差。各站長之對於機械明瞭者不多，司機每以機械上之假理由，以要逼站長。如故意開放水門，而謂水箱

已破，不能行駛，站長亦莫可如之何。甚有站長只知敷衍司機，不管旅客利益。如某君由靜寧搭郵政車赴蘭州。計兩日程，其第一宿點應爲定西。但於達到華家嶺站後，遇西來車數輛，時僅午後一時許，最多午後四時，此郵車即可到定西。然而司機們因有私圖，計議即住華家嶺，乃商之站長，站長答以：「只要你們負責，我無所謂。」。某君當時提出抗議，謂華家嶺住軍甚多，住宿無處，且司機不按站住車，太不顧旅客利益。站長因其人單勢孤，竟不置理，但謂：「站長有調車全權，旅客不能過問」。某君無法，徘徊街中，後由住軍予以通融，始得過夜。

總之，西蘭公路之現狀，頗難令人滿意。從旅客聲中，流出兩種口號，對路曰「稀爛公路」，對車曰「氣車」。蓋謂路既不好，而凡坐車者無不生氣也。（十二月十五日）

（四）陝北甘東邊境上

一・憑弔古戰場

中國漢族從渭水上游發祥，後來順水東下，蕃衍於渭水本流及涇水流域。再後又由渭水流域，擴張於黃河中下游，北及白河流域，南及長江珠江。然而隨着漢族的東進，藏族，回族及蒙古族，亦交替擴張其勢於涇渭流域之間。於是演出歷史上無數次的民族戰爭。周代的犬戎，唐代的回紇，吐蕃，宋代的西夏，都在涇水流域，和漢族作過大流血的戰爭。不過，自海外交通發達以後，漢族對外關係

，已由西北大陸移至東部沿江沿海一帶，陝甘交界涇水流域的地方，始漸失其繁榮。然而自劉子丹縱橫陝北，徐海東與毛澤東相繼過甘入陝之後，陝甘邊境上之情況，又漸爲一般讀者所留心。

記者於十一月二日離西安，因友人之便，特往隴東慶陽旅行。經咸陽，邠州，長武，於四日安抵慶陽之西峯鎮。次日即遭一場大雪，氣候突然巨變，東來人頗感難安。

隴東寧縣，慶陽，合水，環縣一帶爲涇水支流馬連河流貫的地方。這裏是平均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高原。一望平野，難尋半點山丘。只是高原上的雨水，匯流冲洗若干年後，在高原中已刷成無數的深溝峻谷，如從溝中望原上，又覺有層層高崖罷了。

寧縣爲唐代古城，狄仁傑嘗爲寧州刺史。城西十五里，尙有高丈餘，週約半里之秦太子扶蘇墓。慶陽東北五十里，有公劉莊，有沃田數百畝，號天子掌，相傳爲姬周發祥地，至今仍任其荒蕪。慶陽西南八十里有秦霸嶺，相傳爲秦穆公走馬會西戎處。西峯鎮

北彭原里，有唐肅宗時郭子儀李光弼之點將台。慶陽東有宋代范仲淹任環慶節度使時舊宅遺跡。北城樓之鎮朔樓，亦爲范仲淹與西夏對抗時所建。城東北一百八十里，更有大順城，爲宋慶曆間西夏內侵時，范仲淹以計築成者。合水東百餘里有馳道，爲秦蒙恬斬山湮谷，上達上郡(陝北)，下通咸陽之大道遺跡。順子午嶺起，南至關中，北抵河套，俗稱爲「聖人條」。傳爲秦始皇築長城時所開運糧道路。

有謂周之先代，曾建都於慶陽，惜記者旅中無參考材料可資研究。惟距今三千年以前，馬連河流域，已爲漢族活動的主要區域，實無可疑。自二千一百餘年前的秦代起，此一帶即成爲漢族與西北各族爭戰之場，尤以宋代與西夏在環縣慶陽一帶戰爭最多，九百餘年前范仲淹韓琦曾在此間爲趙家天下，立下若干汗馬功勞，故所遺宋代戰跡特爲普遍。

記者到慶陽一帶，正是秋末冬初，十數萬大軍，轉戰於地廣人稀之黃土高原上，進無足用之飲水與糧秣，退又爲大勢所不容，因憶范仲淹有塞上吟二首，雖時代與內容不

同，而對於作戰軍隊之描寫，却仍恰到好處。其詞云：「塞上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二・特殊的自然與社會環境

馬連河爲隴東北高原地帶之洩水溝，此黃土高原上缺乏森林，地質又不能含蓄水份。在雨季，往往山洪暴發，而在旱季，不但河水如綫，隨處可以涉渡，一般人之飲水，亦成問題。最普通之飲水來源，係挖土窖儲蓄雨季中之雨水而成。鑿井往往太深，非普通人之經濟力所能辦到。環縣以北，因河水來自寧夏境內產鹽區域，其味苦而鹹，窖水之用更大。鄉人一季所蓄窖水，即供其一年之飲用。如發生旱災，或有大批軍隊過境，耗水過多，窖水告竭，則鄉民往往取水至數十里之外。

居住方式，則地下窰洞，多於地上房屋。往往有所謂村落也者，地面上並不見有房舍，而地下却有若干人家。窰洞大概可以分爲兩種，一種係在黃土斷崖邊，並列向裏掘

入，成爲若干互不相通的單窰。又有自平地掘入，先成一大平底四方阱，然後從四壁各自向裏挖成若干單窰，更自阱外地面掘斜洞以通於阱中，成爲過道。亦儼然有院落之形式。土窰冬暖夏涼，除光線與衛生問題，値得相當研究外，殆爲西北上最理想之住居辦法。窰洞上可以行人馬，可以走載重大車。從近代防空設備之觀點言之，西北之窰洞，且將爲一般住所之模範。

環縣合水接近陝北地區，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蕪極多，農地尙多在粗放的三輪種植時代。在陝北邊境上，牧畜比耕種爲盛。

此間無土地之農民甚少，但因地廣人稀，大地主所擁有之土地，其面積之大，實可驚人。往往以山或川爲計算大地主所有權所及地區之單位，如云某某川爲某人所有，或某山至某山爲某人所有。彼此之間，亦無精確界限。慶陽城中有數大財戶，擁有數條川道土地，究不知其面積有多少。當其盛時，但知有牛八百萬頭，羊一千二百萬隻。如以牛作五元一頭，羊作二元一隻計算，則其貨幣財產當爲六千四百萬元！

過去軍事割據時代，馬連河流域邊僻之區，軍人與貪汚土劣相結為惡，無限度的剝削農民，環縣合水保安一帶，因對外交通閉塞，剝削方法更新，往往一担柿子，通過衙道，須納稅四五角，全担柿子之本價，或不及此數！鴉片烟稅每畝抽四五十元，而每畝產烟之全價，亦不過如此！慶陽一縣，從前每年收入不過四萬餘元，而每年支應軍費在十二萬元以上！此種額外收入，皆非法取之於民間。貪汚土劣更從中多方勒索，積數十年來之事實，已使此方農民得一深刻之觀念，即一切政府機關法令委員等，皆以「要錢」為本質。故對政府根本失去信仰。

地方教育尤落伍可笑，各縣皆無中學，高等小學已為最高學府，主持高小之先生，必授「學而」，「先進」，「詩云」等科目，始受地方歡迎，如教「科書」（即「教科書」之俗稱），則此先生準有打破飯碗之危險。故此等小學中，往往有三十左右之老學生，仍對新舊知識，一無所知。其父兄則尚往往以其子弟係「學而未進」自慰。

三・劉子丹之煽動與民心之背向

因於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敎育之落後，人民生計之困難，陝北甘東接境地區之農民，已養成一種反對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員以鞭笞與他們間或相見外，其他可謂與政府無絲毫關係。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種社會背景，嘯集山林，一以敵抗官府之無厭徵求，再以圖一般有爲份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帶素爲綠林豪傑活動之區，馳名中國各省之樊鍾秀，與曾在西北盛極一時的陳國璋，皆發祥於此等地區。即劉子丹亦曾在此一帶作團旅長等職。不過在劉子丹以前，所有綠林運動，總不外以個人榮達爲目的，以義氣爲互相結合之「水門丁」，尙無大的政治系統爲背景，無與社會打成一片之政治組織，無一貫的社會政策，更無所謂政治目標。

然而自劉子丹開始活動以後，情勢大不相同。劉爲保安人，最熟悉地方農民痛苦，他同時受過黃埔時代新的政治訓練，並受過共產黨組織的薰陶，所以他的活動，有目標，有方法，有組織，把個人主義的綠林運動，變爲與社會合爲一致社會運動。他針對着政府的缺點，來宣傳組織民衆。分大地主的土地與牛羊予一般農民，反對捐稅，反對派

款。因此在消極方面，取消了民衆的負擔，積極方面增加了民衆的所有，以實際利益爲前提的民衆，當然贊成劉子丹的主張，而願爲之用命。再加以劉子丹之組織，使民衆更不得不爲之用。更經數年來赤化敎育之結果，民衆心中，只知有「蘇維埃」，「瑞金」，「莫斯科」，「列寧」，「斯達林」等，而不知有「西安」，「蘭州」，「北平」，「南京」等名詞。某縣長曾在合水以東召集民衆訓話，數次申傳，到者寥寥。而蘇維埃召集開會，則二十四小時之內，可以立刻齊集百里以內之民衆。

此次毛澤東以不及萬人之疲憊的徒步之師，服裝襤褸，有如乞丐。截擊與追擊之者，不下數萬人，如跟踪以入陝北，不但毛澤東一路將散亡大半，即劉子丹之老家，亦將大受影響，然而政府軍追過環縣以北後，此寥若晨星之民衆，皆避不見面，使政府軍之飲水糧秣，皆無法解決，道路亦無人引導，陷於進退失據之苦境中。彭德懷於洞悉此種情況後，乃集結其飢疲欲倒的紅軍約五千之衆，於陝北邊境上作猛烈反攻，追擊軍乃不得不相繼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種勉强反攻之動作，或爲對劉子丹之一種「老毛不弱

」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歸功於劉子丹之民衆組織基礎。

目前政府在隴東北慶陽一帶，針對着劉子丹的政治工作，作兩種政治設施。第一，在消極方面，澄清吏治，其次，在積極方面，著力於交通，保甲，道路的舉辦，這是希望配合軍隊，對赤色運動加以制裁。

在這樣閉塞的地方，仍然表示著中國政治的兩大分歧。從現狀中以求改進，與推翻現狀以求進展。兩種勢力，無處不在鬭爭中。不過，對實際問題有解決辦法者，終歸是最後勝利者。（十一月九日）

（五）渭水上游

（一）西蘭空中所見

一般地理學家多分陝甘兩省爲「高原」，而德人李希霍芬稱陝甘地勢爲「盆地」。

記者此

五百公尺，天水一千一百公尺，西安則僅四百公尺。由西到東構成一大傾斜面。以陝北，關中，隴東，隴南四部而言，這一塊地勢，大體言之，西南北三面皆以分水嶺之委曲而作成邊圍。把這個範圍以內的水，大體以東南，正東，東北三種方面而流注，更東以入於黃河。所以從拔海的高度看，這塊地方無疑的是高原，而從地勢的構成上看，又無疑的是盆地。我們很可以稱陝甘地形，爲「高原盆地」，或者「盆地高原」。

但是我們一想到「原」字，就容易與「平」字發生直覺的聯繫，以爲「原」一定是「平」的，然而在陝甘高原中，除關中一部，尙多比較完整的原地外，其餘部份，大半已經「原」而不「平」了。如單單從空中觀察，除六盤山關山有明顯的山形外，其餘皆爲黃土高原，中間夾着無數的大溝小溝，大體總算平坦。然而凡是在地面上走過的人們，沒有不感到這種上下於破碎的高原，輾轉於大小土溝中之艱難崎嶇。實在這塊高原的年齡，大概是太老了。長年累月的雨水冲洗，把好好的黃土高原冲得四分五裂，人類生活活動區域，主要的已不在原上，而反在溝中。所以從整體來說，現在的陝甘高原，已

經只有「高」而不十分的「原」了。

我們十二月三日午後三時三十分由蘭州起飛，由定西通渭這條路，飛向天水。由一萬一千呎的高空，降到六千多呎。起飛的時候，天氣本來很好，到了通渭附進，忽然六盤山那面飛來黑壓壓的烏雲，東北兩面的天空，立刻變成暗淡，不一刻，我們前進方向的天空，也被烏雲所籠罩，看看我們的飛機快入危險境地了。這時候我們的青年飛行士陳蔚文君回頭來向我們笑笑，表示他的鎮定，把飛機忽上忽下的避開雲霧，最後把我們的飛機降到山谷裏，整個的躱在雲的下面，依山谷的曲折而前進。我們的機翼稍一差遲，就可以和山崖「接吻」，然而賴我們青年飛行士勇敢而謹愼的操縱，我們於黃昏之前，安然到達了富於歷史意味的天水城。

從空中看到的渭水，只是一條沙溪，村落和城市也小得可憐，美國大空軍主義派的領袖米奇爾將軍力主「戰艦無用論」，謂空軍發達以後，海上耀武揚威的巨型戰艦將不値完備的空軍之一擊，記者對於他的見解，頗有相當的同情。

在天水甘谷一帶盤旋了五天，八日午後三時，又搭機赴西安。天氣很好，機身升到九千多呎，才從陝甘交界的關山的北面飛過。關山的陰面積着零亂的白雪，間或在山崖上看到一二家人家。過了關山，我們沿着渭水北岸向東直飛，下面是平坦廣闊的原野，中間稀零的點綴着大體成方

形的村堡，渭水南岸被白雲覆罩着的秦嶺，好像撐天屏一樣，和渭水成平行的遮斷了我們向南的觀路。秦嶺的北坡，一片白雪覆蓋了大地，要不是地勢高低之間，以及澗谷村落露出一點褐黃色，我們簡直看不到除白色以外的任何其他雜色來。「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對於在冬季從關中過秦嶺向南方的旅客心境之描寫，可謂深得其實況。

十日我們又由西安飛返蘭州，仍過天水，離西安時，天氣本來不好。過武功縣時，在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的上空繞了一個灣子，繼續西行。此時西北方面一團團的白雲，直向我們猛衝，我們左避右躲，好容易才接近了關山，而此時的關山整個的藏在烟霧裏，看不出一點空隙讓我飛過，高度表已經表示出一萬一千呎，我們還沒有找到過山的缺口。沒辦法才改道走關山的南面，循着異常曲折的渭水峽谷，傾斜着機身，蜿蜒前進。通過關山之後，飛行士對記者表示，亦認此次爲「幾乎」了。

（二）天水甘谷半旬遊

甘肅人說到天水，就等於江浙人說蘇杭一樣，認爲是風景優美，生產富饒，人物秀麗的地方。現在的天水是由六個城合併而成，最有歷史意味的是「伏羲城」。我們現在雖然在考古學上還未能具體證明「伏羲」的時代，和他當時社會的內容，然而漢族最早的傳說和神話，都在渭水流域，特別是在渭水本源的上游，這却無可懷疑。

漢族是否由中央亞細亞來的，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到漢族比較成長的時候，和漢族的基本地盤——渭水流域——接近而成長起來的民族，却有三個，北面的匈奴，西北面的突厥，西南面的藏族。在漢代和漢族爭雄的是匈奴，在唐代，回紇稱雄西北，同時藏族勢力也很大，所謂「吐番」還曾經一次威迫京師長安。唐肅宗中興以後，當時的藏族還散布於渭水上游一帶，其勢尙不可侮。杜甫於肅宗時流落到秦州（即天水），到處見藏人勢力之雄厚，深發其對漢族民族主義之深憂。其所作秦州雜詩中云：「州圖領同谷（即成縣——記者），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又云：「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其寓目一詩云：「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可以想見當時藏族勢力

的普遍。其表現民族情緒最高者，爲日暮一詩：「羌婦語還笑，胡兒行且歌，將軍別換馬，夜出擁雕戈」。似乎當時情形，藏族躍躍欲動，漢族武力一旦鬆懈，即有爲藏族所乘之虞。

唐肅宗時，距今不過一千二百餘年，而現在之渭水上游，已無復有藏族絲毫之蹤跡。且民族自大之思想，已爲民族平等之思想所代替，杜甫今而有知，亦當自笑其所見之不廣。

我們三日到天水，四日騎馬遊甘谷。兩城相去一百一十里，路循渭水上溯。冬季渭水上游，水勢甚小，河底十九乾涸，但見一片流沙。唐代對西陲用兵異族，多遵渭水大道，杜甫吟天水東門樓云：「萬里流沙道，西行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可以表現當時渭水大道上兵役之頻繁。然而亦因戰爭要地的關係，所以天水一帶多出名將，漢代威震匈奴的李廣，即籍隸天水，蜀漢時代承繼諸葛武侯的姜維，亦天水人士。

由天水西行，道路盡在山谷中左右，南北兩面，皆爲土原，自谷中望之，如兩列高

山，土原亦有不等距離的斷間處，中即爲小溪，即爲岔道。此種情形，最宜用伏兵。因軍隊之主體，必須由谷中行動，斷續之原上，進行困難，而在高空偵察未發達以前，對於岔道谷口中之伏兵，最難搜索，無論對於前進，或後退軍隊，伏兵皆能發生重大的作用。諸葛武侯與司馬懿爭渭水上游時，常用伏兵戰法，這與地形構造有特別的關係。

四日住八十里之關子陣。沿途土地肥沃，而農民則鮮有殷實氣象。五月越渭水曲折處之關山，（與前述關山同名——記者）山爲土質，上下三十里，山上積雪甚厚，呼氣成霜，鬚眉盡白，至此人生又多一番經歷。三十里下山至甘谷，甘谷原名伏羌，縣設於唐代，即征服羌人（羌人即藏人——記者）而設之城邑。此種侮辱藏人之地名，當不能再讓其存留。

甘谷風景甚美，城西通武山大道之南，爲一大致連續長數十里之大石壁，高達數十百丈。近城石壁上，刻有高八丈餘之大石佛像一尊，並有觀音臥像一具，異常壯麗，不知爲藏族之自製，或者爲當時漢族統治者羈縻藏人的一種設施。其餘石壁上亦皆鑿有石

屋，爲淸以來漢人避回民暴動時之藏身所。至今仍爲攀登不易之避難地。

最可痛心者，是渭水兩岸這樣平坦富饒的川地，農民竟被政治經濟種種力量，逼得遍種鴉片！沿途村鎮，無不百業蕭條，而我們在路上却常遇到三十五十成隊而行的鴉片販子！

這時在松潘回師的胡宗南氏，正駐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舖。他的生活情形，據天水一帶的民衆和朋友談起，頗有點特別。記者去年過松潘時曾見過胡氏一次，只覺得他喜歡住山上古廟，和有些人不大相同。所以這次特別去拜訪他。他不住甘谷城，住的是居民不滿三十家的三十里舖，而且不是三十里舖的民房，是三十里舖半山上的一座小廟。我們到廟裏去看看，他住的正殿，門窗不全，正當着西北風，屋子裏沒有火爐，他又不睡熱炕，身上還穿的單衣單褲，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臉額耳，都已凍成無數的瘡傷，而談話却津津有味。他會他的部下，就在寺前山下的松林裏，把地上的雪掃開，另外放上幾塊磚頭，就是座位。記者有點奇怪，因問他：「人生究竟爲的什麽？」

，他笑着避開了這個問題沒有答覆，而却滔滔不絕的談起他的部下，某個排長如何，某個中士如何，某個下士又如何，這樣的態度到使人有點茫然了。

（三）民間傳聞的軍事

隴南各縣，最近曾經徐海東毛澤東兩次通過，民間所傳作戰情形，頗多與公報者大有出入。記者時正讀淸嚴如熤之「行營日記」，內中談淸室官軍與白蓮敎（農民暴動之一種—記者）作戰情形，頗有一二與近今傳聞相近者。因擇錄之，以供讀者之參考：「今則將不知兵，兵不顧將，每派一路勦賊，無不以兵少爲詞，不得不益之以鄉勇，及至遇賊接仗，則以鄉勇爲衝鋒，以精兵爲自衛，」……「賊勢……出沒自由，往來莫定，我兵迎擊者，忽變爲尾追，如能躡跡追擒，彼亦將自顧不暇，無如領兵官離城數十百里，遙聞賊住，則與之俱住，賊行則與之俱行，竟如護送一般。以賊之遠去爲幸，前途滋擾，若與我無干。至派往各地堵禦官兵，原恐有賊竄來，便可帶兵夾擊，豈知聞賊一至，便閉營自守，幸而賊不攻我，便可貪天之功。」……「賊去一二日後，方始放砲開營

，於附近各村莊內將被賊棄置之難民，殲獲數人，偶爾遺忘之器械檢得數件，以爲某處賊匪被我殺退，即行稟報邀功。」……「於是人人愛命，處處效尤，有賊之處無兵，有兵之處無賊，賊不畏兵，兵反避賊。」……「官兵過境，每多騷擾閭閻，民間竟指官兵爲紅蓮敎，以爲比白蓮敎爲更兇。其不能約束士兵，亦由於各將官平日畏死貪生，無以服衆，使兵得挾其所短，號令不行，如此行軍，焉能決勝？」（一九三六，一，四。）

祁連山南的旅行

記者繼甘陝旅行之後以近百日時間，旅行祁連山的南北，蓋深信此段地區在二三年或五六年後，難免有重大情況發生。此種民族關係複雜，社會情形特殊，外交環境日漸錯綜之地段，如何能盡可能的客觀的表露其中之實況，或者對於一般讀者了解西北未來局面上，不無補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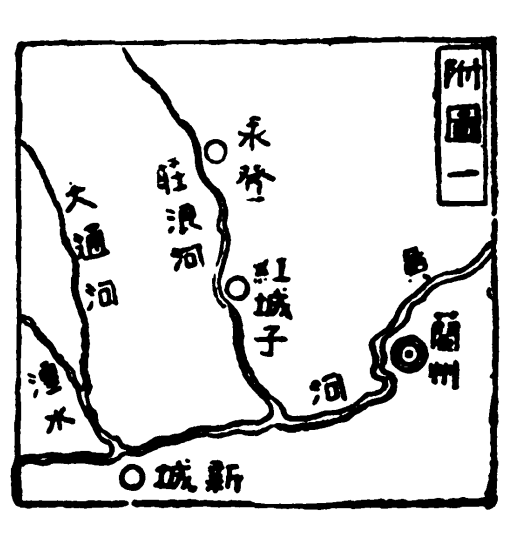
（一）蘭州永登間

記者久有入青海一行之意，欲代一般讀者親歷青海以觀究竟之勢。然而兩種原因，使記者屢欲行而未果：第一，歷代詩人對於青海的描寫太壞，容易給人以凄涼的印象，減少前進的熱力。如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兵車行」上所謂：「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舊鬼煩冤新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又柳中庸之涼洲曲云：「關山萬里遠征

人，一望關山淚滿襟；青海城頭空有月，黃沙磧裏本無春。」明代郭登詩云：「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髮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讀了這些詩，我們心目中總會覺得青海太過於邊荒，入了青海，至少有充軍到西北利亞那樣的滋味。因此，在準備上不能不羈延。第二，我們在甘肅所得關於青海的印象太壞，似乎這裏完全在上古野蠻時代，外面去的人的生命似乎有百分之六七十不能保險。據他們確實指出說，某某人什麼時到青海失踪，某某人被活埋，據說這些都是防止青海消息向外洩漏，對付外面去的觀察者的辦法。記者本亦視生命如草芥之人，惟總覺得必須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將觀察所得報告給讀者爲止，始不負此一行。故研究入青辦法，頗費時間，後經多方接洽，始得相當頭緒，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承友人入青辦理稅務之便，乃同伴赴青。

蘭州赴西甯的大道，本走新城轉溯湟水上行。但此路因有老鴉峽之險，汽車不能通過，故改走永登、避過老鴉峽險路，黃河南北，僅有一水之隔，而景物相差甚大，河北山上不易長草，河南則草木皆備。三十餘年以來，蘭州黃河大鐵橋築成以後，車馬南北

直達，人事方面之差異尚比較不甚顯著。在清代人的記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那時的社會情景與現在不同。李渙的「甘泉道中即事」云：「一渡黃河滿面沙，只聞人語是中華；四時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飛六出花（雪）。海錯滿頭番女飾，獸皮作屋野人家；胡笳聽慣無悽惋，暫見笙歌淚轉賒。」現在的人走過黃河之後，無論入西寧，或走河西，在大道附近已萬難看到這種藏人的生活情景，雖各地皆回漢雜處，然而在服飾上，居住上，並無顯然的差別。



過鐵橋順黃河西行十餘里，皆在肥沃的冲積河岸平原中，田園優美，果樹成林。惜在嚴冬，草木正枯縮凋零，如於春末夏初過此，紅綠爭妍，必能給旅行者以與奮印象也。路旋北轉入一乾溝中，溝之初段，兩側盡爲怪石崖所挾成，汽車蜿蜒於峽曲之溝中，稍一不愼，即有與石崖「接吻」的危險。如於夏日過溝中，遇山洪驟發，則汽車有被冲

沒的可能。漸北行，谷勢漸開曠，石崖已不多見，兩側皆土山，稍平闊處，已有村落田園出現。上下三數土山後，至一大鎮，曰紅城子。路始至莊浪河東岸，再由此溯河沿直北上永登。蘭州至紅城子之間百餘里中，道路盡在曲谷中，作戰時行軍最爲危險。紅城以北，人口村落逐漸稠密。莊浪河東西兩岸的冲積平原上，楊柳相望，水渠交通，莊浪河身寬廣，中含無數小型沙洲，水勢甚小，且多冰涸。道旁尙間有左宗棠征新疆時所植柳樹，古老蒼勁，令人對左氏之雄才大略，不勝其企慕之思。左宗棠是自命爲當時才略最高的人，我們現在看他在西北所留的印象，並且不能說他完全是「自負」的誇張。他在西北的政治與兵略，現在暫不管它，單就他的道路政策，已經表示出非常大的成績。他乘用兵陝甘新三省的機會，從西安經蘭州，一直到新疆，開闢了一條三千多里的寬敞大道，兩旁遍植楊柳，夏日楊柳靑茂，夾道以伴行人，蔚爲大觀。當他還督師新疆時，他作了一首豪放的七言詩：「大將西征尙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遍栽楊柳三千里，未因春風度玉關」。這首詩上表現他的氣概是如何的雄壯。從左宗棠的路政，轉而想到現

在我們走的所謂「公路」，不勝其「今不如昔」之感。蘭州永登間道路並無難於措手之工程，而現行道路則一任其自然，甚至最簡單的削平小土坡的工作，亦不見有人負責。一二尺的小土溝，或小土窟，亦無人爲之塡補，往往使汽車發生非常大的危險。一個東方人來到西北，如果只看看建設圖表和報告，一定非常興奮而滿意，假如實際嘗嘗建設的滋味，就會感到失望而凄凉。

（二）莊浪河至大通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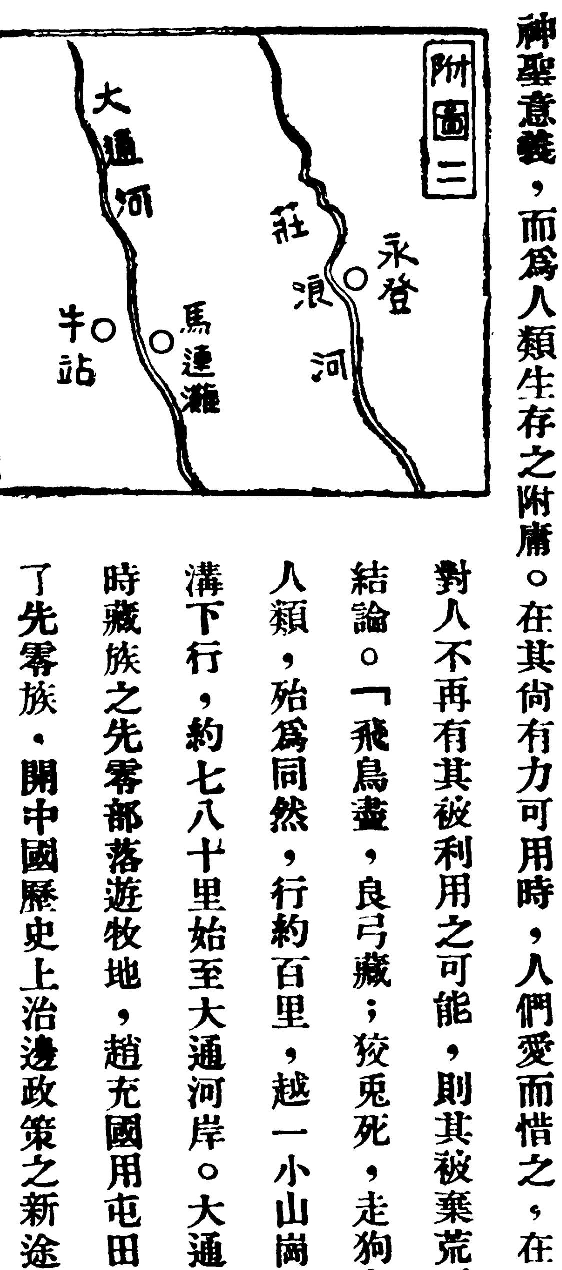
因爲路政太壞，我們的汽車走了一天，才到相距二百餘里的永登縣。永登原名「平番」，即謂此地原係藏族住地，經漢族平了藏族之後，所設立城邑，故名「平番」以紀念武功。莊浪河亦名「平番河」。在這種地名上，充分流露不平等民族關係的意義。永登境內駐軍，係靑海系下之凉州系回軍，（關於「回軍」一詞，係用西北習慣稱呼，其是否適當，當另文有所論列。）其服飾與內地大不相同。沒有面子的白老羊皮大衣，和

大罪羊皮的冬帽，充分表示出一種高原武士氣概。惟待遇太差，終年不過得餉二三元。知識亦太欠，如汽車過一城鎮，守衛者必向車中人索名片，報告其長官，得允許後始得通過。但回軍官兵識字者不多，名片等於形式，故無論車中何人名片，甚至非在車中人之名片，只要給予一張。他們即以為有了憑據，即可通行無阻。

記者在永登係住一破店中，夜間仍本習慣，解衣脫帽就寢，次晨起床後，頓覺頭痛欲裂，無力登車，幸自己身體素强，出幾身大汗後，即告平息。後據西北友人相告，在西北旅行，因旅店簡陋，寒氣直侵屋中，夜間宜戴小帽就寢，否則體弱者往往因被寒風侵入頭部，發生其他嚴重病症。

十八日我們離永登，西過莊浪河以趨青海。莊浪河河面寬一二里，雖在冬季尚未全涸，汽車過河，並無一定路綫，亦無橋梁可循，惟視當時冰勢與水勢來決定，無西北行車經驗之司機，未有不陷入冰窟中者。莊浪河兩岸，水磨甚多，即利用莊浪河水勢以發動石磨，農民磨麵，全恃水磨之力。

車過莊浪河後，順小乾溪西行，山勢不大，且多爲土質，時見成百之駱駝隊自西而來，大致爲運靑海皮毛赴寧夏包頭者。途中遇一死駱駝，駝毛已被拔盡，惟棄屍體於路中，無人過問。蓋駱駝自被人征服，作爲運輸之工具後，他自身即失去「自主生存」之神聖意義，而爲人類生存之附庸。在其尙有力可用時，人們愛而惜之，在其病老之後，



對人不再有其被利用之可能，則其被棄荒野，乃必然之結論。「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動物與人類，殆爲同然，行約百里，越一小山崗，再順一小乾溝下行，約七八十里始至大通河岸。大通河流域爲西漢時藏族之先零部落遊牧地，趙充國用屯田法逐步的赶走了先零族，開中國歷史上治邊政策之新途徑。他的屯田政策；如果用新名詞解釋，可以叫「軍事的農業政策」，因爲藏族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打打仗，或勝或敗，只能影響他暫時的地位的變遷，不能根本改變他社會的機構

，即是不能找出最後的勝負點來，所謂屯田法，即用軍隊維持了新佔地區的治安，同時即用軍隊開墾，把草地弄成農田，並造成城市村落，使社會從遊牧社會進而爲農業社會，農業社會造成之後，不必用兵，遊牧民族無論如何也站立不穩了。

記者認爲趙充國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對於戰爭會有如此的論說：「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他能把戰略放在戰術前面，絕非普通專尙氣力之赳赳武夫可比。而且他對有當時異民族的認識，也比較正確，他說：「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這是他承認異民族的「人權」，也知道異民族是「人」。不像段熲（亦漢時人）那樣膚淺草率的見解：「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

大通河渡口東岸，有市鎮曰馬連灘，居民十九爲回族。回族性强悍，對教律奉行尤嚴，記者初不諳回教忌諱，在馬連灘午尖時，因見一淸眞館中之牛肉，帶深黑色，乃問

以是否爲「死牛肉」，館中人聞言，立即拍刀而起，怒責記者曰「侮敎」之罪，勢將動武，記者乃託詞爲方言之誤會，謂記者南人，不喜吃「水牛肉」，「水」「死」混音，非謂其所賣者爲「死牛肉」也。一場風波，始得避過。然而回人性格之强悍，由此可以概見。汽車過河須用船載，水急，船小，汽車須與所載行李等分批過河，費時頗多。大通河渡口，係以粗鐵索繫於兩岸，下連一木船，船有舵無槳，過渡時全由船夫攀鐵索帶船而過。大通河之河身狹而水流急，大小冰塊，順水下流，擊船作徽細抨蕩聲，醒人脾胃不少，因過河費時太多，天已不早，乃宿於大通河西岸牛山之牛站堡，這一天只走了一百多里。

（三）到了西寧

牛站堡根本沒有旅館，我們是隨便找民宅來住宿。老百姓眞老實，我們隨便要什麼屋子，沒有不讓的。在他們想來，坐得起汽車的，總是「大人」之類，絕不敢作爲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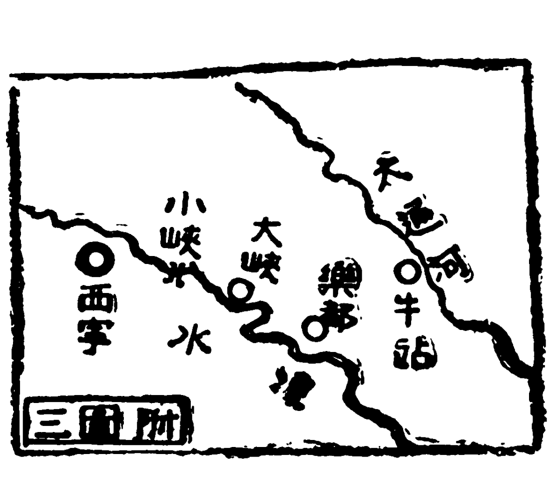
來待遇。

大通河和湟水之間，隔着一條山脈，牠並無統一的名稱，往往就那個地方的名字來作爲山名，這裏因爲有牛站堡，所以山也叫「牛站大山」。張其昀先生遊歷青海之後，給了青海兩條山的名字，湟水之北，大通河之南的，叫湟北山脈，湟水之南，黃河之北的叫南湟山脈。從此這兩條山脈才有統一的名稱。我們要翻越的牛站大山，就算是湟北山脈的末梢了。

牛站山高九千餘，山爲土質，四望積雪連雲，陰寒澈骨，山橫長四五十里，上下坡度之大，使人幾疑其非汽車路之模樣。尤以西坡之陡急，即騎馬者亦須下馬，始可免去危險，而此「無畏汽車」竟敢上下於其間。不能不謂爲奇聞。

下山後即達湟水北岸。兩岸土地之肥沃，田園之優美，遠在莊浪河流域之上，沿路楊柳夾道，果園菜圃相連，村落整齊，人口稠密，居民身體壯實，有鴉片嗜好者絕少，小孩之無褲者亦不多。青海自馬麒作西寧鎮守使時以來，即未放任烟禁，西北各地遍種

鴉片，惟青海獨無烟苗，故民間元氣尙比較有相當保留。不若其他各地之已凋弊不堪。鄉村中常見有高髻弓鞋之婦女，頗富古味。此種婦女謂之「鳳陽婆」，乃明初皖軍平定西北時，隨軍帶來的婦女所遺留之風俗。記者於秋間遊洮河上游，見岷縣臨潭一帶婦女，亦多高髻弓鞋之習俗，蓋亦明軍西征時之遺留。



附圖三

青海道路，比甘肅境內者修理得平坦些，兩旁密種楊柳，由楊柳林中透視冰川雪嶺，風景幽逸。數十里至樂都縣。樂都原名碾伯，東晉時爲南涼禿髮烏孤稱王的都城，禿髮一族，與吐谷渾同屬遼東鮮卑族，皆自陰山之北遷至青海者。是爲青海鮮卑族之來源。

樂都西行過大峽，峽長水急，軍事易守難攻，惟兩岸道路現皆修理甚好，汽車可暢行無阻。再過爲小峽，有新式大木橋架湟水上，過河數十里，即至西寧。小峽爲西寧東

防之咽喉，故有重兵駐守。車過小峽後，天已昏黑，我們的「無畏汽車」既啞且瞎（既無警笛，又無電燈。），在此危險的峽路上，簡直無法行走，經二三小時的修理，始有一個眼睛，略放光明。幸而峽口以外的道路尚好，終於十九日夜中到了我們久認爲神秘地方的西寧。

西寧自漢武帝命驃騎將軍霍去病攻河西，所謂「擊破匈奴右地」之後，遂經略湟中，築「令居塞」，二千多年到現在，始終是漢民族與其他各民族在青海爭鬥的最西的依據點，到現在，漢族的勢力還沒有衝過西寧以西。民國以後，西寧的軍政大權，逐漸移於回族之手，今則凝成西北「回漢」之宗敎的軍事的政治的中心，如果將來西北發生了國際戰爭，或民族問題，西寧將遠比現在爲重要。

西寧的市街頗有北平那樣古色古香的外景，古裝的商店，莊嚴的牌樓，和輝煌的機關，在在表示出這座古城的來歷不淺。在街上來往的人們，單從服飾上，很顯然分出漢蒙回藏四族，初到此間的旅客，誠有五光十色，難於接應之勢。

此間與記者久已神交之士，尙爲不少，據各方朋友之談述，知此間情形並不知外傳之精，即對於如記者之旅行人，亦非隨便即置人於死地。過去某某等失蹤之事，誠爲事實，乃因其自身已置身於靑海內部政治鬥爭漩渦中，故爲靑海當局所不容，固非可與普通考察並日而語也。

靑海之兩大巨頭，一爲省主席馬麟，一爲新編第二軍軍長兼一百師師長馬步芳。馬麟僅在社會與宗敎上有相當地位，而馬步芳則握軍事政治的實權，馬麟爲老派人物之代表，而馬步芳則爲漢回靑年的領袖。記者於二十一日先訪馬麟，馬氏身軀之高，最少在七尺以上，談話夾重濁之臨夏土音，初聽之，不易了解。惟其態度比較忠厚，持論亦爲和平派之人物，觀其左右及各種佈置，絕難發現其有積極的政治野心。旋由譚克敏先生陪記者往訪被人目爲「靑海王」之馬步芳。

馬步芳給予記者之第一印象，爲他的聰明的外表與熱烈的情緒，並非如記者平日所想像的靑面獠牙，如三國時許褚典韋式人的物。他和記者寒暄之後，即以眞摯的口吻，

談其事事落後之情形，並大談其軍事情況，適有官佐送電報至，馬看畢即轉以示記者，視之，乃玉樹方面來電，報告西康軍情者。記者一方面對馬氏之態度深感詫異，同時又慄於過去所聞關於馬氏之傳言，故屢起身告辭，而馬氏則强留共話，使記者內心起「見」「聞」上之重大衝突，不禁其驚愕之思。第二個印象爲馬氏之頭腦相當精密，其談青海南部之軍事佈置，井井有條，瞭如指掌，儼如曾受新式軍事敎育者。第三，馬氏生活趨向近代，其會客室中僅佈置簡單之沙發及新式小桌，並不沿用西北官場中習用之虎皮或豹皮交椅，特別是他的會客室沒有西北上家家必有的土炕。

經過這次會面以後，記者才敢放心在西寧多住些時間，來觀察青海的詳情。

(四) 馬步芳的政治作業（上）

二十二日以後，記者才敢放心去研究青海的事情。青海的事情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的政治機構，和實際的政治力量，分開得很遠，表面上的省政府，眞是

可以把牠撤銷，因爲省政府是什麽事也不能作的。最笑話的是，一位縣長在過年的時候，寫信來給民政廳長賀年，民政廳長還不知道他已經作了縣長！原來青海設省的時候，就沒好好的研究淸楚，草率的把西寧道七縣之地加上些大而無當的蒙藏遊牧之區，就勉强算做一省。這省的政府是否能支持省政，民族與人口情形，是否可以推行省治，都沒有相當把握，只把「省」的形式立了起來，則省政之必然脫軌，恐爲自然的結果了。

青海內部包括了非常重要的民族問題，我們掩耳盜鈴的不想解决的辦法，只是馬馬虎虎的設了一個「省」，這和新疆設省一樣，沒有把新疆問題絲毫解决。所以我們不能把靑海作爲「省」來硏究，只能作爲特殊勢力來看待，明白了這個基本意義，我們才可以了解，爲什麼靑海省政府組織中的財政沒有人負責，職員們欠薪至一年左右，借炭借麵來維持生活，而在私人勢力中做事的人，則大半面團團作富家翁。

馬麟的活動是側重消極的，個人的，保守的，家庭的。馬步芳的活動則比較趨向積極的，團體的，進取的，社會的，所以研究馬步芳的政治作業，對於西北的將來，有其

不可忽視的影響。

馬步芳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事事不甘落於人後，可惜他僻處在西陲，可以敎育他的環境太落後，不能引導他走上積極的前進的道路。二十二年他到長江一帶遊歷一趟之後，回到青海才大大轉變了方針。

記者很詳細的研究過馬步芳的一切設施，大別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是無關宏旨的皮毛建設；第二類是將重大影響於西北將來的舉措。屬於第一類的，如修圖書館，修澡堂，修大飯店，修洋式商店等，我們進一步分析，就知道其中不會有深一層的意義。他在東方遊歷歸來之後，覺得東方都市有大洋式商店，我西寧也得有；東方都市有新式澡堂，我西寧也得有；東方有圖書館，我西寧也得有；東方有使旅客住了很舒服的大飯店，我西寧也得有。當然青海的馬步芳不會有那樣大的經濟力，地地道道的近代化起來。然而這位不甘落後的先生，就利用他的士兵無代價的强迫勞動，所謂「兵工」，具體而微的築造起來。材料大體征發之於民間，只雇用極少數指揮工作的工匠，故他的建設，需

欵無多，現在這些都一一的出現，給古老的西寧城以新的刺激不少。不過，這些新的建設絕不能給社會以積極的推進作用，始終還是裝飾門面之工具，青海商業日漸蕭條，原有的舊式商店，已感無買賣可做，試問誰還有力量去租新式商店，來增加自己的開銷。青海舊式澡堂誠然不大衛生，有另辦新式澡堂之必要，但是那樣廉價的舊式澡堂，能夠洗得起的，已經不多，比較代價更高的新式澡堂，一般人更無力問津了。西北旅行者最感痛苦之一，是各城市皆缺乏適當的旅館可以暫居，西寧之開設新式的旅店，誠為必要，不過，西寧並非交通大道，客人之來往於西寧者，並不很多，所以這種飯店在經濟上是不能自己支持的。西寧圖書館的地址，甚為寬敞，建造式樣，亦甚恰當，記者看過西寧圖書館之後，又想起清代存書在青海的事情，清代有人以為青海之所以難治，是由於蒙藏回滿等民族之人民不肯讀書，智識不開所致，所以在北京發下來了許多「欽定」的書籍，存在青海，希望大家從此多讀詩書，漸歸「王化」，如此則青海政治，即可漸上軌道，殊不知青海到現在還是民族相互壓迫統治的戰場，大家皆忙於自身生存問題的考

慮，誰有工夫去讀迂腐閒書。聞某中央院長還捐贈了靑海圖書館萬有文庫之類一部，足見煞費苦心，但記者參觀該圖書館時，除館員一二人與無情的案頭塵土爲伍外，很難發現或有一個人借書或看書的朋友。在戰場上和飢餓線上提倡迂腐的敎育，同樣的沒有實際的價値。

西寗城附近由馬步芳軍隊所種的樹，確是不少，四五年後，西寗四週，必能成茂盛的柳林。城週四出的道路，一般言之，亦比甘肅爲强。同樣的這些都不是要緊問題所在。

（五）馬步芳的政治作業（下）

最有關於西北將來的，是馬步芳對於軍事，經濟，民族和敎育上所採的政策。

記者在留西寗的半月中，有充分的機會在參觀馬步芳的軍隊。他自己每天在黎明的以前就到校場練兵，他練兵的目標，是想他的軍隊近代化，原來他是承繼他父親馬麒的

部曲，馬麒在世的時候，馬步芳不過是一個營長，現在擴充成了「師」，並且成了「新編軍」，他的軍隊中的中下級軍官，不是由一種大的政治系統或學校系統而來，完全是以他個人爲中心的親戚，同鄉，同教，舊部等關係而組成，他的局面擴張到現在的範圍，從前的士兵成了下級幹部，下級成了中級，中級成了高級柱石，這般人也和馬步芳一樣沒有受過充分的教育，甚至目不識丁者，亦大有其人在。如此軍隊在指揮上訓練上都感到困難，故由敎育他的幹部以敎育他的士兵，使這個軍隊比較近代化，這是他近年來中心工作之一。

第二種重要的軍事設施，是他在「民團」名義之下，對於漢蒙回藏地方武力之幹部的訓練，青海民族複雜，各有相當武力，常起爭端，馬步芳爲其自己統治安全的打算，同時想把這些地方武力化爲自己的武力以應付當前軍事的需要，所以要訓練他們，使他們養成組織的能力，便以指揮。他的計劃，要把這種訓練，普遍推行到全青海的地方武力組織者，這是將有重大結果的設施。

馬步芳在輕視私人財利這一點上，是超人一等。他喜歡積極的擴張，一切都往大的地方幹，因此他的經濟的負擔相當的繁重。他的軍費除了青海省府每年擔任七十萬而外，甘肅省府還擔任一些。這些收入絕不能應付他的開銷，因此他不能不有旁的出路，第一個辦法是自營商業政策，第二個辦法是對蒙藏民族的租稅政策，第三個辦法是軍糧徵發政策。

青海羊毛出口，不但是青海對外貿易最大的項目，而且在中國出口貿易上也佔相當的地位。換句話說，青海羊毛佔青海全省社會經濟最大的收入。馬步芳乃利用其政治力量，從事羊毛貿易之獨佔，他把蒙藏民族對他應繳的租稅，折為羊毛，這批羊毛收入，就有可觀的數量，其次他在幾處產羊毛的地方，獨佔式的收買，一般私人當然不能和他競爭，運輸時他有軍用的車輛及駱駝，可以不出運費，出口時可以免去青海境內一切的稅捐。因此他的羊毛到了天津之後，無論市價如何低落，普通商人虧本不堪者，他仍然有錢可賺。其次關於青海土產之鹿茸麝香狐皮等，乃至河西（甘肅之西路）之鴉片，往往

亦在經營之中。成本低，運費與稅捐都比旁人少，這樣的貿易，自然是不會不興盛的。不但如此，他這樣大的集團一切物質消費，其數亦在不少（尤其軍需品的製辦）。因此他自己在西寧設了些工廠，製造他自己這一集團應用的東西（槍砲製造除外）。這樣，他的這一集團中的經濟消費，很少再透入到社會經濟部門中。

青海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積，是在蒙藏民族遊牧區域中，馬步芳憑他父親的聲望和自己的武力。可以指揮統治他們。馬步芳每年向他們收草頭稅一次，規定每匹馬，出幾角錢，一條牛出幾角錢，一隻羊出幾角錢，遊牧民族的現金最缺，故十九都是以羊毛折價納稅，此間經過中間經手人的作用，往往草頭稅非常之重，蒙藏民族頗感負擔困難（草頭稅馬麟亦收一些）。

軍隊不能不吃飯，所以軍糧的開銷也非同小可。然而馬步芳在青海執行了一種「營賣糧」制度，即是由地方人民攤納若干糧食，以供軍需，名為給價，而實則完全徵發。

總之，這種經濟政策，可以叫做「與民爭利」的收入政策，「半點不肯回到民間」

的支出政策。

記者曾調查過馬氏所辦的蒙藏小學，學生都是蒙藏王公千百戶的子弟，一律都讀漢書，兼代蒙藏文，學生服裝與生活完全軍隊化。記者曾試問一個小學生：「你們的學堂是什麼人辦的？」他很快的答覆我：「軍長！（指馬步芳）」，「你的衣服是什麼人給的；」我又問，「軍長！」他更加天眞的回答。

原來蒙藏王公們對於馬氏的敎育蒙藏子弟，不很信任，馬氏乃設立一個蒙藏學生家屬招待所，凡願陪着子弟讀書的蒙藏父母，都被無代價的招待着，住一月半年一年都無不可。現在，那般家屬們也漸漸明瞭讀書的利益，信任馬步芳而安心把子弟入學。這一個舉動的意思，是相當深遠。

記者在西寧期中，正遇河南親王的迎親藏兵到西寧，馬步芳非常優厚的招待他們，請他們聚餐，請他們跳舞，送他們的禮物，自己很客氣的和他們見面，同時請這些藏兵參觀他最好的軍隊，並且把機關槍大砲一齊搬來請他們看看，甚至已遠過時代的土大砲

，也陳列在校場上，以炫惑藏兵的頭腦，這是馬步芳恩威並用的政策。

青海的教育，分政府辦的，與回教促進會辦的，兩個系統。政府辦的學校，經費與人才大半兩缺，故多無善狀可言。有幾個學校簡直和破客店差不多，然而回教促進會辦的學校，則又振振有生氣。回教促進會共辦有小學一百餘所，中學一所。馬步芳爲回教促進會之委員長，一切經費建築事業，完全由馬步芳負責。促進會所辦之中小學，一律施以軍事訓練與軍事管理，尤以回教中學，其辦理之完善，恐在西北當歸入第一等學校中。

但是，回教促進會所辦的學校，並不限制定收回族青年，只是一般說來，回族青年要多些，另外一個非常應注意地方，是這些學校並不十分注重回教教義的訓練，在校青年學生，每週所授「教義」——即講回教經典，每人不過二小時。

（六）動盪中的青海

我們簡括研究的結果，覺得靑海的政治軍事財政皆脫了正軌，本來是公的活動，轉

爲私的經營。（自然這並不是青海單獨如此，不過有大巫與小巫之差而已。）一切對人對事的關聯，都根據這個私經營來出發。在私集團的觀點上來訓練軍隊，來發展經濟，來對付異民族，來教育靑年，這個作法，將走上非常危險的道路。

「兵者，凶器也」。沒有一種政治大道作爲指標，只是擴張整理軍隊，這就是「殺力」的培養，如果繼續的培植下去，在動搖的政治環境激盪之下，這一股「殺力」是否可以就此安定不亂，恐怕連操縱「殺力」的人，自己也很難逆料。

第二，「與民爭利，而不與民分利」的財政政策，誠然暫時的解決私集團自身的困難。但是社會經濟在本已蕭條之情況下，又遇到這樣巨大政治獨佔貿易，統制消費與無代價的徵發，自然我們難於想像說，一般民生有絲毫好轉的可能。民生日困，社會日艱，則崩潰之危機愈近，一切活動，將皆屬徒然。

第三，中國現在能指揮靑海蒙藏民族者，在軍事政治方面，恐怕只有馬步芳。不過，中國傳統的民族政策，都是建築在相互壓迫的關係上。靑海回族與漢族自稱爲「中原

人」，意思是「文化民族」。而稱藏人爲「番子」，蒙古爲「韃子」。對他們只是羈縻征服，使之歸所謂「中原人」統治，而不是本民族平等的思想，來謀共同的解放。就全中國來說，回族佔不得勢的地位，而就青海一省而言，回族是最高的統治的民族。青海全省重要的軍事政治經濟的樞要，十九在回族手中，漢人有特殊歷史或地方關係者，亦只能作「不相干」的事情。至於蒙藏兩族，乃至青海特有的土人，根本沒有帶民族意味以參予政治軍事之可能。從人口上看，蒙藏兩族，今皆已大大的減少，這是一方面負担不起草頭稅，逃向西康和內蒙，一方面是因窮困而死亡率增大。這些事實告訴我們，青海目前的安定，只是馬步芳武力統治的結果，並不是把民族問題已經解除。

第四，許少人考察西北之後，都主張趕快辦理教育，以爲教育是解決西北各種問題的最好辦法，然而依記者觀察所得，趕快辦理西北教育，誠然重要，但是教育的本身，並不能解決西北上的問題，相反的只能使西北人更進一步的了解西北上的問題，而提出些更大的問題來等待解決。從苟安的立場講，不辦教育，問題倒小些，地方平靜些。辦

了教育，大家頭腦複雜些，問題倒反而多些，急待解决的需要大些。自然從大局上看我們是不怕問題的。

青海回教促進會的例子，很可以教我們深省。他們辦教育的經過告訴我們，一個青年受相當的新式教育洗禮之後，他再不會誠心誠意遵守缺乏科學理由的宗教教規。就已有的事實看，受過教育的回族青年，不再如他們的乃祖乃父一樣，成爲嚴格的宗教信徒，因此宗教的方法煽動他們來作無意義的衝突，比較已不十分容易。但是，他們受過教育之後，他們的生活慾望提高，生存的需要擴大，觀察力和認識力都大大的長進。他們從不平等的民族關係中，認識了自己的出路的困難，因而他們逐漸有了政治問題，有了民族問題，他們今後絕不會再在無希望的盲目屠殺中，來找他們未來的光明，他們必定會進一步的在民族平等思想下，來作有組織的努力。同時對於他們自己本族之內的政治組織，也有要求合理化的趨向。

這是西北教育必然的結果，這是西北教育必然促其外表化的西北上的根本問題。

馬步芳對於這些問題，也有片段的了解，然而我們還看不出他對於這些問題有怎樣解決的辦法。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記者以爲應該以平等基礎整理民族關係，以大公無私，不偏不袒的方法，整刷軍事政治關係。而爲青海本身計，目前似乎有兩種工作，可以努力。第一，把青海的各方面趕緊的「國家化」，即是努力使青海的一切與全國的各方面發生關係，努力使之成爲中國密切之一片。第二，西北民族關係，將來一定成爲問題，青海是民族最複雜的區域，我們很可以把各民族的青年集合訓練，以民族平等的思想指導他們，使他們將來負担領導各民族解放的責任。

青海因爲缺乏光明的政治道路，各方面看不到緊張的情緒，有的，也只限於私人系統中的私的活動，一般來說，在私人系統下工作的人們，並無一定的薪金，表面上作一個機關職員，仍屬無關，一樣的沒有薪水可支。這般人生活之維持，完全靠他們領袖的私人津貼，平日送炭，送麵，送牛，送衣料；贈送的多寡，完全看你努力和親近的程度

怎樣來決定。實在勞苦功高的人，就放你去作一任縣長或稅局局長來調劑一下。這是很明白的，你作了縣長或局長之後，可以隨便刮一點。因此有許多人不願做空頭廳長，反願作一個小小縣局長。

從這些實際情形看，青海的內情，並不如一般世俗所謠傳的那樣，有獨立的危險。青海目前只是在盲目中安定，眞正的問題，是在一般人的謠傳之外。甚至青海本地人許多也還沒有覺察到。

至於馬步芳本人，則是可以有希望的人物。

（七）班禪在塔爾寺

記者入青海之時，正國內宣傳班禪行將入藏之日，此時班禪正駐在塔爾寺。記者乃於二十四日偕幾位朋友往遊塔爾寺。

塔爾寺在西寧西南五十里地方，爲黃教始祖宗喀巴降生之地。現在蒙藏兩族所信奉

的宗教，以黃教爲最有勢力。支配西藏西康靑海及內外蒙古等處人民之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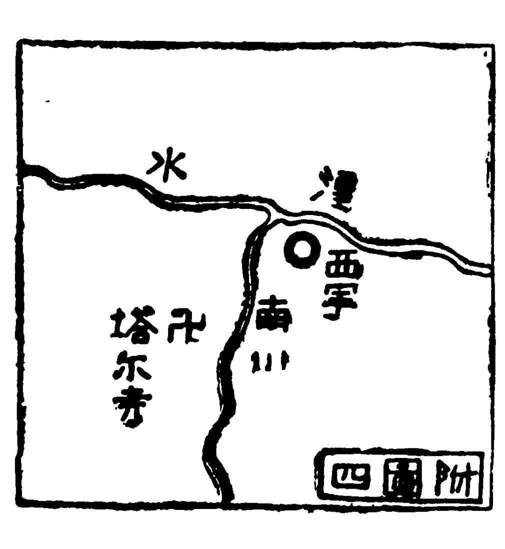
西寧至塔爾寺間的道路，除過冰河有點麻煩外，其餘都可以暢行汽車。道路完全由兵工築成，路旁兵工所種楊柳亦多。將至塔爾寺，即見四圍雪山之間有叢林樹梢出現，轉過山凹，塔爾寺全景即呈露於旅行者之眼中。從全部寺院房舍之外景觀之，塔爾寺尙不如拉卜楞寺之整齊美觀。惟塔爾寺有大金瓦寺與小金瓦寺，其房頂皆用金葉蓋成，則拉卜楞又無如此之名貴。

我們到寺以後，被招待在客房吃了一頓手抓羊肉，客房陳設皆西藏所產之名貴物品。飯後，先與班禪作普通之寒暄。退出後，再約班禪作私人之長談。班禪態度莊嚴和藹而聰慧，擔任翻譯者爲西藏靑年汪德君，譯語甚爲暢達。

班禪首答記者，謂其回藏後之最重要工作，爲發展西藏與內地之交通，且以公路爲第一急務。至於路線，完全待此次回藏時決定。在入藏之後，關於宗敎事務，仍沿舊習，惟政治方面，必須改良，以合於西藏人心爲歸依。但是改革政治的經驗，還希望中央

政府的指導。他又說他返藏後，關於西藏軍事教育內政皆當照內地改進。財政以自己供給爲原則，不足時再求中央帮助。外交方面對於英國的關係，完全聽中央的處置，他根本不贊成西藏與內地分離。記者最後要求班禪表示對於政權與教權應否分離之意見。蓋西藏政治，至今還在政教未分的狀態中，宗教上的主宰者，即爲政治上的支配者。班禪於此略現猶豫，終謂，在原則上宗教與政治應該分開，但是現在因一般人民信仰宗教的關係，使政治與宗教分開後，反易生其他麻煩，故宜一仍其舊，希望將來辦到分開的目的。

班禪住在塔爾寺之後，遠近來朝拜大師的人絡繹不絕，塔爾寺比平日更形熱鬧。不過我們看了塔爾寺的情形，不覺引起了兩種悲痛的感想：第一，是滿清的宗教政策太過毒辣；第二，是我們現在採用的民族政策，前途仍甚渺茫。



附圖四

塔爾寺的大金瓦寺，爲宗喀巴降生之地，故爲塔爾寺中最神聖的地區，內藏宗喀巴生前各種遺物，故蒙藏人以到大金瓦寺前叩頭爲終身大事。寺門前之廊階，係以松木鋪成。每年更換一次，然而每年換去之木板，皆已被叩頭者之雙手雙足及頭額磨擦成二三寸深之五個大坑。蒙藏人民往往以一生生產之所得，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完全在一次叩頭中耗盡。甚有從西藏內蒙等處，完全叩頭以至塔爾寺者，此等人少則數年，多則十數年始能叩到塔爾寺。有叩頭至中途而資斧斷絕，無能爲繼，則作記道中返家，再行經營牧畜等，俟經費有着時，再從作記處繼續叩起，必達到塔爾寺而後已。此種精神可以看出蒙藏民族之偉大，然而以此種精神用到如此地方，似又太無價值。滿清統治漢族，是獎勵八股，對於蒙藏民族，則提倡黃教，這完全宗教的愚民政策，把整個蒙藏民族的精神與精力，盡消耗於「希望來生」「超脫凡塵」的工作上，不再過問今世的軍事政治問題。滿清的政策，誠然有相當成功，而蒙藏民族人口，文化，却受了難於計算的損失。

如果說宗教是一種道德的和教育的作用，到還可以說通；如果說只要信仰了什麽宗

教、那裏就有人可以引渡你到另一個安樂世界，似乎太難令人相信。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今年，我們的民族政策，似乎應該科學些，確確實實的來解除彼此的痛苦，以謀共同的團結，似乎不能再用宗教的愚民政策，以自欺而害人。對於西藏民族，我們看不到有什麼根本吸引一般藏族同胞的方法，只知道利用一個班禪，利用原有的宗教，走愚民政策的老路，某要人公然到塔爾寺大叩其長頭，五體投地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叩個不休。也許他是個人的誠心，如果這表示政府的民族政策，那就難於解說了。

還未入藏的班禪的情況，值得特別注意。班禪本人似乎到沒有什麼。有許多隨班禪到青海來的漢人，現在的狀況已經非常可憐。如無線電，駕駛汽車等工作，在班禪左右之藏人能會此種技術者尚不多，故初頗優待此種漢人，後來他們學得差不多了，就不要這般漢人了。不用以後，路費也不給，氣勢非常高，經濟大權在彼輩「堪布」手中，漢人也無可奈何。最可憐的是有一位漢族青年軍人，從百靈廟起就投效到班禪這裏來，爲班禪訓練衛隊，他滿懷大志想乘此人西藏，將來爲國家在西藏立一番汗馬功勞。初時尙好

，到青海塔爾寺以後。衛隊訓練已漸成熟，他的環境也漸漸變起來，每月給他廿元薪水，關於入藏應備的馬匹衣服，也沒有人負責，一切都沒有人理他，他因此憂鬱成疾，有漢人同事曾請堪布送之西寧醫治，而堪布們亦不之理。於是這位精幹有為的青年軍人，就作了可憐的犧牲。在利用主義的民族政策下，被利用的人何嘗不知道，不過，在他有求於人的時候，自己卑躬屈節些，一旦自己稍為有點力量，他自然不再對利用者表示好感了。

（八）回教過年

在塔爾寺附近，有個市鎮叫魯沙爾。是羊毛貿易的大市場，各種民族混住其間，藏女更美麗，尤為吸引遊客的一大力量。我們當晚住在魯沙爾街上一位朋友家，晚飯吃來吃去總是羊肉，製法也粗糙，吃起來總有點不順口。

我們想嘗嘗夜間騎馬的滋味，所以在十二時稍過，我們就起身上馬，離開魯沙爾回

向西寧。此時星月在天，水河雪霜與星光月影相映射，整個大地披上了深銀灰色的外景，一小隊夜行的征夫，縱馬於高岡淺阜之間，此時萬籟無聲，只有偶然的馬蹄觸石聲，與我們同行者問答聲，才是打破寂寞的唯一音響。連過幾條小冰河後，人馬皆異常興奮，於是我們縱馬狂奔，旋乃引吭高歌，青年積鬱之氣，幾乎全部發洩以出。同行者唱馬仲英軍中歌謠，使記者深感興味，歌曰：「騎大馬來揹鋼槍，富戶門前要糧餉，大姑娘揹在馬上，大姑娘揹在馬上」。這一個歌謠，充分表示出，一羣不能解決食色兩問題的農村遊民所組成的武裝團體的性質。

二十五日的淸晨，許多人還在溫柔鄉中，我們已經到達西寧城。

假如我還在少年時代，我希望住在青海。因爲這裏有三個年可過，漢回藏三族各有一個「年」。平常人只能過一個「年」，熱鬧一次，青海是三個「年」，可以熱鬧三次。藏族的年怎樣過法，記者沒有親見過。這一回却詳詳細細的看了一個回族過年，這一個年給人的印象，大可注意。

回族年節的規定，是依據阿拉伯歷法，每年年節不在相同的時間，今年如果在十月，明年就在九月，在這一月中，所有敎徒都「奉齋」。即是這一月裏面，每天日出以後，日入以前不進飲食，飲食的時間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後。據說，這中間的意思，是令一般人知道飢餓痛苦，好異心救濟貧窮。又有一說，謂回敎敎主穆罕默德嘗與人苦戰，每日黎明以前略進飲食之後，即出外戰爭，至日落始歸家就食，故以後敎徒皆每年奉齋一月來紀念他。

這個大典的舉行，是在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左右，西寧附近的回民男子，都先後齊集馬步芳平日練兵的校場。我看不到有一個人在指揮他們，而他們老老少少的自動向西方坐成很整齊的行列。一種莊嚴的偉大印象，透入每個參觀者之心中。此時北風勁烈，記者重裘無溫，而席地而坐之整萬回民，沒有絲毫浮動氣象，不能不謂爲難能可貴。這個大典表現了幾種非常大的意義。第一，回族內部的團結太好了。這成萬的老百姓一切都是自動的組合成功，而所有禮拜及大典中各種活動，沒有不萬衆一心，動作一致的，

那天天氣如此之冷，因為搬運播音機差不多就誤了二小時以上，旁觀的人許多已經受不住，大相率退去，回民中却沒有一人半途而逃。第二，教主的權威太大了。那天播音機到了以後，這樣新式的東西對於青海回民總算是一種特別的刺激，可以吸引他們的注意，然而在場中的成年回民，沒有一個離開坐位來看的，只有少數的小孩，實在抑不住好奇心，跑到了播音機的旁邊。後來那位總教主講話了。他一句話是：「小孩們！大家一齊坐好！」我一面聽着這一句話，一面立刻看到小孩子們都很快的依行列坐了下去！第三回族目前政治趨向非常良好。青海總教主每年對回民的訓話，有絕對的權威，他是不輕於說話的。他講話先用阿拉伯語，然後自己用臨夏（河州）土話翻譯出來，另外一位朋友又用西寧土話翻譯給記者。教主今年訓示他們兩點：第一，要把個人看小點，個人不要不知足，國家才可以安定，才可以太平；第二，要服從有能幹的領袖，不管他是漢人也罷，回人也罷，藏人也罷。要這樣才可以團結，才有力量，才可以不受外國的欺侮。他這話有多少理論的價值，暫不管它，不過，他這話確代表一種趨勢，我們不能忽視。

西寧的大禮拜寺，表面並不堂皇，而他的教權所支配的區域，却包括整個的青海，以及青海系回軍所支配下的大夏河流域和河西地方，教權與軍權合一，其前途就不單純。

記者對於可蘭經教義，毫無所知，不敢有所論列。惟對於回族問題，頗感興趣。在青海所遇新舊朋友中，對於回族問題比較有正確見解者，首推劉希古先生。他因爲思想銳進，性格倔強，故遭時顛沛，現尙僅以小學教師餬口。而一般環境較順之朋友，又多忙於現狀之應付，大問題之硏討，似又無暇及之。

西寧對於外間去的遊客，還有兩種力量可以令人驚訝。即回軍的騎術和藏女的歌舞。記者參觀過兩次回軍騎術表演。騎士在馬上仰臥上下，或馬上倒立，或馬腹藏身，有人能用中國舊式土槍，在一趟馬程之內，在馬上連放七槍，眞屬絕技。惟回軍之集團訓練不夠，與有組織的軍隊不能作戰。其次西寧有幾位歌舞衆長的藏女。她們善唱情歌，舞姿和歌情雖比較單純，而其歌聲與態度，亦能令人心醉。

東方的朋友嘗嘗輕侮的批評西北人，稱其一切都落後，似乎不可以有爲。而記者則認爲不當。東南人有東南人的長處，西北人有西北人的長處，人的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只是看環境如何，自己所得的訓練不一樣。關於近代工商業社會的生活能力，東南人比西北人長些，但是關於高原農產和牧畜生活的技巧，西北人比東南人又多些。西北人的騎術是一端。記者離西寧前曾看過西寧中級學校所舉辦的遊藝會，演員對於西北鄉村社會生活的表演，技術非常成功。

（九）西寧至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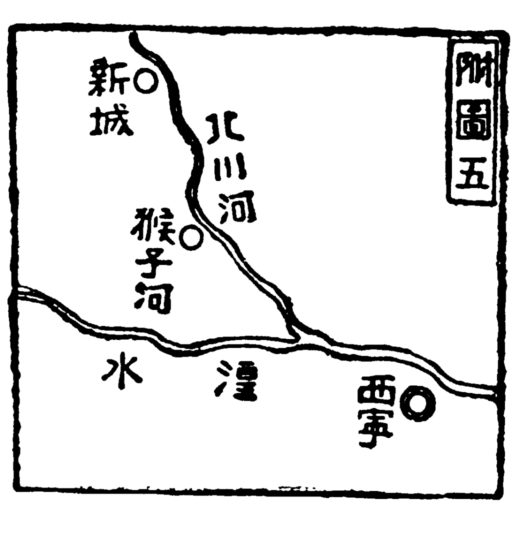
西寧之遊既畢，記者乃取道青海北路，決橫過祁連山以趨張掖，一月四日記者與從者二人乘馬離開西寧，承友人們策馬相送，直至離西寧西門外十里之湟水橋上，始依依握手告別，別後彼此猶時在馬上回首相看，影沒後。心殊悵然。

西寧在湟水南岸，由西寧至張掖，係出西寧西門，過湟水，遵北川河西岸行。北川

河兩岸田園，仍甚優美，惟不如樂都一帶之湟水流域富厚，北川河西岸地勢較東岸尤寬曠肥沃，將來修路開渠等事，皆無大困難，現在道路十九在黃土狹溝中。經青海兵工修理後，己具公路之規模，但因大通縣爲青海產煤之區域，每日絡繹不斷之煤車，來往於大通西寧間，路面與橋樑損失甚大，一乘所過，黃土亂飛，行人頗以爲苦。

張掖西寧間道路，大都爲人烟稀少之地，飲食住宿，皆感困難，而且須通過漢回蒙藏四種民族居住區域，如果語言不通，道路不熟，旅行殊爲不易。記者所帶之從者，乃青海循化縣之撒拉回族，兼通漢回藏三種語言，且曾數走此路，故爲最理想之嚮導與通司，途中必須的用品都完全自己帶上，主要的糧食，固不用說了，就是火柴，鹽，醋之類，亦非預備齊全不可，只有「水」一樁，用不着自帶。因爲到了沒水的地方，隨地有冰有雪，可以化冰化雪，到不成什麼問題，這兩位撒拉回人，精明强幹，途中一切飲食起居，我完全聽他們指導，所以從出發時即未遇重大困難。惟他們彼此用突厥語談話，記者絲毫不解，頗有身入異域之思。

青海之平均高度，爲中國各省之冠，即以西寧而論，海拔高至七千五百呎，僅次於西康之康定，其餘各省省會之高度，未有能及西寧者。再由西寧西北行，地勢越高，氣候愈冷，故服裝方面，漢式裝束，即不大相宜，西式之普通冬季服裝，簡直毫無用處。最適用之服裝，爲藏族用之大領皮襖與長統毛靴。在馬上尤爲相宜。記者所衣，乃相當於王公千百戶之藏服，從者亦爲藏式。高原地帶，空氣清涼，馬上四望，胸懷開朗，惟從者不斷以突厥語相談笑，狀甚愉快，記者一人除默然思索問題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自遣，因此深感情緒上之孤單。擧目所能接觸者，爲山巔的白雪，北川河中的冰灘，寒縮的村莊，枯落的楊柳，與田間出現的羊羣，大道上似相迎送的過客。所謂「漠漠窮邊路，迢迢一騎塵，四時常見雪，五月不知春」者，記者今始臨其境矣。



四十里至猴子河，爲一小市鎮，回漢雜處，回人之房屋與服裝，皆較漢人完整富足，所開小館客店亦較衛生，漢人小孩有褲著少，若干少婦亦僅有破單褲，上僅破棉衣蔽身，一般男子壯丁，到比較服裝周全些，不過如果和記者等比較，那誠有天堂地獄之差了。唐顧況看到當時關中民間之窮困，因作「長安道」詞一首，意在勸人歸隱，他說：「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何不歸來山中老？」。大概這位顧先生一定的出身地主家庭的人，總覺得在都市生活中顛連，不如退居山中，與世無爭，過點幽閒生活，他那裏知道，一般缺衣缺食的人們，在都市中或交通大道上，終日奔忙，尚不能糊口，歸到山中，試問憑什麼來衣食？窮人回到「山中」，恐怕不等「老」，早已餓寒而死了！

最可憐的，是這般煤車夫。他們在衣食的鞭策下，來往奔走，每星期來往於西寧大通間一次，一車煤需本三元，西寧市價，一車只能賣四元多，除了捐稅與人馬消費外，當然難尋相當的剩餘。車爲木製，最易破輪，往往在天寒地凍之野地中，發現破車，車夫哀坐其旁，疲瘦之牲口倦伏於側，爲了小小一塊木料，須往返數十里經一二日之露宿

痛苦，始能有繼續前進的希望，高臥西寧的闊人們，日夜燃煤取暖，亦知大通煤來歷之不易否？

途中有成羣的藏民及蒙古人，沿途乞食，狀至窮苦，據繙譯問答之結果，始知皆係來自遠方，向班禪叩頭者，其所有積蓄，皆於見班禪時，全部貢獻，致歸家時之路費，亦大成其問題，此種精神可惜用於宗敎上，如用之治科學，治軍事政治，其成就當難限量。

青海回軍大體爲派兵制度，士兵皆有家室可尋，非同遊民集團式之募兵可比。故每年過年時士兵照例放假回家，所有服裝馬匹槍械一律自由帶回家去，並不須有官長監督。記者途中遇不少由家回營之全武裝士兵，因係派兵，故逃亡者少，而且逃亡以後，立刻可以捕回。所以如此放任，仍不會有大問題發生。

四日夜間，我們住離西寧七十里之新城，城緊接北川河西岸，仍爲回漢雜處之小市鎮。地漸貧苦。河東有山峯突出，曰老爺山，與河西山勢接成一峽，長城蜿蜒山上，狀

至於偉，青海境內之長城，建造於何時，記者尙無所知，惟就歷代邊防政策推之，或爲明代之遺蹟，亦未可料。老爺山上有大喇嘛廟，藏人每年朝山者甚衆，廟會之期，山上山下，駢成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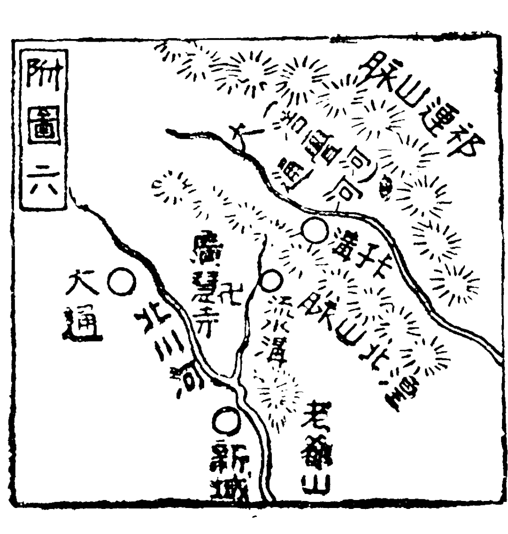
（十）過大板山

經小峽之後，我們到了湟水南岸，出了西寧，我們又過湟水北去了，湟水水勢甚急，嚴冬亦難凍結冰橋，非人工駕橋莫能渡。北川河亦爲不易冰結堅橋之河川。新城西北約里許，即出長城口，今已無關卡，惟軍事形勢，甚爲險要，出關口，北川河兩岸又見平川。關下村落處有歧路，一走大通縣，一走甘肅之張掖。我們於晨光曦微中，即已走近北川河橋，橋名通濟，堅固寬敞，可以通行汽車及大車，現在許多新修公路中，如此堅固之橋樑，尙不可多得。

過通濟橋，即到老爺山根，有人家三四，繞山北東北去，有石峽曰東峽，峽中有小

溪，溪谷全冰涸，出峽以後，溪水積溢，成爲廣一二里之大冰灘，冰灘滑馬，故大道皆避去積冰，繞道山麓行。沿途村落漸稀，山谷形勢漸露荒凉景象。野鷄與吃人之黑鷹，隨地可見，從者用手槍射野鷄，皆應聲而倒，撒拉回族之槍法，誠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

四十里至一大喇嘛寺，曰廣慧寺，俗名過莽寺，藏人甚多，寺之四鄰，已多藏人生活習氣。廣慧寺原爲最有軍事政治力量人之機關，清雍正時青海羅卜藏丹津反對清人統治，朝廷用年羹堯爲川陝總督，督師西寧，嚴行剿辦，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武將軍，佐理軍務，年羹堯採酷烈的殺戮政策，廣慧寺因此被岳鍾琪所焚，後再重修，始得安定附近藏族。廣慧寺附近山上，森林暢茂，蓋爲數百年老林，現寺僧只知砍伐變賣，年有縮減，未知稍加培植，恐十數年後，青海又少一避暑佳地矣。



附圖六

又十里至湟北山脈下之流水溝，山勢緊驟，谷口亦狹，由此再上，即翻過湟北山脈之正幹而至大通河流域。此段湟北山脈，俗名「大板」，計過山有三條小路，曰上中下三大板，記者等所欲經行者爲下大板，下大板一路比較危險小些。因其坡度與路之寬度，尙容馬匹勉强通行。我們到流水溝旅店時，店主勸不必當日過大板，因午後風大天寒，如不能趕至站口，山中過夜甚難。流水溝過山以後，六十里無人烟，必至卡子溝始有宿處，記者爲趕程計，不能顧忌如此之多，只好冒險走去，行行重行行，馬行速度逐漸減小，比到登山處，己全身大汗，喘氣告乏矣。道路兩旁野物甚多，我們爲路程所迫，也顧不得作打獵遊戲，下馬牽馬上山，屢憩屢進，終於人馬交困，始達山巔，山口頂點，計高一萬一千五百呎，記者之鼻腔感受壓迫，隨有血汁流出。從者則久習於高寒生活，若無所苦。下山遵山陰小道行，山陰積雪甚厚，道路盡在雪中，不知此雪果己積厚至如何程度，亦不知已積若干千萬年，人行其上，終覺惴惴難安，萬一墜入雪窟中，記者觀察所得，恐永無與讀者相見之機會矣。

山陰坡度比山陽更爲峻急，路中常有冰溜，滑跌之危險殊大，從者牽記者馬而行，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危險者，今得其實景矣。幸而下山，馬尙不甚勞碌，如由此面上山，殊非易易。

下山後行數十里，始於天色昏黑中達卡子溝。卡子溝高九千呎，全爲回族村落，只有一家漢人，亦爲傭於回族。此地因地勢高亢，五穀不熟，即寒帶植物如靑稞之類，亦難望有其成。居民以洋芋爲主要食品。我們到店以後，欲買煤烤火，而煤不可得，柴亦無之，只有羊糞可充燃料，氣味雖不佳，然亦無可如何者。我們吃的東西和作飲食的工具，幸而皆自己全備，缺一樣即根本無法可想。旅店內部盡是灰土，如果有女客一道，那就難以爲宿了。

湟北山脈兩側，本爲有名的牧畜區域，然而此間土著居民之能穿羊皮衣以禦寒者，尙一見多。自己養羊，而不得穿羊皮，反而穿單破之棉衣褲，覇弄剝削沉重之結果，實不易給人以滿意之解答。

五日，計行一百一十里，惟此種里數，多爲隨便估計，可靠性少。六日我們由卡子溝赴亹源縣。

卡子溝北二三里，即至大通河岸，野鷄野鴨羣立馬蹄旁，土人缺槍，打獵者少，故不知畏人，大通河介於祁連山脈與湟北山脈之間，其上游地勢甚爲平坦肥沃，宜農宜牧，惟順河東下，至互助縣北，山勢緊急，構成險峽，名「浩亹隘」。大通河在浩亹隘以上爲浩亹河。漢光武時，浩亹河上游藏族不服命，帝命馬援率師討之，兩軍相拒於浩亹隘，援用奇兵抄擊，大破之。

普通人只知馬援征交趾（越南），而不知馬援曾征青海，建立奇功。馬援一生行徑，頗多可令人深省者，援爲陝西關中人，曾放牧於隴東南及陝北一帶。王莽稱帝後，聞其賢，兄弟三人皆被仕於王莽。後莽敗，援逃避凉州，因爲熟悉西北情形。隗囂稱覇天水時，厚禮以援爲謀士，援曾代表隗囂見四川成都的公孫述，述盛陳天子儀式以接援，援因斷定公孫述不足有爲。他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以迎國士，與圖成敗，反

修飾邊幅，如佤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回來又代表隗囂去洛陽訪漢光武劉秀，光武隻身相迎，援始大爲驚服，願爲光武用。隗囂敗沒後，援爲光武出鎭西北，對其他民族，恩威並用，西北安定者垂十年，他大戰浩亹隘之時，正是鎭守西北的期中。他後來南征交趾，北拒烏桓，聲威並著。他深感功高震主，所以始終尋機會作對外戰爭，不願引入內爭漩渦中，終以戰敗，以六十餘歲之高年病歿於湖南，死後有人謗之光武，謂援有私意，幾不得還葬，光武用援時何其客氣，援平日持身何其淸明，老年爲劉家天下而犧牲，反不見諒於開明之光武。爲個人效忠，其所得結果不過如此，也就是中國歷代的第一流軍事政治人材難得善終的普遍原因。

(十一) 浩亹河上游

一到浩亹河岸，我們就順着河南岸行，河北是祁連山脈，河南是我們剛才翻過來的湟北山脈，兩條雪山，夾着沃美的浩亹河谷地，風景絕佳。浩亹河上游以產走馬著名。

居民大概河北爲漢人，河南爲回民。漢人人口比回民爲多。民間窮苦景象，溢於服飾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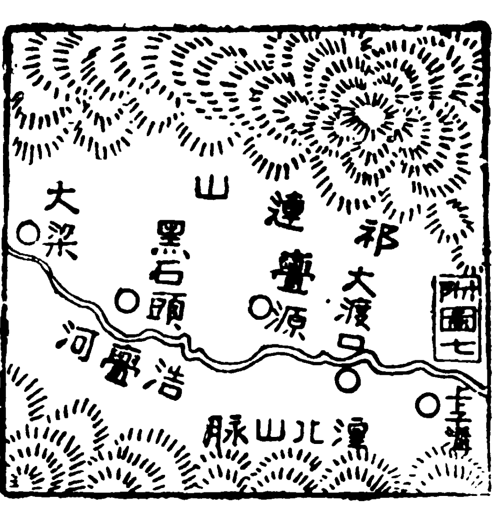
明陳棐有吟祁連山詩一首，記者認爲與此時情景最爲恰當：「馬上望祁連，連峯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無靑烟（因山頂終年積雪也）。對峯拱合黎（合黎山名，在祁連山北），遙海瞰居延（居延海名，在蒙古草地中）；四時積雪明，六月飛霜寒。所喜炎陽會，雪銷灌甫田；可以代雨澤，可以資流泉。」這段節錄的述事詩，把祁連山的風景和作用，都說得明明白白。

到離縣城十里的地方，有渡口曰「大渡口」，此時河寬不及半里，水深不過二尺，水淸見底，兩岸結冰亦不寬厚，本可以涉水而渡，但水中因夾有大小冰塊，急流而下，馬入其中，易被冲倒，故另設渡船一隻，由一少年船夫司擺渡之責。此處渡船與馬連灘者完全相同，有舵無槳，全由船夫拉鐵索，帶船而過，此少年船夫像至聰明，其頭脚手身皆結滿冰塊，眞可謂之「冰人」。問題待遇，則爲純然義務制，係由地方住民輪流擔

負者。世間往往工作最苦之人，即待遇最薄之人，養尊處優者反多不費力之收入！眞正公道之日，不知還要等到什麽時候？

亹源縣在河北岸，爲青海通張掖武威的總道，東北出老虎溝可以至武威，路險只宜於單騎行，有二三百里無人烟，西北出扁都溝可以至張掖，人烟亦稀，路較寬敞，現在走張掖者多，走武威者少。亹源縣城內全部商店不到三十家，縣政府係寄居關帝廟內，萎靡難入眼，然而縣府之權力却是非常顯著。記者在途中見縣役用皮鞭亂打被傳來縣之農民夫婦，而與縣長談話時，問民生疾苦如何，縣長堅謂民間甚爲富足，異乎常人之觀感。最可怪的是記者在縣府中所見的逮捕學生的紙條，那條子是一個學校當局送給縣府的，上面說，學生某某等「不守校規」，「毆打同學」，和「當衆跳舞唱歌」請予派警拘捕，以維風紀。縣府在那紙條上批了一個「照辦」。這不能不說是奇聞。我們要知道這個縣只有小學一所，對小學生用這種方法，總算是對教育法上新的貢獻！

此間商業，十九爲漢回對蒙藏的貿易。漢人與回人對藏人與蒙古，其貿易中夾濃厚



的欺騙成分，絕不是平等民族間商業關係所能有的態度。貿易貨物中，除土產而外，以日本貨爲最多。記者曾託人去買白糖，殆回來檢視，仍然是日本製造。

浩亹河谷地在唐時原爲鮮卑民族吐谷渾住地，後由蒙藏兩族更迭據之，今則蒙藏兩族亦已遠往西移，完全落於漢回兩族之手。一千餘年期中，人事更變，已有如此之大，再過數十百年後，不知漢回兩族，亦能長安於此否？

記者到縣時，有涼州回軍派來捕逃兵的人員亦到，叫囂無已，殺氣沖宵，地方機關皆對之好好應酬，不敢稍怠，因捕逃兵與提派款，爲回軍之兩大好差事，有各種「好處」可得；被派擔任此種工作者，必爲與高級官史最有關係之人。回軍士兵多係派來，或抓來的漢人農民，軍中衣食皆缺，而勞役無已時，故往往有逃亡事件發生，此種士兵皆

爲有家有室之人，故追迫其地方負責人及其家屬，一定可以追回原人，而所謂「好處」者，即出在這個關係上面。

夜間感覺氣候甚冷，驗高度表已達九千五百呎，比在西安空中的普通飛行高度，還要高出約一倍，自然不會溫和了。

過了亹源以後，氣候高寒，不宜人居，農事無望，我們七日預備住宿的大梁地方，馬的草料，和作飲食的燃料，皆無從取給，所以必得由亹源先行派人送去。被派者名爲「烏拉」，任烏拉者大半爲貧苦人家，其運送工具爲牛，速度甚慢，故必須早一夜作通夜行，始能趕到目的地，我們騎馬的旅客還在甜夢中休息，而可憐的烏拉，已經拖着疲乏的身體踏上他無味的征程了。

(十二) 祁連山中

據嚮導的告訴，知道亹源至大梁計程有一百二十里，而且全係無人烟之草地，如果

趕不到大梁，寄足的地方都沒有。所以我們只好趕早出發，聞途中時有遊牧之藏人殺人越貨，故在亹源添加善於槍法且通藏情之護士一名。早間約四時動身，明月當空，嚴霜被地，寒風迫面吹來，刺臉欲裂，眉目與鼻孔四週，皆凝重霜。記者所衣之藏服，此時亦減少其效力。走了將近二十里，才看見我們背後太陽慢慢的上昇，從者多脚凍不能支持，下馬步行以取暖。道路盡在平川草地中，已由青海軍隊修成公路模樣，異常平坦，平川中除有鹼草外，極小的灌木亦不生長，四十里不見任何人家，遠遠山邊草野間，間或有隱約的牛羊羣和遊牧毡房出現，那就是我們視界以內唯一的朋友和伴侶。

四十里至一站口，曰黑石頭，有回回店一家，汚濁破爛，無法入內，店內有奶茶可供飲用，餘則一無所有。黑石頭以西，又是八十里無人烟，地仍平坦。亹源以西，已不見野鷄，只有野兎，從者常於馬上發槍，十發九中，途中糧食，因得重大的補充。

黑石頭以後之道路，緊接祁連山南麓，祁連山產金處甚多，今晚預備過宿之大梁，亦爲有名產金地。途中有不少徒步苦力，背負糧食衣服工具等疲憊而行，土人謂之「金

夫」。我們聽到「金夫」名稱，很容易想像到這般苦力都是容易發財的人，而事實上則不然其說，這般金夫都是高利貸下的奴隸，並不是自主的勞動者。他們都是農村中生活艱難的人，高利貸者才借給他們相當的「金子」，如果市價為一兩金子換銀元九十元，高利貸者只借出五十元，即須要苦力們將來還一兩金子。而借出所謂五十元，還多半給予糧食茶葉，現金佔極少數部份。這些折價的貨物，其價格又遠比普通市價為大。故金夫在三層壓迫之下，其所勞動之結果，全入高利貸者手中，與牛馬同為無代價之勞動。造洋樓者不得住洋樓，挖金者不得用金之利益，各事蓋有同然。

附圖八

又五十里左右，藏人及蒙古人牧畜漸多，水草之地，皆易見毡房，蒙藏男女在大自然中，歡歌快舞，不忌不羞，似不知人間有辛苦事者。

近大梁處，已有野羊發現，其背黃故名黃羊，從者屢下馬射之，皆未得中。蓋黃羊性靈活而健捷如飛，俗有「黃羊站一站，馬出一身汗」之諺，可見黃羊行動之迅速。明范瑟之塞上詩云：「健兒驕馬渾無事，射得黃羊帶血行。」我們用新式槍打黃羊，還難打着，他用箭射，居然可以「帶血行」，似乎也太神乎其技了。

黃昏前，記者已人困馬乏，近暮始到大梁。見有炊烟自地中出，而地面上並無一間房屋，心頗疑之。走近，始知大梁爲金鑛區，窮苦之金夫皆傍土崖穴居，有所謂客店者，乃在一乾河岸之石穴中，石穴爲水所冲成，外塞以亂石泥土之類，穴外穢汚狼藉，死馬三數凍殭門外，穴內人馬雜沓，灰塵繞轉，呼吸皆爲之閉塞不通，張眼亦難，必到夜深人靜，寒氣逼入，使有相當清爽空氣。假使夏季住此，山洪暴發，我們這般人就難免與波臣爲伍了。同住穴中者尙有十餘人，皆以皮衣爲被，無一人有被蓋者。店主人黑小臉，亮突的眼睛，不斷注視記者之行裝，使人不敢安然就寢。

這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山勢似逐漸變矮，實則地勢漸高。大梁高度爲一萬零五百

呎，幾與湟北山口同高。

在石穴中對付一夜，次晨才從石穴中爬出來，似乎人生又增一番經歷，看看一般金夫的住處，又覺得他們的生活，竟這樣永遠繼續下去，人生希望直等於零了。

九日趕早登程，走過二十里冰河，有數處冰灘長一二里，滑馬可畏。河盡，過一小崗曰景陽嶺，爲大通河與弱水的分水嶺，山北之水北流居延海，山南之水匯入大通河。亹源土人有句俗話說：「天下高不過景陽嶺」。景陽嶺拔海一萬一千六百呎，並不能算高，比它高的山還多得很，然而亹源人的「天下」中看來，景陽嶺要算最高的了。孔子說「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的「天下」誠然比亹源人的大些，但不過也未出黃河下游的區域。各人的環境不同，認識不一，這是最好的例證。

大梁以後，本已入了祁連山脈中，爲最易下雪颳風的區域，我們這次却每天有太陽，天氣非常良好。因此只要我們肯做，許多危險的環境，也能僥倖逃過。

景陽嶺後，又是平川，黃羊遍野，記者數發槍射之，皆未命中，遺念甚多。馬行又

數十里，始終未見人烟，藏人毡房亦不可見，擧目荒涼，常起絕域殊方之思。回憶起漢朝李陵被迫降匈奴後，給蘇武一封信上說：「顧國家於我已矣！」那一句話。那時的國家是姓劉的國家，李陵爲博取功名，故欲立功異域。在窮荒絕域中戰爭之結果，「功大罪小」，竟蒙全家之誅。可痛殊甚。因此他不願再行返漢。他苦戰之後，得到如此結果，他再也忍受不了他平日的積憤，他想着苦戰以爭天下的是一批人，而安坐享用的又是一批人。所謂「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郎廟宰。」所以他的憤慨語，實爲千古英雄吐出了不少怨氣。

行八十里，至一破舊古城，俗名俄博城。圖上曰博望城，遍詢本地之「智識份子」，無有知此城來歷者。按張騫同來道路走祁連山南的事實推之，騫曾到此，亦未可知。城市破舊，無一間完整之房屋，農耕和商業都無可言，這裏獵戶是第一等人物。這樣破爛的古城，卻有兩個稅收機關，似乎政府的責職，只在乎收稅，所以在無論如何荒僻地方，總有收稅機關存在。

(十三)走出祁連山

博望城四週本皆藏人牧畜地，因避漢回人勢力，故遠避山中。此間夏日雨後，蘑菇甚多，城內窮人多恃此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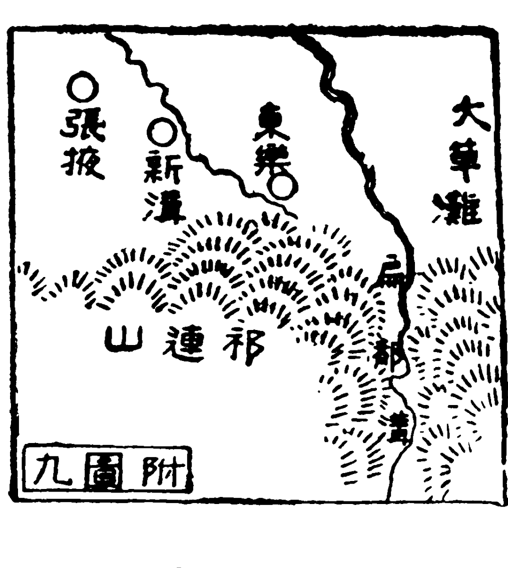
景陽嶺應爲祁連正脊所在。俄博再過四五里，又翻一山梁，入扁都溝。梁上有「籌番碑」，字跡已模糊不清，不知爲何代遺物。大體爲漢人兵力打敗藏族的紀念。

扁都溝長八十里，絕無人家，我們走了一天，只有幾個纒回到青海做棉花生意的，是我們所見的唯一行人。路愈向北走愈低，因而顯出山勢愈高，道路盡隨溝溪左右行，唐皇甫曾有詩云：「塞路隨河水，關城見柳條」，眞算有經驗的說法。因爲邊塞上的道路，大半順着河水走，有柳條的地方大半有關城。

扁都溝中行二三十里，始有小小的木本植物發現，如大梁博望城等處，只有草，小樹也不見一株。博望城北有一夾硫礦質之煤層出現，扁都溝中西側山崖上所露的煤層尤

大。大梁以後，打尖頗爲麻煩，此帶爲草地，無柴可尋，水皆結冰，得水不易。我們在扁都溝走得餓了，找了一個避風處打尖，水已堅凍，破冰無術，好容易跑了一二里才在較薄的冰下，得了一小鍋飲水，辛勞的征馬望着我們的水噴氣，那我們只好說「對不起」了。

馬步芳和馬仲英在扁都溝中打過一仗，這裏的地形，如果從北往南攻，非常不易，只要稍稍設防，欲由此路攻入青海，根本很少希望。



附圖九

扁都溝走完，我們的視界立刻從祁連山中解放出來，豐沃平廣的張掖盆地，被上無邊的雪錦，村落，林木，溪流，牲畜，行人，炊烟……一一的進入我們的眼底，我們立刻感人類社會的再臨，我們出了扁都口才算到了自己的「家鄉」，窮荒絕地的祁連山裏，眞有把人退回到千年前的凄涼！

出山口為炒麵莊，在這樣嚴寒的氣候下，此間男女小孩十九無褲，成年婦女大半單褲。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冷縮的模樣，路旁間有大堡子，內中人們衣服比較完整，似為地主之家。

計行一百三十里始達東樂縣，東樂原名洪水，清順治時還是漢人和藏人相互做交易的官定市場。洪水往東，緊靠祁連山北麓，有一片大草灘，直通涼州。清康熙時，青海藏族請以大草灘為牧地，政府官吏力爭不可，認為大草灘為武威張掖要地，如果給了藏族，則藩籬已失，河西決難安定，河西不保，西北難有能安寧日子了。藏族領袖懷阿爾賴表示反對，他拔刀砍地上說：「前明漢江山，獨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為？」他的意思是多麼可令人注意。明朝漢族的江山，你們滿族可以取而代之，獨我們藏族得這樣一塊小地方來牧畜，都不可能，那天又何必生我們藏族呢？這是民族平等的呼聲，這是少數民族的民族生存權的呼籲。像懷阿爾賴這樣的思想，我想每一個少數民族都是有的，造成這種思想的事實，如果不能剷除，民族間的關係，絕無圓滿解決之日。

東樂城內住戶，恐難滿二百戶，穿城不過半里，我們黃昏始到。住關外一小客店中，店中空無一物，連烤火的柴也得自己設法。最妙的是，店主人也感到燃料的恐慌，屢次來偷我們的柴草，這是任何地方的旅店，所不易遇見的。

東樂至張掖尚有一百四十里，里度甚大，我們又不得不趕早登程，披星戴月，戴月披星，我思想的活動，藉馬蹄的聲響，節奏的開展起來。我的大藏馬越走越有精神，在平地裏騎馬也比較在山地裏要少操心些。所經過的集鎮，都有「民藥局」，就是公開賣鴉片烟的地方，明明是賣毒物，而硬名之曰「民藥」，不問實際，只顧表面名稱，這是傳統的「秀才政治」的遺毒。

我們在一小鎮打尖時，因爲當天可以到張掖，所以吃不完的點心，都不願再帶走，以減輕馬匹的負擔。我們給了一塊極普通的糕餅予一個農民，他不勝驚異的吃了一半之後，臉上充滿了新奇的感覺說：「老爺！這是什麽？我從沒有吃過！」。此小鎮之西，約五十里路之荒灘，無水草人烟，名石高墩，黃羊成羣出現，但遇下馬持鎗之人，立即

遠逃無蹤，記者屢屢以槍擊之，無一命中。

離張掖四十里處曰新溝，新溝以下，景象完全大變，嶄新而整齊的村落，稠密的樹木，熙來攘往的人口，如網形散開的水渠，並不下於淮水流域的風光，將到張掖時，我們看見對面來的牛車上載三個小女孩，約五六歲光景，問之始知爲某老爺新買的「丫頭」，三個小人的代價，共計十五元！張掖地方如此之富，而民生竟如此之窮，河西的情況，使我們感到悵然不釋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七日蘭州）

祁連山北的旅行

(一)「金」張掖的破產

每一個到西北遊歷的人，最容易聽到本地人所談的俗諺之中，總短不了「金張掖，銀武威，秦十萬。」這一條表示甘肅最富庶地區的語句。他們的意思是說：張掖，武威，和天水（即秦州）是甘肅省首屈一指的財富地方，特別是張掖，要算第一。

就是從歷史上看，張掖在西北民族關係上，也曾有過重要地位。二千年以前，這裏還是突厥族的匈奴佔領的地方。漢武帝時，霍去病趕走了祁連山北的匈奴，漢民族才擴張到弱水流域來，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把這地方改為內地。張掖一郡，特別重要。所以取名「張掖」的意思，是「張」中國之「掖」，西通西域，以斷匈奴與藏族的聯合。

不過，漢民族以後，並沒有把這個地方鞏固發展下去，唐朝時回紇佔了張掖一帶，宋朝中葉，藏族的西夏又代替回紇入據這塊地方。一直到明朝，漢民族在這裏的社會基礎，才算鞏固，樹立了健全的軍事政治組織。明代防禦蒙古民族，從西北到東北造成一條長城，又把長城分爲七段，設七個邊鎮，任防守之責。另設兩個策應的邊鎮，共爲九鎮。其最西的一鎮叫「甘肅鎮」，鎮地就在張掖。

清代的疆域遠比明代爲廣，蒙古新疆盡入版圖，張掖在軍事上的地位，已喪失其「西北重鎮」之資格。一方面突厥族之回族，自明末已與漢族混居至複雜之程度，而且在軍事上回族已取得相當力量，距今約三百年前清順治時代，回籍軍官米剌印以張掖爲根據，聯絡西北回民暴動，滿洲人費了很大的力量，才算平定下去。自此以後，張掖在軍事上政治上再沒有表現過重大的關係。

如果我們離開張掖城十數里路，再來縱覽張掖的風光，我覺得明代郭登的「甘州即事」一詩，形容得非常恰當：「黑河如帶向西來，河上邊城自漢開；山近四時常帶雪，

地寒終歲不聞雷。牦牛互市番氓出，宛馬臨關漢使回；東望玉京將萬里，雲霄何處是蓬萊？」，他這首詩有點代表東方人懷慕鄉土之思。

本來中國內地鄉間流傳着一句俗語說：「天下無水不朝東」。照內地的經驗看來，所有的河流都大體以東的方向流到海裏，然而內陸的河流却並不一定是這樣，張掖的弱水（即黑河）就是向西流的。所以他說：「黑河如帶向西來」了。

記者以一月十日到張掖，初被美麗的野景，和壯麗的城池所刺激，內心裏深覺「金張掖」之名不虛傳。稍過幾日之後，原來幼稚的愉快印象，逐漸換爲慘痛幻滅的淒涼。

記者在張掖所得的第一印象，是沒有褲子穿的朋友太多了！十四五歲以下的小孩，十之七八沒有褲子，有家的人還可以在家裏避寒，整天坐臥在熱土炕上，偶爾出外走走，又逃了回去，到還可以勉強過得去，有許多根本無家的孩子，只好在大衙門和闊人們的公館背風的墻下，過顫慄的生活。他們的上身披着百孔千瘡的破衣，或者原來就是沒有做成衣服形式的爛布塊和麻布袋，胡亂裹在身上，從紳士階級們的「衛生」觀點來觀

察，對於他們簡直無從說起了。中年以上的婦人，在街上流落的，比孩子們少些，不過，隨地也可看到。她們的外觀上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無論上身單薄破爛到什麼程度，如果褲子上半截，實在遮不著他們認為非遮不可的地方，那嗎她們總在自己腰部的下面圍着一圈汚爛的麻布或布塊，最低限度得掛一塊在小腹的前面。

這裏已是拔海五千呎的高寒地帶，盛暑的夜間，人們都得用棉被。而且這時正是三九的寒冬，無論怎樣窮苦的朋友，缺了皮衣，實在難於活動。然而這班孩子和女人竟破落到如此驚人的地步！我們如果在北風怒號的寒夜，閒步街頭，不當風的墻角巷灣，常常發出一團團的火光，這就是他們白晝拾來或偷來的木片柴枝，在實在難支的夜間，正在作他們暫時對抗殘忍寒冷的工作。

每日到了午前十時以後，太陽的熱力，慢慢浸暖了地面的空氣，他們的肢體才漸漸從屋角墻邊舒展起來。小攤上，小店舖門口，是他們經常照顧的地方，大衙門和大公館的廚房抬出來的殘羹剩飯，尤其是他們天字而上等的食料。

青年的男子和女人，他們破落以後的出路，又另是一樣，男子可以逃亡，女子可以走去作明的或暗的賣淫的生活。女孩子之出賣，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某次有一個妓館的老鴇告訴記者：「王大的女孩子，我給他六元，他還不賣，張家只給他五元啦」。記者因問她：「王大的女孩子今年多大了」？「十二歲」，這是她平淡的答覆！

要論張掖的街道，寬敞整齊，和內地的二等城市相比，並不見得很差。保定的市面頗近於張掖，而張掖的街市建築却還在徐州之上。不過，這樣大的城，這樣寬的街，這樣多的商店，到了實際活動起來的時候，這些商店很少開門，寬寬的馬路上面却沒有多少商業的來往。據經濟界朋友們的告訴，張掖各方面崩潰的趨勢，現正在加緊期中，張掖的「金」帽子，無論如何再難勉强戴上去了。

（二）張掖的破產，是人懶的過？

許多朋友告訴記者：「河西的人太懶，抽大烟，所以窮得如此利害」。然而記者經

相當研究之後，覺得他們的話還不是正確的看法。人都是願意生活得更好些的，饑寒交迫的日子，誰也知道不好受的，一兩個人的墮落破產，我們還可以說是他自己的「無知」和「不長進」，整個的社會崩潰，却不是由於大家的「懶」了。難道大家都是天生來就是懶的天性，自己早已自覺的去甘於饑寒嗎？如果大家表現了懶的現象，一定有使大家不得不懶的原因。

清代以後，張掖在軍事政治上的地位已經沒落，新疆與內地交通阻滯以後，張掖向有的「商業過道」的資格也根本取消。隴海路通到西安，西蘭公路又暢行以來，原來由包頭經草地到張掖，轉發蘭州各路的貨物，也不再走這裏，因此張掖的商業地位的沒落，乃爲不可挽救的事實。但是以張掖土質的肥美，灌溉的便利，出產的豐富，如果有合理的政治與社會組織，張掖的人民儘可以非常優裕的生活下去；現在的事實，張掖的生活不但不優裕，而且沒落到饑寒線以下。這裏我們不明白使張掖破產的根本原因。

張掖全縣只有十萬稍多的人口，從軍隊到縣政府區村公所直接向民間所徵發的米麥

柴炭，我們暫且不談，建設這個，建設那個，向民間攤的欵項和物料，我們也無法統計，雖然這些負擔，已經叫張掖民衆「叫苦連天」。錢糧賦稅，各地都有，張掖也不能算特別。我們只就「烟畝罰款」一項來說，已經使張掖農民非走到破產的道路不可。

甘肅省政府財政廳規定要張掖每年繳將近二十萬的「烟畝罰款」，不管你種烟不種烟，政府非要這筆款子不可。並且給作縣長一種「提成」的辦法，就是縣長經收罰款，可以有百分之五的報酬，收得多些，提成的實數也隨着大些，自然當縣長的樂於努力，我們首先用不合實際的書呆子算法，每年二十萬元擔在十萬人身上，每人每年兩元。十萬人中有五萬是女人，不能生產，於每個男子每年負擔四元，又五萬男子中有二萬五千人是老人和小孩，那嗎每個壯年男子每年要負擔八元烟畝罰欵了。有許多人不但沒有種烟，而且根本連地也沒有，這樣的煙畝罰欵仍然輾轉轉嫁到他們的身上。事實上畝款負擔情形，還不是如此容易推算，黑暗的方面，還不在這裏。

畝款的目的，並不在「禁烟」而在「籌欵」，這是我們要首先認識的。而畝款攤派

的方法，係隨糧稅附徵。表面上看來，糧多的人，一定土地多些，他們的經濟地位好些，所以叫他們多出點烟畝罰款，到是公平的辦法。然而，誰知張掖田賦情形，早已脫了正軌。張掖全年共糧四萬石，歷年「報荒」之結果，免去了二萬七千石，現僅每年一萬三千石。因爲地方政權在紳士手中，紳士們的地，都是上等地多，他們得了報荒的機會，把自己的好地報了荒地，免去糧賦。而眞正荒了田地，却仍然要按畝上糧。所以這一萬三千石糧，十之六七還是由一般貧苦的農民負擔。種植鴉片，必須上等地始能成長，而上等地大半在紳士們手中，故紳士們種烟最多，但是無情的烟畝罰款，却又隨着糧稅，不合理的把大部份落在貧苦農民身上。擁有二三等土地，種少量鴉片的中等以下的農民，負擔畝款的主要部份，則他們每一個男子每年的實際的畝款負擔，總在十五元以上。如果從租稅負擔能力的比例來講，貧苦農民十五元之負擔，往往比紳士們之三十元或六十元還要痛苦。收款的人員就是縣區村的「公事人」，這些人又是紳士們自己充任，他們在收款時候，還在農民身上想辦法，農民這些額外的當然負擔，恐怕連農民自己也

算不情楚！

種鴉片，該罰，農民不想種烟，當然該加以贊成。前二三年高台縣的農民曾經請求政府，自動禁種鴉片，不再繳那種令人害怕的「烟畝罰欵」，然而政府對於這種請求，却沒有允許！這樁事情證明農民之不甘墮落，而政府硬要强迫收他們的烟畝罰欵，其中道理，頗令人難以了解！

農民的收入，本來不像工商業者那樣比較有伸縮性。他們收入既只限於農產品為主要，而收穫的季節，又大大的限制了他們。對於這種無情的强力搾取，實在沒有支付的能力。但是「提成」制度奬勵了縣長的狠心，各種嚴刑重杖，在縣政府中毫無顧忌的施用起來！張掖代人受杖一次的代價，是銅元兩千文，約合大洋兩角六七分。如果被衙門裏當時活活的打死，這兩千文的代價，仍不出被代替者的荷包！

政府一定要錢，農民沒有，沒有就打，那只好促成高利貸的產生了。農民最困難的時間是春天，張掖情形，一二三月借賬，五六月還賬，不到半年的時間，大致是這樣的

利率：

1.借現金者——百分之五十的利率爲最輕者！

2.借鴉片者——百分之三百！

3.借糧食者——百分之百！

農民在這種毫無希望的高度剝削情況下面，除了抽抽鴉片，苟安歲月而外，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叫他們興奮的從事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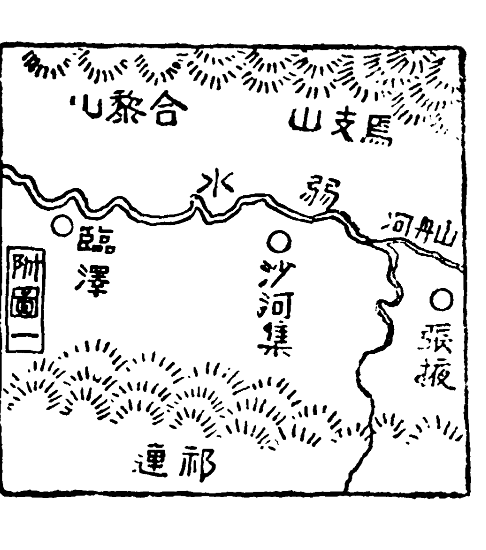
(三) 弱水南岸風光(一)

如果再在張掖住下去，不快的事情還要多些，十八日正午記者離張掖向酒泉出發了。本來打算十八日趕早登程的，因爲韓玉山先生留記者看看他的軍隊，所以遲走了半天。這部份軍隊是馬步芳的基本隊伍，精神動作都不差，在我對他們的講演中，我希望他們能在中國對外生死存亡的關頭上，多多貢些氣力。

騎馬出了張掖西門，把眼平視出去，只有疏密不齊的林木，枯縮待春的菜園，祁連山和焉支山挾持着的平坦肥沃的弱水盆地，被凉凍了的河流渠道，以及大小遠近的村落，點綴成有畫意的幽靜恬淡的鄉郊，不過一低頭看看地下的道路，和大路兩旁居民的生活情形，一種酸苦的滋味，即刻改變了原有的情緒。聞某君在張掖做縣長三年，括去民膏七八萬之多，而城門外的道路，也不見稍爲收拾一下，似乎太有點「過於」了。

緊接西門外二三里地，即爲弱水之支流，從祁連山裏向北流來。弱水土人又名曰黑水，上源分兩支，一即此由祁連山流出者，一則來自山丹縣。兩河會於張掖之西北境，更西北流至高台之西，始轉北流至額濟納蒙古草地，注入居延海。下游又稱爲額濟納河。古人對於弱水，總想到是非常邊荒。唐杜甫所謂：「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宋代蘇軾，本來是比較曠觀的人，然而他提到弱水，仍然是不勝其遐遠之思，其金山妙高台詩謂：「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俗更有所謂：「弱水不載鵞毛」的說法，似乎弱水簡直「弱」得了不得，實際弱水仍與普通河流差不多的

水性。只是弱水南支從祁連山中衝出來，因爲地勢關係，河床傾斜度很大，在夏秋之間，祁連山的積雪融解，山洪下注，水猛而急，故常冲下大小石礫，墊高河底，使河水左右橫冲，於是河道年有變易，形成無定河之大觀，合計現有各河道所佔之面積，總在十五里左右，如能築堤束水，則現有之若干河灘皆可立刻成爲農地。



附圖一

過完河汊。到一個小小的村落，地名乃寺，距張掖已二十里，乃寺西行，經三十里起伏無定的沙漠梁，沙漠梁區域中看不到有草木的存在，村莊人影，也在這個區域中和我們絕緣。唐人所謂：「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必須有騎馬行沙漠的經驗者，始能了然其描繪的景象，十八日住沙河集，計行七十里，到店時天尚未黑。從張掖直接到沙河，我們絲毫沒有休息，騎慣了馬，在西北旅行，將感到很大的便利。

沙河集上的人告訴記者，地方上的區長村長多半是化錢買來的，三百元二百元一個

的區長，只能保險一二年的期間。如果區長沒有比三百元更大的好處，我想不會有人花錢去運動的。而且說地方上的紳士，多半也花錢在軍隊裏運動顧問參議之類的名義，錢多的是顧問，錢少的是參議。張掖的毛大紳士就是青海的顧問，假使顧問參議這些名義不會有某種便宜，運動當顧問參議的，不會如此之多。

夜間，同棧住有西來的幾個士兵，他們在隨便唱歌，內中一首是：「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不離機關槍，三八式單打老鄉」！後來他們重複唱這首歌，聲音變爲頹弱而凄涼，在寂寞的空氣中，他們的歌聲，似乎顯示出一種怨望的意思：怨望中國二十餘年無已止的戰爭，而每次戰爭，只是中國人打中國人！

十九日清晨上馬離沙河集之前，在旅店門口遇到一個全身汚濁，沒有褲子，身披破絮的孩子，年歲不過七八歲左右，旁邊站着一個一樣襤爛的老婦人，大致是母子的模樣，很疲乏的直眼望着我們。這時街上還沒有一個人出來，因爲嚴冬的清晨，冰風颼颼的颳着，普通人是不願出門的。我們爲了趕路，是沒有法子，這一對母子不找個地方避風

，却一早起來當街站着，那一定的凍得受不住了，才起身來活動的，我把手中還存的半個饅頭給了孩子，他接過饅頭以後，眼汪汪的望着我叫一聲「爸爸」，半個饅頭叫「爸爸」！在餓餓線下的朋友，對於吃飽了飯的人講究的尊卑長幼的「禮」，似乎也顧不得許多了。

沙河以西，有十五里長的鹼地，因爲水利不修，缺乏充分的水來灌溉，鹼性上浮，結成黃白黑三色混合的地面，鹼地上除了鹼草而外，旁的植物不易成長，惟有大道兩旁左宗棠征新疆時所植的柳樹，還有少數歪斜的長着。

二十里舖，有幾家破爛人家。過二十里舖又是十五里的沙漠，沙梁比乃寺西面的還要大些，汽車絕對不能行走。往來的旅客在沙梁上上下下，沙子隨着人的脚跡移動，比走堅硬石的山梁要有興趣得多。

沙漠走完，再幾里就是臨澤縣，臨澤縣城的城市，不如內地一個市鎮，這個縣的農民每年也要出六萬元的烟畝罰欵，各方軍隊在這裏提取「撥欵」的，都是長年累月的住

着，總也提不清楚，因爲農民實在拿不出錢來，農民負担太重，都慢慢的走向逃亡的道路，好好田地一天一天的荒廢起來，據友人明駝君的統計，臨澤縣第四區，民十九年共上糧一四四五石，到二十三年只上八八一石，減少了五六四石，按平均每耕地十畝承糧一石計，五年之內，已有五千六百四十畝耕地成了荒田了。如果比例來說，五年之內，荒去耕地，已佔原來耕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據記者估計，這個比例，可以普遍的，說明河西各地的耕地荒廢的情形。另外一方面政府縱令種烟的結果，農民十之七八變成了骨瘦如柴的癮君子，不能再吃辛苦去種地，這也是加速河西耕地荒廢的重大原因。

（四）弱水南岸的風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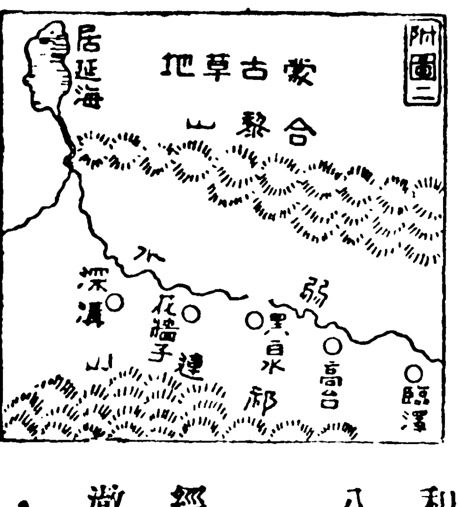
過了張掖西門外弱水的南支以後，一直西到酒泉東面百餘里的地方，我們都是在弱水的南岸進行。臨澤以西，村落稠密，阡陌相連，溝渠縱橫，雖在嚴冬，猶有成都平原那樣富庶的外表。

這時已將近舊曆的「年關」，鄉村中的人總在集鎮上買些「過年」用的東西回家，大道中熙來攘往的人們，都忙着準備他們過年的辦法。只有記者同着幾個從人，騎着征馬，孤零零的永遠走向陌生的地方！唐人岑參服官河西，到年底時，感到生活的寂寞，給了寄居在當時京師長安中的朋友一首詩說：「東去長安萬餘里，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堪腸斷，况復明朝是歲除」！農業社會成長的人，容易發生懷念故鄉的觀念，特別在有節氣的日子。

高利貸是河西普遍的現象，不過此間今年放高利的人却吃了大虧。往年的烟土價值很高，一元只可買二兩左右，放高利的人以為今年的烟土，也可以保持平常的記錄。所以大半放賬的都用了這樣的辦法：借洋一元，還烟土六兩，這等於借洋一元還三元，是百分之三百的大利！誰知今年鴉片大賤，一元可買七八兩，因此不到一元的代價，就可償淸六兩烟土的高利債，高利貸者於是大倒其霉了。

因爲已屆過年時節，田間工作已經完全停止，鄉村的院落裏間，間或也有休息閑談

的農村家庭，象氣也相當活潑。但是只要有一種戴貂皮小帽，穿着馬褂，背上揹着布口袋，口裏含着長旱烟筒，一手拿着白布包好的賬簿，一手提着打馬棍，或者嘴上還留着八字鬍的人，走近村子的門前，那個村子立刻變成了肅殺的氣象。大人不講話了，小孩也不鬧了。主人的氣勢一洩，狗也不敢放聲的狂咬，挾着尾巴退到一旁。這就是收賬的人來了。這家人今年是否可以過安靜的新年，就得看債主們，是否可以讓今年所欠的利和本，等過了年再想辦法。這一天遇到的收賬的人，總有七八起，這簡直是窮人們過年時一種大殺風景的東西！



將近高台，由泉水作成的大小渠道，穿錯田畝間，泉水經冬不冰，所以不管雪在地上積得如何厚，渠中的泉水仍清澈見底的不斷流行。要不是天氣的寒冷，和地上堆着的白雪，我們簡直辨不清這裏是不是江南的鄉村！

高台距臨澤是四十里，我們黃昏以前才趕到城中。友人強留記者在高台留住一天

他知道記者喜歡練習射擊和騎術，他在二十日的早晨，約記者騎了馬帶上槍，到弱水南岸去打各種水鳥。弱水河中，常常有「天鵝」的降臨。南方幾省流行的一種俗語說：「麻雀子想吃天鵝肉」！意思是：「辦不到的事，休要妄想」！那嗎，「天鵝肉」是不容易吃到的東西，已爲大家所公認了。我們那天因爲「天鵝」沒有發現，無從打起，所幸友人還打得有現成的一隻，和我們打着的十來隻水鴨，大吃而特吃的飽餐了一頓。天鵝的形態頗近於南方特別高大的家鵝，肉味近於鴨肉，最寶貴的，是天鵝的皮子拔去粗毛以後的絨毛，「天鵝絨」是非常高貴的裝飾女人衣服的材料。

張掖高台一帶的人，常常有個不能解答的問題。他們用肉眼看去，高台比張掖要高，爲什麼弱水會向高台流？記者初時的感覺和他們一樣，但是高度表告訴我們，張掖坡海五千呎，高台只有四千七百呎，還是要低三百呎。

高台附近的村莊，多半有高大的城堡圍着，外表非常堂皇，如果進村子裏去實地考察一下，雖然是「年關在邇」，我們仍然看不出絲毫殷實的內容來。僅有的一點殷實氣

早已被黑暗的政治剝削和高利貸趕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時離廢歷過年只有三天，還有三三五五的中年婦人，穿着汚舊的單衣褲，到城廟各處偷偷的乞食。她們的家裏如果有支持一天的糧食，他們決不肯出來受凍，和丟女人們最看重的「顏面」。又假如她們還年輕些，或者有人收她們進妓院。或者她們也想作半明半暗的皮肉生涯，只是這樣小小的城中，那容易尋找如期送糧的恩客？在饑餓與羞愧的戰鬭中，她們終於被饑餓打到街面來了。

在高台停留一天之後，我們不得不踏上西赴酒泉的征途了。從此西行二十里至方向堡，農田非常肥沃。再西則有鹼地出現，地質漸磽瘠。又三十里至黑泉鎮，鎮店以外人家漸稀，這裏因爲人家不多，經濟生活單純，故有放高利貸格的人都難找，只在村區上幹公事的人偶爾放點賬，每元每月利息二角，只照單利計算，每元每年利息是二元四角，就是年利率百分之二百四十！「公事人」的錢，借錢的無論如何少不了的。

出了黑泉鎮，西北上遠遠望着無邊枯草，環繞着浩蕩的湖水，湖水的北面是弱水河

身，再北面就是平平的土山，土山上如長蛇式的萬里長城，很明晰的進入我們的眼底。緊靠大路的南面，是不長草木的粗沙梁，大致和大路平行，間或間隔着很大的沙窩。村落樹林，在沙梁這面再也看不見絲毫蹤影。剛才被高台附近鄉村所引起來的江南風光的回憶，至此又整個的換上了塞外的荒涼！

心境被各種問題所佔據，沒有留心岔路的辨別，我們一行五六匹馬的小馬隊，走進了完全的沙漠區域中，愈是前進，沙漠愈大，嚮導也不知究竟錯了沒有，大家只好照着沙漠上旁人走過的足跡前進，不過，渺茫的心情已經籠罩了同行的每一個人，大家只是不得已而且無希望的走着。幸而不久有兩個徒步的苦力從對面走來，他們告訴我們，我們的道路應該向西北的，走成向西南了。如果再走下去，會困陷在沙漠的中心，當天無論如何走不出沙漠，人馬都將無法找水飲食，自然住處更無從說起了。我們才立刻變換方向，對準西北上走，馬匹雖然吃苦不少，我們總算達到了大路驛站的花牆子地方。

(五) 弱水南岸的風光(三)

花牆子約有二三十家居民，以產甜瓜著名，前淸時進貢的，「哈密瓜」，並不眞正完全出在新疆的哈密，一部份出在敦煌東北的瓜州，一部就是花牆子所產。瓜大而味甜，爲內地絕無之塞外名產。

天已不早，我們只好不住馬蹄的前進，花牆子往西，路仍一面南靠沙梁，一面北臨弱水，地盡鹼質，一望草灘。此時弱水中被冰凍着一隻空船，停靠在弱水的北岸。船的附近，只有三五頭黃牛，自由的在吃草。「野渡無人舟自横」，不意塞上亦有此天然畫景。

預定住宿地是花牆子西三十里的深溝，我們已走到「日已西斜」，經過很長的草灘，慢慢上了前面的粗沙梁，梁上有一舊破古廟，下馬扣門問住持，始知花牆子到這裏只有十里的路程！啊！好大的十里！天晚路遙，無論人馬如何困乏，也只好鼓起勇氣登程

了。馬過廟後，但見無邊的戈壁（粗沙漠），沒有絲毫草木的踪影，一種茫茫然的心情，油然而生，不知當晚是否尙可趕到宿處？因而又想起唐人過戈壁時的詩來：「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記者本無「家」可「辭」，而且長年累月的飄流，也無從計算「月」「圓」的「回」數，却是「今夜」的情况，記者誠與千年以前的古人同其意境了。

西北人的習慣說法，稱粗沙漠曰「戈壁」，稱細沙漠曰「沙窩」。兩者有一個共通性，即都是其中無水草，無人烟。戈壁非常宜於行汽車，地硬而平。沙窩則凸凹起伏，沙質又鬆，人馬經行其上，亦感困難，汽車絕對無法通過。地理專門名詞上應該如何稱謂，俗說是否適當，記者尙不得知。

慢慢的，前面的戈壁灘現出了邊沿，我們知道戈壁灘快完了。再前進些時候，邊沿的前面模糊的現出了草灘溝，黃昏前，灰白色的草灘溝的遠方，隱約的現出了村莊土牆的模樣，我們每一個人都盡了自己的目力，向前探見，隨着馬蹄的前進，我們大家的面

色逐漸變做了愉快的表情。

馳下戈壁灘，深溝的人家已清楚的進入我們的視線。草灘地上隨處有黃羊，記者下爲借黃昏光匿草叢中連發射之，惜皆未中。騎入深溝站，居民已掌燈，於昏黑中視之，房屋十之七八已經坍塌，一種死寂的空氣，壓着了行人的心靈。深溝現在共只有四五人家。原來滿清時候，是驛站，並有防備北面蒙古的兵營在這附近，本來相當的繁榮。地屬鹼性，水利未修，無法耕種。所以從前完全恃國庫的餉糧過活。民國以後，驛站撤除，兵營解散，所以本地人皆無法生活，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現在剩下來的幾家，只靠偶爾留一二個過路客人，得一點店錢來維持生活。然而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婦人和孩子們都往往因爲缺乏衣服蔽體，而無法出門。

記者寄宿的一家，是深溝的甲長，他的父親作此地甲長，父親死後，他就「世襲」了，仍然作「甲長」。這裏的地方政治組織有點特別，鄉長要保長每年每人報效一百五十元，保長問甲長每年每人要一百元，甲長於是問人民每家每月要一千文。這不知是那

裏來的規矩！一個老婦人告訴記者：「遲早深溝不會有人了！」

弱水到了深溝的北面，就轉而北流，出萬里長城，經過一個峽口，直北流到額齊納蒙古，再北流入居延海。再從深溝往西走酒泉，我們再沒有富有史意和詩意的弱水在右面陪着我們了。可惜記者因路程所限，不能陪着弱水，一直走到居延海，去看看那面的景象。唐人胡曾曾有一詩吟居延海道：「漠漠平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禁十九年」！照他的詩看來，居延海那面是十分荒涼，只是停馬一看，都會令人「魂斷」，可見非常可怕。不過，中國過去的士大夫，十九都只想過舒服日子，不願輕離溫暖的故鄉，所以偶遇新的環境，就大驚小怪，往往過甚其辭。據曾走過額濟納居延海一帶的朋友徐少尹先生所示居延海的照片，則見其水草豐美，林木參天，牧畜發達，仍爲非常適於人類生活的地方。

漢武帝時，西北方的匈奴民族，非常利害，武帝令名將李廣的孫子李陵，統率勇敢兵卒五千人，到張掖酒泉一帶練習射箭，以防備匈奴。李陵旋奉令出擊匈奴，敗於居延

海，被執於匈奴（蘇武牧羊也在這裏）。李陵之敗，從戰爭的本身言之，是由於各軍失了道路，連絡不上，而且騎兵和步兵形勢完全不一樣。最關緊要的，是漢武帝的政略的失敗。他太看重了軍事部門，忽略了政治經濟的領域，遊牧民族的匈奴，根本無固定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地，可以作爲我們攻擊的目標，讓我們佔領了這些中心地帶，就可以使他們屈服。他們永遠的東南西北流動着，隨地都可以生活，隨地都可以戰爭，我們最多只能殺些人，得些牲畜，絕對沒有屈服他們的方法。只有武帝上一代皇帝景帝時代，趙充國對付青海藏人的方法，才是好方法，他用軍事力量推進到可以耕牧的地方，立刻使那裏成爲農業社會，弄好了再前進，凡是水草豐美的地方都把它農業化，這樣一來，遊牧民族算無法立足了。武帝不知師法充國，專重干戈，雖然軍威曾震駭一時，而對於民族間關係的影響，仍無重大意義和收穫。

（六）策馬望酒泉

二十二日別了深溝，西行三十里鹼地，至鹽池驛。鹽池驛北有天然大鹽池，故名。有人家約百家，因爲鹽池的出產，大家直接間接總可得些利益，所以一般的生活情形，總比深溝要強一些。我們小馬隊到驛街之後，有幾個衣服襤褸如乞丐的老頭，走來給我們蹓馬，他們的目的在希望得幾個代價抽大烟。記者見他們的衣上佩有符號，細視之，才知道他們還是「壯丁隊」的隊員，啊！好「老」的「壯丁隊」！

鹽池裏的鹽，誰都可以去挖，只要你自己有份　。鹽的原價，每百斤是大洋五角，但是一上岸，就得每百斤上二元三角的重稅，成爲二元八角的高價！鹽本來是人類生活必需品，尤其勞働者，食鹽比普通人爲多，有些國家對於鹽是不收稅的，而我們不但收稅，而且稅得如此之重。此地民生如此其痛苦，不見當局有任何設施，以福利民生，只知道設稅卡子要老百姓的現成錢，似乎太說不過去！

鹽池西面又是四十里無人烟的鹼地，北風勁烈，小雪紛紛，面如刀刮，爲記者到西北來稀遇之奇寒。

雙井子有人家十餘，記者暫入一家屋內避風，奈屋中僅一暖炕，主人全家四五口盡在炕上作過年食品，除老主人夫婦外，尚有紅衣綠褲的大小姐與新媳婦，亦在炕上工作。記者進屋後，她們皆急得無地自容，避實無處可避，不走開又覺得和年青的生男客坐在一個炕上，又太有點不好意思，她們再也不能安靜的繼續工作，陷入了跼促不安的可憐可笑的狀態中。記者無奈，只好自己知趣的別了主人，再跨上馬背，繼續我雪風中的長征！

雙井子之西，和東面是一樣的荒凉，風更大，幸而記者全身藏入裝束，除臉部外尚不感十分利害的寒氣。走了三十里左右，路旁有一小方型單間的土屋，屋門口站立着一位非常健壯美麗的少婦，她用手擋着眼前的大風，伸長頸子，似乎向荒草灘中探視什麽的樣子。一會兒，草灘那面一匹雄駿的白馬，載着一個壯年男子，如箭似的奔來。他們兩人很快樂的進了土屋，留了白馬看門。不知道傳說的薛仁貴回窰，是不是如此光景？

因爲風大，我們總是低着頭走，突然從者用馬鞭指着西南上叫記者注意　記者從風

雪交加中，只見西南上有較高的積雪山梁，並沒有怎樣特奇的地方，又低了頭走。從者再以鞭指得高些，再請注意，記者隨所指處注力視之，立刻精神爲之一變。原來西南上的雪山高出尋常，幾次往上移動視線，才看見了聳入天際的高峯，這正是祁連山的主峯，高度在二萬呎以上，比記者所站立的地面還要高一萬五千呎之譜。明人戴弁吟祁連諸：「氣吞沙漠千山遠，勢壓番戎六月寒」。詩氣之雄壯頗足與祁連山勢相當。



傍暮，共行一百一十里至黃泥壩。此地亦僅不及十家的住戶，窮困不減深溝。婦人們都穿單褲，十四五歲的女孩還光着屁股！水井因爲凍冰，所以只是化冰作飲料。從者向他們買喂馬的麩料，他們拿不出來，他們說平常他們就沒有機會吃到大米糠和麥麩子，通常是吃黃米糠，我們的馬要吃麥麩子和豌豆之類的「料」，他們自己人都吃不到，那還有賣的呢！

他們說，他們遲早也逃到外方去了。這裏「欵子」收得緊，沒有錢，挨打受不過。而且不是今天「練壯丁」，就是明天「編保甲」，弄得大家雞犬不寧。他們村長自己家裏有「監」，可以監禁他所管的百姓！一個婦人更憤憤的說，她家裏欠村長三元欵子沒有繳足，十幾隻綿羊被村長赶去，成爲他的所有，另外還借了每月二角五分利一元的大利欵子三塊大洋，繳了所欠的欵子，才算了事！這幾天黃泥壩的幾家人已經弄得一無所有了。「過年？過年只有看見人家熱鬧」！她無望的嘆息。

店主人的小公子，在次日黎明就挾着書往外走，記者因赶路每天總是微明起床，我奇怪他這樣早去上學。他說，他們先生自己兼帶着種地的，遲去一點，恐怕他上田地上去了！同店也住着一位酒泉小學敎師，他穿一件淺藍色污舊的單竹布長衫，沒有任何的行李，和一位送他的苦力在炕上抽大烟。第二天他就這樣光光的一身冒着風雪上路，要說敎育界的「淸苦」，我看這樣就算到了極點了。不過，他那種長衫皮底鞋的風度，在本地鄉下人看來，仍不失爲「一派斯文」。

臨行前，主人收了我們不多的錢，另外他却和一位瘦長黃臉，戴貂皮小帽，穿黑長衫馬褂的公事人模樣的人，在唧唧咕咕，手裏拿了一張紙條，你看了我看，我看了你看的談着。記者有點奇怪，接過他們的條子來看，上面寫道：「今攤到省上來委員大人，人口名，馬口匹，白麵口斤，油口斤，料口斗……」。記者承蒙他們官封「委員」，雖大小階級尙未明定，而一夜寄宿之情，竟不惜以名器相假，誠使人啼笑皆非！一方面我們過路客人，實在非「省上」「委員大人」之貴，我們人馬的消費完全照價付款，自無用其「攤」，而且我們消費的也沒有單上開的那樣多的數量。假如記者要不發現，這一村的老百姓，又將負擔冤枉的款子了。

我們過了黃泥堡，就算入了酒泉盆地了，成排和獨立的樹林，單個和聚處的村莊，把眼前的景緻點綴得有充分的生氣。二十里到一大鎮，叫臨水，鎮中商店都貼上鮮紅的春聯，因爲今天已經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一了。有一家比較整齊的商店，正在寫各種春聯，記者乃下馬揮毫，給他們寫十幾付充滿喜氣的成句對子，然後上馬直奔酒泉。又

二十里至馬坊，一羣無精打釆的中年男子坐在家裏炕上混光陰，面上都有饑色，記者進屋休息，問他們過年安好。一個瘦白的漢子白了我一眼，接着說：「過年？借了臨水鎮裏吳家六塊大洋，每一元每月三角利，現在共計借了十個月，該利十八元，還不知道這利再算不算利！現在什麼都當完了，還差好些，再過一年，我這輩子永遠還不清了」！記者替他算算，單利的年利率是百分之三百六十！後來知道記者寫春聯的那家，就是商人地主兼高利貸的吳家，心中頗爲懊悔。

馬坊離酒泉只有二十里了，風雪似乎來送「年」，比昨天更加勁，路上常有單衣單褲徒步的婦人，急急忙忙的走着，頭上纏着薄被，抵抗風雪，但又不能不留一個眼睛在外面看路，今天是除夕了，環境還不讓和她的丈夫或者子女在家裏佈置年節！同是人類，而苦樂相差，竟至如此！

酒泉的近郊，仍屬不凍泉水所灌溉的肥沃田園，不下於張掖。城垣不及張掖之廣大，而街市之整齊則駕於前者而上之。

(七) 酒泉走向地獄中

記者以除夕到酒泉，次日即爲舊歷新年，各行皆歇業休息，穿紅掛綠之婦女兒童往來賀年，爆竹燈火熙熙攘攘，予旅人以深刻之刺激。但是儘管是新年時候，街上隨處可以看到十歲以下無衣掛全身灰泥的乞丐兒童。有幾條背風的街道，記者簡直在晚間沒有勇氣經過。這般幾乎全身赤裸的孩子，在夜間，他們就在門角墻脚。乃至無水的水溝裏藏了起來。你如果用手電去照，這裏一堆三個，那裏一堆二個，彼此擠得緊緊的睡下了。到了夜間十時以後，氣候變爲酷寒，這般孩子漸漸忍受不了，他們於是本於童性的自然，放聲哭出他們求救的慘痛哀聲：「媽媽呀！凍得很呀」！「爸爸呀！救命呀！冷死人呀」！「老爺太太呀！實在凍得受不了呀」……有時天氣特別寒冷，一兩條街的災民一齊號啕大哭起來，哀聲震動全城！記者也去參觀過所謂「救濟院」，院裏的設備和理，就和一些破產的男女老幼自由偶爾聚集到一個地方，沒有兩樣。東睡一個病人，

西睡一個老漢，尿屎汚水，隨處橫行，房屋破爛，管理全廢。我以爲如果讓他們自己散開去尋生路，起碼還可以減少些彼此疾病傳染的危險。

酒泉本來是大商業口岸的地方，爲新疆包頭蘭州以及新疆南路商業上的轉輸點。一位商業上的朋友指給記者，某家鋪面從前是二十萬，某家鋪面從前是三十萬，現在都關門了。自然一般經濟的不景氣，和新疆政治情形的變化，當然是使酒泉商業衰落的原因，而酒泉自身所有的破壞社會生活的勢力，我們不能不加以特別的研究。

酒泉和張掖一樣，農民最大的出產，全靠鴉片。酒張兩處的烟土，不及武威的好，武威鴉片銷山西，供晉人吸食之用，酒泉鴉片走平津，以爲造「白面」的原料。烟如不起價，社會經濟即立陷於緊張。農民的鴉片，被高利貸和商人已經剝削一回了，最利害的，是軍人每年要地方上繳多少的「官土」。「官土」者，官家要的烟土也。收買官土，並不是自由交易性質，係派定某區繳若干，某區繳若干，區派保，保派甲，甲長派到每個農民，窮而無勢的農人特別吃虧些。官土如果是二萬兩，農民總得多出幾千兩的「中飽

土」。官土的價是「官定」的，「官價」比「市價」要低。這樣低於市價的官價，又常常只給一半。這一半的官價，經過商會到各區，區到保，保到甲，等到分到農民手中，比原來的數目又差好些了！所以縱令烟土的市價很高，農民除了把烟土送給旁人發財外，沒有旁的希望！

酒泉那點「風燭殘年」的商業，軍人還要和他們競爭。他們把官價收來的烟土，用車隊的駱駝運到綏遠，他們比普通商人要少付一次酒泉本地的烟土稅。普通商人由酒泉到綏遠，共上四次稅：酒泉本地稅，額濟納蒙古稅，寧夏稅，及綏遠的「塞北關稅」（本國境內要上「關稅」，不能不算奇怪！）。軍人運貨，本地稅局只好裝做不看見了。他們在綏遠賣了烟土，換成茶葉布疋等貨物又運回酒泉，本地稅局又不敢收稅。他們並且自己嫌麻煩去銷售，把貨交給商會，攤到各商家，立刻又要集中現款。他們又在青海運些大黃，籽麻等土產，强攤各商家，換取現金，不管這些貨是否能有銷場！

這裏的官場似乎已養成一種風習，不管大局倒不倒，只要我此時此刻能弄金錢到手

就行。有幾個河北人在酒泉辦了一個化學工廠，利用嘉峪關外玉門縣的石煤原料，好容易才造出些洋燭肥皂之類，並提煉煤油汽油，成績還很好，而特稅局的人非要他們照外國的洋燭煤油上稅不可！獎勵這種脆弱的工業品推銷才是正道，硬要用重稅去摧殘，試問是什麼道理。大概還嫌河西一帶，有了這樣一個化學工廠，反而不順眼，不如簡直根本把牠取消，到還好些！

新疆和內地的關係，本來已經不斷如縷。我們在這地方負責的人們，似乎還惟恐其不早日打斷這一縷情絲。新疆到內地的商人，現在比從前少得多，而且輸入的也沒有重要的貨物，只限於消費用的葡萄杏瓜之類，因爲新疆重要出產，盡歸蘇聯，到中國內地的是蘇聯不要的東西。這種貿易情形，已算可憐到極點了。怎樣用方法聯絡新疆商人使其內向，當爲目前西北的急務，然而我們的稅收機關，對於新疆來的商人，除正稅之外，還要多方留難，多方壓迫，甚至死人棺材經過，也非出賄賂不能通行，一定要用鐵鈎伸進棺材去，把死尸鈎得亂七八糟，才算順意！

酒泉一帶農民最感切膚之痛者，爲對於軍隊的負擔。農民每年繳給縣政府的米糧，再由縣府轉交駐軍，作爲吃用，以抵銷省府應給駐軍的軍餉，（近來軍餉已由省府直接放發，比較當大爲改進些），各縣不論有無駐軍，一律把糧交軍隊，所以秋收時，大量的賤價糧米，盡歸了軍隊，到春荒斗價高漲時，軍隊又拿糧來賣給商人，轉賣農民。這種不用本錢的辦法操縱糧食，農民當然只好加速度的墜入破產的深淵。

糧之外的油，鹽，柴，灰，料，草，……無不徵發之於民間，設有「兵站」專司其事。兵站之權，又是制民死命的機構了。因爲徵派之緩急，權在兵站，兵站可以直接拘捕杖禁農民，所以區長保長之類，都得送款於兵站委員，否則兵差一到，這般人就會應付不了。

這樣可哀的酒泉農民，每年仍然要出十幾萬的烟畝罰款，縣政府之收烟畝款，自然不用重刑不能搾出現金了。酒泉人被無比其多的公款逼得無法，他們明知是「飲鴆止渴」的高利貸，借了高利貸十九都要破產，然而他們爲「先公家之急？！」起見，仍然只

好先求對付現狀。又爲了稍爲自己安慰起見，他們養成了一種「及時行樂」的風氣，不管情形怎樣，有了錢在手，那管借的高利貸也能，賣做人的也能，即刻要用也能，他先到小飯館去大吃一頓再說，寧可出了館子再借高利，亦無所用其躊躇！

（八）嘉峪關頭

酒泉的朋友們留記者在酒泉住了半個月，嘗嘗塞上新年光景，亦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機遇。

二月十日始由酒泉搭新綏汽車公司特開敦煌的汽車，出嘉峪關外一行。新綏汽車公司原擔任綏遠至哈密的公路交通，後來又擴充哈密至蘭州一線，終因政治的牽制，蘭哈線未能直達，只限於蘭州酒泉間之來往，新綏公司雖爲私人營業，實在西北交通上負有非常重大的任務。新疆與內地之交通，全賴此一公司苦力支持，惟就目前記者所深悉之各方局勢言之，該公司應早定大計，將交通總樞紐，移至西安或蘭州，更有計畫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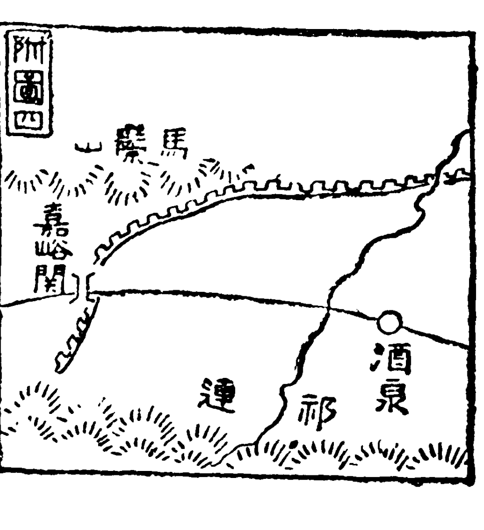
西北交通，並澈底改善內部的組織，如此，始能有光明的前途，並可以一新全公司之耳目。

酒泉以西的地勢，戈壁地要比黃土地多些。戈壁上常生一種植物，多刺，冬季成白色，駱駝喜食之，俗名駱駝刺，唐人詩中所謂：「酒泉西望玉門道，千山萬磧皆白草」。所謂白草，即指駱駝刺。

我們內地人看到酒泉，已經覺得是遼遠地方，而玉門關外的人看酒泉，則又已經是內地的很舒服地方了。班超在西域爲劉家天下鎭服諸國，一直老了還不讓他回來，他在「求代還疏」中哀求皇帝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在敦煌西北，尙東距酒泉一千餘里，他只要活着進了玉門關，已十分滿意，若到酒泉，那簡直可說是意外的慶幸了。

酒泉至嘉峪關七十里，大道約十分之三爲冰塊所蓋，行車最爲危險。不過這一帶行車，必須開車的有特殊的經驗，乘車的人尤要有置死生於度外的決心，不然，總會讓你

感到恐懼與苦惱。車行四十分左右，道入廣泛無邊的戈壁。戈壁西面，在兩山環抱中聳立起巍峨的城樓，矮矮的長城有如一條長蛇式的，從遙遠的北面山梁，蜿蜒穿過城樓，又向南面的山梁爬去。同行的指示記者，那城樓處就是「嘉峪關」。



嘉峪關爲明代長城最西的起點。中國長城只有秦隋明三代的工程爲最大，但三代之中，又以明長城爲最長，而防邊設備，亦最完備。秦長城起於甘肅臨洮(洮河東岸)，隋長城造於甘肅武威，只有明代長城起於嘉峪關。

嘉峪關有小城一座，歷年兵禍，城內已全廢頹，城外有居民約五六十家，街市房屋矮小破敗，居民亦窮困無活氣，「關口」在城西，關上有高樓一座，現樓蓋已爲大風吹去，僅剩支柱幾棟，還在爲此古蹟作勉強撐持，關門洞中，寫滿了古今中外遊人過客各種各樣的題詩，記者詳細讀過一遍，佳者不多，且十九爲苦邊懷鄉之作，氣勢雄壯者，不得一覩。記者因憶起林則

徐過嘉峪關的詩來，林氏因反對英人販賣鴉片毒害中國，毅然以武力與所謂「文明民族」的英人週旋，竟因「抗英」有罪，謫貶新疆，他路經嘉峪關，作了一首胸襟豪壯的七言詩，讀之頗能使人精神煥發，詩：「嚴關百尺界天西，萬里征人駐馬蹄，飛閣遙連秦樹直，繚垣斜壓隴雲低，天山巉峭摩肩立，翰海蒼茫入望迷，誰道殽谷千古險，回看秖見一丸泥」！在他的塞外雜詩中，還有兩句，氣勢也好：「雄關樓堞倚雲開，駐馬邊墻首重回。」（邊墻即長城）。他的詩比現在旅客流行的一首打油詩，所表現的情緒要高明得多了：「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往前看，戈壁灘，往後看，鬼門關」，好像出了嘉峪關就是生離與死別！不但俗人充滿了保守家鄉的思想，歷代知識份子也多視離鄉別井爲畏途，唐戴叔倫的「邊城曲」云：「人生莫作遠行客，遠行莫宿黃沙磧」，清讀吉瑄的「弔戰場云」：「祁連山下草，寂寞少人煙，魂魄千年後，猶思渡酒泉」。我不知道老守在家裏幹什麽？

但是，我們看看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民族的情緒，却看不出絲毫留戀家鄉的意思來。

吉思汗成左右之通中國文化者，只有契丹降人耶律楚材，他因原屬契丹，而且已受相當中國文化之薰陶，然而他的詩的滋味就已經來得不一樣。「葡萄親釀酒，杷欖看開花，飽啖雞舌肉，分餐馬首瓜(即哈密瓜)，人生唯口腹，何礙過流沙」(征新疆時作)，又說：「優遊聊卒歲，更不望歸征」，他們只想找更美滿生活，根本不想回家，無論沙漠怎樣苦，他們也不怕。東漢馬援所說的：「男兒當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死於婦人女子手中耶」！成為後世的佳話。記者以為「男兒」死了不必一定要有人「裹尸」，更不必要「還葬」，本着認為有意義的事情，百折不回的做下去，那天死，那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體將來怎樣安排。丁文江先生在青年留學日本時候，改日本名詩抄給朋友說：「男兒壯志出鄉關，學業不成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這首詩上雖然功名氣重些，但是比那種始終「不」願「出門」的「秀才」，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嘉峪關這一帶地方，是秦漢之際烏孫國地，其西疏勒河流域為月氐，其東北，今內外蒙古地為強盛之匈奴。後月氐被匈奴趕至天山之西，烏孫亦被匈奴指使，追月氐而移

國於伊犂河流域，漢武帝時代，爲想聯絡烏孫，以夾攻匈奴，把江都王建的女兒細君，起爲公主，不惜陝，甘，新三省長途跋涉，往嫁烏孫。烏孫王叫昆莫，年紀已大，而且語言不通，這樣當然使這年輕而美麗的細君，難於過活下去，她因此作了黃鵠歌一首，以表達自己的哀情，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逝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氈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我們讀了這樣悲痛哀惻的歌詞，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對異民族無辦法，逼得用女人去聯絡異族的辛苦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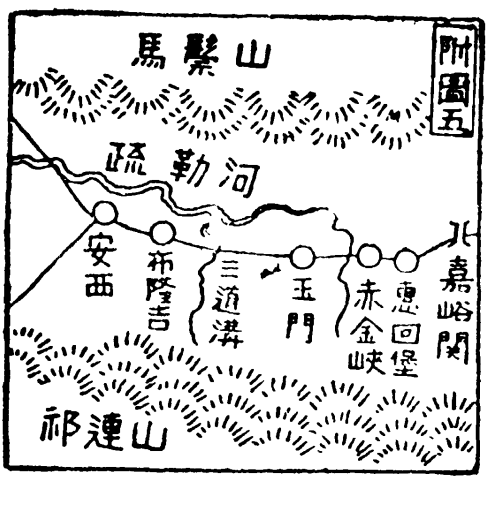
（九）玉門安西間

記者在嘉峪關遇到一個不了解的事實，就是此地的關稅問題。新疆如果認爲是中國自己土地。那嗎新疆商人到甘肅來貿易，爲什麼要在百貨稅之外，上一次「關稅」？關稅應該設在中蘇邊境上，怎麼設到嘉峪關來！

中國漢唐以來對於新疆都沒有得到切實好處，每年出征西域的，十有九死於塞外，

只是新疆出產的葡萄，有不少進到關裏來，故唐李頎有：「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關」之歎息。

車出嘉峪關，經七十里戈壁至惠回堡，住民約四五十家，凋零氣象，比嘉峪關爲甚。又一百一十里至赤金峽，路仍多戈壁，人煙在半途中絕難看見，我們汽車從峽河的積冰上駛過，冰已漸溶，如果車要重些，恐就難保險不破冰下墜了。又九十里至玉門縣。玉門縣並不是玉門關，玉門縣係由安西酒泉兩縣分來的土地，係後設的縣治。玉門縣四面都被戈壁包圍着，只有東面孔昌河之西，還有一條可耕地方。縣城小而狹，汽車在街上轉動，太感困難。



玉門西五十里爲三道溝，這是關外第一大鎮，比玉門安西的縣治都要富厚繁盛些。三道溝有一個山西大商人在任鄉長，他這個鄉長在三道溝，可以說是「權傾中外」，什麽人也沒有他大了，汽車在三道溝附近陷入小山溪的活沙

裏，好容易才弄了出來。

蘭州以西經武威張掖酒泉玉門安西，略有纏商的足跡，不過越往西來，纏商的勢力更大些，新疆大部的人口是「東土耳其人」，大致即中國歷史上所謂「突厥」。他們喜以布包頭，故漢人呼之曰「纏頭」，又因他們多半奉「回教」，故又叫做「纏回」。張掖以東，他們的勢力不大，酒泉的東關，幾乎全是他們的商業。他們除將新疆土產輸入內地外，並銷售蘇聯出產的各種布疋等件。蘇聯布疋價廉質堅，深受一般消費者歡迎，故纏商的商業，頗爲不壞，三道溝之纏商來往者頗多，他們趕着駱駝隊或者毛驢子隊，穿過沙窩戈壁東西運送，他們性情忠厚馴善，身體壯實，青年男子和少女，頗富歐洲人的美麗，元人馬祖常有詩記關外商業情形說：「波斯老賈渡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採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不過現在的纏商，不是主要的販賣新疆南路的玉石，同時也不到中國來換「桑麻」，這是與「波斯老賈」略有不同罷了。

三道溝常有蒙古人來交易。三道溝北面緊接馬鬃山，馬鬃山界於新疆甘肅外蒙古之

間，以西北而東南的方向，袤延數百里，山不高而歧分雜出，形如馬鬃，故稱為「馬鬃山」，山中現住有不到一百家的蒙古人，大半為外蒙古獨立以後，不容於新政權之蒙民，過去時與外蒙武裝衝突，經外蒙派人入山大屠殺一次後，本有五六百家之蒙民，現在凋零到只有幾十家了，他們皆以遊牧為生，由一張姓漢人以團總名義管轄他們。三道溝南面過祁連山脈，即為青海和碩特蒙古，近因負擔太重，常有蒙古人從青海逃入馬鬃山。馬鬃山的蒙古人，現在對北面怕外蒙，西面怕新疆的哈薩，所以不敢住在馬鬃山西北兩面，情形非常衰弱，然而此間漢人對之尚呼為「韃子」，貿易對之亦欠公平，民族關係如此，可為深慮！

途中遇到二位到安西提「撥款」的軍隊副官，那個氣勢之大，真叫人不敢接近，聞安西全年收入不到二萬元，這一次的撥款就是二萬四千元，其他的撥款還不算，試問不足的款子從那裏去想法子？殊費思索。

三道溝的市面因為皮毛起價，較往年活動些。高利貸在這裏不很流行，因許多人窮

到水平線以下，赤光光的一無所有，只要有人放賬，他們都借，但是借去以後，只有要他的「命」，才是唯一的還債的方法，放債的人也只好束手了！

三道溝過了一夜，次日轉赴安西，上下五六條乾河，全爲疏勒河的支流，再經幾十里豐美的草地，共行九十里至布隆吉，在草地中走錯路，繞了幾十里，才轉到布隆吉的市街。

布隆吉亦爲破爛之小街，有大樹數十株，相傳爲清雍正時年羹堯所手植，故稱「年大將軍樹」。年羹堯爲雍正時最有才略的大將，以征服青海之羅卜藏丹津建立大功。他本人是否曾到過布隆吉，記者尙無所知，惟就其用兵經過說，他確曾派軍監守過布隆吉。當時年對青海用兵的佈置，（讀者請按地圖），先分兵永昌布隆吉兩處，把守祁連山，防羅卜藏丹津衝入河西內地，南面屯兵巴塘裏塘（在今西康）及四川松潘北之黃勝關，扼敵入川藏之路，又屯兵新疆吐魯番哈密巴里坤（鎮西）一帶，截其通新疆北部準噶爾之路，然後分遣主力，從青海東面的西寧，諸路出擊，羅卜藏丹津不支，但仍負偶柴達木盆地

。年更計劃由西寧松潘張掖布隆吉四處出兵合攻之，副將岳鍾琪不聽，請兵孤軍直入柴達木，終追羅逃入新疆，平青海。就此事實觀之，年或者曾到布隆吉巡視，亦未可料。

汽車最害怕的冰灘，一層是汽車輪吃不着冰面，一層是冰的厚薄不一，不容易看出來，一到薄的地分容易陷到冰裏去。五十里至雙塔，冰灘阻路，我們找了一個老農帶路，也不敢上汽車，只願意在地下徒步作汽車的嚮導！車過雙塔，路入南山的戈壁中，一百一十里至「十工」，再由十工經四十里草地北入安西。

安西以「風」著名，俗諺謂「一年一場風」，粗率的想，以爲風不多，而實則爲終年不斷的大風區域，風經常爲東西向。故安西縣城南有一座新城。東西兩面的城垣，被風吹開許多裂口，如排齒之倒立，安西爲疏勒流域，惟水利未能盡其利。民生之痛苦與政治之黑暗，爲黑暗的河西之第一等黑暗地方，紳士與地方官互爲勾結，魚肉鄉民，如某紳士既爲縣政府科長又兼教育局長又兼中學校長，縣長兼任黨部委員，故一切事皆可爲所欲爲，一切政事，皆爲取錢之機會，當區長要運動費，打官司要特定的狀子費，棘

壯丁，只要有錢可以免役，軍隊要收「官土」，縣政府派定每家若干兩，但不要「煙」，要「現款」，而所規定的烟價比市價要高二三倍！收款以後，然後再照市價收烟土，交付軍隊，一轉手之勞，可以獲倍蓰的利益。臨時派款尤爲利害，我看見過一家農民家裏的墻上，貼滿「交過派款取回來的收條，好些收條沒有圖章，又沒有日期！不久以前，安西出了一個「兩江代電」的笑話，煞是有趣。有一天商會長突然被押在縣府裏，會長追問被押的理由，據說是「欠款未交」。會長說：「我什麼錢都交淸了，還欠什麼款呢」？縣政府的人說：「你還欠一個『兩江代電』的款子」！這把商會長也弄得莫明其妙了，後來說明白了，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情：省府曾有兩個「江」日（三日）電報，提調某種款項，商會早有款存縣府，遂彼此對銷，誰知縣府事後忘去，迨查舊案時，見兩電之款無着落，乃立刻把會長拘來，其勢甚兇，經說明原委後，被拘者才又恢復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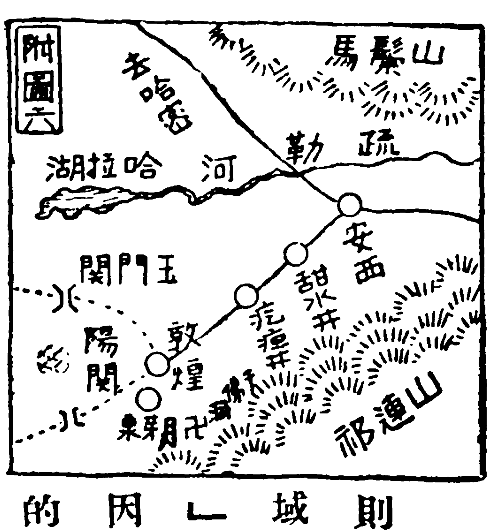
從安西西北走，爲哈密大道，西南通敦煌。爲關外之咽喉地，乃政治黑暗如此，民間村落十之五六已無人烟，多分別逃往哈密敦煌一帶，就城廂而言，原有戶口九百戶，

去年爲七百戶，今年只有五百戶，差不多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在遞減！相反方面，新疆則無代價給難民以土地耕牛種子農具，召致人口，繁榮新疆東境，所以農民逃亡者日見增多。

(十) 塞外桃源的敦煌

河西各縣地勢，以玉門縣爲最高，拔海五千七百呎，比張掖還高七百呎，比安西高一千呎。安西到敦煌共計三站，二百七十里，十分之九爲戈壁，只有站口的地方，有水和土屋，可以吃喝休息。夏天戈壁蒸熱，人馬都難於支持，只有夜間上路還涼爽些。然而汽車走戈壁，却太爲理想了。戈壁平坦堅硬，可以高速度的開駛汽車，有如在無甚阻碍的碎石公路上。十二日車由安西開敦煌，第一小站過瓜州，爲昔時種瓜進貢之地，阡陌痕跡尙在，惟城堡已廢，田地亦荒，甜水井爲第一站，有土屋一間，有井一口，水苦，名「甜水」者，乃希望的表示。第二站爲疙疸井，簡單如前。疙疸井再過數十里之瞼

草地，中爲一大鹽池。鹽區廣大，人烟太少，自無力談開發地利，至離敦煌四十里處，始有村落，曰新店子。從新店子望敦煌，只見南面爲寸草不存之大沙漠山，北面亦爲無人烟之鹼地，只有敦煌附近林木葱茂，土地肥美，人烟稠密，此可謂名符其實的「世外桃源」。敦煌拔海四千呎，在大戈壁包圍之中，惟藉南面祁連山水的灌溉，故土地出產甚豐。宜於居人。



現在中國內地對新疆的交通，係由安西走哈密，而漢時則由敦煌西北一百餘里出玉門關以至西域，班超張騫經營西域，都是走這條路，所謂「但願生入玉門關」的「玉門關，」就是這裏。唐時對西域交通，已有略略變動，玉門關之道因人事與自然的改變，阻塞不通，改在玉門關南另闢大道，的關曰「陽關」，「陽關」即玉門關南面的關也，唐王維詩云：「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即指這個陽關。唐以後，陽關之路亦斷，今欲

由敦煌至新疆，無路站可循，必須橫過二三千里無人烟的戈壁與沙窩，無特殊準備者絕不能通過。在漢時，玉門關的規矩，早晨鷄鳴開關，西域各國的朝貢使臣始得過關。而各國進貢馬匹，總是在雪晴了的時候，帶進關來。「月明處使聞鷄渡，雪霽番王貢馬來」，即描繪那時玉門關的事實。記者因限於時間，兩個古代雄關的遺跡，都沒有去實地憑弔。

到了玉門關附近，我們不應該忘了漢武帝對匈奴的政略，和張騫使西域的事情，漢武帝似乎也曾深深的察覺到了，我們以農業立國的民族，永久不止的和那遊牧為生的匈奴民族對抗，總是有點不勝其麻煩。最好能另找到一個遊牧民族和我們同盟，去應付匈奴。月氏本來是疏勒河上遊牧的民族，被匈奴趕走了的，如果我們去聯絡月氏，請他仍回來住牧河西地方，他與匈奴為世仇，自然無妥協餘地，而且有月氏的阻隔，決不會使匈奴與藏人聯合起來。有了這樣一個月氏住在河西，漢朝自然可以少去許多軍事的顧慮。在這樣的政治需要之下，張騫就從長安向伊犁河的月氏出發，那時河西尚為匈奴所據

，張騫要通西域，又不得不走河西，在他通過河西的時候，被匈奴發覺，把他逮捕起來。十幾年後才得間走脫，繼續西進，出玉門關沿天山南麓，經今吐魯番焉耆等地以向伊犂，後知月氏已逃至中央亞細亞，不再在伊犂，乃越帕米爾，逕趨撒馬耳罕。誰知月氏安於中央亞細亞之土地肥美，不再想回河西。張騫不得要領，乃起程東返，歸路走塔里木河之南于闐和闐等地。他因鑑於不次被捕的經驗，不敢再進玉門關，乃由阿耳金山口，進入青海柴達木河流域，欲由祁連山南面尋路東歸。此時藏人（羌人）已與匈奴有聯絡，故仍執張騫以獻匈奴，再被囚，遇機會才再得脫東返故國。他這樣的精神和毅力，值得我們衷心敬仰。

記者在敦煌住了一天，只騎馬去參觀過聞名中外的千佛洞，和早著名於漢時的月牙泉。

敦煌在漢唐時候，爲中國與印度，中央亞細亞各國，歐洲各國陸路交通的大道，商業與宗教的傳播，皆以敦煌爲過道。故當時敦煌爲陸路交通上重大商埠。財富與宗教學

術文獻之存積甚多。其保存文獻最多者爲千佛洞，千佛洞藏有千餘年來之各種珍貴文獻，清末爲英國大探險家斯坦因所發覺，盜竊殆盡，現在此種文獻分藏於倫敦巴黎者不知凡幾，敦煌本地人士所有者不過千萬分之一之殘篇斷簡而已。出敦煌東南行約四十里戈壁，放馬急馳，約一小時可到。洞在戈壁斷崖處，南向之長沙石崖上，鑿有一千餘個洞口，計分上中下三層，洞之大小不一，每洞有若干塑像，壁上亦繪滿各種與佛教有關之圖畫。洞與洞之間，從前在洞外有走廊連接之，現在走廊已塌，乃鑿穿洞與洞間之石壁，以通行人。今各洞中之塑像之有價值者，已被盜一空，壁上圖案之有價值者亦被人拓去，故無特殊有價值可言者。藏經卷文獻之石室，今已一無所有。洞壁前爲一冰溪，溪旁有古廟三座，週有耕地畝許，引溪水以爲灌溉，柳樹成林，別是一番富麗風景。溪之對面南山，上有三山峯，並立如「山」字形筆架，傳即爲三危山，「竄三苗於三危」，不知是否即是此地。千佛洞的工程，現雖已經頹壞，惟其工程浩大之程度，仍屬可驚。壁上圖案中，多爲印度之風俗與城市情形，人物生動欲活，着色亦週詳切當，至今尙有

非常鮮明者，石壁之西端，有坐形大佛一尊，須登其前特造的九層高樓，始能平視其口部，樓口俯視地下，心中怦然欲墜，粗略計之，其高總在五十丈左右。

出千佛洞向西北走，約二十里戈壁，翻一沙窩凹，入一四面爲沙漠山包圍之窪地中，地有大泉，積水如鈎月，故名月牙泉，泉深十數丈，終年不涸，亦不外溢，冬季結冰，水中產鐵背魚，土人不敢食，盛長水草，曰七星草。泉旁有廟，及居民數家。漢武帝時，相傳此池中有天馬自水中出，日行萬里，因以獻之京師，有「天馬歌」記其事，其爲妄誕，當可無疑，池旁刻有石碑曰：「渥洼池」，即漢時名稱。

敦煌孤懸戈壁中，玉門陽關不通後，交通上已無重大價值，全恃土地上之出產以維持社會之生活，故農業爲敦煌之主要經濟部門。敦煌人口率多來自內地之移民，現仍就移來人民舊有之籍貫爲單位，劃地聚處耕種，名其地曰「蘭州坊」，「秦州坊」等，每坊人之生活習慣語言等，一仍其舊。因人口來源複雜，彼此互相觀摩影響，思想與性格皆比普通世居一地之農民爲活潑，敦煌人之狡滑，聞名關外。

敦煌因地勢低下，故氣候溫暖，冬季有棉衣即可以禦寒，兼有雪水灌溉，農業收穫甚佳。然而敦煌亦走入種植鴉片的黑暗道路，好地盡種了烟土，一般人亦十九吸食鴉片，每年糧食不足，春荒時流亡遍野。綏遠平津一帶鴉片市場，近年供給過剩，烟價跌落，敦煌烟只能到新疆去找些微的銷場，用秘密方法，運入新疆，給東土耳其人與漢人消費。不過此種出路，終屬太少，故敦煌社會經濟，陷於死路。全縣每年仍負擔二萬五千元的煙畝罰款，雖然因為縣長是位忠厚長者，攤款的方法公平些，而民衆正雜各款的負擔，仍為入不敷出的現象，記者試統計過一戶的支出收入情形，有憑有據的他們一年出了五百多元，而他收入的農作品，全部用最好的市價計算，出不了二百五十元的數目！

(十一) 敦煌返張掖

由敦煌動身回酒泉，是十四日的中午，我們的汽車回到離十工十餘里地方，突然壞

了機器。那時天近黃昏，戈壁寒風襲人，飲食住宿皆無着落，全車乘客無不惶然不安。幸經司機辛苦的修理，於黑夜中勉强到了十工一家莊村裏。

當地的村甲長看見汽車到了，趕快派人過來伺候，問我們如果要什麼東西，儘管吩囑，他們立刻就辦。並且對我們長一個「大人」，短一個「大人」的，必恭必敬的立着好幾個，我們知道他們一方面誤會了我們是「官吏」，一方面他們又可藉此機會，攤老百姓一些不應當的負擔，自己從中漁利。我們嚴重的聲明了我們是「旅客」之後，他們才散去。

汽車經過多方修理，十五日居然能繼續前進，誠屬難能可貴。平常朋友們說，河西的「大姑娘」有些也沒有褲子穿，然而我所見過沒褲子的「姑娘」，却沒有「大」的。這次我們的汽車回三道溝時，汽車的喇叭聲，吸引出來無數的男男女女，這回有一位確乎「不小」的姑娘，忘了自己沒穿褲子，也跑了出來看熱鬧！

這天起風，把三道溝到玉門的戈壁路吹得看不清楚，我們走迷了大道，幸有新綏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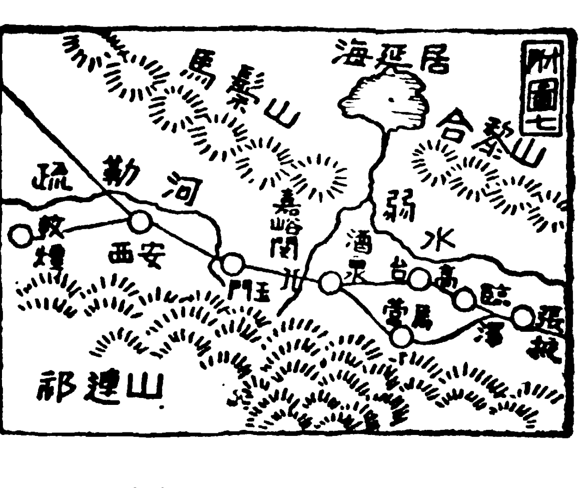
司的何靜軒先生隨車指導，經停車研究，終於改正了方向，才回到玉門。

玉門縣長在新年中做出了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廢曆正月十五日，縣長突然用椅子作成「八人大轎」的形式，由八個人抬起，請了四十名駐軍前後擁護着，在正街上來回走了一趟，回頭縣政府叫玉門城廂居民每家出洋一角，全城計九百餘家，共洋近百元，說這是「迎春費！」

十六日我們由玉門回酒泉的路上，遇到成羣的逃荒農民，他們都是惠回堡一帶的農民，一切收入交了公欵和高利貸，逼得自己沒有吃的東西，只好離家逃亡。光腿的孩子，小脚的女人，女人懷裏還多半有不能行走的嬰兒，爛棉絮，破蔴袋，水壺和柳框……沒有次序的馱在小毛驢背上。男子們身披着或反提着破羊皮襖，一步一歪，無精打采的在戈壁上走着。我們西來時，他們尙勉强支持着，不到十天工夫，他們抵不着饑寒的壓迫，只得向他方去乞食了。或者他們理想的目標是玉門安西敦煌這些城鎮，他們那知道，那面的農民也是一樣的逃亡呢！

記者十八日始離酒泉，搭汽車遄返張掖，欲由張掖以赴武威。張酒汽車路，因避沙窩，不走高台臨澤大路，改遵祁連山北麓行，此路人烟稀少，舉目荒涼，黃羊隨處可見，惟酒泉境汽車路尚好，車行甚為順利，張掖境內，水渠亂灌，道路泥濘，汽車時而橫爬土梁，時而困入溝中，常走此路之司機亦難認清大路之所在。

祁連山中住有「黃番」一種，他們是藏族，信喇嘛教，同時又有信回教的，唸可蘭經，也如回教不吃死肉，這大體為回藏混合民族。



西北民族關係相當複雜，在一般人對中國「漢回」是「回族」或者是「回教」的爭論未定之前，記者不久當就管見有所論列。但就西北漢回大本營的甘肅臨夏縣居住的漢回而論，他們的性情多有與衆不同的地方，同車有河州（即臨夏）友人，故討論至此。

河州人勇敢好鬥，尙武輕文，有古代歐洲斯巴達人的風格。鄉俗對於竊盜不以爲恥，只要不在本地方活動，一個人赤手空拳的離家出外，半年或一年之後回來，騎了馬，帶了許多東西，大家都恭維他爲「好漢」。受了傷，或者殘廢了手足，都無大關係。最可恥的，是一無所得，或者被人捉了受刑而歸，他們叫着「沒有光輝」！

在河州西鄉還盛行一種赤手捕野鷄野兎的風氣。在冬季下雪以後，野鷄無處覓食，而且匿藏不易，他們就憑空手去捉野鷄。還有一種辦法，是聯合幾十個人或者幾百個人，大家騎馬分散開，圍着一座山，或者是一塊大草灘，作爲臨時的獵場。這種獵場的廣大，數里或十數里不定，大家圍定之後，大聲呼噪，驚出草叢中的野鷄和兎子，誰現發了鷄或兎，誰就騎馬狂追，同時東西南北一齊追趕，不讓鷄兎有片刻休息的機會，漸漸的，鷄兎都跑疲飛倦了，把困乏的身體藏到草下或者石隙間，追的人遇見這種機會，就會不顧一切的，從飛奔的馬背上撲將下來，下面是水也罷，泥也罷，冰也罷，刺也罷，樹枝也罷，他們全付力量，向目的物直撲而來，否則恐有落於人後的危險。追趕的時候

，不論平地，河灘，山崖，他們的怒馬總是直上直下，橫衝直闖，故往往有兩馬相撞同時斃命的現象。追趕開始以後，雖弟兄父子長官部下皆不相讓。捉得鷄兎者，將獵獲物拴於自己所乘的馬鞍上，無論多少，絕不交旁人携帶，鞍上野物多者，則趾高氣揚，乘空馬回者，則垂頭喪氣。回家後又將兎皮鷄毛放置門外雪地上，以多者爲榮，隣人皆聚而稱羨，無皮毛之人家，直無面目出門。勇敢勝利的人，回家時，能得全家人之愛戴。如父子同出，爲父者空手而歸，則家人亦只對子熱烈，當父親的只好退到冷房子去自己藏羞。至於吃食，則大家共享，毫無關係，只有「光輝」不肯絲毫讓人。軍隊圍獵，尤爲猛烈，每次圍獵結果，必有若干人受大小創傷，此種風俗，爲中國各地所無。

在張掖候車期間，約了幾位朋友騎馬帶槍到郊外去打黃羊，張掖北門外二十里地方是弱水的東支，土人叫做山丹河，因爲源出山丹縣境。河中常有天鵝水鴨之類。由木橋過河，即爲一約十里寬之戈壁灘，戈壁北方有山橫列，曰焉支山。漢武帝使霍去病攻下焉支祁連，置張掖等四郡之後，匈奴不勝其苦，乃爲之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

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因爲祁連水草豐美，而焉支則出產顏料，爲匈奴婦女化裝顏料所自出也。

戈壁灘中，一切生物及建築，皆不易見，偶爾見遠遠的黑影，使大家起了相當的興奮，等我們跑到之後，或竟是一個沙堆，一塊石頭。以常情言之，在生於人烟稠密，生產富饒，家庭美滿的人看來，像焉支山鄰近的這樣地方，實不宜於長久居留，唐杜審言所以說：「紅粉樓中應記日，焉支山下莫經年！」。我們從焉支山回張掖城，係繞走弱水上游，從冰灘上强過，冰堅滑馬蹄，必下馬牽之而行。將近南岸，爲未凍水流所阻，乃再上馬，策馬入水中，强行渡水，水深幾沒馬背，且寒冷澈骨，若非塞外耐寒健馬，恐難不喪身冰流之中。

(十二)到古意盎然的涼州

二十八日始得搭車離開張掖。張掖以東道路，完全聽其自然，絲毫無修理之痕跡，

水渠並無與道路配合的計劃，自由交叉，而農民排洩水渠剩水，亦無一定安排，胡亂放些在大道上面、水積泥鬆，且有薄厚不等之冰塊浮蓋上面，汽車一入其中，難得不受拘留之苦，故汽車往往繞行甚遠，始能通過。

車旋過東樂縣舊城。城南，直達祁連山麓，有大草灘，爲歷代邊防上牧馬之地，俗稱大馬營。今軍政部亦有牧場在此，據本地友人相告，現尙無良好之成績。

車至山丹縣，司機駕車繞城外而過，蓋避免進城時駐軍之留難麻煩也。此間各縣習慣，無論車輛或行人，欲進城通過，必須出名片一張，交守門者轉交其最高負城防責任之長官，得其許可後，始能通過。而一般官兵識字者無多，知識太差，行動遲慢，往往在城門空等二三小時，尙無答覆。故有經驗之旅客，多不入城，省却許多無謂的煩惱。

山丹以後，汽車路穿長城而出，沿焉支山根東南行，可以避去許多水渠的阻繞。長城在山西境以東者，爲石築，陝西以西者，爲土築，甘肅境內全爲土築。故損壞甚易。山丹境長城已十塌四五，餘者亦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由此推想過去之新築與培修，不

知耗去多少人力，犧牲多少民命—馮譯帕克爾著的匈奴史說：「讀史者應知長城者，實一大血線也，埋骨其間，無代或絕，千餘年來，魂繞邊塞者，奚止百萬」！誠爲有深見的論說。

黃昏過峽口，峽口爲祁連與焉支之連接處，峽路峻急，亂石當道，爲武威張掖間險要軍事地，深夜住水泉子，旅店裏有一個非常骯髒的少年來招待客人，記者送他一塊燒餅，他看了一會，才猛吃下去，回頭說：「這個東西好吃，我還沒有吃過！」

焉支山在峽口之西者，隨處有煤鑛，煤層曝露在山崖上，土法開採之煤窰甚多，並有瓷窰廠，燒製各種用品。惟山丹直至永昌之間，莊戶本已稀疏，現更破壞，所餘無幾，舉目悽然，不解年來社會何以凋零如此之甚！

二十九日車趨武威，武威即古「涼州」，在歷史上曾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永昌武威附近的道路，其修築比張掖直可謂爲「不可同日而語」！然亦因渠水無適當之管理，隨處漫溢，冰灘蔓延，重大的損壞原有的道路，且若干地方缺乏橋梁，車須「涉水而過」

，亦爲令人不快之事實。漸近武威，人烟漸密，地勢漸開，土地亦現豐沃氣象。惟人事



附圖八

方面，則漢人十九身體孱弱，衣服襤褸，鴉片烟戕害後的蒼黃瘦臉，掛在多半的漢人頭上！凡是身體壯實，衣服整齊，騎高騾大馬者，都是回回！

千餘年前的涼州，是各民族混合居住的地方，而且人口也很繁盛，在唐人吟涼州的詩中，我們還可以推想出當時的情況，岑參詩有云：「彎彎月色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當時蒙古族尚沒有强盛，沒有發展到賀蘭山祁連山一帶來，故所謂「胡人」，當屬於突厥族的回紇之類。惟人口多至「十萬家」，雖有文人過甚其辭之嫌，而人口之稠密，當可看出。

至於涼州在過去各民族戰爭情形，元人戴良之涼州行，記述得有聲有色：「涼州城

頭聞打鼓，凉州城北盡胡虜。羽書昨夜到西京，胡兵已犯凉州城。凉州兵氣若雲黑，百萬人家皆已沒，漢軍西去笛聲哀，胡騎聞之去復來。年年此地成邊土，竟與胡人相間處。胡人有婦能漢音，漢女亦能解胡琴。調胡琴，按胡譜，夫婿從征半生死，美人踏筵尙歌舞。君不見：古來邊城多戰死，生男豈如生女强？」

當時的戰爭，表面雖屬民族間的戰爭，而實則只是「家天下」的幾姓人，爲了個人利益而發動，拿功名富貴攏絡些戰爭人才，爲他們作戰，一般當兵的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元人宋无「戰城南」一詩，深繪此種戰爭之實際：「漢兵鏖戰城南窟，雪深馬僵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著鐵膚皸裂。軍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呑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啾，鞍下髑髏相對泣。偏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橫道旁。殘卒忍死哭空城，露布獨有都護名！」（「都護」當時最高帶兵官也。）記者希望以後人類世界上，這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戰爭，能夠減少些才好。

凉州爲河西首要地方，無論在地形上，經濟上，皆在河西佔領導地位，這裏因爲黃

河和其他地理條件，使它有進可以擾動甘陝，退可以靜觀大局的優越形式。王莽篡漢時，劉家天下和王家天下還未十分決勝負的時候，西北上有一位非常有眼光的勢力份子，名叫竇融，他看看天下大勢未定，前途尚難樂觀，乃召集他的兄弟們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因此他就率部進守河西，駐節涼州，以靜觀天下形勢。到漢光武把劉家天下恢復起來，定都洛陽，然而天水的隗囂，四川的公孫子陽，和河西竇融，尚在半獨立狀態中。特別是天水的隗囂對光武不大客氣，如果他和竇融打成一片，則順渭水東下以取洛陽，則劉秀的皇帝可以做多久，恐怕還是疑問。漢光武看到這裏，於是極力拉攏竇融，封他爲五涼大都督等大官，在光武致竇融的一封信上，我們可以看到光武對於河西的力量，是如何的徬徨：「今益州(即四川)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囂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天下」。他的意思是說，你的位置和力量都很有左右大

局的能力，我很願意和你要好。你願意帮我完成帝王大業，請帮忙到底；如果你想自己當一方之王，亦請早定主意。這封信總算客氣而坦白，但是當時的光武已領有中原廣大土地，勢力已經不小，他反而對於小小河西，這樣重視，我們一方面不能不佩服光武帝的眼光，一方面又不能不深刻的了解涼州在西北政治上的重要。

(十三) 武威現狀不樂觀

武威烟土，馳名西北，可以連抽至十幾次，則其烟性之烈，可想而知。山西境內所消費之烟土，以武威烟爲最普遍。城內有電燈，電話，戲園，醫院等新式設備，皆爲馬步青一人所辦。馬氏爲駐防軍長官，能用一部份錢化在地方帶有永久性的事業上，從遠處着想，總比完全在租界上打主意的，要有利於地方些。

武威計有兩城，一曰滿城，一曰漢城，或曰新城與舊城。新城現完全變爲馬步青個人練兵場及私人住宅。舊城爲一般商業所在，新舊城間有一極爲平坦的馬路，馬路兩旁

植樹已成林，風景宜人。惟此間造林，其樹苗乃係砍伐另外民間樹木而來，這是「毀林以造林」，眞正的造林，不是「移林」，而是普遍的增植樹木。

武威的軍政情形，記者所知者不多，惟此時適讀明戚繼光先生文集，見其「誓詞」有云：「其將領士卒，若秦視越，……逈無痛癢相關之情，恣意科斂，以供餽送，分領蒐索，以需造作，極力諮詢，以奉奔走，俯首偵伺，以徇好惡……至於隨處差委員役，極徬徨以應……却將事實，一毫不爲」。我希望涼州不會是這樣。

地方軍權如果侵入了稅務，司法，縣政，那簡直是不可收拾。所以涼州的稅局，法院，縣政府在他們正當業務之中，都非常清閒。地方上幾個大紳士與軍隊「勾結」，包辦了一切。

縣政府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逼款」。記者在武威是住在距縣府不遠的地方，每天夜晚都有許多人從縣府垂頭喪氣的出來，引爲奇怪，有 天晚上，特別去參觀究竟。當記者將近縣府的中堂，有兩種聲音刺入耳鼓，聲音發自相近的兩間屋內。一種是：「帕

「，帕，帕，帕……」的竹板聲軟性物的聲音，雜以：「一呀，二呀，三呀，四呀……」的唱數聲，再加以「哎呀！哎呀……」的慘叫聲。另外一種是：「碰撲！」「碰撲！」……的重杖聲一種鬆中帶硬的物體聲。還「嘿」，「嘿」……聲，和「啊呀！」「啊呀！」的沉重痛呼聲。再前進數步，在兩處黑暗的燈光中，顯出活動的複雜人影。記者漸擠入人叢中，先向「帕」，「帕」，聲那面走去，只見兩位操貴州口音的人坐在一張公案上，案上有一盞異常黑暗的菜油燈，中國土紅紙做的燈罩罩在上面，他們每人頭上戴一頂土耳其式帽子，看來一位是科長，一位是科員，科長坐在上方，面前放的幾本賬冊捐簿之類，手裏拿一根小鞭，似乎是臨時的指揮棍。科員坐在側方近燈處，前面也有記賬的簿子，隨時把鈔票對燈光照照，似乎在看是不是假的。公案前面有八條特製手刑木櫈，八個衙役分兩行各人管理一張櫈子，櫈子上正有幾個人被打着，外面環繞櫈子站立的，有近百的「非紳士」模樣的人，也有些隨便坐在地下，不過，大家的情緒，沒有一個覺得奇怪或者緊張的樣子，似乎都是等着「消了差」就算完事的神氣。突然，「王大

興！」的叫呼聲，發自科長口中，人叢中應聲出來一個中等身材的人，他很迅速的跪在公案前面，是什麼的臉面，記者沒有看得淸楚。「你的數子怎麼樣」？科長問。「沒有法子想！老爺開恩」！這是回答。「不行！打！」指揮棍向那人一指。「老爺！我今天只有五角！以後再想辦法」，「不行！打！不過，少打你十個」。於是衙役把那人右手上了刑梘，那人的左手往衙役的手上一放，有極輕的多數金屬塊相互壓擊的聲音，發自兩手相接的刹那間，隨後我只見竹板頭落在梘子上面發響，被打的那人空叫了一會，就退回人叢中去了。公案上的那位科員，把兩張小票看淸，和一些銅元數妥之後，鄭重的放進了錢櫃裏，接着又有人被叫。記者又轉身到另外有燈的地方去看。有許多人正圍着一間屋子，從窗子上往裏面探視，秩序很亂，到門口往裏面看，一位身材高大的漢子，站在公案旁邊，左手按着桌沿，右手惡狠狠的指着地下，口裏說：「看你繳不繳」?!一個破了罩子用紙糊上的煤油燈，掛在大漢身後的公案上方，光線非常軟弱，不能淸晰的看出屋內情形。不過，這一點却看得淸楚：在大漢的指頭下面，和衣平臥着一個男子，

他的頭和脚，各有一人按着，身旁立了一個衙役，右手提一條結實的木棍，把一頭頂着地板，左手叉在腰間，粗而且長的呼吸着，似乎在休息，地下被按的那人沒有動作，也沒有說話，只有他的呼吸急促而微弱，略挾昏迷的呻吟聲。

空場上突有小販叫賣「油炸豆腐」，記者想起當晚有人請赴茶會，才擠出人圍，再通過小販的包圍，出了縣府。

民間對於軍隊與地方各機關的供給，實已疲於奔命，如柴一項，民間亦有拆屋作薪，繳納「官柴」的現象，所謂「斧劈柴，一斧一心酸，昔爲棟與樑，今爲樵與薪——」，這樣的歷史諺語，我們不要忘記！記者過武威時，駐軍正大劈了兩個擄人犯，把血淋淋的人頭，掛在城門上，示衆三天，他們以爲這樣嚴刑重罰，可以制止盜賊的發生，其實未必盡然。請看宋末文天祥給當時湖南大帥江丞相的信中，關於「賊」的討論：「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有激於官吏貪黷……」，所以眞正原因不除，民生日漸破產，無論如何殺頭，都是不行的。

三月八日記者特至涼州西二十里之天主教堂一行。此間原爲甘寧青三省天主教之總機關，創立已將近百年，現總會雖移蘭州，此間仍爲各種聚會要地。堂中多德國教士，華服華語，除面目外，不易別其爲非中國人。他們自己種有葡萄，自釀有極佳之葡萄酒，記者痛飲幾醉。唐王翰涼州詞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人征戰幾人回？」記者如不到天主堂，幾錯過涼州之「葡萄美酒」矣。

此等教士有種種方法吸引民衆，交接官廳，人多精幹老練，對於中國社會情形洞悉無餘。關於軍事消息，中國邊地官廳，往往須借助於他們，始有應付辦法，記者對於宗教，認爲各有其眞義，各人儘可自由信仰。但外國傳教士自由在中國設立教堂，設置產業，收納教徒，有組織有計劃的分佈全國，是否會有其他的危險，頗值得研究。記者且舉一段八國聯軍時的歷史，讀者可以參考。八國聯軍總司令是德皇威廉第二的侍從武官長瓦德西伯爵（Waldersee），他進了北京，再發兵攻張家口之後，給德皇有一個詳細報告，茲節錄其中一段：「關於偵探一事，極難着手組織，所有內地消息之探知，余（瓦

氏自稱）多賴天主教神父之助，而且此種帮助，係出自彼等情願。惟其中極為老練聰明之主教 Farier，不幸已於數日前，前往羅馬，離開中國，彼臨行之時，曾訓令彼之代表 Jarlin 主教，須務盡力助余。因此上校 Yorck伯爵進兵張家口之時，曾有許多神父隨營効力相助。」（見王譯中華版，瓦德西拳亂筆記）。此種太高級的軍事政治行動，我們不能說一般傳教的都知道。而且眞正以傳教為神聖任務的人也很多。我們不能不引為憂慮的，是中國政治力量不能自由支配的如此其多的外國傳教士，如蛛網式的佈滿了中國，為中國自己打算，為公正的道理着想，是不是一件非常值得考慮的問題？

和武威的朋友告别是九日的事情，道路溯白亭河而上，至古浪已是六千呎的高度。古浪為甘肅最易地震區域，城垣今已無存，住屋亦無多，縣城直等鄉鎮。古浪南有古浪峽，峽窄而長，車行甚險，為軍事戰守地。再南即過一萬呎高的烏鞘嶺。當夜因天晚，乃宿嶺北小鎮龍溝堡。

次日清晨乘冰凍地硬翻烏鞘嶺。嶺上有韓湘子廟，俗傳至靈，過往者皆駐足禮拜，

並求籤語，記者亦隨諸人之後，拜求靈籤，欲問「中國今後數年之局勢」，乃籤書云：「子當貴，病速愈，……」！大概韓湘子近年亦「態度消極」，「不問國事」，故「顧左右而言他」！

下烏鞘嶺，車涉莊浪河上游冰灘而過，冰已漸解，頗爲危險。循莊浪河西岸下行，過鎮羌驛，岔口驛，再至武勝驛，過莊浪河大木橋，轉至莊浪河之東岸，旋到永登縣這是記者旅行祁連山南面青海區域的故道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包頭）

賀蘭山的四邊

「賀蘭山」！這是多麼令人嚮往的地方啊！這條山是稍有傾斜的南北延伸，計長約八百餘里。它的東面是寧夏本部，過黃河即接連陝北高原，山的西面是阿拉善蒙古，南面遙望蘭州，北面與狼山大青山呼應而向包頭。記者於旅行祁連山南北之後，乃轉而遊歷賀蘭山的四邊。這裏關聯着若干正在變化的軍事政治和民族問題。或者讀者可以得到了解決某種問題上一部份有關係的材料。

(一) 再會吧！蘭州！

不親自經歷的事情，每每不容易了解那件事情的眞象，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這話實在一點不差。東邊的朋友常常輕侮的批評西北的人事簡單，但是只要他們到蘭州來經驗經驗，他就知道西北的人和事，也相當的複雜啊！

「蘭州城裏謠言多」！本來沒有的事情，只要幾天謠言，立刻可以滿城風雨。糧食也上漲了，汽車也不敢放心開往某些地帶了。儘管事後「全屬子虛」，然而第二次第三次的謠言，又繼續上來，而且這些謠言，一樣有效，可以激動一時，這個易於發生謠言的原因，大約不外下列幾點：第一，西北上漢與回相互間不必要而且無意義的成見仍然存在，滿洲人三百年來所用的「漢回互仇」的毒辣民族政策，至今還留下惡劣的影響。第二，漢之中有派別，回之中有閥統，彼此歷史糾紛，難於清理。第三，寄居在蘭州城內的高等閒人太多，他們終日以製造傳播各種軍政消息爲能事，稍有可乘之機，謠言即因緣而至。第四，蘭州缺之一種商辦之新聞紙，能隨時發表正確消息，以指導社會觀聽。

不過蘭州在近年來的進步，可謂相當迅速，各種紛亂的情況，已略有端倪。新聞紙方面亦有相當發展，以近來之西北日報而論，其編輯與印刷皆可漸躋於東方大報之林。

記者以四月二十四日離蘭州，搭牛皮筏，遵黃河以赴寧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較木船爲普遍。皮筏有牛羊皮兩種。其組成方法，係將牛羊皮袋經過相當油浸工作之後，

緊束頭尾四肢，內脹以空氣，然後以數個，十數個或多至數十百個，編成平面長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載貨搭客。又如運載羊毛水烟等數量較多之貨物，則大體皆用牛皮筏，因其載量較大，一筏可以載重數萬斤。更有將羊毛裝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卻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張設帳幕，則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寬敞的水上行宮，空氣與光線皆十足的美滿，而且隨河水的流動，終日有千變萬化的風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觀賞。象以蘭州至寧夏省之中衛縣一段，爲黃河流域峽谷區，水急而險，較黃河之流於平沙地者，有特殊的奇象。

操縱皮筏之苦力，十九爲甘肅河州（臨夏縣）之回民，亦有西寧方面者。他們的身體堅强結實，因爲宗敎敎條的訓練，他們養成了幾種非常有益於身體的生活習慣，如早起，勤於沐浴，遵守時間，不吃死後的生物等，特別是不吃鴉片，關係於他們的體格方面，非常重大。西北回民與漢人同樣種植鴉片，販運鴉片，然而回民之吸食鴉片者，百難得一二，而漢人之不吸鴉片者，絕難有一半之人口！此種趨勢，如沒有糾正的方法，

則西北之將來，漢人只有漸歸於天然淘汰之途！

記者所乘之皮筏，乃由一百二十個牛皮袋所組成，平穩寬舒，坐臥讀書，皆甚相宜。筏上共有水手六人，分掌前後各三槳，水手名「把式」，中有一人爲首領，名爲「拿事」。前三槳關係重大，故以頭等把式司之，拿事對各把式不但有指揮之全權，而且有保護之責任，因一個筏上之水手，大半與其首領有宗族及鄉里等關係，離家時所帶出之人丁，必須於返家時交還其原來之家庭。首領對於筏上之安全亦負完全責任，必須能領導皮筏免去水上一切的危險，故爲首領者必須久走黃河，深習水性，而且爲機警果斷之人，始能勝任。

蘭州以下黃河，在離城六七十里以後，有長六十里的「大峽」，險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過，於是應運而產生一種專門駕馭「大峽」一段險水爲職業的水手，名「峽把式」，峽把式皆係特別精通水性，熟悉水紋的老手，他們能領導皮筏，安然通過幾個非常危險的地方，過了危險地帶以後，他們又離開皮筏，回到蘭州，作下一批皮筏的保

險者。

春末夏初，正是蘭州梨花開放的時節，黃河南岸自蘭州城起一二十里之遙，仍可以望見成林的初放梨花，綠中吐白，河上清風，時常帶來岸上花香，頓時感覺一種恬靜清逸的安舒。惟黃河北岸則寸草不生，一望黃土山崖，殊少興味。

筏入向陽峽中，峽長四十里，兩岸雖有峽形，而水勢平穩，無可引人緊張之處。峽將盡，見一隻大頭石羊竄處於石峽絕壁間，壁高數十丈，壁上有十數獵人用石順壁下擊，壁下水中有人駕羊皮筏上攻，然因崖高壁險，終無奈石羊何。以石羊此時之環境而論，因一時被追情急，遁入了這樣絕地之中，但這裏上下皆已無路可走，終久亦無生存的希望，然而牠仍繼續盡其全力以圖生存，牠並不即時躍入黃河，早日結束其艱難之生命。可見凡百生物，皆受此「求生」之自然法則所支配，人類社會此理尤爲明顯。一時代之社會政治制度，苟不能適合於當時大多數人生存之需要，則此大多數人必如石羊之艱苦掙扎，以求其生存之繼續與發展。

峽盡，地名泥灣，泥灣爲一小小之黃河冲積平原，梨柳爭綠，野麥正長。筏中突遇此景，心神爲之豁然。此時離蘭州已六十里。再由泥灣而下，即入大峽，峽把式之身手，將於大峽中施展之。

(二) 過大峽

黃河的大峽，正同長江三峽一樣，峽裏航行，須有專門的「領江」。大峽兩岸山勢比向陽峽陡峻得多，河面有時非常的窄逼，水急而常有巨灘，與近乎直角的轉道。首先經過險地爲「大腸拐子」，河道數數曲折於緊狹的石壁中，稍有不愼，即可與石壁接觸。其次爲「亂石頭窩子」，爲一亂石峥嶸之險灘，灘浪起伏如小屋，灘中並有一大水漩，最易發生危險。最險者爲「焦牛把子」，河水直衝一石崖尖上，皮筏必須對石崖放去，同時又須於未接觸之一刹那，轉筏下流，生死存亡之際，其間不能容髮，筏上水手與搭客至此皆屏息肅靜，以待命運之降臨！筏上首領則站立筏上高處，全力注視水紋

，一面發出各種非內行不易聽懂之命令，指揮前後之水手，同時不斷有「扶達」！「扶達」！……………之禱告聲，因回人稱「天」爲「扶達」，扶達當係阿拉伯語，在此危急之時，只好於竭盡心力之外，再求天之保佑也。

險峽既過，「峽把式」登岸而去，一般「筏客」（「筏把式」之又一稱呼），莫不喜形於色，蓋從此到包頭，已再無什麼難過的地段也。他們於歡聲「嗶啦」「嗶啦」之際，常引頸高唱他們本地山歌，歌聲高朗，震澈山谷，內容則多述邊人男女愛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來時你沒有，手裏提的肥羊肉」。這是說一個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愛的女人，而女人又不在家，男子於失望之餘，唱出來的情調。

六十里出大峽，更行二十里平川冲積地至條城，條城岸上風景不減於泥灣，綠柳隨風飛舞，與聳立沖天的白楊相間成趣。李後主曾拿枯落的楊柳來比色衰了的女人，他有這樣的詩：「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芳魂感舊遊，多見長條似相識，強垂烟穗拂人頭」。但是，正在「得意春風」的楊柳，牠却不是如此頹喪心情，牠有充盈的青春嬌柔和美

麗，可以吸引青年遊人流連而忘返。

夜客們的意識，給我們很大的興趣，他們是生長在中國西北邊上大夏河流域的河州，那裏是非常接近藏族的牧畜地方，他們對於他們土著的牧畜和初期的農業生活，不感興味，而對於東方都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則不勝其企慕之思！他們羨慕進步的便利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對於他們傳統的特殊生活方式不表現絲毫留戀。他們一到包頭，總是盡其所有，購買包頭市場上新式工業製造品。回到他們家鄉之後，那種新知識多的，新式生活工具多的人，可以大大的爲他們鄉里所敬重。我們從這裏結論出一種「前進生活支配後進生活」的法則。都市支配農村，大都市支配小都市，上海支配中國的內地，而倫敦與紐約又支配了上海。毛澤東和朱德他們在農村中拚命將近十年，至今還沒有把中國政權爭奪到手，就是他們還沒有力量把支配中國的幾個大都市把握得着！

第一日水程，就住在條城附近的河上。夕陽西下的辰光，凉風撲面，冷氣漸升，忽

然一個筏客赤條條的下到黃河水裏，他的胸部以下都浸在水中，時而把身體移來移去，似乎尋找什麽東西。這時西北的氣候，傍晚天氣，相當於南方的深秋，記者感到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打聽，才知道，他把我一個直徑不到一寸的小茶壺蓋，失墜到河裏，他之所以下水，爲的是把牠找回來！這無異「海底撈針」，我想太不值，也太不易。然而怎樣勸他，他也不肯起來，他的同伴們勸他，也沒有絲毫移動他的心志，在我們大家已準備在筏上休息的時候，他笑嘻嘻的拿着茶壺蓋上來了！於是大家熱鬧談笑一陣之後，記者才明白：他不顧苦痛入水找茶壺蓋的意思，主要的是爲了他們同伴間的「顏面問題」，河州回民有一個普遍性格，即是不願意在他人面前顯露自己的無能，一個人失去的東西，不論如何沒希望，他能千方百計的找牠回來，在同伴中看來，這種行爲是有無上的「光輝」！

唐人涼州詞上有：「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仭山。」之句，據記者觀之，恐以寫蘭州以下至寧夏省中衛縣這一段的情形爲恰當，因爲中國各地的習慣說法，從東南兩

方向西北兩方進行，叫做「上」某某地方，反過來說是「下」某某地方。以涼州附近的黃河來說，讀者如翻閱地圖，則只有上述這段黃河才可以說「上」了。而且這綿亘三四百里的山峽，和稀零的城池，正是「一片孤城萬仭山」的實景。

條城下游，有一地曰拜灣，前甘肅督軍陸洪濤曾築石堤一道，阻導黃河，救出農地不少，至今堤內農民猶受益不盡。陸氏在甘肅之功過，甘肅人自己知之最深。但就拜灣築堤一點來說，他却做了一件不可磨滅的事業。本來有人認他的一般行跡，多屬「軍閥」之所爲，而平心論之，中國二十五年來痛苦經驗告訴中國民衆，在國計民生上「肯做實事」的「軍閥」，到底要比專說空話的人們强些。

(三) 紅山峽和黑山峽

在羊毛皮筏上過夜，得了一個難忘的經驗。本來厚厚的羊毛，積成軟軟的褥墊，應該有「塞外沙發」的優點，不過羊毛白天受了强烈的日光，到夜裏一齊發散出來，睡在上

面的人，儘管你當空一面冷淸淸的，而底下一面則如螞蟻上了熱鍋，片刻也難得安穩。必到中夜以後，羊毛所收熱力發散殆盡，始有讓你入夢的可能。但是往往在東方破曉的時候，又颳來陣陣寒風，此時不但皮筏上不能給你任何溫暖，而且如果不趕緊自己披上棉衣或者皮衣，自己原有的體溫，還要向外發洩，而使人感到如冬天的寒顫。

第二日飄過一個無甚險阻的「無敵峽」，經靖遠城邊，往下直放，忽然大風揚沙，水紋不能辨識，乃被迫停靖遠下十五里之河灘邊。

皮筏行黃河中，除峽內情形稍異外，在平流地方，完全看水紋而行，擇水紋主流所在，而移筏以就之，因主流之水深而速，無擱淺的危險。故稍有風雨，便水面經紋一亂，皮筏即失了遵循的指標。如必勉强行進，則一旦誤擱淺沙灘上，或被大風颳置沙灘中，則筏客只有全體入水，拆散皮筏，將一個一個的皮袋移出沙灘之外，再行束好，始能繼續前進。此種水中拆紮之工作，至爲辛苦，而且關係於筏上首領之技術名譽，只要擱淺一次，他的名譽立刻糟糕　下次再難得人之僱用。故風起以後，筏客皆一致不願再行

前進。

中午剛過，就要停止休息下來，這樣情形，對於旅客是最沒有興趣的事體。誰知第三天的情形更糟。筏子清晨入了紅山峽（峽爲紅色沙礫崖石，故俗名「紅山」），峽長一百三十里，水勢平穩，我們預計當天不但可以出峽，而且可以再進百里左右，然而僅僅在中午不到的時間，峽裏的大風又颳起來了。這樣簡單而原始的交通工具，對於天時的抵抗力太過於薄弱，飄到不及一百里的水程，我們就被迫停住在紅山峽中了。

這裏地名叫「華子口灣」，兩岸山上沒有一顆綠樹，更看不見一團青草，在沙風飛揚中，好容易看到西面河岸上有一兩處殘破的村莊。大家都希望得着些什麼似的，很自然的，筏上的客人和水手，一大半都冒着風沙向村莊進發了。走近村莊，則其中主要區域之建築，已經傾頹，所存的只是東鱗西爪的幾家單間土屋。女人和小孩似乎沒有出山外去看過任何的社會，他們似乎只認得同村的十幾口人，才是他們社會裏的人類，因爲像我們這樣普通的水手和旅客，會讓他們見了害怕，驚惶的逃進他們的小屋，而把門緊緊

的瀾了起來！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我以爲拿到這裏來實施，大概不會有重大的阻碍！

夜間無事，筏上的水手和客人共同組織一個臨時俱樂部。水手有人有一把地地道道的「胡」琴，再加上些碗和筷子，另外湊上幾張嘴，幾付手掌，算是樂器，這些水手們就高聲唱他們的土調了。他們有時一人獨唱，有時幾人合唱，歌聲因山谷之回應，更顯得悠揚遐逸，上澈雲霄，使此荒山幽谷，倍增其恬然世外之情，歌調近於藏人之風格，以高而長之音調爲其特點。惜內容多不能了解，這般水手們的性格之誠實，對人對事之忠貞，使人感到一種人類間彼此全然相互信賴之愉快。

走完紅山峽，又進黑山峽，兩峽水勢大致相等，惟黑山峽全由帶青黑色的堅硬石崖所組成，崖勢亦較高峻，風景比紅山峽爲奇麗，此峽爲甘肅寧夏兩省之交界處，過去數年皆爲土匪變兵盤據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刼洗，甚至傷害旅客生命，我們這次僥倖連過幾處最易發生刼殺之區，皆平安通過。峽中兩側石崖間，野羊（即前所謂石羊）時常

發現，其行動之迅速，有如猿猴，數十百丈高山，頃刻之間，即見其已登援而逝。野雞「咯咯」之叫聲，在紅黑峽中，成爲經常的伴行音樂。

爲安全計，我們第四日停筏於黑山峽之絕壁下，兩山壁立，黑壓壓的一對山峯，高聳雲表，峽勢頗不減於長江三峽中巫山峽的作風。

記者最喜歡聽水手們談他們得意和失意的事情。他們儘管有這些遭遇，而他們對於這些遭遇，只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而不能求出其中的理論系統來。青海的漢人和回人，都是自稱「中原人」的，他們鄙視藏人和蒙古人，叫他們做「番子」和「韃子」，因爲蒙藏同胞的生活比較落後，頭腦比較簡單，在商業來往上，最易被入欺騙。他們和蒙藏同胞做交易，很少有公平的打算，他們十九用欺騙手段，叫做「抓番子」和「抓韃子」。蒙藏人如果向他們買糧食，他們就拿些酒肉把顧客請到屋子裏，讓他們吃得酩酊大醉，然後用草或者樹枝泥土之類，塡到他們裝糧的皮袋裏，只是在表面上裝上些糧食，等顧客們迷迷糊糊騎馬回家之後，酒性醒來，始知受騙。然而他們雖屢屢上當，心中非常不高

興，因爲商業經濟的大權，盡在漢回兩族人手中，心雖不願，亦莫可如何，說到這些地方，水手們都覺得他們有「中原人」的威風，比「番子」和「韃子」高了一級。等他們說他們的筏子到了包頭的情形，他們的神氣就相當沮喪了，包頭的鐵路，電燈，馬路，商店的大玻璃窗，偶有的洋樓，五光十色的街面，大飯店，大旅館，兩三層高的飯館，兩三進的酒店……這些東西使他們頭腦昏亂，似乎山雞進平原，感到世面太寬，不知道怎樣安置自己的身體才算恰當。他們和包頭商店做交易，第一，不識貨色，第二，不諳行情，第三，不通官話，再加上店中伙計們的花言巧語，於是他們至此又作了「番子」和「韃子」，被旁人大「抓」而特「抓」，一元市價的貨物，賣給他們時，總是二倍或三倍的價格！有時他們自己也知道吃了虧，然而只要有一個水手在某家商店作成了交易，其餘的總是一窩蜂到那家商店來，價值只要和最初的一樣，外形大致差不多，內容縱介有相當變更，他們仍然可以接受！

這樣不平等的民族關係，無組織的貿易關係，對於一個國家的前途，絕對不會有好

的影響！

（四）路過中衛

次日，仍然有風，皮筏冒險強行，始出黑山峽，但到距中衛二十里地方，仍不得不靠岸，地名煤窰灣，有小市鎮，爲產煤地帶，有煤窰工人三五十家，日長無事，上岸欲買食物。誰知此間生活異常貧乏，除粗麵外，一無所有，煤工之家，汚濁黑暗，人亦似終年不曾沐浴者。此間有寧夏省林礦局分卡，記者以其必爲保護礦業，或改進礦工之生活者，後知完全爲一種稅收機關。每一小羊皮筏煤炭，由此運往中衛等地，須上稅大洋三角，對於林礦事業之本身，則未聞有絲毫的籌謀。至於煤之開採，全爲舊式土法之自由挖掘，煤工之作工與否，及其工作之多寡，全由自己之經濟環境與健康情形，自由決定。大規模之生產，還未曾出現，不過，在嚴酷的生活鞭策下，煤工的「自由」選擇，只有限於饑餓，或者無休止的辛苦工作兩途。

也有黃河北岸的地主，在這煤礦區放債，不過十九爲實物放帳，如米麵油茶鹽之類，而債還則要現金。奇怪的是，此地眞正入山負苦的，多爲本地人，而做小飯店，小店，小商業的，則多爲河南山東人。在這小煤區中，山東河南人要算上等人物。

將過中午，許多煤夫，借了吃飯的機會，聚在一家小店下象棋，記者也去參加。他們幾乎全爲鴉片政策下的犧牲者，加以工作之不合衛生，營業之不充足，故其身體與面貌，皆蒼白羸弱，令人可憐。他們這小小集團中，走棋技術都不甚高。末後有一位中年弱瘦，衣服襤褸，煙毒遍身的煤工，出來和記者對奕，他精密高遠的棋步，令人驚服他的聰明，只有用「同歸於盡」，或「穩紮穩打」的戰術，記者才可以希望與之打成平手！而且他的態度之大方，內心之沈著，皆爲不易多見者，記者曾在某處見有黃包車夫自做對聯云：「莫笑拉車受辛苦，請看當年宋太祖」。頗與此事同令人有所感動。

最後一日的水程，只有二十里，就到中衛縣水路碼頭的新墩，筏近新墩，即可以看見黃河西北岸互相連絡的圓柱形大碉堡，紅色的外表，成排密接的槍窗，使人望而生畏

。據記者在西北各省所親見碉堡言之，當以寧夏省中衛境者爲第一。如登新墩岸上視之，則堅牢之大碉堡羣大約以五里之半徑環拱中衛。此種碉堡之作用，當在防止毛澤東，彭德懷等之渡過黃河。就中衛一地言之，已成難攻不落之形勢，惟碉堡之修，必有所守，如社會經濟日蹙，民生日困，則禍亂將起於蕭牆，邊境之防禦工事，將無所用之。

新墩距中衛城五里，墩之對岸，尙有未熄之火山，夜可見光，日可見煙，聞煙火中有奇味，近之則能立刻使人昏倒，墩上居民四五十家，其房屋整齊，身體强壯，屋內淸潔者，全爲回民，漢人多爲鴉片所毒害，身體日壞，經濟日窘，生活所逼，故婦女之風氣，頗有難言之苦衷！

中衛爲蘭州寧夏水陸交通之樞紐，且東可以過黃河以通固原平涼慶陽環縣，西可以過沙漠達永登，再由永登西通靑海，北上涼州。故軍事與商業皆爲要道，唐宋時所謂鳴沙州即此。因中衛城西有沙山，人如自山上滑下，沙中作雷鼓之聲，與敦煌之鳴沙山同其情景。自科學之見地言之，此種鳴聲，究爲何種物理作用，尙有待於專門家之研究

。

中衛城中，此時正在大大的翻修下水道；所有城樓廟宇亦在大事改造之中，各種苦力，如製土磚，運土磚，砌墻壁……等，皆以士兵爲之，只有關於細微技巧之處，始僱工匠，故此等士兵對於土工，木工，石工之中下級工作，皆已熟練，其靈巧者，直已變爲純熟之工人。惟待遇方面似乎甚差，士兵之衣服，表現爲千縫百補之窮象。

黃河到中衛以後，因爲山勢之開展，故河之兩岸沖積成肥沃的平原。自秦漢以來，渠政早興，引黃河水以灌此沃野，水旱農作皆甚相宜。惜因對內交通不便，經濟文化，皆無甚可言者。即以中衛而論，縣黨部民衆書報閱覽室中，僅有厚厚的灰塵蒙蓋下的幾本舊書，除寧夏甘肅兩省黨部辦的民國日報各有一份外，只有一年以前的天津大公報兩張！

皮筏上的滋味，已經嘗過了，落後的交通工具，雖然可以滿足到西北遊人們的好奇心，等到實用起來的時候，這些東西到底不行。西北本是多風的地帶，這樣見風就停的

筏子，如果要一直坐到包頭，那只怕要急白了旅客幾根頭髮！中衛到寧夏已有長途汽車，而且當日可到，我們於是捨筏而登車，水手們知道記者要離開筏子的消息，他們一齊似乎墮入了冷寂的空氣中。幾天來培養成的熱鬧活潑氣象，至此化為烏有，他們說：「你們要走，我們都「破翻下」了！」（「破翻下」為河州土語，表示心裏難過的意思）。因為生活痛苦而枯燥的勞動者，他們最難得的，是旁人對他們誠摯而平等的態度。談談古今中外各種各樣故事，和他們所不了解的各種問題的解答，都使他們發生了濃厚的興味。所以只要是用實用的材料，有和藹靈活的教師，而且被教者的最低生活又有辦法，我想民衆教育一定能很快的推廣。

（五）寧夏地理特性

俗諺說：「天下黃河富寧夏」。這是因為寧夏有特殊的地形結構。我們展開有顏表示地勢高低的地圖來看，我們立刻看出寧夏本部，很像一個葫蘆的形狀（拉阿善蒙古包

不算在內）。從黑山峽起，中衞以下，地勢開放，爲中衞與中寧兩縣之平原沃野，西以賀蘭山之南角以界於蒙古草地，東以隴東高原之沿邊而分界於甘肅，北上至廣武鎮，賀蘭山與黃河東面之高地連爲一脈，橫亘爲「衞寧平原」之北邊。黃河分衞寧平原而過，北上斷此橫亘高地而出，構成長二三十里之青銅峽。青銅峽以北，山勢又開，河東之金積，靈武，河西之寧夏，寧朔，平羅，共五縣之面積，作成寧夏最主要的肥沃農地。其東西界限仍與前一平原相同，而北鎖於石嘴山。石嘴山之北即爲蒙古草地。利用黑山及青銅兩個石峽爲基點，藉黃河水流的斜度，鑿溝引水灌東西兩岸平原中，稱之曰渠。渠有幹渠，從幹渠再引支渠，支渠再引小溝以灌於田土中，渠口有閘，可以因黃河水量之大小，而增減河水入渠之水量，河水大，則於閘外從另道放水入河中，河水小，則閉閘外各洩水道，則使之全體入渠。幹渠之末梢亦有閘，如水有餘裕，則由此閘以歸之湖中，或仍洩至黃河，最妙處，係由支渠小溝灌入地上之水，如有盈溢，仍有水道轉納湖澤中，或再由湖澤以瀉入黃河，故寧夏渠工，其機微巧妙，直使以科學水利自稱之專門人

士，亦不能不驚其完備。

寧夏土質，鹼性最重，地面常呈白色，故寧夏古名「銀州」。因這塊葫蘆形的地帶中，常如銀地一片也。故未開發之前，古人有稱此爲「斥鹵不毛」者，蓋鹼地不易生長植物也。但是，這些鹼質，只要經過黃河水一灌，立刻鹼性消除，變爲沃壤，雨量儘管那樣稀少，但是五穀果木的種植，皆非常的相宜，唐人所以有：「賀蘭山下菓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之美譽。

寧夏社會，全賴渠水維持，而致渠政發達之歷史，則遠自秦漢唐各代皆有開鑿，故最早者，已有二千餘年，我們中國民族在二千多年以前，就知道如此微妙的水利工程，雖然沒有現在的鋼骨水泥，從其構造原理言之，不能不認之爲深合乎科學，可見我們並不是如「文明人」所說的「劣等民族」那樣不堪造就，我們之所以進步遲緩一點，完全是我們兩千多年來的歷史環境對我們太過於寬厚，不能叫我們一般人的生活常常走到絕境上，因而逼得我們不得不作更大的向上努力。

中衛的鄉村風景，至少可以與淮河流域相比。其西即見通於黑山峽的大沙窩，由此走蘭州，永登，途中人家缺少，水且不足，旅行者視爲畏途，城中商人以山西人爲主，河北商人之勢力次之，山西人經商能力，有超人的優點，故甘肅青海新疆寧夏綏遠，以及未獨立時之外蒙，皆以山西人佔商業上領導地位。近年來經濟蕭條，此間商業亦甚清淡。

寧夏中衛間公路距離，計四百餘里，約大半日程可到。記者以五月二日離中衛，晨間天氣清明，田中農民正開始耕作，右有黃河，左有賀蘭，公路修築亦大致平坦，故車行甚速，但於出發後二小時左右，天氣突變，朔風怒吼，挾濃厚之沙土，飛揚空中，沙石擊人頭面，對面不能見人，眼耳口鼻，盡爲沙土所填積，晨間所呈現的一點恬靜鄉景，被此稀有的狂風頓時弄成沙漠的枯燥。劉邦打敗項羽，取得天下之後，從長安回到他的故鄉沛縣（今江蘇省西北角），正巧天上颳開了大風，他隨口作了一首大風歌道：「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勇士兮守四方」？那一場大風引起了這位英雄

主義者的豪興，唱出了如此雄壯的歌詞。不過我想，他那個大風，遠不及寧夏這回的大風利害，這個風讓人眼也張不開，歐亞航空公司二號機，竟被這場大沙風，迫得在寧夏省垣上空墜落下來，這樣的大風，我想很難當時令人發生詩歌的興趣，如果事後要作這樣的大風歌，也只能類似這樣的說：「大風起兮沙飛揚，土塡耳目兮心內慌，安得家屋兮躲一塲」？

風這樣的大，汽車仍然慢慢的前進，路漸近賀蘭山，間有沙窩，前進甚難，有一二處須下車推車，始能通過。賀蘭山爲明代以後，蒙古與內地之界山，隋隋以前賀蘭山還沒有長城，那時的長城在黃河東面，隋代的長城才西起武威，經賀蘭山北上，東入伊克昭盟之南，賀蘭山始爲「華夷」分界的地方，宋代西夏建國於此，「華夷」之界，移到今隴東陝北，明代的長城，始又推進到賀蘭山來，現仍能見各山口皆有長城的遺跡。沿山築大小相連之城堡，駐戍兵以備邊防，故唐人邊庭冬怨有：「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夜半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之詩。

（六）西夏給我們留下的歷史教訓

到了寧夏，令人引起無限的歷史回想。許多的史事，還可以給我們現代中國人以若干的教訓。

寧夏省垣，就是從前曾建國三百年的「西夏」建都地方，那時叫做「中興府」，到成吉思汗滅了西夏以後，才改為「寧夏路」，所謂「寧夏」，就是平定西夏，使之永遠安寧的意思。

西夏為藏族之一種，原遊牧於青海東南部一帶，唐太宗時臣附中國，始由大夏河洮河一帶，遷移於今陝西北部，及綏遠伊克昭盟一帶地方，賜姓為「李」。到了宋朝，這部份的人勢力漸漸强大，時有掠奪邊境之舉，宋朝也賜他們姓「趙」，並且賜他們許多金玉錦緞之類，封他們領袖的高官，想這樣羈縻夏人，只要他們「稱臣」宋室，大致不差，就一切皆可加以優遇，至趙德明時，他有一個兒子叫元昊，勸他父親不要再稱臣於

宋，德明不許，對他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不可負」！元昊却這樣答覆他父親：「衣皮衣，事畜牧，本我族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爲」！元昊當權後，果然自己作起皇帝來。這裏告訴我們，民族間的羈縻政策，絕對不能籠絡得着第一流的人物。

元昊自建國家之企圖已明，宋朝派了韓琦范仲淹夏竦這些大將，防守洛河川涇水和渭水的上游，以禦西夏。宋代兵力本相當强盛，因開國皇帝趙匡胤，恐以後有人爭他的天下，所以自己坐上皇帝寶座之後，立刻解除了各大將的兵權，弄些金錢美人，把所有百戰練成的强兵健將，一齊腐化下去。所以到西夏稱兵，元昊帝制自爲的時候，則兵將兩缺，邊防恐慌。像夏竦那種人也湊去當領兵大將。竦在軍中，出發巡邊時，帳中置女婢，自爲歌舞，幾乎把軍隊激變。夏元昊僅以制錢「三千文」，募他的首級！這樣的紈袴子弟，如何是元昊的敵手？當時關中華州有兩個白丁：一姓張，一姓吳，對於西北邊情非常熟悉，而且胸懷大略，抱負不凡，很想在西北軍務上効力。但因無有力者爲之援引

，致懷才不得售，乃飄泊山林中，題詩以自況。張會題鸚鵡一詩云：「好着金籠收拾取，莫叫飛去別人家」！他們此時是在作最後表示說：「你們要用就用，不然，我們就跑了」！韓琦范仲淹雖召見之，但似因「資格不合」（？）未曾引用。他們乃改名張元吳昊，逃奔西夏，元昊用之為謀士，各種軍政策畫，皆出自二人之手，遂使終宋之室，西夏之害，不能解除。草澤人才，關係於一時代安危者至深且大，局勢變亂中，尤其是如此。

在西夏與宋朝的外交經過中，也有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可以暗示出我們中國歷史上民族政策和西洋國家不同之點。元昊稱帝之後，范仲淹曾寫信去和元昊交涉，一共舉出九條，大意是只要元昊去了「帝」號，不給宋朝這個「帝」面子上過不去，則什麼都可照辦。元昊稱「王」也可以，用他自己本族對於皇帝的稱呼，如匈奴之「單于」，回紇之「可汗」，都可以，只是不能稱漢人文字中的「皇帝」二字。如果元昊答應了這個條件，宋朝可以送他無數的金帛，可以大封元昊的左右，乃至於其他的實惠，元昊沒有

應允，給范仲淹回了一封難看的答覆。仲淹沒敢將元昊回信，報告朝廷，私自在前線把她對衆燒了。這件事情讓我們知道，國際外交盡用秀才手段，空空在文字上下工夫，只有喪失實際的權利，而得不到絲毫的好處，自己的國力如此不充實，縱然元昊答應了宋朝的要求，暫時去了「帝」號，得了宋朝許多財政與物質的補助之後，他仍要當「皇帝」，進一步來對宋朝用兵，試問你把他有什麽辦法呢？沒有力量作後盾的外交，最多不過是暫時「名」的成功，專重「名」，不務「實」的外交，將貽誤國家。其次我們感到中國歷代對各民族的征伐，大半都是「應付」態度，最多不過是虛榮的誇張，並不是由於我們這個民族人口過多，或物質資源不夠，不得不向外發展，即不是一種「不得不」對外侵略的形勢。所以武力强時，撻伐幾次四境民族，只要他們「稱臣納貢」，顯耀了自己的武功，就算達到了目的。武力弱時，只要旁的民族不要在面子上做些難受的事情，維持了「中外之體」，子女金玉乃至於土地都可以奉送！這一點是西洋的民族關係，和中國對其他各民族的關係，根本不同的地方。

元昊對於中國的輕侮，可謂到了極點，他自己東征西戰，連年用兵，弄得不能支持，乃上書宋朝請和。他仍然不稱臣，而自稱「子」。稱宋朝曰「父」，最妙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面加一個「兀卒」，合稱爲：「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乃西夏文之譯音，如譯意，則爲「吾祖」，即「男邦泥定國吾祖」，故宋朝給元昊的文書，要稱他做「吾祖」！所以表面上給了宋朝一個便宜，實際上宋朝仍然是大吃其虧！

宋朝和以後元朝成吉思汗對西夏用兵的軍事地理，也可以助我們了解寧夏的形勢。宋對夏的攻防，有三個時期的轉變。第一期爲側重防禦時期，韓琦范仲淹主之，守渭涇洛三川及無定河上游，即今之綏德，榆林，延安，環縣，慶陽，平涼，鳳翔一線。第二期比較採取左翼的攻勢，李憲曾帥領主力直至皐蘭山下，築蘭州而還。第三期完全採取攻勢，這正是王安石當政時代，王韶以全力出天水，攻略洮河流域之臨洮，岷州，洮州（臨潭），及大夏河之河州（臨夏），更取洮水流域的西寧等地，欲由此以出祁連山，攻西夏之背，終以內部變化而止，這顯示由東面攻寧夏之不易。

成吉思汗曾五攻西夏，一二兩次路線不詳，三四次似皆從北面而來，第三次圍了夏都中興府，引渠水灌城，未得結果而還，第四次亦圍城，夏主奔西涼（今武威）以避之，亦無大獲。第五次成吉思汗親率大軍，由居延海溯弱水而進，先佔張掖武威等地，以斷西夏後路，更由沙沱（即大通河湟水一帶）以過黃河，轉而東北以攻靈州（即今靈武），再轉圍夏都，夏主始請降。可見寧夏當時最怕敵人攻擊的路線，是西南一面。東南的屏障，全賴黃河。

（七）寧夏民生的痛苦

目前寧夏政治情形，無論在政治與軍事上，指揮皆非常貫澈而統一。因爲這裏軍事與政治負責人員中，整個的是「十五路軍」這一個系統演化而來。內部很少暗潮，亦不如蘭州之易發生謠言，寧夏城的政治空氣，亦相當安定。

擔負寧夏各部門工作的人員，因受東方社會的洗禮很深；更加以西北人特有的「實

事求是」的精神，故表現一種靈活邁進的氣象。

在財政方面，寧夏的舊式繁雜的田賦，現一律經簡單清丈之後，改爲簡易之土地稅，按土質之肥沃，分爲上下七等，每畝每年徵稅，最高者一元五角，最低等二角，另有附稅每畝每年最高者爲一元四角，如此稅率明白規定，項目單一，手續簡單，可以免去收稅時許多作弊的可能性。

這葫蘆形的寧夏地面上(阿拉善蒙古除外)，現共約生活着八十萬的人口，因爲歷代都是邊防的地方，各地來戍衛邊防的軍人，是寧夏人口主要的來源，歷代對於邊防軍隊，亦皆由國庫支給經費，所以以這樣肥沃的地方，人口又遠在飽和密度以下，除農產之米麥等而外，還有羊毛，羊皮，甘草，杞枸子，池鹽等出息，加上這一大筆的軍費流入民間，故寧夏昔時之社會經濟，異常富厚而繁榮。

民國十五六年之間，西北軍由寧夏以進入甘肅青海，因擴充過急，對於民間牲畜物資現金之徵發，過於繁重，使寧夏人歷年來之積富，根本摧毀！其後隨之而至的不斷的

土匪蹂躪，以及對於地方駐軍的軍費負擔。鴉片解禁以後，烟禍漸普及於一般民衆，一般人之體力又受莫可救藥的摧殘。至於東方都市工業品對於農村金融無形的吸收，其加速於農村之破壞工作，尙在普通人感覺之外！

寧夏經十年來的變亂與剝削，民衆之體力日壞，負擔日重，收入日少，支出愈多，積至今日，漸有不能維持的形勢。於是表現下列各種畸形：

第一，是農民的逃亡。農村經濟其元氣本來薄弱，積數十年之休養，難當一二次的破壞。況年年加以暴亂，益以重徵，其無來蘇之望，乃爲顯明之理。近年來寧夏人仍負擔寧夏全省之軍政各費，共約四五百萬之譜，地方欵項，尙不在內。以八十萬人民言之，此數實非同小可！農民之無法安業，恐爲無可驚異之事。故近年來相率逃亡之事，隨時發生。其逃亡方向，主要的有兩處：第一，爲阿拉善蒙古草地，其中各業皆無捐稅，容易生活。第二，逃往石嘴山以北臨河以西地方，此處事實上爲寧夏阿拉善綏遠「三不管」地方，亦容易謀生。

第二，爲高利貸之横行。寧夏省府曾下令嚴禁高利貸，查出重辦。然而貧困的農民，在緊急關頭，借高利還是唯一的救濟辦法。於是勢逼而產生一種「外形無利的高利貸」，或「外形低利的高利貸」，如甲借予乙十元，五個月付還，共應本利二十五元，則甲與乙的借欵契約上却寫做：乙借甲洋二十五元，五個月付還，無利。或者這樣寫：乙借甲洋二十三元，五個月付還，利洋二元。這種契約又是乙親自願意訂定的，在法律上，甲絕對未犯高利貸禁令。社會生活到了這步田地，就不是法律的力量可以解决的，而屬於實際經濟的範圍了。

第三，爲糧食投機的普遍。在經濟一般衰落的寧夏，有資本的人絕不願投資於農工業，因其負擔重，危險大，獲利遲。至於普通商業，因購買力之貧乏，更無擴充資本的必要。這種病態過剩資本，遂主要的走上糧食投機的殘酷交易中。因爲農民各種負擔，使他們在秋收之後，不得不趕緊出賣其主要收穫物之「糧食」，以繳付稅捐及償還債務。供給多，則市場價格低落。故農民賣糧時，其糧價非常低小，所得無多。如白米一斗

收穫時僅值二三元。等到農村中的糧食都大半轉到投機者手中後，只要經過冬季，到次年的春天，一般農民沒有糧食吃了，都又要買糧過活，這時糧價立刻上漲，二三元一斗的白米，即刻漲到五六元的市價！一轉手間，投機者可以得最少百分之百以上的利益！糧食投機的現象，在寧夏成爲司空見慣的事體，但是一般農民之貧窮化，將因此而加速其程度——！

第四，重稅制的勵行。財政爲政治之基礎，故從政府立場上觀察，一個預定的財政收入總額，如何可以讓它十足的收足，是首先考慮的問題。在社會經濟急劇崩潰之寧夏，一共不過十縣，比較收入好些的不過七八縣，要供給一個省政府，和將近二萬的軍隊，還有地方行政等繁重的負擔，則民衆納稅能力之減弱，及各種稅收部門之無好轉的希望，乃爲當然之結果。故如用政府直接經收之收稅方法，收稅人員本着「有則收之，無則不管」的態度，則省庫財政，當可預斷其「所入無多」。很自然的，此間財政發生了兩個現象：第一，多立稅目，第二，實行「包稅」。前者如宰羊一隻，則起碼上三種稅

，「羊隻」要上捐，「牲畜屠宰」要上捐，末後羊皮還要上稅。包稅制實行之後，因包稅的人必須繳清預定的總額，政府財政收入上，可減少收入不足的困難。

但是這個多稅與包稅兩重政策的結果，對於寧夏社會經濟，發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用資本來包稅的人，他是一種「營利」性質來的，他當然必定要在所繳稅額之外，有相當的「贏餘」。所以除財政預算上所定稅額之外，民衆無疑問的還要負擔這些包稅者的「贏餘」。寧夏的包稅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包稅的並不是普通商人，而是與軍政各方面有深切關係的人物。此中自寓有調劑多年相隨而至今仍感窮乏之部屬之用心；然而有軍政關聯爲背景之收稅人員，在「必得贏餘」的根本思想作用之下，是否容易發生額外苛索之現象，當爲一般人所能預料。

（八）寧夏的紙幣鴉片與宗教

寧夏省銀錢紙幣和鴉片的處置問題，到目前已到了不得不想法解決的時期。

一元寧夏省幣，現只值法幣六七角之譜。寧夏貨物來自包頭及平津一帶，必須用法幣始能成交。而在寧夏市場售物所得之貨幣，爲不能行使省外之省幣。發行省幣之省銀行又不能兌現，故勢必產生重大的「貼水」，於是寧夏市場上之物價，昂貴異常。以省幣爲標準的寧夏各級公務人員，以及一般必須購買日用品來生活的民衆，無不叫苦連天

資本雄厚的大商人，對此種畸形的幣制狀況，非常歡迎。他們用「水漲船高」的原則處置了他們的商業。同時以龐大之資力，來作紙幣市價之投機。如果平時法幣一元值省幣一元五角，他們用大量的法幣投到市場，收買省幣，則省幣對法幣的價格可以高漲到一元二，或一元三，這時他們突然以大量的省幣，購買法幣。同樣的原理，亦可以相反的應用。一轉手間，他們大發其財。而小商人小市民就在他們金融魔力之下，沉入於日即破產之深淵。

寧夏人口之中，除回教人以外，其不抽鴉片者，實比較佔最少部份。婦女之有鴉片

嗜好者，更隨地有之。常有有嗜好而受孕之婦女，其胎兒在腹中即中烟毒，脫離母體之嬰兒，往往必須用烟氣噴面之後，始知啼哭！如此再放任下去，將來一般民衆過半皆成骷髏，則一切問題，將至無從說起！

單從經濟觀點說，九一八以前，西北烟土銷東北及平津，故烟價尙高，農民之種烟者，除自吸之外，只要賣去一些鴉片，經濟上即可勉强維持。今則平津與東北市場完全爲某方獨佔。山西市場本每年可銷售約八九百萬兩之烟土，但晉綏爲一體，綏遠年產二三百萬兩，故已佔去約三分之一的市場，武威烟土因品質優良，最爲山西所樂用，故目前西北烟土滯銷於綏遠市場者，尙有五六百萬兩之多。所以寧夏煙土不但現在很難有市場，將來除非各省大量吸烟，亦不易有希望。農民種烟，已佔去上等產糧地面，本身抽烟，身體亦難再作辛苦之經營，烟價又低，收入無幾，試問將來如何生活下去！

所以就整個情形觀察，寧夏前途，隱憂正多。第就目前局部的狀況方面而論，亦有若干之成績。

强迫識字運動，在寧夏的成績很好，用强制的警察力量，非每家按時派人上課不可，初行之時，因方法不佳，民衆深以爲苦，有白髮老嫗因家中無他人可派，亦須每日到識字班讀字之笑話。不過，行之既久，民衆對於識字逐漸感受興趣，每日到識字班之學生，逐漸踴躍。

關係「回敎」與「回族」問題，寧夏的態度，和其他地方不一樣。馬鴻逵及其大多數之幹部，皆爲回敎徒，但是他們認中國回敎，是一種宗敎，不是一個民族，認爲和漢人皆是「黃帝子孫」，而信奉的宗敎不同而已。和中國人之信仰天主敎，基督敎，沒有什麼分別的地方。所以，他們不贊成以「回敎」爲單位，在國內去作政治活動。他這種理論，從學術上的見地看，是否可以存在，尙是値得研究的問題，而他的主張，是有一種化除西北漢回成見的用心，我們可以從政治見地上得到了解。

去年冬季有幾批某國人到寧夏去調査，其中有幾段經過，非常有趣。他們曾經訪問過寧夏建設廳長馬曉雲先生，問黃河每年運輸量和寧夏鑛產等情形，馬故答以「不知」

，某國人責以：「豈有身爲建設廳長，而不知其所屬境內交通與鑛業之理」？馬乃答謂：「中國之所以弱到如此地步，就是因爲自己向來馬虎，如果事事認眞起來，恐怕早已不是這個任人宰割的樣子了」！此種答覆，可謂極盡幽默之能事。

寧夏省府之中，立有岳飛親筆所書送紫巖張先生北伐詩之石碑，字大如拳，聞係由某廟中移出。詩文爲：「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搗向燕幽，馬蹀閼氏血，旗梟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筆勢飛舞，如蛟龍行空，當爲岳武穆之眞筆無疑。惟依歷史之記載，則岳飛已執兵柄之後，並未曾到賀蘭山附近來過，或名岳送張北伐時，係用大字寫成原稿，送給張氏，後被人將此原稿刻之寧夏城中，如此於能勉强說通。

（九）寧夏赴青銅峽

十一日騎馬遊黃河東岸各地。

寧夏川中湖沼多。一出省垣南門，即可看到非常廣闊的淵潭，除長水草，養活些水鳥外，在夏季產生非常利害的蚊蟲，對於沒有蚊帳階級的人，成爲夜間安眠上一大威脅。如果能通湖水入黃河，則不但上述的蚊害可以免除，而且立刻可以增加許多非常肥沃的土地，聞建設廳正在作此等工作，將來裨益當不在小。

這樣好的土地，這樣多的空地，我們仍然看不到多少樹林，偶有的稀疏林木，也帶幾分凋零氣象。兩旁的土地中，一片片的鴉片烟苗，已蓋在土上發出青青的顏色、有許多的婦女和小孩，正在土中耘除鴉片地上的雜草。他們當然不會明白：鴉片的毒害，如果這樣延長下去，對於中國民族的前途，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他們只知道讓牠好好的抽苗，好好的開花，豐豐實實的收些烟土，賣得高高的價錢，拿牠完了稅，付了捐，還了債，還要多少剩餘一點，來對付一家人過日子。他們那裏知道，鴉片市場已經沒有希望，長此種烟下去，會弄得大家一齊沒有下場！

二十里王橋元，有小學一所，每月全校經費共有省幣八十六元，共有教員三人，學

生一百餘人，並且已欠經費三月未發！我們看到上課的學生仍非常踴躍，教室已至不能容納的現象，頗有點令人不解。

又二十里至陽和堡，爲一近百家之市鎮，漢人之在鎮上者，已沒有幾家，因回人身體強健，能受辛苦，彼此團結，無鴉片嗜好。漢人情形，恰恰相反，故自然無力作生存的競爭。

賀蘭山一帶的氣候，已帶大陸性，初夏晴天的正午，空氣炎熱如蒸，最易中暑，故午前十一時至午後一時之間，不易行路，我們這天就在陽和堡作正午的休息。至過午之後，正要整頓鞍馬，準備就道之際，我們看到有一對嬌弱無力的青年妓女，在這炎陽直射下面，亦在收拾大車，準備向中衛路上出發。不知道她們是由那裏而來，也不知道她們往那裏而去。不過，假如她們生活有辦法，她們解不會作飄流的妓女，同時，如果她們原來寄居的地方，營業不差，勉强可以糊口，他們也不會冒着塞北的火熱天氣，來作長途的奔勞！她們對於我們這小小馬隊，不斷暗中放送秋波，她們那裏知道，我們也是

殺中國變亂的環境激動出來飄流的份子！「相逢何必頻相顧，同是天涯淪落人」！記者內心不覺作如此沉吟了。

又二十里至寧朔縣，縣無城垣，不及東南一中等集鎮。寧朔以南，荒地漸少，牛羊馬匹散遊水湖邊，或黃或白或黑，益以湖水之倒影，景色如畫圖。馬到葉昇堡，已行八十里，堡為百餘家之集鎮，回人絕少，烟毒深塗於每個男女之面目間，見之使人對於西北漢人將來能否有力存在，發生重大之疑問！

在葉昇堡店中，遇一英籍基督教教士，他與記者談西北各省情形，無論民族與宗教，皆甚熟悉，道路交通狀況，尤瞭如指掌。假如萬一中國與英國開戰，我不知他們將作何態度？如萬一為英國所用，將會發生如何的影響?!

夜間因朋友之約，移住惠農渠岸之辦事處中。此地為臨渠之西式小亭，內部陳設，亦多西式，整齊，清潔，高朗，恬靜，四望渠光樹影，微風洗面，一日所受之悶熱，至此一掃而空。設使中國將來人人有如此一間住室，月白風清之夕，大家聽聽無線電廣播

的新聞和音樂，不知屆時大家的心情，將會如何的快樂！

次日清晨，四時半已經東方放亮。一清早騎馬，穿過樹林，村落，渠道，小橋，初綠的田野，迎面有清香的微風，頭上有拂塵的楊柳，全身清逸，意態飄然。二十里小壩，渠上所建客舍亦精，規模比惠農渠尤稍大。又二十里至大壩，爲唐徠渠之閘口，唐徠渠長三百餘里，灌地數十萬畝，爲寧夏第一大渠。此時田間已開始灌水，有烟癖的農夫，在田間監視水道之際，受陽光之蒸晒，身體疲不能支，往往倒地酣臥田中，任水自浴，狀至可憐！

大壩有堡，建於壩西，同治回亂時，毀於兵，今尚未回復舊觀。溯唐徠渠上行十里，至青銅峽北口，唐徠渠之攔水壩遠伸黃河中，幾佔黃河一半之水面，逼水入渠中。船渡過峽後，即可見寧夏兵士新開之峽中馬路。過河以後，回視黃河西岸，又是一番風景。

青銅峽爲甘寧青三省重要駱駝道之一，每日過往駱駝，多至數百計，峽中渡船簡陋

，碼頭設備不週，笨拙之駱駝，過河一次，頗爲困難，每年因過渡折斷四肢之駱駝，當以百數計。聞寧夏省府有在此建築鐵橋之計劃，關係於交通者當不減於蘭州黃河鐵橋。

（十）飄羊皮筏到金積

寧夏將來對外交通幹路，如果站在對外軍事觀點上來看，包頭至寧夏之路，決無可利用之點。惟有「寧蘭路」，與由青銅峽出固原，經平凉至西安之道，始有其後方連絡之作用。尤以寧夏西安一線，爲寧夏與內地銜接上最直接之道路。平凉西安間，爲西蘭公路之幹線，可無問題，平凉經固原以至青銅峽南口，多爲黃土地，修路甚易，寧夏至青銅峽北口，亦早已通車，最難之工程，爲峽口內之工程，因峽爲石質，有數處爲堅石之絕壁，昔僅鑿小徑於崖上而過，牽騎難行。下臨黃河，上連高山，雖欲繞行，亦無路可繞。故過去常有刼賊，專在此殺人越貨，每年死者不知若干人。寧夏現以兵工開此峽路，以炸藥強自半崖中炸一條汽車路。記者至時，已完成艱難工程之半，如無變故，今

年秋間當可暢行汽車。

夜間住峽中羊圈內，因峽中無房屋，工作士兵住帳幕，餘即平日牢羊之羊圈一所，內亦有土房數間，低濕暗濁，屋內穢氣逼人，幸工程處之柴桂勳先生本人住此，已經多方修理，否則更難駐足。兵工以外之石工等，則麕集潮濕之土屋地上，全有鴉片嗜好，窮病汚亂，他們的生活，直可謂已深沉在地獄之中！

告別了青銅筏的羊圈，十三日我們從峽裏坐小羊皮筏順流而下。五六尺長方這樣小面積的羊皮筏，和一百二十個的牛皮的大筏子，滋味全然不同。我們的小羊皮筏輕而且快，可沒有擱淺的危險，只是不能搭帳幕，正午時候，陽光直射，無法躲避。

在這羊皮筏上，我們想起了宋朝和西夏的戰爭，爲什麼只能從左翼蘭州青海一帶進攻，而不從現在的金積靈武直接攻過黃河的原因來。這原因全在渡河問題上面。黃河在冬季結冰以後，可以自由通過，但是生長於中土的漢兵，要在冬季的時候，和遊牧民族的西夏打仗，這是氣候上拼不過的。西北上宜於南人作戰的季節，是夏秋兩季，但是此

時黃河水勢浩蕩，欲渡爲難。記得宋朝夏竦曾答覆過皇帝關於渡河的事情，他以爲造船不是一時可以辦到，我們如果駐兵河邊，保護造船，一方面孤軍邊外，多則難養，少則不敵，同時夏人不斷來攻，船亦難於造成。如果挾皮囊泅渡，則夏人可以『半渡而擊之』，將無法對付。似乎當時還不知用皮囊聯成皮筏的辦法，否則也勉强可用以渡河。

我們本來打算飄皮筏到離金積七八里路的秦壩關，然後登岸騎馬入金積縣。但是還離目的地不遠的時候，北風大作，平靜的黃河，立刻變爲萬頃波濤，蜂巢式的大浪，把小小皮筏包圍在無定的波墻之中，不但前進不成，反有倒流的趨勢。兩個手水掙扎了很長久的時間，才到了秦壩關。

寧夏河東之金積靈武爲回民最多的地方，尤以金積爲回民最密之區，他們處處表現不一樣的精神，金積境內的道路水渠，沒有不是井然有序的，農地中阡陌整齊，荒廢之地，決難發現，對於農事之耕耘除草，亦能工夫實到，故金積回民一畝地可出鴉片一百二十兩，而黃河西岸之漢人則僅能出七十兩，相差幾乎一半。秦壩關原有漢人數十家，

因散漫不團結，彼此有困難時不相救援，故日漸窮困。今已無有幾人。

金積附近之煙苗最多，回民之家庭全體在田中工作，他們的婦女喜歡穿大團花紅色衣褲，頭戴面罩，遠視之，頗似新疆纏頭女子，仍保持土耳其人之遺風。

稍知清代史者，或在西北生長的人，蓋無不知「金積堡」之名。回漢兩族在西北雜居，爲了生活各別之發展，自然有利害之衝突，而且回人爲嚴格之宗敎組織所團結，不通婚，不讀漢書（指以前情形，現在只有不通婚），故不能與漢人彼此相互同化，在此「雜而不化」的局面下，基於人類排斥異己之習慣，漢人人口衆多，難免不歧視回民，而回民性格强悍，加以敎主們（所謂「阿洪」）利用其宗敎之迷信支配力，假託天經（即可蘭經），從中煽動，遇有機會，即起暴亂，使漢回互相仇殺。同治之亂，亦不脫此根本法則之作用。此次變亂之起，發源陝西，延及甘肅，金積堡之馬化隆，本其在西北各地回民中宗敎上的信仰，於是號令各處回民，聯絡北京天津張家口等處回商，打聽軍情，調動西寧，河州，臨洮，靖遠等處回民武裝，勢傾一時，左宗棠親率大軍，駐節平涼，數

攻金積，皆不得要領。後來左之勇將劉崧山由山西進兵陝北，經綏德榆林三邊鹽池而至金積，局勢始有轉機。劉崧山旋戰死於金積攻城之役。城破後，回民之遭屠戮者不可勝計。蓋過去西北漢回循環報復之心理，已由長久之歷史所養成，變亂一起，回軍得勢地方，漢人難幸免，而漢軍戰勝之後，回民亦難望安全。

金積攻破之後，對於安置回民問題，左宗棠當時已深知回民强悍可畏，本來打算移他們住在平涼的，後來他奏報皇帝說：「平涼係入甘肅大道，居關（陝西）隴（甘肅）之中，北達寧夏，南通秦（天水）鳳（鳳翔），東連涇，原，邠，寧，西趨金城（蘭州）湟中（西寧），形最重要，不宜多居異種之人」。所以把大半的亂後回民，都安置在平涼南化平川一帶，至今化平縣所屬仍幾全爲回民。不過，左宗棠自己也沒有想想，滿州人對他，是不是也看爲「異種之人」！

（十一）靈武城中憶當年

現在的金積城，就是金積堡舊址，馬化隆的西邊一個府邸，改作紀念劉崧山的劉公祠。馬化隆的孫子馬進西，至今仍然是金積回教一派中的教主，馬進西所主持的禮拜寺，在金積北數里的板橋地方，記者拜訪他時，他的精神仍非常矍鑠，年紀已經六十九歲了，還像五十左右的人，他屬下的回民對他仍不可揣摩的神秘信仰。

金積西北二十里爲吳忠堡，鄉村間充滿一種殷實氣象，樹林村落皆甚稠密。現爲寧夏全省首富之區。吳忠堡雖屬一小小集鎮，但其商業之盛，甲於全省，回人刻苦善經商，故此間經濟大權，仍操在回人手中。從前此地回民受舊式教主之宣傳，不讀漢書，恐被同化，於是在日常生活之來往上，諸多吃虧之處，近年來回王青年之讀漢書者亦漸多，回漢間感情，亦非常融洽，惟中年以上之鄉間回民，對漢文尙多一知半解處。記者在金積中見一回回飯館，門外掛一「機器飯館」的木牌，單看文字表面，至少他是用機器造飯。而其實，則只有一架切麵機器！他這個飯館，是專賣機器切成的麵條！

從吳忠堡東北行四十里，即爲靈武城，唐代中興的皇帝唐肅宗即在這裏即位，由此

再進關中，重行恢復了唐朝天下。他即位時所居的宮殿，相傳還遺留着一片古牆，至今視之，已無多少特異，靈武城內街市，寂寞如鄉村，東門外數里，即緊接沙山，寸草不生，與山下之平疇沃野，大易其風光。

有一種的歷史記載，謂征服中亞回師以後的成吉思汗，死於靈武。日本學者有謂其死於甘肅南部清水縣之西。記者對其死地之確在何處，不感興趣，惟當其死時，吩咐他的兒子征服金國應取戰略，確令人驚服他那第一流的軍事天才？

那時金國立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宋朝立都臨安（杭州），成吉思汗早已經取了金國北邊的都城中都（今北平），現在他又征服了全部蒙古，新疆，中央亞細亞，俄羅斯東南部，回師滅了西夏，屯兵於六盤山渭水上游一帶，他正打算大舉滅金，乃不幸得疾不起。臨死前，他把他胸中戰略，告訴他的繼承者說：「金之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連」字恐有誤——記者），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之漢中（「之漢中」三字爲記者補充——記者，（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鄧唐（二地名，在河南省西南——

記者)，直搗大梁(指開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他死以後，承繼蒙古大統的是他第三子窩闊台，窩闊台就遵照他父親的指示，自率大軍趨潼關，而命他的四弟拖雷，從鳳翔經大散關以入漢中，東北出河南以擊汴梁，窩闊台更由潼關兩路夾攻。稱雄數世的金國，遂由此而滅亡於成吉思汗預定的戰略之中。

靈武在清代還出的一個膽大包身的人物，爲本地生色不少。清代中葉以後，受西洋物質文明刺激，力圖更新。那時兩湖總督張之洞，就是努力革新的中堅人物之一。他在朝內朝外都紅極一時，今天主張這個，明日變那個。靈武人有個叫張煦的，時適作湖南巡撫，他看不慣張之洞的舉動，不管他的地位權勢如何讓人害怕，張煦給了他一封毫不客氣的信說：「公自命爲國家理學名臣，才大望重，當爲海內所欽仰，鄙人敢不敬服。然而好大喜功，惑於浸潤，往往言不顧行，既行復悔，若再加以涵養，庶爲完人」。末後再教訓他一頓說：「若恃才傲物，以勢陵人，人縱甘而受之，是豈海內君子所望於

公者歟？弟深願公爲良臣純臣，不願公爲才臣能臣」。對於官高勢顯的人寫這樣的信，膽量確是不小！

唐宋以後，靈武皆爲邊防軍事重地。內地的農民要爲皇帝「守四方」，保住他們一家坐天下，無論民智如何不開，這種明顯的利害關頭，誰也知道不是值當的差事。於是產生一種升官發財的思想，所謂「封侯」「賜爵」這一套東西來鼓勵人心。其實一般當兵的要想封侯拜將，簡直比買航空獎券還沒有希望，那個苦痛，才叫做「紙不勝書」。我們看看明代衛邊兵士的苦況，就可以推想各代情形：「當入衛之屆期也，各軍貧無他貲，必須討數月月糧，方可辦衣裝備途費，而在鎮家口，已乏數月之食矣，啼饑號寒，艱苦萬狀，……其啓行也，數日前號泣震地，耳不忍聞。行之日，哀籲割痛，目不堪視，若赴湯火之難，而無復見面之期者。其在道也，嚴程無休息之會，勞憊多濕寒之侵，負病僵仆，道路相望，逮到邊城，盡爲鬼形，不過備數而已，何濟於用也。及分發地方也，腹無飽食，身無完衣，咸以客兵，故令築險扛石，相繼殞命。苟倖生者，若經終歲

，似歷旬年，……逃回營也，輿尸駢載，見者慘悽，縱有生還，多屬頻死」。這樣狀況下，誰願爲一家之天下努力。所以我們看到靈武城中的大廟特別的多，差不多北半城全是廟宇，現雖殘破凋零，然而廟門外莊嚴的鐵像（如秦檜夫婦的裸體跪像，大獅像等），以及「仁至」「義盡」這些森嚴的門額，都是當時守邊防官吏於無辦法中鼓勵士卒和恐駭士卒的手段。

（十二）河工與屯墾

出靈武北門，有幾里的小沙窩，剛剛過午的陽光，蒸起了濃厚的悶人熱氣，馬行其中，亦困頓無力。由此向西北行三十里，所過皆爲肥沃的荒地，原有的阡陌痕跡，與村落廢址，至今仍歷歷明現於大道兩側荒野之間。現存村舍，寥若晨星之落落。本來所謂「塞北江南」，「魚米之鄉」之寧夏，因變亂與徵斂的結果，人民逃散，若干地方已漸即荒蕪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陶淵明又安知今日尚有此同調？

過黃河即寧朔縣，黃河河面過寬，此時多深僅數尺，最易擱淺。現在河水主流向西冲移，距寧朔縣政府已經不遠，如不想法擋水，今年洪水過後，恐縣府及許多村落皆將不保。因寧夏境內黃河，在黑山峽青銅峽及石嘴山三處石峽區域，河床固定。但在衛寧平原與夏，朔，平，金，靈平原之中，河水穿純粹之沙土地而過，沙土質鬆而軟，無束縛水流之力，水之所向，坍塌隨之，而背水對岸，則淤積成爲新土。水流任性冲刷，如今年冲東岸，往往一年之內冲去數十里沃野，而西岸則新地積成。故往往半畝之家，頓成擁有廣大面積之地主。經過相當時間，東岸如有硬地，阻擋水勢，水又改向西冲，只須一季洪水，有若干田連阡陌之巨室，一旦變爲「窮無立錐」之赤貧。故寧夏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俗諺。意思是三十年前住在河東的家，三十年後，他那原位置已經是黃河之西了。所以寧夏近來的「河工」很緊張，而且以寧朔縣的工程爲最大。其作法係以石塊，泥土，穀草三種混合，築堤，修壩，順水勢而迫之向中流。完全用中國傳統舊法，收效頗著。惟工程巨大，徵發民夫以千數，工程費亦以十萬計，此種工程對

於寧夏財政當爲奇重之負擔。

寧夏近年新開鑿了一條「雲亭渠」，亦爲兵工政策的產品，渠長百餘里。全國經濟委員會原來計畫開渠經費二十萬，經過士兵勞動者集團努力之結果，只用去十二萬元，還多餘八萬，可以作其他事業經費。

寧朔到雲亭渠，如果走小路，要經過王台堡，這裏有一座奇怪的樹林，樹上專門停留一種名「鵰」的奇鳥。鵰形如鶴，體之大小亦與鶴相彷彿。惟鵰嘴有其特別形狀者，其嘴細而長，在尖端突作扁盤形。羽色有黑，灰，白各種，而以白色爲最美麗。其純白鵰，羽帶淺色，名貴無倫。土人常以鵰羽作扇，白鵰扇之上等者，價值數十元。最不解的是，這近千數的鵰，永遠只住在這一個樹林上，在旁的地方，鵰見人即飛避，而在此林中，人行其下，鵰初無遠逸之象。記者惑於鵰之美麗，不顧土人「神鳥」之迷信，下馬發槍射之，雖傷未落，再發未中，始悻悻而去。

馬行雲亭渠上，東面一片肥美荒草地，黃河隔草地與渠平流，黃河東岸爲沙漠性沙

梁。渠之西面仍爲無數犂後再荒之田地，緊接爲樹林村落稠密之區，由樹梢上平視西面天空，霧濛濛的賀蘭山，高接雲表，似爲我們表示牠有隻手撑天的力量。

雲亭渠是開成了，但是我們走了好半天，仍然看不到有一塊開闢的荒地，渠水滔滔的北流，只有牧羊的兒童才是這孤零渠水經常的伴侶。牠滿懷灌溉幾十萬田畝的志願，而且充分的具備了實現牠這一志願的力量，但是社會的環境只讓原有的農村日漸崩潰，農民日漸逃亡，並不能發生擴張新闢農地的需要，牠主觀上雖然要想大有作爲，然而在這莽莽的荒灘上，牠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在王台堡打聽着，從那裏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雲亭渠的屯墾區，是三十里，所以我們以爲用不着預備糧食，到了那地方再吃不遲。誰知走來走去，永遠是一無所有的草灘，人餓了，馬乏了，終於空肚子受不了馬上的顛簸，記者只好下馬步行了。後來在一家破店裏，買到了饅頭麻花之類，這時也無所謂衛生不衛生，放開食管，拼命往裏運送。只覺得樣樣甘美，件件芬香，平時不大願吃的粗食，至此變爲無上的佳餚。可

知苦樂原爲相對的存在，並無絕對的分野，善於找「苦」吃的人，他才可以得到眞正的「快樂」。

「人是鐵，飯是鋼，吃飽了飯再上路，人也輕了，馬也快了，我們要拜訪的屯墾區，也不久就到了。此地土住人家告訴我們，上面所說的「三十里」，足足有六七十里啊屯墾區在雲亭渠北段，所經營之土地，不及全渠所有荒地百分之一。如果把寧夏全省的荒地一齊開墾出來，在現有的人口八十萬之外，再添上一百六十萬，亦非困難之事。因爲寧夏地利太好，荒地太多，而水利又太方便，恐爲不易得的理想屯墾區域。

如果從對抗綏遠方面伸入的外敵壓迫起見，寧夏是甘青兩省的門檻，寧夏一破，則甘青難安。而鞏固寧夏，則記者以爲一方面急宜開通青銅峽一路，以通後方，同時有計畫的把本省軍隊盡量從事於屯墾，自食其力。另外將外省多餘之軍隊，編二三十萬屯墾軍，移到寧夏來。一以減輕內地負擔，二以充實西北前線，另收天下妓女二三十萬以配軍，使軍心安定。如此則國庫無長期之累，冗軍有安插之地，糧食增加，前線有備，當

爲各方面有利之計算。但是，此種計劃之實行，以國家內在之軍政各項有了光明確切之前途爲先決，否則，枝節做去，亦必無完滿之結果。

(十三) 踏破了賀蘭山缺

此間屯墾區之設計者爲浙江大學農學院畢業之邵惠羣先生，他本着「土地公有」之理想，採「省營農場」之形式，而以軍隊爲屯墾之先鋒，以此計劃建議於現任寧夏民政廳長兼十五路軍參謀長李翰園，李轉其意於馬鴻逵，馬氏深以爲然，即以雲亭渠之荒地，由邵計畫進行。邵即根據其理想，本大農制戰勝小農制，集體經營强於個別經營之原則，籌立村莊，開闢道路，分劃地畝。欲在此無人之荒地上，不經革命困難，建立最進步的農業制度。後幾經變故，他的理想未能實行。現在重新規定，土地以百畝爲單位，分配于十五路軍中上級軍官，作爲私產。於是軍隊屯墾之意義，遂因而無大可稱述。現在雖仍有一團士兵在加緊工作中，一般精神尚好，然而其前途是否有輝煌的希望，那就

恐怕已成定論了。

監督屯墾的是秦壽亭先生，他亦終日與邵先生在田中工作，兩人面目强健如農夫。夜間我們就留宿在荒地上一座古廟中，他們弄些雞肉和羊肉，大家在古廟中飽餐了一頓。飯後，我們一齊到荒地上，把古今中外暢論起來。秦先生是出身士兵和農夫的人，他講他的心理最有價值。他說，他們的頭腦最怕人講「主義」，談「政策」，最能激動他們的，是關於他們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困難，和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方法。

因爲疲勞與內心的暢快，十五日夜間，我們享受了一夜甜蜜的甜睡。

由雲亭渠回寧夏省垣，還不要半日馬程。十七日清晨，我們又從寧夏向賀蘭山西面的阿拉善蒙古出發了。

阿拉善蒙古爲元朝成吉思汗的弟弟哈爾薩的後裔，經明朝至清朝之康熙乾隆間，因隨軍征伐邊地有功，封貝勒，郡王，後封親王，現在親王爲「達理扎雅」，寧夏改省以後，阿拉善與其西之額濟納二旗皆屬寧夏省境，但事實上這裏有嚴重的民族問題，不是單

純的省區問題，所以形式上雖然省轄兩旗，實際上仍一點也管不着。阿拉善旗之地位，不同於綏遠察哈爾之普通旗，普通旗之上有「盟」，如普通縣之上有省一樣，阿拉善爲特別旗，以前直屬中央，如今之中央直轄市或直轄縣一樣，此旗之上，再沒有盟的存在。

寧夏西行，過唐徠渠，十里至滿城，淸時爲滿洲人特建的兵營，後爲寧朔縣縣城，寧朔縣移去以後，僅爲普通兵營。滿城再過，即至賀蘭山麓沙漠中，汽車因機器舊老，故通過沙漠，甚爲費力。

記者在某處，見有人送一位從廣東北伐，一直到了西北來的軍人，這樣幾句東西：

「十年前珠江上孤零的戰友，

到今朝已竟飲馬賀蘭山邊。

回首東北望，

敵氛乂展，

問將軍：

何日再率兄弟們放棹松花江面？」

詩之技巧如何，記者門外漢不敢論列，惟覺其意思與時事甚切，自己到了賀蘭山邊，不禁引起無限的懷感。

賀蘭山下，現尙有無數之土丘，傳爲西夏建國時歷代帝王之陵寢。車行甚速，未能趨前詳視。不過，在古今興亡陳跡之間，容易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性情柔弱者，更易發生消極的思想，所謂：「强兵戰勝今何在？贏得盧名入史編！」這一類的想法，最發生於爲功名而戰爭的軍人心中。

阿拉善的首城是定遠營，定遠營與寧夏之間，有兩條交通的道路，一是人馬行之小路，一是車路，前者直越賀蘭山，路險而陡，約程一百六十里，後者繞行南面三關口之山溝，較平順易行，多六十里，一般商人以走大路者爲多。

車過沙漠，進入豐美的草原中。路向西南行，數百駱駝散牧草原中，聞汽車行動聲，皆昂首驚視，狀如數百龍首之朝拱，使善畫者視此，當可作成奇麗之畫圖。

四十里平羌驛，爲盜匪隨時出沒之區，通常行人皆有戒心，驛僅土屋數家，已緊接山麓，居民貌多清秀，婦女尤然，在此荒塞之區，出清秀之人，頗出意外。

再發平羌驛，車即入賀蘭山中，蜿蜒前進，大體遵山中溝道而行，路多待修理。旋至長城處，爲「頭關」。長城南北縱分賀蘭山而過，狀至偉觀。關門已不見。再進有險峻石峽處，爲「二關」，亦無關門，惟山上之土墩尚在，此處形勢險要，前西北軍門致中部曾與阿拉善蒙古人大戰於此，蒙人擅長射擊，僅二三十人把守關口，而西北軍之死傷於此間者以數百計。二關再進爲「三關口」，已離寧夏九十里。

三關口爲賀蘭山之背脊，亦爲阿拉善與寧夏之分界點。過此即下山入阿拉善蒙古境。岳飛滿江紅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之志，可惜他賚志以歿，未能率軍直搗賀蘭，然而，今日之曾「踏破賀蘭山缺」者，已早不僅記者一人了。

三關口有蒙古兵把守，他們缺乏訓練與組織，完全爲「王爺」「當差」，並無薪餉的規定，故無近代軍隊之整齊團體而有力。且有染鴉片嗜好者。

車下蒙古草地中，沙石相雜的無水地上，普遍的生着雜草，西面遠處，已可以看到浩瀚無涯的沙窩，大道兩旁再難有農地發現。路向西北行，二十里至長流水，有三數家屋。又四十里窰壩，人家約倍之。到離定遠營不遠處，水泉漸多，有泉處即有人家，泉水大的，人家多些。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到達了渴念甚久的定遠營。

(十四) 滿洲人的治蒙政策

出人意料之外，定遠營這樣的地方，外觀上一點也不像「蒙古」。街市和城池雖有規模大小之不同，而其構造則與內地相去無幾，街上的漢人遠比蒙古人多，街上做蒙古包的人雖不少，但是我們决不能在街市附近視線以內，找到一個蒙古包。達理札雅給予記者之印象，直等於在北平會到了二十年的「老北京」。他的王府是北京式的，房內設備，最低限度也是北京的舊樣子，而西洋式的沙發椅子，煤汽燈，加利克香烟，抽烟自動發火機……一切一切，和北平一般高等生活情形不會有什麼差別，他滿口非常熟練的

道地北平話，和一種安詳文雅的動作，北平習慣用的仲春時節中式服裝，光光的頭髮，聰明大方的面龐，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一點蒙古味道。達王左右之生活，亦趨向「平化」，他們不再牢守着成吉思汗以來的生活方式，而猛烈的向進步文化轉變，「前進的文化必然領導後進的文化」，從這裏，我們又可以得到一個有力的例證。

蒙古人是以勇悍的特質，建立了橫跨歐亞二洲的大帝國，明代對於蒙古人，只有修萬里長城把他們隔開，並沒有平等抗戰的力量。眞正有毒辣手段的，要算滿洲人，他們用了雙重政策，來制服蒙古人：第一，是收買少數英明的領袖，第二，是根本摧毀這個民族的人口。前者之表現爲公王制度之確立，後者之表現爲喇嘛敎之提倡。少數聰明能幹的份子，封他們爲「王」爲「公」，又或用皇帝宗室中的美女下嫁，金銀錦帛之賞賜，惟裕惟充，只要這班有力份子能制著蒙古人不反，他們子子孫孫可以世襲的當王公，永遠過舒服日子。自己本身作了王公的份子，當然不願造反了，他們的子子孫孫因自小就過上安逸生活，不容易產生傑出的人才。而且日子過得舒服，有權的王公十九都不願

意造反，而一般平民，要想造反，智識和權力兩缺，反也反不起來。這樣還嫌不精密，滿清皇帝在王公衙門裏放了一個四品講師，官雖不大，但是他可以「單獨上奏」，王公要上奏皇帝時，他們的奏摺必定要講師蓋印才算有效，所以王公們要想有何舉動，皇帝早就知道，而有所準備了。

蒙古人始終强悍的，籠絡了王公，滿洲人覺得還不保護，於是極力提倡黃敎（喇嘛敎），推崇喇嘛，國庫撥出大量的經費，建造規模宏大的寺院，以作喇嘛爲最尊貴之階級。王公只能管轄平民，管不了喇嘛，平民作了喇嘛，王公就不能再問。凡是當喇嘛的，除了唸經是他們的責任外，其餘什麼事都不管，衣服住宿要平民供給，而且所用生活資料，都是要上等的東西。此種絲毫不勞動而坐享高等生活的階級之確立，當然可以讓許多優秀份子都投了進來。滿洲人在事實上還造成一種定章，每家最多只能有一個兒子是俗人，其餘的都得當喇嘛。隨著就來一個規定，喇嘛不得結婚。試問過半的男子作了喇嘛，當然發生女子過剩的現象，女子多於在俗男子數倍，事實上「性之需要」所趨，

在俗男子當感供不應求，而成不固定的多妻狀態，這一方面戕害了在俗男子的身體。在喇嘛方面，不結婚雖有明定，基於「性本能」之同樣理由，勢必與此「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過剩女子發生關係，由此雜亂無章之性關係，故弄成特別普遍之花柳，毒害蒙古民族之健康。這個政策達到了下列幾個目的：一，人口日少，二，健康日壞，三，經濟生產能力日微，四，聰明才智之士日鮮，因為飽食終日，只知唸經之喇嘛，決難唸出人才也。

記者以為喇嘛政策之狠毒，無異鼓勵人家「犯手淫」，這個比方雖欠文雅，而內容却很相當。等於這樣說：「凡能犯手淫一萬次者，官封萬戶侯」！如果大家這樣去求官，求富貴，求舒服，等你目的達到之後，你至少已不復有人形，而統治者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滿洲人對蒙古人的兩重政策，二三百年來，使蒙古人大大的受到了致命的創傷！

現在蒙古人比過去明白多了，達理札雅已命令他屬下的兒子，非得他許可不得當喇

嘛，這是限止了喇嘛的來源。其次，他把蒙古兵之充衛隊者，也穿上制服，受新式軍事訓練，另外以他的叔叔塔旺策林作校長，辦了一所小學。蒙漢子弟並收，蒙漢文並授，校內設備，新式而整齊。自校舍，校內器具，學生服裝，校內清潔整齊數點言之，不下於平津第一等小學。

達王喜騎馬打槍和照像，他對三種技巧皆甚嫻熟。關於政治問題，我們開誠布公的討論很久，讓我們感到中國各民族間的關係，到現在已經不是掩耳盜鈴可以解決的問題。第一，我們不能再認「民族問題」爲「地方問題」，第二，我們對於民族問題要趕緊提出解決方案，作爲大家共同努力目標。如果一味敷衍，苟延時日，恐在此外力壓迫下，不出數年，將至無法收拾。（關於寧夏與阿拉善最近爲磴口事件之爭詳後。）

（十五）平羅南北

定遠營之城池，建於雍正時代，今尚完整。此間有著名之「倒流水」一處，水從山

下，倒流至山上來，羣以爲奇跡。記者不信此反乎物理之事實，乃與同伴親往考究，初視之，水果自城外山下經山上穿牆入城中，不勝駭異。經詳細之觀察，始知爲吾人目力之錯覺。因山脚地勢，自水源處以近四十度之傾斜，順水流方向而下，山坡間所引渠道，其傾斜度甚小。故如視山下地勢爲平面，則渠道幾以四十度而上行，縱泛認地下爲二十度左右之斜度，則水流亦顯有二十度左右之上傾。經此鑑定後，同伴戲謂記者：「倒流水被你打倒了！」

二十日由定遠營返寧夏。我們最後和寧夏省垣分別，是二十二日的清晨。

寧夏以北，凡平羅石嘴子等地，皆爲孫殿英攻寧時戰場，故戰痕特多。省垣北門外之赫連寶塔，爲赫連勃勃時代之建築，高數十丈，狀至雄偉

四十里至李剛堡，道路修理甚好。惟路旁良田，十之四五爲荒地，孫殿英之役，地方所受影響不小。李剛堡之市面頗爲熱鬧，離堡北行又是荒地。不過，此地所謂荒地，不是雲亭渠那樣全然未曾開墾的荒地，而是已墾再荒者。途中天氣突熱，行人多赤膊，

口渴不能支，同伴下馬欲尋駱駝隊分水而飲，旋見路前遠處有塔，知有人家，乃再策馬前進，二十里至姚伏堡，同伴皆下馬痛飲，渴極而後飲，其水味之香，蓋爲不易輕遇者。

傍晚趕至平羅，宿南門外破店中。夜間同伴爲臭蟲咬得不能安眠，終於逃出露天過夜，而記者則「咬吮讓他咬吮，好覺我自睡之」。這種傳統的「大國民風度」，我以爲是對抗邊遠地方旅店的無辦法的辦法。

平羅城四週房屋，被砲火打得「完者無幾」。次日繼發平羅，拂曉登程，山光野色，醒人脾味。賀蘭山的景色，尤變化萬狀，目不勝收。這時賀蘭山下，漸漸浮起一層深銀灰色的薄霧，平伸數十里，有如長虹，朝暾漸高，霧亦上移，一會，完全消逝。這是沙漠反光所投射出來景象，因爲賀蘭山東麓，有一東西寬約二十里之沙漠存乎其間也。

半午到黃渠橋，計行三十里。天忽大風雨，氣候突寒，非棉皮衣不暖，只隔一日，寒暑相差如此。明馮清有西夏漫興一首，即記此特殊天氣者：「風陣陣，雨潺潺，五月

猶如十月寒，塞上從來偏節令，倦遊南客憶鄉關。」

黃渠橋爲寧夏北部第一大鎮，街市寬敞，商業繁盛，鎮上及四鄉過半爲回民，他們住的家屋和種的田地，都是整整齊齊，灌水與除草總是做到八九分的人力。所以表現一種蓬蓬勃勃的氣象。漢人多有鴉片嗜好，自然住居農事皆萎靡不振。不過黃渠橋上，有少數漢人，因與回人彼此自然競爭的關係，到非常振作。

這裏的回民，他們自己已經發生了讀漢書的需要，自動送子弟上小學。禮拜寺的敎主，最初阻擋這種情形，要令小孩們讀可蘭經。他們家長答覆敎主說：「我們子弟讀了漢書，立刻有用處，可以帮助家計，但是讀了經書又有什麽用呢」？然而敎主們仍然有堅持讀經的。所以這裏的回民學童，大半是小學開學以後讀漢書，放寒暑假時，讀經書。如果以一年全部時間來說，有四分之三的時間進小學，四分之一的時間唸經文。

風雨太大，時間雖然很早，我們只好不再前進。

經過一夜風雨，晨間的氣候變爲冬寒，記者所穿棉衣已感難於與寒風抗戰之勢。賀

蘭山似乎因爲與風雨苦戰，經一夜的勞心焦思，把自己的頭頂完全變白了。明人謂：「寂寞邊城道，春深不見花，山頭堆白雪，風裏捲黃沙」，誠有所見而云然。

駝夫們在暴熱的那天告訴我們：「緊接着要颳北風，天要冷了」。我們直到被這突變的寒冷襲擊以後，才奇怪他們預斷的靈驗。自然這是他們多年經驗的結果。照自然地理來研究，一個地方的熱度高漲之後，空氣因熱而上騰，於是成得空氣稀薄，氣壓低減之現象。此時四週之空氣，其溫度低，密度大，氣壓高者，自然向此空隙中流入，而成爲風。賀蘭山緊接內外蒙古及西北利亞寒帶地方，所以寧夏之氣候暴熱，則其北面之冷空氣，必來補充。而風雪因與之以俱來。

黃渠橋至石嘴子，計程六十里，地多荒蕪，家屋亦稀，爲盜匪最易活動之區，我們在午前十時，即到了石嘴子。這時恐怕許多朋友還在甜蜜的夢中，我們却已經走了六十里路了。

(十六) 石嘴山外

在石嘴子南約十里的地方，長城從賀蘭山上如黃龍飲水式的爬了下來。賀蘭山與黃河之間的平地上，已沒有長城的遺跡．黃河東面伊克昭盟的南邊，又有殘斷的長城和西面遙遙相對。賀蘭山的本身到了石嘴子附近，也改變了牠原有的奇偉姿態，而降落為低矮的平凡。

石嘴子因為已經在舊日長城之外，所以叫做「口外」，這裏因為沒有西北面高山的屏障，沙漠大風直掃而來，所以此間街市和四週的景物，已夾帶有幾分沙漠的性質，荒涼襲人。

清時，石嘴子為蒙古人與內地交易指定的口岸之一，而且為寧夏包頭水陸交通必經之道，故在昔商業甚為發達。惟清時對蒙貿易，制有定章，不許內地將硝磺鋼鐵軍器白米白麵莞豆賣給蒙古人。硝磺鋼鐵軍器之禁止，是防止蒙古人軍火的擴充，莞豆的禁止

，是防止蒙古人儲蓄馬料，以爲長途征戰之用。所以淸代以優厚的生活腐化王公，似乎是好意，而其實對蒙古人之打算，却無微不至！

石嘴子再順黃河北上，爲綏寧陸路交通大道，經磴口以至綏遠之臨河，五原，包頭，即是所謂「後套」區域。但中途沙漠太大，汽車不能行駛。欲通汽車，在不結冰期內，可由石嘴子過黃河，遵黃河東岸下駛，至磴口再過河。另外一路亦由石嘴子過河，斜穿伊克昭盟西北角，以至臨河，兩路稍加修理，通車甚易。惟兩過黃河，總有若干麻煩。

近半年來，某國人在這裏測量調查，費去很多時間，因此地爲寧夏之北部入口，賀蘭山勢至此與河東之伊克昭盟高地，遙相鎖對。黃河直貫其中，成爲天然的奇險，欲固寧夏，必守石嘴子，乃爲軍事的定論，故致勞他人之費心。

因爲這裏是過道，所以此地主要的機關，是各種各樣的稅卡，此外最佔重要位置的是客店，再其次最多的是妓女。這些份子都不是自已生產的羣衆，他們全靠來往客商之

惠顧來維持，所以最令石嘴子的市民關心的事情，再沒有比關於客商來往的消息了。午後三四時左右，只要駱駝的銅鈴，或者大車的輪子，或者小小馬隊的鐵蹄，發出聲音，局卡裏的收稅員，旅店主人，穿紅掛綠的妓女，都到各人的門外，預備歡迎他們各自的主顧。

石嘴子之北，又入蒙古草地了。青青的駱駝刺，把這塊蒙古草地織成了無邊的綠茵，穿過草地中的道路，就好似綠茵上的花條。比較有高地可據的地方，現在還留着孫殿英與寧夏作戰時所作的工事，成羣的牧馬在草地上自由來去，間或有黃灰色的獸類隱約綠草間，那就是聰明的黃羊。

沒有人管的蒙古馬羣，我初以爲最易被人偷盜，後來打聽，這才是不必要的杞憂。每一個馬羣有一個母馬統率，和人類還在母系社會時一樣，母馬隨時監視着她這一羣馬，不許有一個任意離羣太遠，否則她用口咬蹄踢等手段强迫使之回羣。如果發現生人，母馬發出嘶聲，警告全體，大家皆昂首注意準備意外。如果已明白了生人有逮捕她們

的企圖，母馬立刻於狂叫之後，牽來急奔而逃。絕對不易為人暗算。

行約五十里，至二子店，土人則稱四十里，店僅土院一座，土屋三間，無門無窗，乃至桌椅等任何傢俱，店主人之炕上亦「空空如也」，蓆氈等亦無之。然而石嘴子以北半日程中只有此一家烟火，不能不認為難能可貴。

二子店之後，為不斷連續之沙漠，馬行甚苦，孫殿英敗回時，遺棄傷病之駱駝驢馬等甚多，今已早成纍纍之白骨，散置道旁沙漠間，增人淒涼之感。

既而沙風又作，目不能張，强欲張目，亦「但見黃沙不見人」。在此人烟斷絕的地區中，偶爾發現一二人影，反易促人發生戒備之心，蓋匿跡草中之健客，難保其非當年李達之同志，石嘴子磴口間之過客，非有特殊戒備，即須結大帮旅客，始易通過，如記者之人勢單孤，必有相當武力，始能安全，我們後來在一段沙河道上，發現前面小土崗上有兩人迎風而立，身旁顯出長條黑色的東西，從者與記者皆為之愕然。記者乃命從者持槍實彈直趨之。歸來報告，則為全國經濟委員會黃河水道測量人員，正在冒風沙作測量

工作。此種實際作艱難創作工作之人士，使人發生衷心的敬仰。

在風沙中行五十里至河拐子，其爲「只此一家，並無分店」也，同於二子店。僅土屋多幾間，而土屋有一二間有木門而已。糧食用具，全賴自已攜帶，不然即將無所措手。

(十七)磴口和寧阿之爭

二十六日東方僅有微白，我們已經登程了。順着黃河邊上走，所過盡是肥美的地方，地上也有阡陌痕跡，現在水利不修，社會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十里左右，路旁有蒙古人羊圈，乃下馬入其簡單之蒙古包中飲茶，我看他們高高鼻子，畧帶灰色的眼睛，不和普通蒙古人一樣，知道他們正是「回回蒙古」或「蒙古回回」這一種特別的民族。他們現在住蒙古包，說蒙古話，穿蒙古服裝，也過蒙古遊牧生活，政治上屬於阿拉善旗管轄。但是他們不信喇嘛敎，而信回敎，從很遠的地方請來回敎敎主爲他們唸經。據他們自己的說法，他們祖先是哈密人，遷移到這面來的。故大致爲新疆東土耳其人(纏回)

之一支。後來血統與生活爲蒙古人所同化，而宗敎則尙保存其舊日之傳統，他們現有三百餘家，散處在磴口西北一帶。

河拐子之後，僅有一二十里之好路，其餘完全爲無邊的黃色大沙窩，黃河主流現正向西冲刷，將河邊僅有的泥沙地，完全冲去，河水已緊接沙窩，如不走沙窩，即必至無路可走。沙窩中走馬，辛勞萬狀，直使人不忍久騎。

路旁隨處有野鷄，「哥哥」之叫聲，頗易動人情懷。在此沙窩草灘相間之道上，我們常常看到一種特殊的旅客，他們大半是運糧小販，從綏遠西部運賤價的糧食到寧夏轉賣。他們總是結成二三十人的大帮，每個人有一頭以上的毛驢，所以毛驢合起來也有三四十頭。他們因經濟的困難，不能住店，亦無力買草飼養他們的毛驢。因此他們總是隨身帶好自吃的乾糧，走疲了，大家選個草場，放驢吃草，他們自已，就倒在草中睡將起來。睡醒了，吃吃乾糧，趕起牲口又走。如是，走疲了睡，睡好了走，並無一定的站口，更無所謂晝夜。此種辦法，既經濟又衛生，更可以表示西北人堅苦卓絕的生存鬥爭能力！

中途有土屋兩家，可以打尖。午後所過道路無沙窩，但是沙風又起，迎面掃來，一刻不休息的，把我們迎接到磴口，河拐子到磴口，據說是九十里，而實則有一百二十里而强。

磴口有蒙古衙門，同時又有縣政府。爲了磴口設縣事情，阿拉善旗和寧夏發生了很大的紛爭，現雖已暫告一段落，而阿拉善方面則尙未甚滿意。然而，平心論之，磴口設縣一事各有困難之苦衷，即各有其正當理由。寧夏之設縣於磴口，固然難免無稅收之目的，然而從國防交通之見地言之，臨河與平羅二個縣城，相間六七百里，其中無重要市鎭，當然不便，故設縣爲事實所必需。然而自阿拉善蒙古人之立場觀察，磴口乃在阿拉善所轄土地中，自不容外省在此設縣。故雙方不下，乃爲勢所必然。中央政府方面，曾特派大員從中調解，當時已得雙方同意之妥協辦法，其後阿旗認爲最重要之一條，即：「磴口設治案，暫作懸案，呈報中央於相當時期撤出本旗境外。」，等到行政院公布之解决磴口案辦法中，將此條取消，使阿旗大感不滿。記者以爲在此各民族一般知識漸高

之今日，我們應痛澈剷除過去傳統的民族歧視思想，重新以民族平等的精神，切切實實扶助國內各民族之經濟，政治，文化的向上，使各民族的力量充實而堅强，大家彼此信賴，互相團結以捍衛我們大家的國家。始終歧視異民族的辦法，缺乏大公無私之精神，決不能應付現代政治的潮流。

黃河到磴口，轉向東北流。照目前河水冲刷的情形，巨流已直指磴口後方而來，冲成一大灣曲，如不修堤排水，恐磴口將成河中孤島。

磴口不過二百家左右的商業地方，四鄉全爲蒙古人，市上漢回蒙雜處。縣政府及各機關和駐軍的費用，全由此市上居民担負，故責任太重，繳納爲難，故已有四五十家居民入了蒙古籍，不願再任這些負担。

由磴口東北行，沙地漸少，黃河冲積平原上，豐腴可愛，平原之西北，仍爲接連河拐子以來之大沙窩，蒙古人皆住蒙古包於大沙窩中，漢人則有租蒙古人地耕種或開旅店者，聞水大時，平原中易被水災。

是日有蒙古兵送行，按站交班，如藏人之「烏拉」，他們的馬生長在沙窩中，故走沙窩特別有辦法，我們的征馬簡直對牠們望塵莫及。

行九十里，住宿於「二十里柳子」，店有土屋兩間，而客人有二三十人。炕上芨芨草編成的蓆子，厚約寸許，自然是臭蟲繁殖的大本營，我們只好在帳幕中過夜，比較還清凉有味。此地附近，由三聖宮（詳下）天主堂主持之開渠工作，正在動工，從堂中派出來的經理人員，其氣炎之大，不似中國同胞能有之態度。

(十八)　三聖宮天主堂

後套中一大特色，即爲天主堂，總堂在三聖宮。隔河西境烏拉河至磴口之間，盡爲天主堂勢力。甚有「天主國」之稱。此間種地農民，非入天主教不能種地。事實上（非法律上）這一帶的居民盡爲敎徒，敎堂爲唯一可以指揮民衆之機關，神父爲最有支配民衆力量的首領。一般農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敎

堂於宗教之外，兼辦水利，農業，以至於保安等工作，三聖宮教堂所在地，外圍以深壕及高厚之城垣，集居民數百家於中，有城門，有砲樓，儼然正式之「城國」（City State）

原來這裏是阿拉善旗的土地，天主堂在七八十年前即來後套傳教，勢力尚小，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教堂亦曾受相當擾亂，和約締結之後，此間教堂亦要求賠償，遂定由阿拉善旗賠損失五萬兩於教堂，當時阿拉善旗王爺是現在達王之祖父，已現交二萬兩，尚欠三萬兩，於是遂將三聖宮一帶土地作抵，歸入教堂手中，經其數十年之經營，遂造成今日之特殊現象。

記者以爲宗教之偉大，在於「感化」，上帝之所以要宗教之存在，乃在使此等「先知先覺」的，肯「犧牲一切」的宗教領袖們，來勸化「頑頑的衆生」，所以如果「頑頑衆生」有侵犯宗教之處，當更加努力宣化，使其「覺悟」，教堂當無憑藉本國軍事政治力量而要求賠償之理。本來是精神感化的「神聖事業」，這樣要求賠償，豈不成了通常的市儈行爲。又在清代的銀價說來，一個教堂裏的東西，無論如何計算，二萬兩已經足

夠賠償。如果有生命損失的話（當然沒有），那正是「為宗教而犧牲」，不必在金錢上找代價。再則到對方無力再賠的時候，應該本「上帝的仁慈」，不再追收，何必要土地來抵押？就傳教事業本身來說，教士只能以「宣揚教義於民衆」這一任務為止，其他經濟，政治，教育的事情，絕對不應該過問。中國政治紊亂，它自己會尋求出路，中國經濟落後而破產，它自己會有解決的途徑。如果你們覺得在中國有安全的危險，或者貧困的壓迫，那嗎你們很可以回到你們自己「先進國家」去過日子，不必在我們中國造成些特殊勢力，增加我們「自我改造」的困難。

比方外國教會在中國辦學校，表面上很好，令我們感激。但是你看看教的什麼東西，你就可以明白。記者在三聖宮時，看過他們的「國語教本」是他們教會自己編印的。裏面雖然是漢字，但是有兩種思想讓人看了不懂：第一，它說中國之所以窮，由於實業不發達，實業不發達，由於大家「懶」，即是「不知振作」，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試問天津，上海破了產的工廠，是不是因為我們工人整天在工廠裏睡覺弄糟的呢，還是因為關

稅在外人手裏，保護不了自己幼稚的工業，活活的被外國工業品打倒的呢？第二，它說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進化來的。那嗎宇宙是有定的，人生是有定的，總逃不了造化主的定型。像我們這樣被人壓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事先定好了的，我們大可以安心被人壓迫，被人欺陵，不必起來作什麼反乎天意的解放運動！

誠然思想自由，我們不反對，信仰自由，我們也贊成。但是那是對青年以上的人說的，這些鄉村兒童，智識本來簡單，你告訴他們什麼，他們就信什麼的，却不能與之相提並論。

因此，我們以為目前中國，自對於宗教問題，最低限度應如此做法：第一，確實保障成年人信仰之自由，排除一切干涉宗教自由信仰之力量。第二，教會(無論何教)絕對不能在「宣揚教義」一事之外，以教會或教士資格作其他經濟，政治，文化等活動。第三，限制外國人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

上述辦法，如與不平等條約抵觸，則根本取消不平等條約。上帝的心是公平的，對

於取消不平等的條約，他一定能贊成，這一點我們敢於相信！

二十八日住補路腦，屋內臭蟲太多，屋外又無帳幕，我們就到大車裏過了一夜。次日發補路腦，旋過烏拉河，即入綏遠臨河境。

臨河境內公路與橋樑工程，皆甚良好，惟荒地太多，人烟稀少，將來一定可以供大規模屯墾之用。行五十里至黃楊木頭，民間有烟癮者異常普遍。爲中國前途著想，記者以爲：「寧可使財政破產，鴉片絕對不可再蔓延」！

黃楊木頭與臨河之間，亦大半爲上等良田，中間有一段蒙古水草地，蒙古女人之放牧者，一面放牧，一面縫織衣服，有小沙窩處，間或露出蒙古包，不減塞外風色。

（十九）臨河五原至包頭

到臨河即可以感到濃厚的「山西味」，機關裏，商店裏，客棧裏，很少不是說山西腔調的，偶爾有人哼幾句，也是「山西梆子」。一切一切，顯示出山西同胞，經過數代的

辛苦，在塞外開闢了這樣的成績。臨河城垣係新築，臨河城中人家惟近東門處較稠密，餘則大半爲空地。商業繁盛之區在東關外，市場景象已充分帶內地風光。

從臨河起改乘大車赴五原。大車在不平的路上搖盪前進，鐵皮車輪與堅硬的轍道互相撞碰，使人不久即爲之昏迷。記者在西北最怕之三事：即爲坐大車，睡熱炕，和盤腿。後二者已有避免之方法，而大車之苦惱，直到快要離開西北時，始得加以親嘗。

大道的西北方，狼山的形象漸漸接近我們的眼簾，大道所經，全爲沃土，六十里至天台橋，有蒙古女子冒充漢人爲妓女者。似乎經濟恐慌已震裂了蒙古人常態的生活，而逼出相當的變態來。

此後常有殘破的村落，爲過去數年土匪摧殘者，今已寂無人烟。北風時作，牧羊者盡衣皮裘，較之寧夏，暖冷相去甚大，三十日行一百一十里，宿吳家集。

吳家集離五原只七十里，我們仍然黎明動身，這時各家的小學生也和我們一樣清早的出來，走向他們的學校，短短的身體，小小的制服，三三五五的，牽着手，並着肩，

活活潑潑的，通過這小小集鎮的街市，不但這個市集因他們的早起而活躍，中國困苦艱難的前途，也因爲他們這樣生氣蓬勃，而顯得有無限的光明！

這以後的大路，因爲水淹未退盡，繞行亂草地中，車身東傾西倒，人坐其上，苦痛如受重刑。四十里至滿過蘇，打尖，店主人看到我們寧夏帶來的蘿蔔，深爲驚訝寧夏天氣之熱，蘿蔔已經成長得如此其大了。

從石嘴山出發到現在，我們吃飯都沒有筷子，只有臨時用樹枝折成的東西，滿過蘇的小店中，筷子又和我們再見，讓人發生一種漸即於光明的快感。又三十里至五原城。

五原有新舊兩城，一爲縣府所在，一爲商業區域，馮玉祥先生在遊俄回國重新整刷國民軍之後，有名的「五原誓師」，就是在這裏舉行的。五原有路可以通外蒙，當時蘇聯接濟馮玉祥的械彈，就是從外蒙用汽車運到五原來的，這裏不但與國民軍有不可分的關係，與中國近三十年軍事史上，也佔非常重要的地位。

商人總喜歡標榜奇怪或距離遙遠地方的物品，來刺激顧客們的好奇心，藉此推銷他

的貨物，五原城裏有人立着「四川仁丹」的大牌，「四川」那裏出「仁丹」？恐怕全四川人沒有一個會知道！

五原距包頭四百里，這裏每天有長途汽車來往，七八個小時可到，我們的旅行，從此方便得多了，只是這裏的汽車有些特奇，根據「進步的趕走落後的」這個原則，日新月異的汽車，不斷的添到都市來，過時的破舊汽車，自然被趕到內地小都市去，越是交通幼稚的地方，越是汽車老朽的地方，這是不足怪的。令人奇怪的是：轎式客車的票價，既然比貨車收得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客車裏面的前半段，即坐着不甚顛簸的幾個坐位，却完全只堆貨物，把客人一齊擠在末尾上，這不知那裏來的新章？包五公路大體尚好，有幾段新修不平的地方，車尾顛起了來，把客人們的頭一齊送到車頂上，接了一個切切實實的重吻！

車由五原東行數十里，道即隨大青山南麓行，觸目荒地，農牧前途皆尚待努力。二百里至八廟子，休息。因未帶糧食，幸而買到白飯兩碗，白鹽作菜，白水爲湯，餓後食

之，亦覺可口，廟中駐有蒙古遊擊騎兵一小隊，似爲維持治安者，其中過半有鴉片嗜好，成吉思汗的子孫啊，那是萬萬不能再吸的啊！

大靑山南部地方幾已完全漢化，純粹的蒙古風味已不多見，現在山北還是純蒙古生活的地方，但是漢人在山北之開墾與建造房屋，已經不爲蒙古人所許了。

將近包頭，村落漸密，人口漸稠，鄉村婦女喜着鮮紅色衣褲，似爲這塞外無極的曠野，鋪點幾朵紅花，別饒風韻。

午後三時，一架有太陽徽號東來的軍用飛機，和我們的汽車同時到達包頭。（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上海）